

濟公傳 初集

繡像繪圖——通俗小說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9758B

濟公傳初集卷下

第六十一回 託義弟英雄離故土 見嫂嫂李平生疑心

話說馬靜練了一盞雙鋼，外面有人叫好，馬靜一看，是一位年高的和尚，面如滿月，身穿古銅色的僧衣，擎著那去李平一看，說：「不得了，馬靜的叔父來了。」書中交代：這位和尚乃是千里獨行馬元章，山外面遊方，回到家，問嫂嫂姪兒馬靜上那裏去。馬靜之妻何氏說：「被人約出去練把式去了。」馬元章一聽，勃然大怒，說：「好孩子，我馬氏門中，在這方住居多年，沒人知道我家是做賊的，他恐怕人家不知道，在外面招搖是非，我去找他。」故此來到三皇廟外，有心進去叫他，當着衆人多有不便，故此失聲一陣冷笑。馬靜一看，連忙出去，到他叔父跟前，叩頭行禮。馬元章立刻轉身回家，到了家中，說：「馬靜你自己好不知自愛，咱們馬氏，在這小月屯居住多年，並無人知道是綠林，你還要在衆目所觀之處去練把式。」馬靜一聽說，叔父，你老人家有所不知，皆因是我拜弟李平所約，是給他圓臉，把上項之事，從頭至尾說敘一番。那馬元章聽罷，如夢方醒，說：「我知道了，從今以後，不准再和他們去練把式。」馬靜答應，叔姪二人吃酒。馬元章說：「明日我要訪道遊方，毗盧寺廟內，你兩個師弟高慶、周蘭，如要是沒有日用之費，你給他們些銀錢使用。」馬靜答應。次日他叔父馬元章遊方去了。馬靜在家中，侍奉老娘，見太太病體越發沉重，自己一想：「今年手下並沒有什麼餘錢，倘若老太太有一個山長水遠，怎得辦事？」又要給毗盧寺廟裏送錢，有心出去做一趙買賣。家中又沒人照應，左思右想，還是得出去弄點錢要緊。家中可以託付李平給他照應，想罷，這天自己夠奔李平酒館，來到門首，李平一見，趕緊把馬靜讓到後面櫃房。馬靜一看，見李平躺在炕上，咳嗽不止。馬靜說：「一弟還沒好哪？」李平說：「只見他的病勢沉重，請了許多先生，也治不好。」馬靜說：「須得請高明醫家，趕緊給他調治。」我今天來找你，非爲別故，我來求賞弟一件事，我打算要出外，家中老太太也病着，你嫂嫂也無人照應，我出外走後，早晚你沒事，去照看照看家裏，要是沒零用錢的時節，你可以給墊辦。墊辦我回來，必如數奉還。李平說：「你我知己弟兄，何必說還不還，兄長不必囑咐，小弟必當從命。」兄長打算那天走，馬靜說：「我明天就起身。」李平說：「兄長，如若不是明天走，我後天必到你家去，每天我給你家中老太太送兩吊錢零用，有別的用項，只管叫嫂嫂跟我提，我多了不敢說，三五個月，我可以墊辦。」馬靜說：「甚好，我就告辭。」馬靜回到家，收拾行李，告訴何氏：「我走後，李平兄弟來給送錢，你就留下，我已託咐好了，如有甚麼用項，只管跟李平借，我回來再還，大概多者兩個月，少者四十天，我就回來，鄰居要打聽我，就說我取租子去，何氏娘子點頭。」次日馬靜起身走了，不表。單說李平過了一天，自己一想：「馬大哥託付了我，我得去躡躡，把鋪子的事，交待伙友照

管自己帶上兩吊錢，出了酒館，一直的向東，往前走着，離馬靜的門首不遠，看見馬靜家裏出來一個婦人，李平遠遠一看，乃是何氏娘子，穿着一身華美的衣裳，濃粧豔抹，心說：我馬大哥在家，家規甚嚴，平素他家的婦女，大門不出，今日我大哥剛走，他這樣打扮出去，恐其中有甚麼緣故，我何不去問問馬老太太，是甚麼一段緣故？想罷，李平剛要往前走，只聽後面有人叫李平，李平回頭一瞧，是店中的小伙計，李平問：「什麼事？」小伙計說：「鋪子有人找你，李平復又回來，一看，是東街冥衣鋪掌櫃的楊萬年，一見李平，楊萬年說：『李大爺，我在這裏等你半天了，所為當初我貨房時節，是你老人家的中保人，立字為許，推不許奪，現在你把房租給別人，硬要拿錢贖房，他贖可行得？我開鋪子，他應得賠償我損失，不然，我們是一場官司。』李平說：『楊大哥，你不用着急，你做你的買賣，我去找房東，跟他說說，凡事都有個情理。』李平立刻去找房東說合，這件事辦完了，天也晚了，李平一想，明天再到馬家去罷。一夜無話，次日帶上幾吊錢，吩咐伙計，好好照應酒座，我到馬爺家裏去一盪，自己來到十字街，抬頭一看，見馬靜家修扉一開，何氏娘子濃粧豔抹，又往村東去了，李平緊走幾步，要打算趕上何氏問問，見何氏走的甚快，已去遠了，李平一想，我開問老太太，他到底是上那去，到馬靜門首，正要打門，小伙計追來，喊喚：『李大爺，李大爺，可了不得了，你快回去罷。』有一個醉鬼，在酒店中，合鄰酒座打起來，這個拿酒壺，把那個腦袋打破了，還不知是死活，地方官人都去了，你快回去，李平無奈，回到酒鋪中一看，果然是兩個酒醉鬼，因說閑話打起來，有本地街坊，衆人幫着解勸，忙亂了半天，勸完了，算沒成官司，天也晚了，李平一想，今天又不能去了，明天再說罷。到了次日，起來把鋪子事忙亂完了，天已日中，自己帶上幾吊錢，出了酒鋪，剛一到十字街，見何氏已出了東村頭，李平一想，怪呀，我馬大哥不在家，他妻子接連三天打扮着出去，怕其中定有情節，自己一想了不得，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孝，我別到他家去了，倘若這婦人見了我，說出不三不四無廉恥的話，我如何能做那傷天害理之事？我跟馬大哥是知己的朋友，我斷不能做無禮之事，倘若他老羞變成怒，我馬大哥回來，他說我調戲他，我馬大哥准信紅粉之言，能入英雄之耳，自己愕了半天，嘆了一口氣，可惜我馬大哥是一位朋友，叫我妻子給染了，自己一想，我何不到東村頭去等他，看他到甚麼時候回來，想罷，自己直奔東村頭，一直等到二更以後，並未見何氏回來，李平這才回歸酒館，從此永不到馬靜家去，自避嫌疑，光陰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就是兩個月的光景，馬靜此次出去，很爲得意，正遇見羅相的姪兒，在外面一任太守，剝盡地皮，飽載而歸，道路上馬靜得便，偷了些金珠細軟，買了許多的土產物件，打着騾驢子回家，來到小月屯，把東西卸了，先踏踏老太太，見了太太，仍是病體沉重，何氏見丈夫回來，趕緊預備茶水點心酒飯，馬靜問：『娘子，自我走後，李平賢弟送了多少錢來使用？他共來家幾次？』何氏一聽說，你交的這個朋友甚好，自走後一次未來，也未送錢，我當了幾兩銀子使用，他在儒家酒飯也吃過無數，實是一個忘恩負義之人，馬靜一聽，心中甚是有氣，吃完了飯，揀了幾樣禮物，說我給李平送禮去，看他見了我，應該如何說話，自己出了大門，到西頭李平酒館，一進去，馬靜問：『伙計，』

你們掌櫃的可在家麼？夥計說：現在後面。馬靜直奔後面。李平一睜趕忙的迎出來。馬靜本是大丈夫，面不改色，帶笑開口說：賢弟我給你帶了些吃的來，都是你愛吃的。李平說：兄長一向可好，請裏面坐，把禮物接過去。二人來到屋中落坐，坐了半天。李平也沒話說。馬靜說：賢弟買貨好，李平說：快關門了。馬靜又問：二弟可好了，李平說：快死了，說完了話。李平楞了半天說：馬大哥，我有句話，有心不告訴你，就誤了我弟兄的交情，有心告訴你罷，實在難以出口。馬靜說：賢弟有甚麼話難出口，你告訴我聽聽，就見李平不慌不忙，說出一席話來。馬靜一聽，氣得三屍神暴跳，五靈家氣騰空。當時回家，又生出一場是非，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暗訪察路遇乾坤鼠 得私信雷陳遇盟兒

話說李平見了馬靜，無話可說，楞夠多時，自己一想，要不說罷，又就誤了弟兄的交情，要是說罷，我又難以開三開口。馬靜說：你有什麼話只管說，不要隱瞞。李平就把頭一天拿了兩吊錢送去，碰見嫂嫂濃粧豔抹，穿着華美的衣服，由家中出來，往東而去。正要追過去問，有人找我有緊要事，我就回來。第二天，第三天，怎麼在村頭等着，從頭至尾，述說一遍。馬靜聽了哈哈一聲說：賢弟，我告訴你，今天我來，原打算跟你畫地絕交，我不知有這緣故，既然如是，我也不必多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你這一分心，我今日方知非真知已，也不能說這些話。我走了，站起身來，回到家中，也並不提這段事。過了一兩天，告訴何氏，你好生看家，龍游縣有一家財主，請我去看家，大約得兩月回來，帶上單刀，辭別了老娘，由家中出來，直奔正南，離小月屯二里有慶豐屯，原是小鎮，也有買賣鋪戶，路南有座萬盛客舍，馬靜進去，店裏夥友都認識，大衆說：馬爺怎麼開着，馬靜說：給我找一間房，我家中來了幾個親友住不開，夥計說：是給馬靜找了一間上房，馬靜來到屋中，要了酒菜，心中悶悶不樂，正是：人得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困睡多。

喝了幾壺酒，夥計把殘桌撤去，自己躺下就睡了。睡醒了，又吃了些東西，自己一想，姦亂情熱，互相難捨，奸夫必找淫婦，淫婦必找奸夫，知道我不在家，必要往一處湊合，我今晚帶上鋼刀，到村頭去等候，要遇見幾婢，我一刀將他殺死，自己想罷，直奔小月屯村頭，一直等到三更以後，並未見一人，自己到家門口一睜，雙門緊閉，躡身上房，各處偷聽，並沒有動作，自己復返回店，到店門口，叫開了門，到了屋中，倒頭便睡。白天除了喝酒，就是睡覺，晚上帶刀出來，就在小月屯東村頭等候。天有二鼓之時，聽東邊有男女歡笑之聲，及至臨近一看，聽有人說：你快走罷，昨天就要請你去，請了好幾位吉祥婆，都不好。馬靜一聽，是請收生婆的，急忙退身，隱在樹後，剛隱在樹後，只見由正東來了一人，腳底下甚快，電轉星飛，大約有三十多歲，白臉膛，看不甚真。馬靜見這人一直的奔他的住宅去，來到他的門首，楞了半天，那人意思想是要叫門，又害怕不敢叫的意思，馬靜在暗中睜着，見這人圍着門首來回繞了幾個灣，就聽這人說：哎呀，有心叫門，又怕大哥不在家，有心不叫門，黑夜的光景，無地可

投馬靜一聽是熟人，卽至臨近一看，原來是乾坤盜鼠華雲龍。說二弟，你從那裏來呀？華雲龍連忙過來行禮，敘離別之情，說：兄長，黑夜因何在此？馬靜說：二弟，我在這裏等人，你我家中坐罷。二人越牆而過，到裏邊到了東配房門，何氏娘子起來，立刻烹茶伺候。馬靜同華雲龍在屋中落坐，問華雲龍是從那裏來，華雲龍把在臨安所做之事述了一遍，就是沒提尼姑庵採花之事。馬靜說：華二弟，你只管放心，在這裏住，沒有人會到我這裏辦案，就有人來，我這裏有現在的夾壁牆地窖子，還告訴你，我這裏屬龍游縣管，本地面官人決不能來，沒人知道我是綠林人，華雲龍一聽說甚好，謝過馬靜，兩個人說着話，天光已然大亮，二人正在淨面吃茶，忽聽門外人聲嘈雜，一陣大亂，嚇得華雲龍顏色改變。馬靜說：你不要害怕，我出去睇來，到外面開門一看，門口站定有五六十位，都是小月屯本地紳士富戶，舉監生員，大衆一看說：馬大哥在家甚好，我們約你有一件事，此事非馬大爺出去不能完全，皆因前街慶豐屯驛馬市爭稅帖，帖主方大成，跟姓柳的爭稅帖，打了官司，現在又要打架了，兩頭都約了有一二百人，這場架要打成，就得出幾十條人命，聽說這兩家都跟馬大爺至厚，我們說合了兩天，沒說合好，約你老人家出去，就可完了。馬靜說：就是罷，我該讓衆位家裏坐，地方可是狹小，多有不便，衆位在此少待，我到家裏告訴一聲。衆人說是，馬靜到裏面，拿了兩吊錢，一個菜筐說：賢弟，人家約我說合事，家中沒人買菜，回頭賢弟你辛苦辛苦，到前街慶豐屯去，買兩條活魚，買兩隻小雞，買些乾鮮水菜，買回來交給你嫂嫂做去，我少時就回來，你我弟兄好吃酒。華雲龍說：就是罷，馬靜走後，華雲龍拿了菜筐出去，買了些菜，正往回走，只見雷鳴陳亮二人，慌忙跑來，一見華雲龍，雷鳴陳亮說：華二哥，你原來在此，你還不快跑，後面有靈隱寺濟公長老前來拏你，華雲龍向二位說：賢弟，你由千家口分手，你二人上那裏去了，你們怎麼知道濟公來拏我？雷鳴陳亮把上項之事，如此如此述了一番，現在濟公領着二班頭，隨後就到，他說小月屯見，大概必是算出你在这這裏，華雲龍一聽真話，心中猶疑，正打算扔下菜筐要跑，只見由那裏馬靜來了，三個過去，給馬靜行禮。馬靜說：雷陳二位賢弟，既來到這裏，爲何不到我家，你們三個站在這裏說話，雷鳴陳亮又把上項之事，也說了一遍。馬靜說：不要緊，雷陳二位賢弟，華二弟，都跟我來，四個人一同直來到馬靜家中，馬靜把菜拏到裏面去，四個人來到東配房，華雲龍說：馬大哥，我來到這裏，尚未給老伯母請安，你帶我去見伯母。雷鳴陳亮一聽說，原該如是，馬靜說：老太太有點身體不安，到不必驚動他老人家，三位賢弟請坐罷，少時間酒菜齊了，四個人吃酒，談心敘話。馬靜又細問雷鳴陳亮濟公的根本源流，陳亮從頭至尾，又細說一遍。馬靜一聽，哈哈大笑說：二位賢弟，就憑一個和尚，帶同兩個班頭，就要拏你華二哥，就有二百官兵，將他圍上，也未必拏得了他，再說他在我這裏，更沒人敢來拏他，他不來便能，他要來時，我先拏他，將他結果了性命。雷鳴陳亮說：馬大哥，你趁早別說這話，你可不知濟公長老的能爲，你要一念道，他就來了，他能掐會算，算你要從前門跑，他在前門堵着，你要打後門走，他在後門等着，你往東，他在東面迎你，你往西，他又在西面候你，叫你夠四面八方無處可跑，就得爲他束手。

被擒這幾句話，馬靜一聽，氣得拍案大嚷，說：你兩人休要長他人威風，滅自己的銳氣，如來時，你看用手一指，在東牆有一軸富貴牡丹圖，把畫捲起來，裏面是轉板門夾牆壁，進去就是地窖子，我們可以在這裏面藏躲，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聽外面打門，說：華雲龍在這裏沒有，在這裏叫他出來，見見我和尚，雷鳴陳亮一聽，嚇得顏色改變，說：馬大哥，你賄，和尚來了，馬靜就把只軸畫捲起來，說：你們三個人都進去，自有我一面承管，三個人無法，進到夾牆之內，馬靜把畫放下，往外夠奔，書中交代，濟公從那裏來，和尚自從雷鳴陳亮走後，和尚領着兩位班頭往前走，走來走去，天也不早了，肚也餓了，見前有酒館，濟公進去，柴頭心說：要是和尚吃我們就吃，反正是有給錢的，三個人坐下，和尚要了幾壺酒，吃了個酒足飯飽，和尚說：堂官，給我拿個湯壺來，我要溺尿，堂官說：我們管拏酒壺，不管拏夜壺，你外頭去溺去罷，和尚站起來說：給我拿兩壺酒擱着，我回頭來喝着話，和尚出去，柴頭杜頭等着和尚，老是不來了，柴頭說：老杜，了不得了，吃完饭沒有錢，和尚走了，拿我兩個人押了案，柴頭說：咱們兩個也留罷，賄伙計要端菜，沒留神，柴杜二人一溜出來，到外面，正碰見和尚，柴頭說：好呀，你出來拏我兩個人押了桌，和尚說：你們兩人跟我走，晚上我有錢，柴頭杜頭嘴裏答應，心裏說：晚上我們兩人吃完了先走，拿和尚押桌，果然晚上三人到酒館吃飯，柴杜二人緊緊吃完了，站起來就走，和尚說：你們兩個人走呀，柴頭杜頭說：早起你拏我們兩人押賒，我們不走怎麼樣，說着話，兩個人走了，跑堂過來把濟公看上，不知濟公如何走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四英雄馬宅談心

濟禪師酒館治病

話說濟公同柴杜二位班頭，在酒館吃飯，柴頭杜頭先吃飽了，杜頭站起來說：出恭去了，柴頭站起來說：我要小便去，和尚說：對，你們兩個人都走，拿我和尚押桌，柴頭說：你上次怎麼先走了，把我兩人留下，橫豎沒錢，我們先走，說着話，二人都出去，伙計一聽，這兩個人是噤吃噤喝的，伙計留他神，看着和尚，和尚坐在那裏，也不言語，偏巧外面有一個人，端了一碗木樨湯，端着正往外走，外面進來一人，慌慌張張，把碗碰倒了，湯也洒了，洒了那人一身，這個叫賄碗，那個叫賄衣裳，兩個人口角相爭，打起來了，衆位酒客也一陣大亂，伙計只顧勸架，沒留神，和尚趁亂出了酒館，來到村頭，見柴杜二頭那裏坐着，和尚說：好的，你二人吃飽了也不管了，柴頭說：你早起爲何吃完了走了，和尚說：對，算你有理，柴頭說：師傅你怎麼出來的，和尚說：我叫掌櫃的寫上賬，柴頭說：人家認識你嗎，給你寫賬，和尚說：你們就不管了，我出個主意，我們三個人捉迷藏，我藏起來，你要找着，明天起我給飯吃，你們要找不着，明天我吃你們，柴頭一聽說：這到不錯，和尚就藏起來，這兩個人找遍了也找不着，馬想到和尚連夜夠奔小月屯而來，天亮，和尚來到李平酒店門首，伙計將挂幌子，和尚邁步進了酒館，一牆有六張桌，桌上都擺着四碟，一碟煮鷄子，一碟豆腐乾，一碟鹽水豆，一碟糖麻花，和尚找了一張桌子坐下，拏

過一個鷄子，往桌上磕，和尚說：「掌櫃的，磕一下鷄子，叫一聲掌櫃的。」伙計一睜說：「大清早起，和尚你夠多討人嫌，磕着鷄子，叫掌櫃的。」和尚說：「你賣幾個大錢，伙計說：『這麼大個的，賣幾個大錢。』和尚說：『我問你是鷄子，伙計說：『鷄子賣六個錢。』和尚說：『豆腐乾賣幾個大錢。』伙計說：『三個錢一塊。』和尚說：『這碟豆兒賣幾吊錢。』伙計說：『這一碟豆子，怎麼能賣幾吊錢。』和尚說：『到不是別的，我睜這豆子皮上，難爲你做的摺子。工夫大了，伙計說：『和尚你真是有心。』這豆子是水泡的自來摺。』和尚說：『趕情你是自來的摺子。』伙計一聽說，和尚別玩笑，我有自來摺。和尚說：『不是，我也說是豆子，你給我拏兩壺酒來。』伙計就拿了兩壺，和尚喝完了，又添了幾壺，一共吃了六壺酒。和尚叫伙計算賬，伙計一算，一共二百五十六文，和尚說：『你給我寫上罷。』伙計說：『大清早起，你攪了半天，吃完了酒，不給錢，那不行。』和尚說：『你便寫上，怎麼不行。』二人正在爭論，李平由裏面出來，問伙計：『怎麼事？伙計說：『喝完了酒，不給錢。』李平說：『和尚，你沒帶錢，坐下就喝酒。』和尚說：『我是在你這酒店等人，是你們這方熟人，他約會我叫我來喝酒等，他，不然，我也不喝酒。』我等他半天也沒來，故此我和和尚沒給酒錢。李平說：『你幾時定的約會，和尚說：『去年定的。』李平說：『在什麼地方約定的。』和尚說：『路遇約的。』李平說：『跟你約會這個人姓甚麼。』和尚說：『我忘了。』李平是打算問問和尚，只要和尚提出個熟人，就不跟和尚要酒錢，叫他走。一聽這話，李平說：『和尚，你這可是胡說。』和尚說：『我不胡說，因我和和尚會賄內外兩料，勿論男婦老幼的病症，我都能賄。』這個人約我來，叫我賄病，我把這個人的名姓忘了。李平一聽和尚會賄病，想起兄弟李安病的已在垂危之際，倘若和尚能治，豈不甚好。想罷，說：『和尚，你既能治病，我兄弟是癆病，你能賄不能。』和尚說：『能賄，可以手到病除。』李平說：『你要真能給治好，了，不但不跟你要酒錢，還要謝謝你，給你和和尚換換衣裳。』和尚說：『感情，李平領着和尚，來到後面，一睜只見李安在坑上騎着，哮喘不止，面如白紙，一點血色也沒有了，眼睛角也開了，鼻子翹發，耳朵邊也乾了，他本是童子癆，李平爲叫他兄弟保養身體，叫他在鋪子住着，想到病體越發沉重，今天和尚一睜，李平說：『和尚，你能賄不能。』和尚說：『能治。』我這裏有藥，和尚掏出一塊藥來，李平說：『甚麼藥。』和尚說：『伸腿瞪眼丸。』李平說：『這個名可不好。』和尚說：『我這吃藥了。』一伸腿，一瞪眼就好了，告訴你，我這藥是。

此藥隨身用不窮，並非丸散與膏丹，專治人間百般症，八寶伸腿瞪眼丸。

和尚把藥擱在嘴裏就嚼，李安一睜，嫌和尚齷，直說：『哎呀，我不吃。』和尚把藥嚼爛了，用手一指，李安的口，不由的張開，和尚吓的一口，連藥帶吐沫粘痰，啐在李安嘴裏，咕嚕把藥咽下去，工夫不大，就覺着肚子咕嚕嚕一響，氣引血走，血引氣行，五腑六臟，透爽暢快，四肢覺得有力，身上如失泰山一般，清氣上升，濁氣下降，立刻說好藥，好藥，如同仙丹，坐起身來，就要喝水，喝下水去，就覺着餓，要吃東西，李平一睜，心中甚爲喜悅，說：『師傅這藥果然真好，就是名兒不好聽。』和尚說：『我這藥還有一個名兒，李平說：『叫什麼。』和尚說：『叫要命丹。』你兄弟是已然要死沒了命，吃了我這藥，把命要回來，故此叫要命丹。李平說：『這就是了。』還有一位老太太，是痰中帶血，師傅

能請否？和尚說：能請，不算什麼。李平說：師傅既能請，我拜兄馬靜的母親，是多年的老病，痰中帶血，病的甚利害。我同你老人家去給請請，和尚說：請病到行，就怕人家又沒請先生，你同了去，到門口不叫進去，那是多麼難以爲情。李平說：他家如同我家一樣，要不是我，也不能管。師傅只管放心，跟我同走罷。和尚同着李平，由酒店出來。李平問：師傅在那裏出家，和尚說：我是西湖隱靈寺出家，上一字道，下一字濟。說言傳說濟顯就是我，說着話，二人來到馬靜的門首。李平剛要叫門，和尚說：我叫這才一聲，喊喚華雲龍在這裏沒有。李平說：師傅方纔你說甚麼。濟公說：你不用管，少時馬靜出來，一開門說：賢弟，你叫門來着。李平說：不是我叫門，是這位大師傅是我同來的。這位和尚是靈隱寺濟禪師，把我兄弟病給治好。我同他老人家來，給老太太治病。馬靜一愕，說：賢弟你來的不湊巧，我這裏坐着朋友，你先把和尚邀回去，候我去請罷。和尚說：對不對，我猜着了，是不是不叫進去。李平說：大哥，你胡鬧，有甚麼朋友在這裏坐着，我見不得，給老太太請病，何必瞞人呢。老太太的病不可耽誤，要不是濟公給我兄弟治好，我也不同來了。馬靜還說：過天再請。李平真急了，帶着和尚望裏就走。這兩個人本是知己的患難朋友，馬靜也不好說甚麼，也就隨着進來，和尚自向東配房走，馬靜趕忙一把手把和尚揪住，說：大師傅，請上房坐罷。和尚說：怎麼不叫上這東屋裏去。馬靜說：有客，和尚說：有三位堂客，反正一個跑不了。李平也不知內中底細，心說：這是書房，應該讓客，怎麼馬大哥不叫和尚進去，扒窗戶瞧瞧沒有人。李平納悶，三個人來到上房。李平說：師傅你給請病，我回去預備酒菜，回頭師傅到我鋪子去吃酒，僧們茶水不擾。和尚說：你去罷。李平走後，和尚掏出一塊藥來，要陰陽水化開，給老太太灌下去。少時，老太太覺着神清氣爽，就坐起來說：兒呀，我爲娘的病了這好幾月，不能翻身，怎麼今天忽然好了。馬靜說：娘親不知，現有靈隱寺濟公，給你老人家吃了靈丹妙藥。老太太一聽是靈隱寺濟公給我治的，知道濟公愛吃酒，說：兒呀，你給濟公磕頭。同濟公喝酒去罷。馬靜過來說：我娘親教我給師傅磕頭，請師傅到外面喝酒去。濟公說：好，站起身來，直奔東配房，不知濟公怎樣捉拏華雲龍，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李平爲友請濟公 馬靜捉姦毗盧寺

話說馬靜見濟公給老太太把病治好，心中甚爲喜悅，遵母命給濟公磕了頭，無奈請和尚到東配房來喝酒，和尚跟着來到東配房，一看，擺着一桌殘菜，四分杯筷，和尚說：誰在這裏喝酒。馬靜說：我喝酒，和尚說：你喝酒，爲甚四分杯筷。馬靜說：我四面轉着喝，立刻把殘菜撤去，另整杯盤，同濟公落座吃酒。和尚說：你貴姓。馬靜說：我叫馬靜，和尚說：我跟你打聽一個人，你可認識。馬靜說：誰，和尚說：我有個徒弟孫馬元章，你認得不認得。馬靜心說：這個和尚真可恨，說我叔父是他徒弟，瞪了和尚一眼，說：不認得這馬元章，和尚說：我給你母親把病治好了，你怎麼謝謝我。馬靜說：師傅任你多少藥錢，多少金銀，管說，我必從命。和尚說：我到不要錢了，我最喜

愛字畫，馬靜說：你喜愛字畫，只要我有的，你只管拏了去。和尚說：別的我俱不要，我就要這張富貴牡丹圖。馬靜說：可以。回頭你走的時節，給你帶了去。和尚說：我說就要，站起來就要去。馬靜連忙擋住說：師傅別動，一摘就有許多塵土。這飯菜怎麼吃，你且吃完飯，再摘。和尚說：那也行得。反正我今天不出房子，看他一個也跑不了。此時雷鳴，陳亮同華雲龍在夾壁牆裏，聽得明明白白，嚇得三個人戰戰兢兢。馬靜心說：這個和尚可留不得。莫若我一刀把他殺了，省得我找我一弟。他死後，我給他修一座塔，報答他給我母親治病之恩。逢年按節，給他燒點紙錢，想罷，自己到屋中，暗把單刀帶好，陪着和尚喝酒，拏酒灌和尚，想要把和尚灌醉了，給和尚斟一盅，和尚喝一盅，直到天有掌燈以後，和尚自言自語，說：喝了這些酒，老不醉，醉了也好，就省得喝了。和尚坐在那裏，直哼哼。馬靜說：師傅爲什麼哼哼，喝醉了麼？和尚說：我要出恭。馬靜說：要出恭，外頭去。和尚站起來，馬靜跟着出來，一邊走着，和尚道：馬靜，你暗我這藥好不好？馬靜說：好。和尚說：馬靜，你猜那藥值多少錢？馬靜說：多少錢？和尚說：我那藥合一文錢，一丸。馬靜說：那藥真便宜。和尚說：便宜可便宜，我今後打算不再配了。如今的人沒好良心，我和尚給治好了病，反到安心要殺我。我死後，還給我修一座塔，逢年按節，還給我燒化紙錢，就算報答我。馬靜一聽這話，暗想：這個和尚真怪，說着話，來到東村口，和尚蹲下，馬靜遠來，遠去，遠到和尚身後，拉刀照和尚就砍。和尚用手一指，用定身法，把馬靜定住。馬靜舉着刀不能轉動，和尚就嚷了不得了，殺了和尚了。小月屯村莊，居戶甚多，聽見喊嚷，大家拏着燈光出來看。馬靜可嚇着了，心說：我這裏拿着刀不能動，人家問我，我說什麼？馬想到和尚一使佛法，大衆都沒看見，過去了。馬靜說：師傅，我錯了，你老人家不要跟我一般見識。和尚說：你跟我動刀，你何不把刀拿你婦人的情人，殺他好不好？馬靜說：我不知在那裏，和尚說：你跟我去捉姦。馬靜跟着和尚，來到毘盧寺，和尚說：就是這廟裏，馬靜說：待我敲門。和尚說：捉姦那有敲門的，你真是呆笨。馬靜說：捉姦還有行家，我沒捉過，不叫門，怎麼樣呢？和尚說：你躡進牆去。馬靜說：我怎麼進去？和尚說：我也會躡。馬靜這才一擰身，躡上牆去。一睜，和尚已在牆內蹲着。馬靜說：你怎麼進來？和尚說：我擠進來的。馬靜說：由那裏擠進來的？和尚說：由牆裏擠進來的。馬靜說：師傅，我暗，濟公往牆上一擠，口念唵，勅，令赫，馬靜一暗，和尚沒了。和尚又念唵，勅，令赫，馬靜一暗，和尚又有了。馬靜說：這個擠法，到不錯。明天我學學。和尚說：你跟我走。和尚帶領馬靜往後奔，這座廟，原本三層殿，越過頭層大殿，來到二層大殿，由東角門穿過去，是東跨院。這院子裏，栽松種竹，清氣飄然。北上房，燈光湖湖，人影搖搖。馬靜來到窗櫺外，把窗紙濕了個小窟窿，往裏一看，這上房本是前廊後廈，屋內靠北牆是一張大床，地下有桌椅條檯，牀上擱着一張小牀桌，點着蠟燈，正當中坐着一個婦人，穿着一身華美衣服，打扮着濃粧豔抹，甚是鮮明。馬靜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妻子何氏。兩邊坐着兩個和尚，上首坐的這個和尚，身體胖大，赤着背，穿着陽縞中衣，白襪青鞋，面皮微黑，粗眉大眼。馬靜一看，認的是探花郎高慶，下面這個和尚，黃臉膛，瘦小枯乾，穿着灰色僧袍，白襪青鞋，乃是小白虎周蘭。就聽高慶

周蘭說：嫂嫂今天怎麼這樣鬧着？我二人聽說馬靜回來，嫂嫂不能出來，我二人真是茶思飯想，沒想到今天嫂嫂來了，何氏說：「不然，我也不能來，今天是家裏來了一個濟顛和尚給老太太治病，馬靜陪着和尚吃酒，我告訴家裏，說上娘家去，我才到這裏來，省得你們兩個人想我，我今天也不回去了，明天再回去，我就說住在娘家，你二人快給我預備點吃的，我還沒吃飯呢。」馬靜一看，氣得三尸神暴跳，自己一想：「真是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孝，好孽婢，做出這樣無臉恥之事，立刻伸手拉出刀來，闖到屋中，手起刀落，先把探花郎高慶殺死，小白虎周蘭、後窗戶出去逃命，何氏站起來往外就跑，馬靜隨後就追，剛趕到院中，見何氏用手一摸臉，兩個眼珠子吊出來，有一尺多長，嚇得馬靜大吃一驚，這婦人說：「好好，焉敢管我的事，說着話，一張嘴，一口黑氣噴來，馬靜翻身栽倒，書中交代：馬靜的妻子何氏，可並不會噴黑氣，這其中有一段隱情，原本何氏娘子，乃是知三從曉四德，明七貞，惜九烈，根本人家之女，他娘家兄弟叫律令鬼何清，乃是玉山縣三十六友之內的俠義英雄，當初馬靜與何清，乃是結義的弟兄，先交朋友，從後結的親，這天何清來探望馬靜，兩個人坐在書房談話，何清說：「姐夫，我們三十六友之內，有一個人出了家，當了老道，你知道不知道？」馬靜說：「誰出了家？」何清說：「黑沙嶺的郭爺，夜行鬼小崑崙郭順，他出了家，那一天我碰見他，請他帶着道冠，穿着道袍，我說：『你瘋了，他說：『怎麼瘋了？我說：『你爲何穿老道的衣服？他說：『我看破了紅塵，人在世上，如同大夢一場，他出了家，他師傅是一位高道，乃是天台山三清宮的複姓東方，雙名太悅，人稱老仙翁，外號峴崑子，有一宗寶貝，名曰五行奧妙大葫蘆，這葫蘆能裝三山五岳，勿論什麼精靈，在裏面一時三刻化爲膿血，將來老道一死，葫蘆就是他的，他師傅給他三道符，一道能捉妖，淨宅，一道避魍魎，魍魎一道能保身，避狼虎豺豹，我把他那道捉妖的符偷來，你悄悄，馬靜一看，何清說：『我不知道，他靈不靈？』馬靜說：『替們試試，』何清說：『怎麼試？』馬靜說：『現在慶農村王員外家，他兒子被妖怪迷住，貼出告白條來，誰能捉妖，把他兒子病治好了，謝銀二百兩，我去舉薦你，你就充何法官，何清說：『就是，倘要能了，就得了二百兩銀子，』馬靜就到慶農村王員外家一說，王員外求之不得，就把何清請了，王員外問：『何法捉妖，用什麼東西？』何清說：『一概不用，』王員外說：『人家捉妖，都用黃紙、硃砂等類，』何法官怎麼全不用呢？何清說：『你就把你兒搭出來，我到你兒的臥室去等捉妖，』王員外立刻吩咐，把公子挪出來，何清吃完了飯，有人帶領來到後院公子的臥室，何清就把這道符，貼在裏間屋門上，他在牀上一躺，瞪着眼，等到天有二鼓，只聽外面狂風大作，何清睜眼一看，唬的毛骨悚然，不知何清怎樣捉妖，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律令鬼王宅捉妖 醉禪師古寺治狐

話說何清躺在公子臥室，時有二鼓，聽外面一陣狂風，何清本不會捉妖，心中暗自驚，心裏說：『真要是妖精一來，若這道符不管事，我趁早踹窗戶逃走，正在思想之際，聽外有咯噠咯噠木頭底的聲音，由外面進來』

一個婦人，長得千嬌百媚，萬種風流，怎見得有讚爲證。

一陣陣香風撲面，一聲聲燕語鶯啼，嬌滴滴柳眉杏眼，嫩生生粉臉桃腮，櫻桃口內把玉排，粉面香腮可

愛，身穿藍衫可體，金蓮香裙可蓋，恰似嫦娥降玉臺，由如神仙下界來。

何清一看心說：「敢情這就是妖精，就聽這婦人說，甚麼人膽大，敢來到仙姑的臥室，說着話就往裏走，剛一走進裏間屋門，只看見那道符，顯出一道金光線繞，直射那婦人，那婦人哎呀一聲，撥頭便走，何清趕過去一刀，刺下一隻紅綉鞋，鮮血淋漓，何清就說：「拿住妖精了。」王員外有許多的家人，俱在別的屋裏伺候，點着燈，聽何清一嚷，拿住了，大家掌燈光過來，說：「何法官可將妖精捉住，何清說：「你們看紅綉鞋成精，被我殺了。」大衆一看，果然是隻紅綉鞋，鮮血淋漓，王員外謝了何清二百兩銀子，把那道符留下貼着，何清走後，妖精果不開了，焉想到王宅不開了，馬靜家裏鬧起來，平白無事，眼見着桌上的茶壺茶碗沒人動，自己會滾在地下，馬靜膽子也大，把刀拉出來，往桌上一拍，破口大罵，說：「甚麼東西，敢在我家鬧，可是罵也不行，馬靜一想，何清那道符避邪，就使人到王員外家，把那道符要來，貼在馬靜家中，果然馬靜家中就不開了，王宅又鬧起妖精來，王員外又遣人把符要回來，貼上，就不開了，馬靜剛把符給了王員外，馬靜家又鬧了，這樣往反兩家，鬧了有半年，馬靜正走洪運，也不理論，馬靜想妖精跟馬靜結了仇，妖精就在毘盧寺廟裏住着，凡事是以邪招邪，禍無根不生，探花郎高慶，小白虎周蘭，他兩個人本是淫賊，跟馬元章出了家，有馬元章看管他兩個人，不敢胡作非爲，先前兩個人常到馬靜家中去，或要錢，或送東西，高慶見馬靜之妻何氏美貌，高慶在廟裏，常跟周蘭說：「你悄悄馬靜的媳婦，長的有多好，後來何氏向馬靜說：「不必叫高慶到家裏來，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和尙到家裏來總不便，廟裏沒錢，你可以給送去，馬靜一想也是，這天到廟裏告訴高慶周蘭，不使到家用，如沒錢，我給你們送，這兩個人遂不能到馬家去，也見不到何氏了，高慶跟周蘭在廟裏，天天念道，恨不能再見何氏一面，方快，這天忽然外面打門，高周二人開門一看，乃是馬靜之妻何氏，書中交代，可不是真何氏，乃是妖精變的，這兩個一人一看說：「嫂嫂由那來，怎麼這樣，鬧着妖精說：「二位賢弟到家裏去，我早看出你兩人的心思，今天你馬大哥出了外，我來悄悄你兩個人，高慶周蘭一聽，喜出望外，說：「嫂嫂請裏面坐，把假何氏讓到裏面，高慶周蘭二人爭先求歡，假何氏任其雲雨巫山之事，高周二人如獲至寶，妖精一來爲盜取的眞陽，二則跟馬靜有仇，變作何氏的模樣，直由馬靜家裏，出來到廟內，免得高周二人疑心，叫李平陪見，爲叫李平訴馬靜，馬靜必把妻子何氏殺了，鬧得他家務自亂，妖精天天到廟裏來，與高周二人作樂，這天忽然不來了，高慶一打聽，知道了馬靜在外回來，兩個人茶思飯想，今天忽又來了，妖精說：「馬靜陪着和尚給老太太治病，他偷空來的，高周二人歡喜非常，今天馬靜也認作眞何氏，把高慶殺死，再追出何氏來，妖精把馬靜噴倒，說：「好馬靜，仙姑老不吃人，今天活該把你吃了，妖精正要上前吃馬靜，濟公趕過來，說：「你先別吃人來，我給你看看，我這相貌好不好，僧們二人商議商議，你跟我去罷，妖精一看說：「好和尚，

你真不要臉，敢合我說怎樣無臉的言語，我來拿你，照定和尚吐了一口惡氣，立刻和尚哈哈大笑說：妖精，你愛和尚，可知道有一個故事嗎？在大晉朝，有個柳太師，知道有一個高僧，在深山修道，名爲紅蓮和尚，派人去請三次，並不下山，柳太師甚惱，叫人把勾欄妓女荷花找來，告訴他，你能到深山，把紅蓮和尚合你辦那件雲雨之事，叫他失了真道，我給你二百銀子，荷花說：大人給我一乘小轎，兩個婆子，我扮做官宦人家小姐，叫他不敢小看我，柳太師照樣全給了，荷花乃乘轎到山內古廟進香，拜見老和尚，到了方丈之內，只見老和尚端然正坐，閉目養神，荷花故作妓聲說：老和尚慈悲慈悲，我肚腹疼痛，我病非男子肚臍對我肚臍纔能好，此時我肚腹疼痛難過了，和尚一聽口念阿彌陀佛，說：小姐，不要胡說，男女因片刻之歡，誤了一生之名節，我和尚乃出家人，坐守深山，應該戒殺盜淫妄酒，小姐乃閨門秀女，我焉敢做這傷天害理之事，再說小姐必係官宦之女，尚未出閣，恐將來鬧出是非，豈不玷污了上人的臉面，小姐請要三思，荷花本是妓女，被柳太師所託，今天見和尚所說之話，荷花嘆哂一笑，往和尚懷中一撲，說：老和尚慈悲慈悲罷，奴家中難過，老和尚一聞脂粉頭油，異香撲鼻，見荷花白嫩嫵媚，俗言說的不錯，眼不見嘴不饞，耳不聞心不煩，人非草木，誰能無情，老和尚一陣心神飄蕩，被荷花纏繞的慾火難挨，當時從荷花那件雲雨之事，荷花回到柳太師府，把引誘和尚，和尚依從的話說了一遍，太師給了荷花二百兩銀子，隨後作了一首詩，派家人給和尚送了廟裏去，和尚打開一看，上寫的是：

紅蓮和尚修行好，

數載青守廟中，

可惜十年甘露水，

流入荷花兩瓣中。

和尚一睜，明白其中隱情，自己羞愧難當，懸梁自縊，死後陰魂不散，轉世投胎，柳太師家的夫人所生一女，係和尚所託生，姑娘大了，名叫柳翠雲，專好勾引和尚，那就是紅蓮和尚的報應，柳太師常有人說：大頭和尚戲柳翠，就是愛和尚的這段故事，且說濟公過來戲耍妖精，妖精那裏看得起濟公，施展妖術，要和和尚鬥法，和尚微微一笑說：你來，我看你有什么能爲，妖精祭起混元石子，照定和尚打去，濟公說：你這孽畜，膽大無知，伸手把石子接住，又把草鞋脫下來，照定妖精打去，妖精往旁邊一閃，濟公用手一指說：拐灣，拐灣，那草鞋一拐，正打在妖精臉上，妖精大怒說：好一顛僧，我仙姑合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何必跟我做對，濟公說：你今無故攪亂他安善之家，害王員外之子，又在馬靜家中鬧的人不安生，你又假託人面，敗壞佛門，說罷，將僧帽摘下來，看我洪寶來取你，照定妖精一拐，立刻一片紅光，把妖精罩住，和尚先過去，到房中取了一碗水，把妙藥一塊，放在碗內，一化成藥水，給馬靜灌下，水到肚內，只聽咕嚕嚕一响，哇的吐出幾口黑水來，翻身起來，說：好賤婢，你害我好苦，濟公說：你不要生氣，你看看你妻子在那裏，已現原形，馬靜回頭一看，呀了一聲，不知看見是怎麼一段原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臥虎橋淫賊殺和尚

慶豐屯濟公救文生

話說馬靜睜眼一看，見濟公僧帽押着一個狐狸，有狗大小。濟公說：「你甯這就是你媳婦。」馬靜說：「師傅我妻子在家裏，他原本是好人，你不要聽了李平的話。先前李平暗見的，就是妖精變的。你把李平找來，叫他暗暗也可。以洗出你的朋友。」馬靜聽罷，趕緊去到酒鋪，把李平找來。李平來到廟中一看，是一個大狐狸。李平說：「這是什麼緣故？」馬靜就把從頭至尾的話，對李平一說。李平只才明白。何氏嫂嫂是好人，和尚說馬靜你把狐狸殺了，馬靜拉出刀來，照狐狸一刀，和尚用手一指，狐狸腦袋吊下來。和尚說：「你找柴草點着把狐狸同高慶的死屍一並燒了。」馬靜就找了柴草，連高慶的死屍，並狐狸一並燒了。和尚說：「馬靜，你可把華雲龍放出來呀，還是我到你家裏去拿他。」馬靜說：「慈悲慈悲，罷罷，可以看在我的面上，饒恕了他罷。」和尚說：「那可不行，華雲龍罪大惡極，你要不放出來，到你家拿他，你得跟着打官司。」馬靜說：「我還是把他放出了。」師傅再拿他，和尚說：「也好你去罷。」馬靜謝過了濟公，自己只才回到家中一看，果然他妻子回娘家去。剛才回來，馬靜甚為感激濟公的好處，自己來到東配房，把夾壁牆開了說：「三位賢弟出來。」華雲龍雷鳴陳亮三個人說：「馬大哥，和尚那裏去了？」馬靜說：「華二弟，你快逃命罷。」濟公他算出你在我只夾壁牆內，我實不能隱藏你了，我托我的朋友，把和尚絆住，少時和尚就來拿你，你快走罷。出了門，你可快走，我也不管你往東西南北，任憑你自己，和尚也不定在那邊等你，你自己酌量。華雲龍一聽，嚇的顏色更變，不能不走，只才謝過了馬靜，馬靜送出一大門，華雲龍慌不擇路，一直夠奔正南往南走了有三里路，眼前有一道橋，名叫臥虎橋。華雲龍一看，橋下有一個和尚，正探頭往外睃。華雲龍嚇的就要跑，自己又一想，儘跑當了甚麼，莫如我掏出鏢來，打和尚一鏢，叫他閉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打不了他，我姓華的只條命也不要了，跟他一死相拚，想能掏出鏢來，和尚又一探頭，華雲龍抖手一鏢，正打在和尚的咽喉。華雲龍趕過去一刀，把和尚腦袋砍下來，咕嚕滾在河內。華雲龍把刀擦了擦入鞘內，自己一陣狂笑說：「我打算這麼個濟顛和尚，項長三頭，肩生六臂，趕情就是只樣無能之輩，也是個肉體凡胎，聽雷鳴陳亮一說，濟顛不亞如神仙，我華雲龍還要到臨安，再鬧個二次，叫他等看看，自己正在揚揚得意，就聽後面有人說：「好華雲龍，我看你往那裏走。」華雲龍回頭一看，是濟顛和尚，賊人嚇的魂飛魄散，撒腿就跑。書中交代，只是怎麼一段事呢？方才華雲龍殺的和尚不是濟顛，乃是由毘盧寺跑出的小白虎周蘭，在橋底下藏着，他只當是馬靜追下來，細一踏，不是馬靜，他也沒想到華雲龍拿鏢打他，只小子也沒做好事，你叫小白虎犯了地名，只道橋叫臥虎橋，華雲龍認着是。把濟公打死，故此濟公一說話，華雲龍嚇的沒了魂，盡命逃走，和尚隨後緊緊趕來，華雲龍圍着慶豐屯，遠和尚直追了一夜，天光亮了，把華雲龍也追丟了，和尚慢慢往前尋找，見眼前圍了一圈人，和尚說：「我進去悄悄，內中一個人，最討人厭，和尚說：「借光，那人說：「借光給多少錢利錢？」和尚說：「要多少錢給多少錢？」那人說：「我還擠不進去呢，你還擠甚麼？」和尚照定頭裏的人脖子上一吹，那人覺着脖子一股涼氣，一回頭，和尚擠進去，那人說：「和

尙，你爲甚麼吹我脖子。和尙說：你脖子上停着一個蚊子，我怕釘了你，我是好心吹蚊子呢。和尙又照頭裏那人一吹，那人一回頭，和尙擠到裏面去。那人說：你做甚麼又吹我，和尙說：那蚊子由他的脖子上，飛到你脖子上來，和尙來在裏面一蹭，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赤身露體，身上一根線都沒有，頭挽牛心髮髻，品貌端方，長的不俗。衆人問：你這是怎麼一段事。這人說：渴衆人問：你是那裏人。這人說：渴衆人說：你姓甚麼呀。這人說：渴衆人說：你叫甚麼呀。爲何不穿衣裳。這人說：渴，和尙說：他是可沾縣的叫可沾。大衆說：和尙別胡說了。和尙來到旁邊一鋪戶說：掌櫃的，借我一個碗，給點水，給那赤身露體的喝。他直嚷渴，掌櫃的說：我們不給。尙喝了水，竟自死了。我們反就不起。和尙一蹭，那邊菜園子，有人在那裏汲轆轤打水。和尙過去說：辛苦，有水沒有。那打水的說：做什麼。和尙說：跳井。那人說：跳井別處跳去。我們不准在這裏跳。和尙說：你們有桶，借我一個桶打點水。那人說：沒有。你要好好來說。到許借給你。你說跳井，有也不借給你。和尙說：你要不借給我，就跳下井去。叫你打一場人命官司。那人說：你只要不要命，跳了井，我就打一場人命官司。就怕你不敢死。和尙說：你怕我敢死，不敢死，說着話，和尙跳下井去。那人大吃一驚，來到井口一看，和尙沒跳井下去，兩隻腳掛住井口，倒掛臘燭，腦袋衝下，和尙拿僧帽舀水呢。本來井也淺，那人一蹭說：和尙你嚇殺了我。我看你怎麼上來。和尙使了一個鯉魚單鶴子，番身上來說：我不用跟你借桶，你睜我帽子舀水，行不行。本來帽子的油垢多了，盛水都不漏。和尙拿着，來到只赤身男子的跟前，把水給他喝了。和尙把僧衣脫下來，給這人蓋上。工夫不大，這人出了一身冷汗，大衆一蹭說：好了，就見這人哎呀了一聲說：好和尙，你害的我好苦，破口大罵衆人，睜着，就有氣不平的說：你這人可真太不懂情理。和尙給你找了水，把僧衣給你蓋上，你出了汗好了，你不說謝謝和尙，反到罵和尙，真是以德報怨。太實無禮。這人唉了一聲說：衆位有所不知，我罵的不是這位和尙，我姓張，叫張文魁，乃是文生秀才，在龍游縣北門外張家莊住家。因家中只幾年中，落不收，度日艱難，我到臨安找我娘舅，借了二百銀子回家，好墊辦過日子。沒想到走在半路上，我覺着肚腹疼痛，坐在樹林子歇息。來了一個禿頭和尙，面如噴血，紫臉膛，一臉的斑點。他問我怎樣了。我說肚腹疼。他給我一丸黑藥，我吃了，就覺着不能動轉。他把我的包裹連銀子都拿了去。我一發迷蒙，也不知道怎麼會來到這裏，落到這般光景。我罵的是那個和尙。大衆說：就是了。濟公說：我把僧衣給你穿，你跟我走罷。張文魁站起來，跟着濟公走。跟前有一座酒館，和尙就往裏走。伙計一蹭，一個和尙穿着破衣草鞋，光着背，一個穿着破僧袍。伙計只當是要飯的乞丐。伙計說：咳，和尙沒有剩的。和尙說：新鮮的都不愛吃。吃剩的，胡說。和尙帶領張文魁，直奔後堂落坐。和尙說：掌櫃的，你別睜我們穿的破，包子有肉不在摺上。招好顧主，是財爺來了。伙計說是和尙說給我煎炒烹炸，配十六個菜來。兩壺人參露酒。伙計說：人參露賣一吊二百錢一壺。和尙說：不多。我們那地方人參露，都賣兩吊四百文一壺。這裏便宜一半呢。伙計也不敢說不賣。給他飯館子，又沒有先要錢的規矩，只得揩抹桌案，把菜給要了。把酒拿過來，菜都給上好。和尙讓文魁吃。張文

魁說：「我不吃。」和尚說：「你怎麼不吃？」張文魁說：「吃完了，沒錢給人家。」和尚說：「沒錢你嚷什麼？反正吃完了再說，他要打就賣他給兩下，他打輕了不怕，打重了得給養傷，到有了下落，伙計在旁一聽，只到不錯，和尚賣打來了，和尚正同張文魁說着話，忽然由外面闖進兩個人來，一聲叫嚷：「好和尚，你在這裏說着話，直奔濟公而來，不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二班頭飢餓尋和尚 兩豪傑酒館求濟公

且說濟公正在酒館跟文魁說話，由外面進來了兩人。伙計一看，這兩個人穿着月白褲褂，左大襟，白骨頭鈕三鬮子，原來是柴元祿、杜振英二位班頭。他兩人自從跟和尚捉迷藏，只兩個人找不着和尚，柴杜二人腰中一文錢沒有，連夜到小月屯，次日直餓了一天一夜，圍着小月屯找遍了，也沒找着和尚。兩個人又餓又氣，正在街上閒遊，遠遠望見濟公赤着背，同着一個人，穿着和尚的僧衣，進了酒館。柴杜二人來到酒館一看，柴頭說：「好，你在這裏吃上了，我們兩個人直餓了一天一夜。」和尚說：「你們兩個人嘴饞，爲什麼不吃呢？」柴杜二人說：「沒錢吃甚麼，伙計說只到不錯，又來了兩個白吃的。」柴杜二人餓急了，坐下就吃。伙計暗中告訴掌櫃的說：「一個窮和尚，同着一個光眼子的，又來了兩個怯貨，大概都是沒錢掌櫃的說，等他們吃完了再說。」正在一般光景，只聽外面一聲叫嚷：「老三，你我到裏面吃盃酒，好一座慶豐樓，說着話，進來兩個人，頭前一位赤髮紅鬚藍靛臉，紫緞色壯十帽，紫箭袖袍，腰繫皮挺帶，披藍緞色英雄大氅，後跟這位，身穿白褂，翠白臉膛，俊品人物，正是風裏雲烟雷鳴，聖手白猿陳亮，這兩個人在馬靜家，自華雲龍走後，馬靜說雷陳二位賢弟，在我這裏多住幾天罷。」雷鳴陳亮說：「況台不必相留，我二人還有事呢。」天亮我二人就要告辭，等到天亮，雷鳴陳亮告辭，馬靜說：「二位賢弟吃了飯再走。」陳亮說：「我二人實有要緊事呢，你我知己之交，何在一頓飯？」當時二人由馬靜家出來，一直往南來到慶豐樓，二人想要吃杯酒再走，邁步進了酒館。二人直奔後堂，抬頭一看，見濟公同柴杜二位班頭在那裏吃酒。雷鳴陳亮趕緊上前給濟公行禮，掌櫃的見這二人穿的衣裳整齊，過去給窮和尚行禮，心中甚爲詫異。雷鳴說：「師傅，你老人家從那裏來，怎麼赤着背把僧衣給他穿上，這位是誰？」濟公就把救張文魁事說了一遍。雷陳二位這才明白。和尚說：「陳亮，你先同着張文魁出去，到估衣舖中，給他買一身衣服鞋襪。陳亮點頭答應，領着張文魁出去，到了衣舖，買的文生巾、文生氅、白襪雲鞋、褲褂襟衫，俱都穿好，回到酒館，把僧衣給了和尚。大家歸坐，要酒添菜。和尚說：「雷鳴陳亮，你們兩個人誰帶着錢？」過濟週濟張文魁，陳亮說：「我有四錠黃金，自留兩錠，把他兩錠每錠可以換五十兩銀子。」雷鳴說：「我有五十兩銀子，給他罷。」說着兩個人便掏出來，遞給張文魁。張文魁說：「我與二位萍水之交，如此厚贈，我實慚愧之甚。」雷鳴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區區銀兩，何足掛齒。衆人吃酒，陳亮雷鳴二人把濟公拉到別的桌上，無人之處。濟公說：「你們兩個人鬼鬼祟祟甚麼事？」陳亮說：「師傅，你老人家慈悲慈

悲罷，看在我二人面上，你老人家別拿華雲龍，你回臨安去，我二人給你老人家叩頭。濟公說：你二人不叫我拿華雲龍好辦，陳亮，你去買一張信紙，一個信封，到櫃上借一支筆來，陳亮不知和尚要寫什麼東西，即到外面買了信紙信封到櫃上借了支筆，拏過來交給和尚，和尚背着雷鳴陳亮，寫了半天，把信封封好，信面上畫了一個酒罈子，只是和尚的花樣，陳亮說：師傅只是什麼用，和尚說：我把信交給你二人帶回，回頭你兩人把張文魁送到龍游縣北門外張家莊，你二人進北門路西，有一座酒樓，字號是會仙樓，你兩個人進去，上樓在樓門口頭一張桌上坐下，打開我這封信來看，要是華雲龍今天晚上沒有做這件事，我和和尚就不拏他，雷鳴陳亮也不知和尚寫的是什麼東西，二人只得點頭答應，和尚說：我叫你兩個人把張文魁送到家裏去，你兩個若不送到了，我和和尚算出來，和尚要你兩個人的命，雷鳴陳亮二人說是，和尚說：你兩個人送到了張文魁，若不入北門，不上會仙樓去，我和和尚算出來，要你兩個人的命，你兩個人到會仙樓去，若不上樓，不在靠樓門口一張桌上坐下，我和和尚算出來，要你兩個人的命，你兩個人在頭一張桌上坐了，不打開我這一封信，我算出來，要你兩個人的命，雷鳴陳亮一聽，只到不錯，錯一點就要命，二人點頭，把信收好，吃喝完了，把酒飯賬給了，和尚說：張文魁，我派他二人把你送到家去，你跟他二人走罷，張文魁給和尚磕了頭，跟着雷鳴陳亮三個人，在和和尚跟前告辭，出了酒館，順大路直奔龍游縣，三十餘里也不甚遠，三個不知不覺，到了龍游縣北門，張文魁說：既然離我家不遠，二位恩公到我家裏坐坐罷，雷鳴陳亮說：既是離你家不遠，你回去罷，我二人還有事呢，張文魁再三謙讓，只兩個人不去，張文魁無法，又謝了雷鳴陳亮，自己告辭去了，雷鳴說：三弟，你進北門，兩個進了北門，往南行走，抬頭一看，果然路西裏有一座會仙樓，門口掛着酒牌子，上有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應時小賣，午用果酌，聞香下馬，知味停車，裏面刀叉亂响，二人邁步往裏面奔，一進門，南邊是櫃，北邊是櫃，二人直奔後面，地方甚為寬闊，樓下酒飯座甚多，靠北牆是樓梯，二人登樓梯上樓，靠樓門有一張桌，雷鳴陳亮剛才落下坐，就聽樓下有人讓賬說：華二哥你不用讓，這筆賬我們早給了，陳亮一聽，一愕，往樓下一瞧，原來是華雲龍同着兩個人在樓下讓賬，一個人是壯士打扮，頭戴翠藍色六瓣壯帽，上安六顆明珠，身穿翠藍箭袖袍，腰繫絲鸞帶，薄底靴子，肩披一件藍緞色英雄大氅，三十以外的年歲，黃臉膛，細眉圓眼，一個人是武生打扮，二十以外的年歲，青白的臉膛，陳亮一看說：雷二哥，你看兩個人同着華二哥，決不是好人，雷鳴說：你不必管他，你悄悄師傅這封字柬，寫的是什麼，陳亮把字柬拏出來一看，就是一愕，說：二哥，你看，了不得了，雷鳴說：我看甚麼，我又不識字，你念與我聽就得了，陳亮說：師傅只是八句解話，我念你聽了，上是。

有心義膽壯千秋，
有染美女伊須護。

為救雲龍苦謀求，
剪惡先當斷賊頭。

今至龍游三更後，
雲龍今夜無此事。

北門密訪趙家樓，
貧僧明日返杭州。

陳亮看罷，只張字柬說：「二哥，師傅這八句話，是說華雲龍今夜要在趙家樓採花，師傅又說：華二哥今天沒這事，他老人家就不拿他，只件事可真假難辨，叫我二人暗中睨着，保護貞節烈女，我們打聽打聽趙家樓在那裏，雷鳴說：就是，二人只才要了幾壺酒，要了四碟菜，吃喝完了，給了酒飯賬，二人一同下樓，出了酒館，往北走，見對面來了一位老者，蒼頭皓髮，鬚髮皆白，陳亮過去施禮說：「借問老丈，有一個趙家樓在那裏，叩求老丈指示明白。」那老者一聽說，尊駕打聽趙家樓，小老兒今年七十餘歲，在這裏根生土長，大小的胡同，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是沒有趙家樓這個地名，哎呀，我們這本地到有一家財主姓趙，人稱他趙善人，他家裏可有樓房，陳亮一聽，真是隨機應變，趕緊說：「不錯，是人家託我帶一封信，說龍游縣北門裏，有一家財主姓趙，有樓，是我方才說的不明白。」老丈說：「你要找趙善人家，你往北，睨路東有一座德泰裕糧店，北邊那條胡同，叫興隆街，你進胡同，一直往東，到東頭路北的大門口，有樂善好施的匾額，有個大槐樹，那就是趙宅，陳亮雷鳴打聽明白，二位英雄，只才要夜探趙家樓，保護貞節烈女，捉拿淫賊華雲龍，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看字柬尋訪趙家樓 見孝婦英雄施惻隱

下說雷鳴陳亮聽老丈說明了道路，二人一直往北，走了不遠，果有一座德泰裕糧店，北隔壁是一條大街，二三人進了舊興隆街，一直往東頭一看，見路北裏是廣亮大門，門口有兩個龍爪槐，門上有樂善好施的匾額，陳亮一看，知道裏面栽着內掛，書中交代，甚麼叫內掛呢？此乃是江湖綠林中的黑話，保鏢的調坎，說叫內掛街上賣藝的，叫星掛，陳亮看罷，同着雷鳴二人又往東走，睨大門東邊有一個向北小胡同，雷鳴陳亮二人進了小胡同，一直往北，只個胡同甚窄，大約也祇有二尺寬，陳亮說：「二哥，你睨這個小胡同，要由對面來了胖子，就擠不過去，二人來到北頭一看，西牆裏是趙宅的花園子，雷鳴陳亮站在高坡之處一望，見一座花園裏面極其講究，有假山子石，有月牙河，牡丹亭，薔薇架，小舟船，留芳閣，避暑樓，賞雪亭，真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花園子當中有三間樓房，支着樓窗，掛着簾子，有幾個僕婦丫環，拿了小筐下樓摘花，摘後又復上樓，陳亮說：「二哥，你看這樓上，必住着姑娘婦女，隔着簾子，也睨不出是姑娘還是少婦，二人也不肯緊望裏睨，又怕人家裏面睨見，陳亮說：「二哥，你我今天晚上，就由這條路來探訪，說着話，二人復又往南，剛才出了小胡同，只見趙善人門口，圍着一圈子人，陳亮一愕，方才進小胡同的時候，只裏並沒人，只是甚麼事，陳亮分開眾人，擠進去一看，是一個年輕的少婦，頭上抹着白布，身上穿着孝衣，繫着麻瓣子，穿着白衣，白布蒙鞋，旁邊站着一個老者在地下鋪着一張紙，上寫着一張告白：

四方爺台得知，小婦人劉王氏，在舊興隆街西頭路北住家，只因家中寒難婆婆憂慮日深，舊疾復發，服藥無效，於昨日申時病故，小婦人丈夫素作小本營生，現在身患惡瘡，不能動轉，小婦人婆婆一故，衣衾棺木

皆無家中素無隔宿之糧，當賣俱空，遭此大難，惟喚奈何，萬出無奈，叩乞四方仁人君子，施惻隱之心，自古有葵舟之助，脫驂之誼，今古皆然，倘蒙垂憐，量力資助，共成善舉，以免小婦人婆婆屍骸暴露，則歿存均感矣。

劉王氏拜叩。

陳亮一看甚為可慘，就聽旁邊站着那老者說：衆位大爺，這婦人是老漢的鄰人，只因他婆婆死了，他丈夫生了瘡，不能殯葬，他家裏又沒人，我同着他出來，求四方仁人君子老爺們，行好積德，有一個賑濟他一個，大家輻輳，旁邊就有好行善的，陪着可憐，剛要掏錢，旁有一人說：老兄，你不必信，只個不知是真是假，怕是借此做生意的，只一句話，那人要掏錢就不掏了，這就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說壞話這人，姓陳名叫事不足，外號叫壞事有餘，陳亮一聽說，二哥只是好事，我們兩個人周濟周濟他，雷鳴說：好，掏出一包銀子，有十餘兩，遞給那婦人，陳亮說：這銀子一共約有四十兩，你拏去回家買棺木罷，省得你一個婦人家，在這裏拋頭露面的，這婦人一見陳亮給這些銀子，趕緊問：二位恩公貴姓大名？陳亮說：你也不用問我，我們也不是這裏人，你也不必打算報答，你回去罷，書中交代：這個婦人到沒想到，過路的人有如此行好事的，他本意化趙善人家，當初趙善人，常施捨棺材，皆因無恥之徒，鬧了壞事，沒有死人，也穿了孝袍，到趙家磕頭化材，誣了棺材，他把木頭劈開賣了，因此趙宅現在不施材了，非得暗見是真死人才捨，只婦人原打算到趙宅門口，來化趙善人，沒有想到雷鳴、陳亮二人周濟他這些銀兩，那婦人謝了陳亮二位，竟自去了，雷陳二人做了這件好事，見婦人去後，才出了興隆街西口，找了一坐酒樓，二人吃酒，直吃到天有初鼓以後，會了酒飯，二人出了酒館，找在無人之處，把夜行衣包打開，換上皂緞色軟紮巾，迎門拉慈茹葉，穿上三岔通口寸帕衣，週身扣好了骨鈕，寸絆羅漢股絲緞，在胸前雙拉蝴蝶扣，把走種掖於兩肋，頭前帶好了百寶囊的兜子，裏面有千里火，自明燈，撥門撬戶的小傢伙，一切應用的物件，皂緞兜當氍毹，藍緞子襪子，打花棚腿，倒納千層底的鞞鞋，把刀插在軟皮鞋內，擰好了軋把簧，把白晝的衣服包在包裹之內，斜插式繫在腰間，抬了抬背膀，收拾停當，二人擰身躡上房去，越脊穿房，往前夠奔，二人走到一所院落，是北房三間，東裏間屋中有燈閃閃，人影搖搖，猛然聽屋中說：娘子，你把二位恩公供上了麼？燒了香麼？就聽有婦人說：供上了，又聽說：娘子，你歇歇罷，明天再去買棺材，真難為你，這幾天受這樣累，你歇息睡覺罷，總算老天爺沒絕人之路，真有這樣揮金如土的人，陳亮在房上一聽，說話甚耳熟，一拉雷鳴，二人由房上躡下來，到窗櫺外，把窗紙濕了个大窟窿，往屋中一看，見地下停着一個死人，是老太太順前簷的坑，坑上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腿上長着有碗大瘡，靠東牆有一張桌，桌上供着牌位，上寫二位恩公之神位，燒着三炷香，地下站立一個婦人，正是那白天的化棺材的婦人，陳亮見這婦人，往炕上一躺，和衣而臥，把燈吹了，陳亮一拉雷鳴，二人來到牆根，陳亮低聲說：不得了，那婦人把偈們兩個供上燒香牌位，上寫着二位恩公之神位，雷鳴說：供上怕什麼，陳亮說：二弟，你可不知道，你沒看過閑書，古來隋唐上有一位叔寶秦瓊，他在臨潼山救了唐王。

李淵唐王李淵問他姓甚麼，秦瓊走遠了說：我叫秦瓊，唐王李淵沒聽明白，回去供瓊五大將軍，折受的秦瓊在潞州城當鑼賣馬，你我凡夫俗子，他若供着燒香，豈不把你我折受壞了？雷鳴說：我去把牌位偷出來，陳亮說：你偷出來，明天他再寫了，雷鳴說：怎麼樣辦？二人正說着話，只見牆上往下一吊土，陳亮雷鳴只當是華雲龍到趙家樓探花去，走在這裏，二人趕緊往牆根下一貼，番着臉往上瞞着，只見由牆外立起一根杉杆，上面綁着橫棍，這叫蜈蚣梯子，由外面上來一个小毛賊，眼望四下裏瞞，書中交代，來的這個賊人姓錢，叫錢心勝，小小子原來在興隆街住，素日無所不爲，吃喝嫖賭，把老人家的產業，都化完了，媳婦出去，給人家當僕婦，他在家裏，也無甚事，今日白晝，他暗見雷陳二人周濟劉王氏一包銀子，有四十餘兩，錢心勝恨不能把銀子給他，晚間他才想出主意，做好了蜈蚣梯子，來到劉家，上了牆，瞞了一瞞，順梯子下去，掏出一把小刀，來到上房撥門撥一下，聽一下，撥了二三下，將門撥開，賊人進去一瞞，屋內也沒有箱子櫃，劉王氏夫婦睡着了，本來也沒地方攔銀子，就在席底下攔着，賊人一摸，就摸到手中了，心中頗爲歡喜，由屋中出來，順着蜈蚣梯子爬上牆去，騎在牆上，把杉竿提出去，立在牆外，順着梯子下去，雷陳二人看的明明白白，心上說：好賊人，真是狼心狗肺，人家死了人，沒棺材，叩頭化來的銀子，他給偷了去，陳亮氣往上撞說：一哥，你在這裏等我，別走，我去追他，雷鳴說：就是陳亮這才伸手拉刀，躡出牆外，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錢心勝黑夜偷銀兩 聖手猿暗探趙家樓

話說陳亮拉刀躡出一看，見賊人一幌，進了路北一個門樓，陳亮趕過去，由門縫一看，見賊人在院中，把蜈蚣三脚梯子解了，拿着進了北上房，陳亮擰身躡到院內，只見院內是北房三間，見賊人到北房東裏間，點上了燈，陳亮來到窗外，把窗紙濕了，個小窟窿，往屋中一看，只見裏是順後簷的炕，炕上擱着一張床桌，擱着一堆綿被，地下有八仙桌，錢櫃，枱，桌上擱着一盞燈，賊人坐在炕上，把銀子掏出來，樂得心花俱開，把錢包打開，瞞着自言自語，拿出一塊銀子來說：這塊銀子置房，這塊銀子買地，這塊銀子做買賣，說了半天，把銀子包起來，擱在錢櫃之內，由錢櫃裏拿出一吊錢來，拿了一百文，拿酒壺出來，打酒，陳亮早藏在房上，錢心勝出來，把門帶上，唱着哈哈腔，又唱二簧，又唱時調小曲，自己歡喜的不知如何是好，來到酒鋪說：王掌櫃給我打酒，這個酒鋪掌櫃是山西人，叫老西，錢心勝先前常誑老西的酒，到晚上去打酒，老西上了門，隔着小洞兒賣酒，錢心勝帶兩把一樣的酒壺，灌上一壺涼水，拿空壺把老西打酒，老西打好了遞給錢心勝，錢心勝說：掌櫃的給我記上賬罷，老西說：不賒，錢心勝說：不賒，你把酒倒下去罷，他把那壺涼水遞給老西，老西倒在酒罈子裏，錢心勝白換一壺酒，日子長了，老西生了疑心，因近來吃酒的都說酒不好，只天錢心勝又打酒，把酒打上，他要賒，老西說：不賒，錢心勝說：不賒，你倒下去罷，又把涼水遞進去，老西一嘗涼水，出來把錢心勝揪住，一瞞，他是兩把壺，老西跟錢心勝打起

來有人給勸了。今天錢心勝一說打酒，老西說錢先生你又來騙酒來，錢心勝說我先給你錢，打一百錢的酒，把酒打上，錢心勝拿着酒壺，心滿意足回來，剛一到門口，陳亮由後面一把手把錢心勝的脖子一捏，書中交代，錢心勝走後，陳亮到他屋中，開了錢櫃，把銀子拏出來，連他剩的九百錢也拿着，把他炕上的綿被，用火點着，拿桌一押，來到外面等着，見錢心勝打酒回來，陳亮過去，將賊人揪住，拉出刀來說，你要嚷我要你的命，賊人也不敢嚷，陳亮把他捆上，把嘴塞上，往大門炕外頭一擱，陳亮說，我乃夜游神是也，專察人間善惡，你偷了人家的銀子，應當叫你報應，說完了話，陳亮走了，錢心勝往院裏一瞥，屋中烟直往外冒，錢心勝着急，又不能動，寒着嘴又不能嚷，直哼的哼不出來，由東面過來兩個打更的，一個拿梆子，一個拿鑼，這個說，這條胡同甚不清淨，那人說，你別嚇我，我胆子小呀，說着話，就聽的哼一聲，嚇得兩個打更的，背脊發麻，只個說是鬼呀，那個說，多怕呀，正說着，又聽哼了一下，這個打更的壯着胆子，過來一瞥，認得原來是錢心勝，鼻子內嚷，嚷不出來，想叫人聽得，好過來把他放了，於是兩個打更的，只把他解開，嘴裏的東西掏出來，打更的說，錢先生，你怎麼被人捆上，把我兩個嚇着了，錢心勝說，我遇見夜游神了，你們二位請罷，賊人趕緊到屋中一瞥，被褥全燒着了，即忙把火救滅，再開錢櫃一瞥，銀子沒有了，連錢也沒有了，只是賊人報應，不講錢心勝，再說陳亮拿着銀錢，回到劉王氏院中，偷進屋中，把老太太的死屍手攀開，把銀子擱到死屍左手裏，把錢擱到右手裏，把桌上供的牌位撕了，來到院中，拿了個破盆，扒攷住地下一擲，劉王氏夫婦也驚醒了，趕緊點上燈一瞥，見老太太死屍，左手擎着銀子，右手擎着錢，夫妻二人正在納悶，陳亮外面喊，喚說，本家主人聽真，明天不准再供恩公的牌位，再供必有大禍，我要去也，說完了話，雷鳴，陳亮擰身上房，直奔趙家樓來，來到趙家花園，暗中暗探院中，一無人聲，二無犬吠，二人躡到裏面，直奔樓下，擰身躡到樓上，見閣上東間點着燈，二人來到窗外，把窗紙濕破，往裏一看，只見裏面真是幽雅佳境，靠北牆是一張湘妃竹的牀，牀上挂着洋綉的帳幔，當中挂着花籃，裏面有茉莉，夜來香，牀上有藤蓆涼枕，香牛皮的夾被，兩旁是赤金的帳鉤，線緞的牀圍，靠東牆有一張俏頭案，當中擺着水晶金魚缸，裏面養着龍睛鳳尾淡黃魚，桌上擺着金鐘玉磬，兩頭擺着一支珊瑚樹，一棵翡翠的白菜，還有各種磁器，靠西牆外邊有一張月牙桌，桌上有鏡子，上面有粉缸，梳頭油瓶，一切婦人應用的物件，靠窗戶一張八仙桌，鑲着墨玉的棋盤心，兩邊有把太師椅子，桌上有圖書，盤裏面擱着文房四寶，有斑竹鑄成一支筆桶，裏面有幾支筆，東牆上掛着一軸條山畫的是富貴牡丹圖，兩旁有兩條對聯，上寫是：

女虹各月四十有五日，飲酒百年三萬六千觴。

陳亮看夠多時，見屋中祇有一個僕婦，並無別人，復反同雷鳴二人下樓，陳亮說，只樓上沒有人，二哥你我同到前面瞧瞧去，二人施展飛簷走壁，躡房越脊本領，如履平地相仿，往前夠奔，只院中是三層房，頭一層是待客廳，外書房，陳亮雷鳴二人，來到二層子東配房，扒在後房坡，往下一看，見房檐下掛着八角燈，北上房屋中，燈光閃

灼見有兩個男暹暹抱着弦子胡琴，兩個女暹暹彈琵琶，打洋琴。正在彈唱。原來今天是趙員外的壽誕之期，大家忙亂了一天，親友來祝壽，天色已晚，大家續告辭。雷鳴陳亮看夠多時，陳亮說：「二哥，你我到後面去等着罷。本家大概有喜事，總得親友散淨了，本家才能安歇呢。」二人復反躡房越脊，來到後面，在暗中等着，直等到天交二鼓，忽見由前面燈光一閃，有兩個丫環打着燈籠，兩個僕婦，攙着一位女子，雷鳴陳亮暗中借燈光一看，只位女子，真是千嬌百媚，萬種風流，怎見得有贊為證。

只聞香風陣陣，行動百媚千嬌，巧筆丹青難畫描，週身上下堆俏，身穿藍衫可體，金釵輕籠鬢梢，碰金小扇手中搖，粉面香腮帶笑。

陳亮暗中一看，果然絕世無雙，頭上脚下，無一不好。陳亮再一看，這女子後面，有兩個丫環，攙着一位女子，也不過十八九歲，尤加美貌，見這位女子怎樣打扮，有贊為證。

頭上烏雲，巧挽盤龍髻，髻心橫插白玉簪，簪插雲鬢飛彩鳳，鳳襖襯花百子衫，衫袖半吞描花腕，腕帶釧鐲，是法藍藍緞官裙，捏百摺，摺下微露小金蓮，蓮花褲襠鴛鴦帶，帶佩香珠顏色鮮，鮮妍長就芙蓉面，面似桃花，眉柳灣灣，灣灣柳眉，襯杏眼，眼含秋水鼻懸丹，丹珠一點櫻桃口，口內銀牙糯米含，含情不露多姣女，女中魁元，好似仙女臨凡。

陳亮看罷，心中暗為贊美，再一看後面，還有一位十六七的女子，有兩個丫環攙着，陳亮細看。

這佳人天然秀，不比尋常婦女流，烏雲巧挽青絲髻，黑真真長就了未擦油，眉兒灣，如春柳，秋波兒眼情兒漏，鼻梁端正櫻桃口，耳墜金環挂玉鈎，穿一件藕色縐紗挽袖，內襯羅衫，樓外樓，百摺宮裙，把金蓮透透，端又正尖又瘦，暗着好像不會走，行動猶如鳳點頭，心兒靈，性兒秀，美貌天仙比他醜，真正是貌美丰姿體態溫柔。

雷鳴陳亮看了只三位女子，真是一個比一個強，梨花面，杏蕊腮，瑤池仙子，月殿嫦娥，恐不如也，只三位小姐，只個說你碰了我了，那個說你踩了我的脚了，說說笑笑，都順着樓梯上樓進去，陳亮同雷鳴來到窗外一瞧，見三位姑娘都把衣裳脫了，只個說姊姊，你可累着了，老員外的生日，有多少親友來那裏得走，你我此刻且歇息罷，只見三位姑娘，喝了一碗茶，把床帳一撩，和衣而臥，丫環把燈吹了，衆人夠奔西裏間安歇，陳亮雷鳴在暗中等着，天交三鼓，忽然來了三個江洋大盜，要來採花，不知二俠義如何捉拏淫賊，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見美麗淫賊邀知己 遇故舊二人同採花

話說雷鳴陳亮見三位姑娘安歇，兩個人奉濟公之命，在暗中保護，等候捉拿淫賊，陳亮說：「二哥，你看這三位話女子，果然是十分人才，世上第一的美人，難怪華雲龍要來採花，兩個人說着話，在暗中藏着，忽然打一塊

石子來，見東牆上一連三條黑影，行走如飛，都穿着夜行衣。陳亮說：「二哥你看，果然師傅未卜先知，有先見之明，你看，只三個人，當中走的是華雲龍，頭裏走的那個，我認識他，也是西川人，跟華雲龍是拜兄弟，也是個探花淫賊，叫桃花浪子韓秀，後面走的那個人，我可不認識。」雷鳴說：「後面那個，我認識，叫白蓮秀士，揮飛說着話，見三個賊人直奔樓房裏間去了。」書中交代，華雲龍自從馬靜家出來，被濟公追了一夜，好不容易逃脫了，自己直奔龍游縣而來，剛來到北門，抬頭一看，見眼前來了兩個人，一個是穿翠藍褂，壯士打扮，乃是桃花浪子韓秀，一位是武士公打扮，正是白蓮秀士，揮飛只兩個人，也是四川路上有名的江洋大盜，跟華雲龍是知己相交，同類之友。今天一見華雲龍，兩個人趕奔上前，行禮說：「華二哥，你一向可好？怎麼今日會來到這裏？」華雲龍一看說：「原是二位賢弟，唉呀，呼吸之間，你我弟兄，恐今世不能見面了。」韓秀揮飛說：「兄長何出此言？」華雲龍說：「你我弟兄自西川分手，我在外面事多了，就把三訪鳳凰嶺，巧遇威鎮八方，後來在臨安烏竹巷探花傷人，泰山樓殺死秦祿，秦相府盜玉鐲鳳冠的事，從頭至尾，對二人述說了一番。」韓秀揮飛說：「好，兄長在京都只做一樣驚天動地的事，真算出類拔萃，兄長打算上那去？」華雲龍說：「我也無地可投。」韓秀說：「兄長可曾帶薰香盒子？」華雲龍說：「做什麼？」韓秀說：「我告訴二哥，我們兩個人來到龍游縣，住在十字街富盛店，有十數天，我二人沒事閒游，在興隆街有一家趙姓，是大財主，家裏有花園樓房，我們那日，瞥見樓窗口，有三個女子，長得絕類無雙，真可算天下第一佳人，世間罕有，我二人沒薰香盒子，不敢去探花，恐怕人家裏頭人多，到反為不美，我二人自那天瞥見，時刻惦念在心，沒有主意，要不碰見兄長，我二人打算要走，你要帶着薰香，該當你我作樂，要得只樣美人，你我生平之愿足矣。華雲龍一聽，淫心一動，說好辦，你我兄弟先喝酒去。」三個人只才一同復反進城，來到會仙樓，要酒要菜，開懷暢飲，快樂非常。三個人都吃的酒足飯飽，伙計一算賬，二個人一讓賬，樓上陳亮雷鳴剛來到，瞥見華雲龍同着兩個人，只三個人，可不知雷鳴陳亮在樓上，韓秀會了賬，三個人出來，酒飯店，韓秀說：「華二哥，你我仍回富盛店罷，不必在街市閒遊。」華雲龍說：「好，三個人同來到十字街富盛店，伙計一瞥，說：「二位大爺又回來了。」韓秀說：「我們碰見朋友，暫且不走了，還要盤桓幾天，你把我上房開了，伙計答應，拿鑰匙把門開了，三個人來到上房，伙計端上一壺茶來，三個人也俱有點醉了。」華雲龍說：「你我沒事可以睡一覺，三個人就躺下睡了，睡到天黑起來，要酒要菜，吃喝完了，天有初鼓，韓秀揮飛說：「二哥，俗們走罷。」華雲龍說：「你們兩個人真是笨頭，那有只麼早去的，人家沒有睡呢，倘被人瞥見一嚷，看家的護院的出來，把我拿住了，如何是好？」偷盜探花，總在三更以後路靜人稀，都睡着了，才能使薰香，只兩個賊人無奈，急得不得了，好容易盼到三更，三個賊人換好夜行衣，由屋中出來，店裏早都睡了，將門反扣，留了個記號，擰身上房，躡房越脊，行走如飛，心急似箭，來到花園，見靜寂寂空落落，一無人聲，二無犬吠，先用問路石一打探，聽沒有動靜，三個賊人直奔樓房，來到窗兒外，華雲龍先掏出六個布卷，三個人把鼻孔塞好，華雲龍把薰香盒子點着，一拉仙鶴嘴，把窗紙通了個小窟窿，把仙鶴嘴攔了。

進去，一拉尾巴，兩個翅膀一煽，這股烟由嘴裏冒進屋子裏去。此時陳亮雷鳴來到樓房上，前披扒着，三個人覺着工夫不小了，把薰香盒子撤出來收好，把上下窗戶摘下來，三個人躡到屋裏，華雲龍一幌火摺，把燈點上。此時那三位姑娘都被香薰過去，人事不知，只乃趙員外一個姪女，兩個女兒，華雲龍撩起帳子，借燈光一看，只三女子真正貌比西施，賊人心中甚為喜悅。韓秀說：「華二哥你睛好不好？」華雲龍說：「果然是好，你我弟兄每人一個，也不必挑選，我出個主意，寫三張字，一、二、三，偕們三個人拈鬮省得爭奪。」韓秀說：「也好。」只三個女子，我都愛，要依我說，偕們三個人樂完了，每人措一個走，每人有只麼一個媳婦，總算這世沒白來。雷鳴二人在房上一聽，賊人所說的話，二位英雄把肺都氣炸了，陳亮趕緊夠奔前面，自己要去給本家送信，雷鳴揭起瓦來，照定華雲龍就是一瓦，華雲龍正要寫字拈鬮，臉向裏說話，由後面來了一瓦，正打在後腦海上，把腦袋也打破了。雷鳴打了賊人一瓦，趕緊跳下來要跑，三個賊人由裏面躡出來就追，雷鳴趕緊把香牛皮的隔面具帶上，遮住本來面目，見三個賊人追出來，雷鳴準知道，只三個賊人的能為，都是藝業出眾，自知敵不過了，不敢動手，躡房越脊就跑。賊人要想把雷鳴追上，悄悄是誰，焉想到前面人聲喊嚷起來，原本是陳亮先來到前面，站在房上喊嚷：「本家主人聽真，後面樓上有賊，快去拿賊去，晚了可就了不得了。」陳亮說完了話，隱在一旁，本家的看家的，護院的，打更的，打雜的，衆人聽見，各執燈球火把，齊聲喊嚷拿賊。三個賊人本打算要追殺雷鳴，聽得人聲嘈雜，三個賊人不敢再追。華雲龍說：「合字風緊，扯活罷。」三個人躡房越脊，竟自逃走。雷鳴找着陳亮，二人也躡出來，到無人的地，把包裹打開，將夜行衣脫了，把白晝衣換好。陳亮說：「二哥，你我必不該管了，叫濟公拿華雲龍罷。」雷鳴說：「對咱們不管，這三個人真可恨，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說著話，等到天光大亮，紅日東升，陳亮說：「二哥，偕們找師傅去。」二人慢慢往前正走，只見對面來了兩個行路的，只個說：「二哥，你去悄悄熱鬧去罷，在東門外頭，有一個人買棺材，攔着正往前走，來了一個窮和尚，把棺材截住不叫走，他問買棺材是裝衣裳，是裝錢，人家說是裝死人，和尚就要輪在棺材裏試試，人家不叫試，和尚把棺材踢破了，打起架來，你去悄悄去罷。」陳亮一聽說，「二哥，只必是濟公，偕們去悄悄。」二人來到東門外，一踏，果然是濟公。書中交代，濟公在酒館打發雷鳴，陳亮送張文魁走後，同柴杜二班頭，由酒館出來，柴頭說：「師傅，你老人家說到升家口，就把華雲龍拏住，直到如今，到是怎麼樣？」和尚說：「你們跟我到龍游縣去，准把華雲龍拏住。」柴杜二人跟着濟公，來到龍游縣北門，天已黑了，三個人找了酒店，要酒要菜，吃喝完畢，要了三分鋪蓋，躺下睡了。柴頭道：「師傅，明天店錢飯錢，怎麼辦呢？」和尚說：「不要緊，都有我呢。睡到四更天，和尚起來，悄悄到了院中，一拍窗戶說：『柴杜頭，明天龍游縣見，沒有店錢飯錢，我可不管。』我要走了，說完了話，和尚跳牆便走，一直來到東門外，和尚一蹲，等到太陽出來，只見由那邊來了四個人，抬着棺材，後跟着一個老丈，和尚過去，把抬棺材的攔住，和尚說：『抬上那裏去，抬棺材的說：『進城。』和尚說：『只棺材是盛衣裳，是盛錢的，有掌櫃的跟着，過來說：『和尚你瘋了，那有買棺材盛衣裳的，只是裝死人的，和尚說：『裝死人先得活

人試試長短，你擱下，我躺下裏頭試試掌櫃的說：不能叫你試，和尚過去一脚，把棺材踢破了，掌櫃的一眇，氣往上冲，吩咐伙計要打和尚，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奉師命趨吉避凶 華雲龍鏢傷三友

話說濟公過去一脚，把棺材踢了，掌櫃的一眇真急了，要打和尚，書中交代，濟公爲什麼攔住棺材不叫走呢？皆因棺材鋪掌櫃的，心田不公，這個買棺材的老丈姓李，就是跟着劉王氏化棺材的，那老者原是因劉王氏家中沒人，他丈夫劉福生了瘡，不能動轉，所以幫他們的忙，有雷鳴陳亮過濟的四十多兩銀子，劉王氏就煩李老丈去買棺材，李老丈也不會買，來到東門外，同峯梳廠一眇這口棺材，是削檐鉤頭，原是兩層板包的，裏面是鏤花鏤末，外頭一上油，瞧着好像杉木，實是碎木頭做的，儘值五兩銀子，掌櫃的是成心冤人，向李老丈要十五兩，連拾代理二十兩銀子，李老丈也不懂還價，就答應了，掌櫃的一想，這號買賣做着了，可以剩十幾兩銀子，又夠定一個月的伙食，趕緊叫四個伙計抬着跟去入殮，那想剛走到東門，和尚攔住，要躺在裏頭試一試，掌櫃的不肯，和尚用脚一踢，把一層薄板踢碎了，由裏面直吊下鏤末，李老丈一眇說：我不要了，我只說是厚木頭，那知裏面淨是鏤末，我不能要，掌櫃的一想，已然銀子到手，和尚給他破了，氣往上冲，吩咐夥計你們給我儘打，四個夥計就奔上來，要揪濟公，濟公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嘛呢叭咪吽，噯，勅令赫，這四個伙計眼定了，瞧着他們掌櫃的，當是和尙四個伙計揪住掌櫃的就打，掌櫃的說：別打，是我，伙計說：打得是你，你爲什麼攔我的買賣，掌櫃的說：我是王掌櫃，四個伙計方才明白過來，一眇把掌櫃的打了，復反四個人又要奔和尚打，這個時光，雷鳴陳亮趕到，陳亮說：別打，怎麼回事，掌櫃的一眇，這兩個人都，都是壯士打扮，相貌不俗，說：二位大爺別管，我跟和尚是一場官司，李老丈一眇，認識是一位恩公，陳亮說：因爲什麼，李老丈說：二位恩公要問，皆因劉王氏家中沒人，託我買棺材，我上了年歲，怕不真，我只當這棺材真有四五寸厚，那知是兩層薄板，夾着鏤末，陳亮一聽說，掌櫃的你這就不對，作買賣不准欺人，你趁早給人家換一口好棺材，不准爭鬥，要不然，我拿片子送你，掌櫃的也不知雷鳴陳亮有多大勢力，敢怒而不敢言，濟公掏出一塊藥來說：李老丈，你把這塊藥拏回去，給劉福敷在瘡上，包管藥到病除，李老丈說：大師傅什麼稱呼，陳亮說：這是靈隱寺濟公長老，李老丈謝了濟公，拿着藥同棺材鋪掌櫃的回店，另換了一口棺材，抬到劉福家，把藥給劉福上了，瘡也好了，把他母親葬埋了，一家人感念濟公的好處，這話不表，單說濟公見了雷鳴陳亮和尚說：你們兩個人由那裏來，陳亮說：別提了，我二人再也不管華雲龍的事了，濟公說：好，僧們喝酒去罷，三個人進了城，來到一座酒店，到了後堂，要酒要菜，濟公喝着酒，咳了一聲，陳亮說：師傅爲何嘆氣，嗚聲和尚說：我看你兩個人怪慘的，陳亮說：慘甚麼，和尚說：天有什麼時候，陳

亮說：天有已初，早的狠，和尚說：天交正午，你兩個人就准要死。陳亮一聽，大吃一驚，知濟公是未卜先知。陳亮說：師傅，既知道，我二人有大難，可以躲得了，躲不了，濟公說：你二人要打算趨吉避凶，天到正午，你兩個人須出了龍游縣的交界，方可躲得了。陳亮也不知龍游縣有多大地方，忙問走堂的：這龍游縣的交界有多遠？伙計說：往西有三十餘里，向東有五六十里，往南北俱有七八十里。陳亮一聽，就是往西近，這才說：師傅，我兩個人這就逃命了。濟公說：你走罷。天交正午，千萬可要離開。雷陳二人說是，二人給了酒錢，出了酒店，一直往西，剛一出西門，雷鳴說：老三，我實困了，走不了，一夜沒睡，我眼睛睜不開，腿也走不動。陳亮說：二哥，你快走罷。師傅的話，不可不信，說着話又往前走。眼前是大柳林，雷鳴說：我可實走不動了。陳亮說：你不走，可許有性命之憂。雷鳴說：只裏又沒有人，我歇息罷。說着話，他就在地下一坐，往樹上一靠就睡着了。陳亮心神不安，也不敢睡，坐在旁邊，工夫不大，只見由南來了一個人，正是華雲龍，書中交代，華雲龍自從趙家樓逃走，三個賊人回了店。華雲龍是埋怨韓秀輝飛，要不是你兩個人，我何至涉這危險。揮飛說：你別埋怨我們，到你愿意去，我們兩個人要上臨安逛去，你走你的罷。這兩個入今天一早走了。華雲龍心中很煩，自己出來閒遊，正走在大柳林，一瞞是雷鳴，陳亮，華雲龍心中一動，昨天在趙家樓，跟我動手，好像雷鳴，也許是他。陳亮這個人機伶，趕緊站起來說：華二哥一向可好，從那裏來，怎麼還不遠走。華雲龍說：你們兩個人從那裏來，陳亮說：我們由小月屯來，正說着話，雷鳴醒了一睜眼說：華二哥恭喜，賀喜，大喜呀。華雲龍說：喜從何來？雷鳴只個人口直心快，不懂撒謊，說：你在趙家樓探花做案，還不是大喜。華雲龍說：你怎麼知道？雷鳴說：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華雲龍說：好，昨天是你只小輩跟我動手，雷鳴一聽說：好，狗娘養的，你罵我小輩，我拿刀剝了你。說着話，拉出刀來，照雲龍就剝。賊人把刀相迎，二人殺在一處。陳亮說：華二哥，雷二哥，不可動手。三兩句話，番了臉，我自己弟兄，豈不被人恥笑。雷鳴那裏肯聽，一刀跟着一刀，恨不能把華雲龍殺了。方出胸中惡氣，賊人的武藝，比雷鳴強的多，故意遊鬪，把雷鳴搗的渾身是汗。陳亮一瞞，把刀拉出來說：雷二哥閃開，雷鳴閃身躲開。陳亮說：華二哥，你也站住，咱們弟兄是金蘭之好，你們兩個人一動手，叫兄弟幫誰。華二哥你走你的，雷鳴把口氣緩過來，又擺刀過來動手。工夫大了，還是不行。陳亮一瞞，又過來攔住說：華二哥，你是個做哥哥的，總得有容讓，異姓有情，非異姓同胞無義。安同胞，說着話，雷鳴把氣歇過來，仍然擺刀照雲龍要砍。陳亮又過來相勸，如是者三次。華雲龍說：好呀，你兩個人使這車輪戰法，他乏了，你過來說，他試了又動手，就叫你兩個小輩擺刀過來。華二太爺也不放在心上，正動着手，忽然華雲龍掉頭就跑。雷鳴剛往前一追，賊人回頭喊說：鏢來，抖手就是一毒藥鏢。雷鳴見鏢打來，一閃身沒躲開，正打在華蓋穴上，番身栽倒。雷鳴覺着鏢打上，半身一發麻，就知道沒了命了。陳亮趕過來說：二哥怎麼樣？雷鳴說：我完了，我受了毒藥鏢，十二個時辰准死。貴弟，你走罷，你要念兄弟之情，你到玉山縣鳳皇嶺，找威鎮八方楊明，告訴楊大哥，說華雲龍拏毒鏢打我，楊大哥若念兄弟交情，叫他撒綠林帖，請綠林人

布四網陣，擎華雲龍，你只要拿他的心攔到我靈前一祭，就是你盡了弟兄的義氣，陳亮一聽只些話，好似萬把鋼刀穿心，不亞如刀挖肺腑，前刺心窩一般，谁知道華雲龍的毒鏢，跟楊明學的打上沒有解藥，情知雷鳴准死，華雲龍在那裏站着，聽雷鳴叫陳亮送信，華雲龍一想，真要那麼辦，我這條命活不了，莫若我剪草除根，想罷照陳亮一鏢，正打在陳亮背脊之上，陳亮哈哈大笑說，姓華的你成全了我，綠林中知道有雷鳴就有陳亮，雷鳴一死，我焉能獨生，我兩個一處為人，死了一處做鬼，說着話，藥性一發，雷鳴陳亮疼的就地亂滾，華雲龍一看，心上說，我跟他二人是拜兄弟，何必瞞着他亂滾受罪，莫若把他二人殺了，賊人還算是好心，伸手拉着刀要結果他二人性命，不知二位英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鎮八方賭氣找張榮 乾坤鼠毒鏢打楊明

話說淫賊華雲龍在大柳林，用毒鏢打了雷鳴陳亮，正要過去殺二人，只聽後面有人說，華二賢弟，你要殺什麼人，華雲龍回頭一看，只見後面來了一人，身高八尺，頭帶翠藍色紮巾，雷金抹額，二龍門寶，迎門一朵絨球，禿禿亂髮，身穿藍箭袖袍，絲帶繫腰，足下薄底快靴，身披寶藍英雄大氅，週身綉牡丹花，面如滿月，眉分八彩，目如朗星，準頭端正，領下三絳鬚髯，飄洒胸前，肋下佩刀，手中提小包袱，來者非別，正是大義威鎮八方楊明，華雲龍一看吃了一驚，暗說，他來了可不好辦，賊人眼珠一轉，計上心頭，趕緊說，楊大哥，一向可好，楊明說，你要殺什麼人，華雲龍說，我要殺雷鳴陳亮，楊明一聽一愕，說，華二弟，為什麼要殺他兩個人，華雲龍說，兄長要問，只因雷鳴陳亮兩個人無所不為，在臨安府烏竹菴採花，因姦不允，殺死帶髮修行的少婦，刀傷老尼姑，又在泰山樓殺死淨街太歲秦祿，在秦相府盜了秦相的玉鐲鳳冠，昨天在這龍游縣北門裏，趙家樓採花，是我今天碰見他兩個人，我用好言相勸，他兩個人拉刀跟我動手，反殺我，我才用毒藥鏢將他二人打倒，我一想不必叫他兩個人受罪，我要殺他，楊明一聽說，二弟你不該用毒鏢打他，自己弟兄，下這樣的毒手，華雲龍說，兄長，你看有人來了，用手一指楊明，一回頭，華雲龍也就抖手一毒鏢，正打在楊明的琵琶骨上，眼睛楊明翻身栽倒，書中交代，楊明本是不出門的人，家中開着鏢局子，又有銀錢，又有勢利，皆因華雲龍有一個拜弟，叫黑風鬼張榮，也是西川人，張榮這天到楊明家找華雲龍，家人進去一回稟，楊明出來一看，見張榮有一二十來往的年紀，武生公子打扮，楊明說，尊駕貴姓，來此何幹，張榮說，我乃是西川人，姓張名榮，跟華雲龍是拜兄弟，我聽說他在這如意村楊大爺家中住着，我特來找他，楊明一聽說，你既是華雲龍的拜弟，你我弟兄，都不是外人，現在華雲龍到臨安城逛去了，大約三兩個月就回來，你也不必去找他，就在我這裏住罷，楊明這個人最好交友，就把張榮讓到家中說，你要悶時，可到鏢局子去坐坐，張榮就在楊明家住着，不想張榮忽然病了，楊明給請先生調治，精心用意，好容易把張榮調養好了，張榮說，兄長待我只番光景，我實感激，我給兄長叩頭，認為義兄，楊明

說張賢弟是華二弟的拜弟，就如同我拜弟一樣，何必再要磕頭呢？張榮說：那不算，一定要給楊明磕頭。當時給楊明磕了頭，到裏面見太太行了禮，見過了滿氏嫂嫂，從此就拿他更不當外人，內外不避，楊明的妻子，本來長的容顏美貌，人才出衆，很賢惠無比，張榮這小子，素常說話一點規矩沒有，楊老太太是一位正直人，常常當面說張榮，滿氏娘子怕給他丈夫得罪朋友，常給張榮掩蓋，焉想到張榮這小子錯想了，他疑滿氏心中有了他，那天楊明不在家，張榮也就到裏面去，老太太正睡午覺，滿氏娘子在屋中做活，張榮說：嫂嫂，做什麼活？滿氏說：做襪子，張榮說：我瞧瞧，滿氏一遞，張榮並不是要瞧，他沒懷好心，要調戲滿氏，他一接，伸手一拉滿氏的手腕，滿氏立刻把臉一沉，說：你這廝可真不要臉，滿氏照定張榮臉上就是一個嘴巴，這小子可不知道滿氏是一生的好能爲，他父親名叫滿得公，綽號人稱鉄棍無敵，膝下無兒，把一身的武藝，都傳授了女兒，滿氏今天一變臉，把張榮打了一個嘴巴，嚇得那小子跑到前面，擎上自己的小包，不辭而別，竟自逃走，後來楊明回來，問張榮那去了，滿氏還不肯說，怕丈夫知道生氣，有這兩句話。

父不憂心因子孝，家無煩惱爲妻賢。

這話一點不錯，滿氏不肯說，楊明再三追問，滿氏無法，才把張榮如何調戲的話說了，楊明氣得三屍神暴跳，五靈豪氣騰空，楊明說：非得找他不可，那裏見着，那裏結果他小輩的性命，他竟敢在我家這樣無禮，我拿他當自己兄弟，這廝真是人面獸心，越想越氣，次日告訴老太太，說要出去保鏢，帶上盤費兵刃，由家中出來，尋找張榮，只天走在龍游縣的西南，見眼前有一片草塘，有一位老者，欲要跳河，楊明過去一把揪住，說：老丈爲何跳河？這大的年歲，尋此短見，你跟我說，老丈抬頭一看，咳了一聲，說：這位大爺，要問小老兒，我姓康，雙名得元，我膝下無兒，過繼了一個姪兒，叫康成，自己有一個女兒，許配臨安開雜貨鋪的張家，尚未過門，前者來了信，要娶我的女兒，我把家裏房產，賣了幾百銀子，叫我女兒騎着一條驢，連我義兒，打算一同到臨安去就親，今天早起了店，連我兒帶我女兒都走去了，我也找不着了，我故此要跳河一死就完了，楊明說：你兒多大年歲，你女兒多大年歲，康得元說：我義子今年二十八歲，我女兒十八歲，楊明說：素常他們和睦不和，睦得元說：他兄妹素常不和，楊明說：你別尋死，我帶你找去，找着更好，找不着你也別死，你跟我走，康老丈說：大爺貴姓，楊明通了名姓，老丈一聽說，原來是保鏢達官威鎮八方楊爺，我久仰久仰，楊明說：你跟我走，領了老丈正向前走，見大柳林華雲龍，擎刀要去殺人，楊明說：華二弟，要殺什麼人，華雲龍回頭一瞧，是保鏢師傅來了，賊人心中暗說：不好，我要說，擎毒鏢打了楊明雷鳴，他准要我的命，莫如我一狠，二毒，三絕計，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當初華雲龍不會打毒鏢，他知道楊明會打毒鏢，他苦苦要跟楊明學，楊明就囑咐過他，說：這毒鏢是三十六味毒藥，十八味草藥，非有蛇紅蠶尾，木變石不能配，你學會了，不可輕易妄動，打上了，只要一見血就死，沒有解藥，今天華雲龍見楊明來着，賊人暗說不好，趕緊過來行禮，楊明問：要殺什麼人，華雲龍說：要殺雷鳴，陳亮，楊明說：爲什麼

事。華雲龍把他做的事說了，我才拿毒鏢打他。楊明一聽，就不該拏毒鏢打他。華雲龍說：你甯有人來了，楊明一回頭，賊人抖手一鏢，正打在琵琶骨。楊明打倒哈哈一笑說：好，這是我交朋友的下場。我教會了你，你能拏鏢打我，天下人，你都可以打了。康得元一聽，氣往上沖，說：好賊人，你嘴裏說好話，你施展這樣狠毒之心，把楊大爺打了，我這條老命不要了，跟你拚了。華雲龍一聽，說：老頭兒，你休要前來送死，說着話，賊人把刀拉出來，楊明此時疼的亂滾，汗珠子真有黃豆大小，直往下流，說：康老丈，你去你的罷，我本打算要救你，替你把女兒找回來，這我的命沒了，我也顧不了你，你趁此去罷，不必生瘡氣，只是我楊明交朋友的好處，來來華雲龍，你把我殺了罷。康得元到是個熱心腸的人，見楊明這般光景，心中踏着難過，老頭說：好淫賊，你這斷人面獸心，你先把我的命殺了罷，我正不願意活着，說着話，把脖子一伸，華雲龍說：你這老匹夫，真是放着天堂大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尋。康得元說：你把我殺了好，華雲龍一想，我何必殺他，跟他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便宜他去罷。想罷說：老匹夫，你不必自己討死，我殺你，我也不算英雄，你去罷。賊人一想，莫若我把他三人一殺，我遠走高飛，也沒人知道，想罷，拉刀要結果楊明、陳亮、雷鳴三個人，正在這般光景，就聽草中，呱呱的一響，華雲龍回頭一看，來者正是濟公禪師，大約賊人難脫活命，不知濟公由何處而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大柳林濟公驚淫賊

小酒館班頭見聖僧

話說華雲龍見濟公，嚇得魂飛胆裂。濟公說：好華雲龍，你往那裏走，書中交代，濟公從那裏來呢？只因和尚半夜裏，山店裏走了，柴頭杜頭也不敢睡了，怕的第二天沒錢給店做賬，兩個人沒等店裏起來，二人也跳牆出來，一直夠奔龍游縣衙門，來到衙門口，對過是茶鋪子，兩個人進了茶館，一箱有幾位龍游的班頭，在那裏喝茶，柴頭說：借問有一位和尚，你們衆位暗見沒有？衆人說：回頭就過堂，柴頭說：甚麼事？那人說：不是三官廟的二和尚，拐帶婦人那案麼？柴頭說：不是，我打聽的是一個窮和尚，旁邊有一人說：方才有一個窮和尚，在東門外攔住抬棺材的不叫走，你們二位上去那裏找罷。柴杜二人，復又來到東門外，找還是沒有，二人到各處酒飯館找來，找到一座小酒館，把濟公找着了，柴頭說：好的，你在這裏，你半夜裏又跑了，我們兩人沒受這個罪，你趁早說罷，和尚說：你們二人坐下，柴頭杜頭坐下，和尚叫添酒添菜，二人喝着酒，和尚說：小便，由酒館出來，一直出了西門，正往前走，兩旁是河，當中一條小道，由對面來了一匹驢，騎着一個女子，跟着一個男子，這男子長得兔頭蛇眼，正是康成同康得元的女兒，原本康成這小子沒好心，他打算把妹子賣幾百兩銀子，娶個媳婦，豈不是樂事？早起由店裏出來，他牽着驢子，攢了小胡同，姑娘問：爹爹那去了？康成說：你走罷，在頭裏等呢。姑娘不願意，在驢上又下不來，正走在這般小道，濟公早已占算明白，在那裏一站，擋着路過不去，康成就說：和尚，你回去罷，和尚說：你回去罷，康成說：我們這是驢，和尚說：我是人，康成說：你沒暗見我們是堂客，和尚

說我是官客。康成說：我們回不過去，和尚說：我拐不過灣來。康成說：你這和尚真可恨。和尚說：好東西，用手一指，口念：唵嘛呢叭咪吽。用定神法將康成定住。和尚又一指驢，姑娘就迷住了。和尚牽驢就往前走。來到大柳林，和尚一指驢就站住。華雲龍正要殺雷鳴，陳亮楊明和尚說：好華雲龍，你往那裏走。華雲龍一瞥，撥頭就跑。和尚隨後就追。此時雷鳴、陳亮還醒過來，心裏明白。陳亮一瞥說：楊大哥怎麼了？楊明說：華雲龍拿毒鏢打了我。你們兩人爲什麼被他打了？陳亮說：我因爲在臨安要出家，濟公收我做徒弟。要開水澆頭，切菜刀落髮。我跑出來，在店裏住着，聽着華雲龍在臨安城烏竹庵採花，因姦不允，殺死少婦。又在泰山樓殺死淨街太歲。又在秦相府盜了奇巧玲瓏透體白玉鐲，十三排嵌寶垂珠鳳冠，後來鐵腿猿猴干通、野雞溜子劉昌，破了案被拏，招出華雲龍來。有靈隱寺濟公帶着兩位班頭，到千家口去拿他。我聽見到千家口給他送信，碰見雷二哥。我二人同華雲龍在小月屯馬靜的夾壁牆藏着。後來濟公要拏他。我二人苦求濟公不要拿他。濟公給我二人一封信，說華雲龍在這龍遊縣北門內趙家樓採花，叫我二人保護閨門貞潔。果然昨天華雲龍同韓秀輝飛三個人去採花。已然川薰香把人家姑娘薰過去，三個人已進了屋子，被我二人給攔了。今天在這裏碰見，說反了。他用毒鏢把我兩個人打了。陳亮說完了話，疼的又昏過去了。楊明一聽說：好華雲龍，做這場傷天害理的事，真算我交朋友交着了。康成說：楊大爺你覺怎麼樣？楊明說：我不行了。雷鳴說：你死不得的。我二人死了到不要緊，上無父母的牽纏，下無妻子的掛礙，死了死了一死就了。萬事皆休。你老人家有白髮的娘親，綠鬢的妻子，未成丁的幼兒，母老妻單子幼，你死了怎麼辦？這一句話，說的楊明心中一慘。雷鳴此時也疼的昏過去。楊明心中萬把剛刀扎心，猛一抬頭，見那邊樹上有一個窠，和尚上了吊，手足亂蹬亂划。楊明一看說：康老丈，你快去把那上吊的救下。康成一看，果然樹上吊着一個人，趕緊往前跑去。剛來到和尚跟前，和尚跳下來了，倒把康老丈嚇了一跳。康成得元說：和尚你沒死呀？和尚說：我吊的是後腦勾子。我試試難受不難受，要不難受，我才上吊呢。康成元說：你爲什麼上吊？和尚說：我師傅交我五兩銀子，買僧袍僧鞋。我把銀子丟了，我得不回去。怕師父打我，故此上吊。康老丈說：爲幾兩銀子，何必如此？短見。你跟我來，帶着和尚來到楊明跟前。楊明問：爲甚事尋死？和尚一告明。楊明說：你爲五兩銀子，何必尋死？我這腰中銀幅子有銀，你拿幾兩去。和尚伸手把銀幅子打開，有散碎銀子二十多兩，和尚一瞥說：比我的銀子還多呢。就是太碎些。有點成色。楊明一聽說：和尚你將就用罷。和尚說：只得將就些。拿着銀子就走了。康老丈在旁，陪着氣就大了。說：這個和尚，真不知事，倒像該給他的。連一句情理話也不說，真是可氣。白給他銀子，他還挑成色。正說着話，和尚走了幾步，又回來說：當局者迷，我只顧了銀子，也忘了問你。你爲什麼在這裏躺着睡了？楊明說：我是被賊人打了毒鏢，活不了。十二個時辰，准死。和尚說：你要死你死罷。我走了，說完了就走。走了幾步，又回來，和尚說：你貴姓？楊明說：我姓楊。和尚說：你真要死，我同你商量一件事。楊明一想，必是和和尚聽說要死，他不忍把銀子都拏了走。他許給我買一口棺材，想罷說：和

尚，你商量什麼，和尚說：我猜你這身衣服很好，可值幾兩銀子，你死了也是給人剝去，白便宜了人家，莫如你脫下來送給我罷。楊明一聽，氣往上撞，說：你這和尚，好不通情理，氣死我也。心中一氣，鏢傷一疼，就昏過去了。康得元說：你這和尚，真太淘氣。楊大爺周濟你銀子，你不說謝，反說這些話，你不是欺負人麼？正說話間，雷鳴陳亮又醒過來，睜眼一瞧，見濟公在那裏站着，兩個人扎擰起來，磕頭，口裏聖僧救命，康得元也不知和尚是誰，和尚過去說：你們兩個人怎麼了，陳亮說：華雲龍擊毒鏢打了我們，師父救命罷，和尚說：我叫你二人出龍游交界，你們不聽，受了毒鏢，我也救不了你，你說師徒一場，你們死了，我給你三卷咒罷，陳亮說：師父救命罷，和尚說：可不定行不行，掏出藥來，給雷鳴陳亮每人吃一塊，把鏢拔下來，把藥嚼了，上在傷口，二人展眼之際，復舊如初，好了。過來給濟公行禮，陳亮說：求師父替我楊大哥治治罷，和尚又把楊明鏢拔下來，楊明一疼，甦醒過來，和尚又上了藥，又把一塊藥與楊明吃了，楊明也好了。陳亮說：楊大哥這就是靈隱寺的濟公長老，楊明過來行了禮，濟公在雷鳴耳邊說：你知道爲什麼華雲龍擊毒鏢打你雷鳴說：不知，和尚說：有一個壞人，我已拿住在南邊小道站住，你殺他去，雷鳴說：我去，雷鳴走後，楊明陳亮還不知道做什麼去，楊明說：康老丈你過來，見見這位靈隱寺活佛濟公，你求他老人家，好給你找女兒，康得元過來叩頭，求聖僧慈悲慈悲，和尚說：你不用着急，你女兒在樹林外頭，和尚把驗法一撒，康得元一瞧，果然女兒騎着驢子站在那裏發愣，康得元說：和尚，給我找找，我兒，和尚說：我派雷鳴殺他去了，康得元說：怎麼，和尚說：你問你女兒就知道了，要留着，他就害你了，康得元謝過濟公，帶着女兒走了，不久雷鳴也回來，和尚說：你們跟我拿華雲龍去，衆人跟濟公往北走，走了不遠，忽然和尚不見了，再一看，華雲龍同着一個人，在那裏站着，三位英雄一瞧，氣往上冲，伸手拉刀要捉拿淫賊，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施佛法戲耍豪傑

楊雷陳又遇淫賊

話說濟公叫楊明雷鳴陳亮跟着往北走了不遠，三位英雄一瞧，濟公沒有了，再一看，眼前樹林子，華雲龍同袍腰繫絲鸞帶，單襯襖，薄底靴子，面似黑鍋底，粗眉大眼，直鼻闊口，抗着一條四楞鐵錘，楊明細細一看，不是別的，就是絳縣的原籍，姓陸名通，這個人天生的一條大漢，父早喪，母王氏，家中也是寒苦，全仗王老太太做針黹度日，陸通長到一十六歲，人情世故一概不懂，這天王老太太說：兒呀，你也這麼大了，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籃，爲娘的也老了，你有什麼能爲找飯吃，陸通說：不要緊，我找去，說着話就出去了，少時陸通擎回二斤餅來，說：娘呀，吃罷，老太太一睜說：你那裏拿來的，陸通說：我方才出去，見有一小子拿着餅，我過去打他一個嘴吧，把餅就搶來了，老太太一聽說：你這孩子，怎麼這樣渾，國有王法，律有明條，你在街上打搶，叫人家擎着，就

了不得了。明天不准搶了。陸通本是個渾人，出去搶慣了，不管是誰，瞥見了便搶，人都不敢惹他。因他天生來的力氣大，再也打他不過。這天本地有一位吳孝廉，家裏是財主，最好行善，開着許多的買賣，見陸通在他鋪子門口搶東西，吳孝廉就問：「什麼人，好大胆，竟敢白晝打搶，把他揪住，拿片子送到衙門裏治罪。」旁有一位老者是好人，說：「吳大爺，你老人家不認得他，他叫陸通，是個渾人，他家中孤兒寡母，沒有養活，這個人雖然太渾，最孝。」

母，搶了東西給他母親吃。你老人家可以周濟他，也是德行。吳孝廉本是個善人，一聽陸通是個孝子，人人可敬，叫陸通過來，說：「你姓什麼？」陸通說：「我姓陸，叫通。」孝廉說：「你別搶了，每天到德裕糧店取一吊錢，給你母子度日。」

好，不好，陸通說：「你一天給一吊錢，好小子。」吳孝廉一聽，只到不錯，施捨一吊錢，落一個好小子。到不錯，知道陸通是個渾人，也不怪他。陸通每天拿一吊錢，買了吃的，先給母親吃，剩下的他全吃了。這天他吃完了飯，把家裏一條鐵棍，擎到山裏去遊玩。正趕上有二十一家獵戶打圍，趕下許多的獐貓野鹿。陸通瞥見，他過去拿棍全給打死，挑起來就走。衆獵戶趕到，大衆說：「我們撒下圍趕下來的野獸，黑漢你別給擎了走。」陸通說：「不許爺爺擎去，你們拾罷，誰搶了去是誰的。」獵戶過來跟他動手，不是他的對手。大衆無法，不要了。陸通把野獸挑着一賣，他也不知值多少錢，給錢就賣，把錢拿回家去，就不上糧店要那一吊錢。天天到山裏去打野獸，衆獵戶都不敢惹他。大衆一商量說：「陸通天天攪得，們們跟他商量，每天給他一吊錢，叫他幫們打獵，省得他捨我們。」這天又碰見陸通，跟他商量，一天給他一吊錢，叫他幫着打野獸，給衆獵戶分。陸通也願意。一天擎一吊錢到家裏，給老母買吃的。這天他老娘死了。陸通回來，他也不懂，見老娘在炕上躺着，也不說話。陸通就叫：「娘呀，吃飯罷。」街坊上過來一踏說：「你老娘死了。」陸通說：「什麼叫死了？」街坊說：「死了，就不說話了，不吃東西啦。」你買一口棺材埋了。不然，攔兩天就臭了。陸通說：「這叫做死了，也不說話，也不吃東西，買一口棺材埋去，不然攔兩天就臭了。」街坊說：「對了，陸通過去，把老娘背起來，往外就走。街坊說：「你上那去？」陸通說：「上棺材鋪，請那口棺材好。」攔裏頭就得了。街坊說：「你真是個渾子，沒有背着死尸滿街跑的。」你攔下，你去找獵戶，叫他們買一口棺材埋了。陸通答應到獵戶家去。大衆問：「你做甚麼來了？」陸通說：「老娘死了，也不說話，也不吃東西了，買一口棺材埋了，要不然，攔兩天就臭了。」我找你們給買棺材。大衆一想：「這到不錯，他是個孝子，內中就有人說：「這是好事，咱們大家湊着買了一口棺材，把他老娘給埋了。」陸通剩自己一個人，仍然幫衆人打獵。一天要一吊錢，這二十一家獵戶，都不願意，又不敢不給他。這天內中有一個姓般的，外號叫做到底說，們們每天給陸通一吊錢，冤不冤。大衆說：「沒法子，般到底說，你們衆位每人交給我一吊錢，我能把他發出去。」大衆說：「你准能辦的了。」我們二十家，交你二十吊錢，般到底允了。大衆給了他的錢，這天請陸通吃飯。陸通本是渾人，請吃就吃，般到底說：「陸通你跟着我，這些獵戶在一處，一天一吊錢，你也發不了財，你願意發財不願意？」陸通說：「怎麼發財？」般到底說：「我到常山縣去，找南路鏢頭，追雲燕子黃雲，你把他搵住，跟他要二百銀子，就憑你這個腦袋，這個身量，他就有得給你，你算

是人物字號。陸通說：我就去，般到底說：我給你兩吊錢盤費，你拿了去。陸通本是渾人，拿了棒錘認真拿着兩吊錢，就起身來到常山縣。他不知道打聽人，要說句謙恭話，過去把過路的人一把揪住。這個人嚇的不知道爲什麼。陸通說：小子，你告訴我，追雲燕子黃雲在那裏住。這人說：就在這路北店裏。陸通說：你要免我，我把你腦袋砍下來，夾着這人到店門首。那人說：把我放開罷，就是這店裏。陸通這才把人家放開。那人暗陸通這個模樣，也不敢惹他，自己竟自去了。陸通站在店門口，喊喚：姓黃的，給銀子。追雲燕子黃雲正在店裏，聽外面叫姓黃的，給銀子。黃雲一想：我並不欠人的銀子，自己來到外面一睜，站着一個大漢，並不認識。黃雲說：你找誰呀？陸通說：我找姓黃的。黃雲說：做什麼？陸通說：要二百銀子。黃雲說：該你的。陸通說：不該。黃雲說：你認識姓黃的麼？陸通說：不認識。黃雲說：你不認識，爲什麼找他？要銀子。陸通說：姓黃的叫我找姓黃的，要二百銀子。說我就長了人，物，立了字號，就憑我這個腦袋，這個身單，不給不行。黃雲一聽，心中明白，知他是個渾人，必是有人叫他來的。黃雲一想：這個人到狠雄壯，莫如我把他支到楊明兄處，叫楊明兄長調理他，入在鏢行裏，倒是個膀臂想罷，說：你進來。陸通就跟着來到裏面。黃雲問：你姓什麼？陸通說：我姓陸。叫通，你姓甚麼？黃雲說：我姓黃。陸通說：你是黃雲，給我二百銀子。黃雲說：你別忙，我告訴你一個人，你找他跟他要四百銀子。你去不去？陸通說：去。黃雲寫了一封信，拿出十兩銀子說：你到玉山縣，去找威鎮八方楊明，見了他，和他要四百兩銀子。陸通答應，拿了書信，銀子出來，他不認得玉山縣，要打探人，見了人問一聲：呀，站着，嚇的人家就跑，問了好多人，一呀，就跑。陸通想：出主意，見村頭站着兩個人說話。陸通遠在人家身後，伸手把那人脖子一捏。陸通說：你小子別跑，嚇得旁邊那人拔脚就跑。這個跑不了了，他問：怎麼了？陸通說：我問你上玉山縣往那裏去。這人說：往北。陸通一放手，把那人跌在地上，腿也折了。從此不敢再在外頭躡着。陸通他也這樣問人，遇見壞人，明是往北說，往南遇見好人才告訴他正道，走了八天，才到玉山縣，好容易遇見好人，告訴他楊明的門口。陸通兩天沒吃飯，有銀子也不知換錢，來到門口，拿鉄棍一打門，管家出來開門，問：找誰？陸通說：你姓楊，管家說是陸通說：給我四百銀子。管家到裏面回稟，楊明出來一睜，不認識，問：找誰？陸通說：找姓楊的，要四百銀子。楊明一愕，說：你找姓楊要銀子，可該你的。陸通說：不該。楊明說：不該，要什麼銀子。陸通說：是保鏢姓黃的叫我來的，連十兩銀子一封書信，同拿出來，交給楊明。楊明拆書一看，心中只才明白，不知信上寫着何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猛漢聽言找黃雲 義士見信收陸通

話說楊明拆開書信一看，原本是黃雲叫楊明把陸通收下，教訓教訓他，將來可以當鏢局子伙計。楊明這才問他：貴姓？陸通說：我姓陸，叫通。楊明喚他進來。陸通來到裏面，楊明說：你家中有什麼人？陸通說：家裏有老娘。楊明說：你有老娘，你出來誰替你照應？陸通說：我老娘死了，不吃東西，也不說話了，拏棺材裝上埋了，不然，

攔兩天就臭了。楊明說：你沒吃飯麼？陸通說：兩天沒吃了。楊明說：你爲什麼有銀子不換吃？陸通說：什麼？銀子我不知道。楊明吩咐給預備飯。當時叫廚子一備。陸通這頓飯吃了有三斤米飯，真吃飽了。楊明說：陸通你就在這裏住着罷。每天我給你飯吃。我收你做兄弟。陸通說：我也叫你兄弟。楊明說：不對。你叫我兄長。陸通說：就是罷。楊明把陸通留在家裏。天天教給他人情世故。住了有兩個多月，還是叫不清楚。陸通是天生來的渾濁。這天老太太知道了。問：楊明外面住着什麼人？我聽說你留野人在這住着。楊明說：到是一個渾濁的人。老太太說：你帶進來我瞧瞧。楊明來到外面說：賢弟，陸通也懂了。說：兄長。楊明說：我帶你進去見見老娘。陸通說：死了，也不說話了。楊明說：誰死了？陸通說：我老娘死了。楊明說：你老娘死了，我老娘沒死。陸通說：怎麼還不死？楊明說：胡說。見了老太太。你可規矩些。陸通點頭。跟着楊明往裏走。剛一進上房。楊明說：你在外間屋子站着。等我到裏面。回稟老太太一聲。楊明進裏面去。陸通抬頭一看，正面上是穿衣鏡。他沒見過。暗裏面一條大漢。陸通一睜眼。鏡子裏自然也一睜眼。他用手一指鏡裏他的影也向他一指。陸通趕上前一脚，把鏡子踢了。楊明出來說：怎麼了？陸通說：跑了。這小子直跟我睜眼。楊明一睜眼。見鏡子也碎了。也無法。帶陸通到裏面說：你見見。陸通說：老娘在上。兄弟有禮。楊明說：胡說。你稱兄弟，怎麼見老娘也稱兄弟？陸通說：稱什麼？楊明說：你說老娘在上。孩兒有禮。陸通又說：老娘在上。孩兒有禮。楊明說：對。你見嫂嫂。陸通說：嫂嫂在上。孩兒有禮。楊明說：又不對了。陸通說：怎麼？楊明說：你見嫂嫂。稱呼兄弟。陸通說：嫂嫂在上。兄弟有禮。楊明說：這是你姪兒姪女。陸通說：姪兒姪女在上。兄弟有禮。楊明一聽也笑了。說：你跟我到外面去罷。陸通就在楊明家住着。楊明也不拿他當外人。素常沒事。楊明就教他說話。後來楊明見他略明白些。楊明叫他夠奔陸陽山去找碗飯吃。陸陽山蓮花島有一位和尚。叫花面如來法洪。也是在長江五省保鏢的鏢頭。楊明給他寫了一封信。叫陸通去跟花面如來法洪當伙計。出去跟着保鏢。每月掙十幾兩銀子。也都交給楊明。沒衣裳跟楊明要。楊明的家就算他的家。陸通在外面。保鏢有四五年的景況。人送外號叫萬里飛來。皆因他是天生兩只飛毛腿。今天是保鏢回來。要到楊明家去瞧瞧。正走在這裏。見華雲龍慌慌張張。由對面跑來。原本華雲龍被濟公追下來。陸通一睜眼。認識華雲龍。在楊明家裏見過。陸通說：你小子那去？華雲龍一睜眼說：陸賢弟，你怎麼叫我小子？陸通說：我忘了。華二哥你那去？華雲龍說：我有事。陸通說：你同我。陸通說：你不去。陸通說：你不去。我把你捆上抗着去。華雲龍一想。知道陸通的皮氣。說得出來行得出來。賊人一想。莫如我拿鏢打他。又知道陸通跟法洪和尚練的一身金鐘罩。華雲龍一想。非得拿鏢打他的眼睛或梗喉。或肚臍。金鐘罩只三處是命門。華雲龍說：你睜眼。樹上有兩個腦袋的烏鴉。陸通揚着眉一睜眼。在那裏。華雲龍正要掏鏢打他。只見楊明雷鳴陳亮趕到。雷鳴一聲喊：好球囊的。你往那走。華雲龍一睜眼。撒腿就跑。楊明這才說：陸通你幹甚麼呢？陸通說：我睜兩個腦袋的烏鴉。過來給楊大哥行禮。又見過雷二哥。陳三弟。陸通說：你們爲什麼把雲龍追跑了？雷鳴說：方才華雲龍拿毒藥鏢把我二人連楊大哥都打傷

了，陸通一聽，把眼一睜說：好狗娘養的，鏢打雷鳴陳亮。我到不惱，決不該打我楊大哥，我去找上他，要他的命。說着話，撒腿就跑。楊明見陸通追華雲龍去，知道他是飛毛腿，這三個人也趕不上，遂說：雷陳二位賢弟，你該找地方住罷。天也不早了，陳亮說：這北邊就是蓬萊山，僧找孔二哥去罷。楊明說：也好，你見了朋友，千萬不必提着華雲龍鏢打僧們。陳亮說：怎麼還給他瞞着？楊明說：到不是幫他瞞着，恐其朋友錯想，不知道的，倒許說你我交朋友不好，要好，怎麼朋友會打僧們呢？僧們不必提他，叫他自行去，大約必有惡貫滿盈之時，說着話，夠奔山坡而來，這山上有一座蓬萊觀，有一位老道，叫矮脚真人孔貴，當初這個人，也在玉山縣三十六友之內，他自己看破了綠林沒下場頭，因此上山出了家。今天楊明雷鳴陳亮三個人，忽然想起來，要到蓬萊觀瞻瞻孔貴，只才一同順着山坡上山，來到半山一看，只廟頭裏有一個牌樓，上有四個字，寫的是蓬萊仙境。這廟是兩層殿，坐北向南，正中山門，兩旁邊角門，三個人來到東角門，一拍，由裏面出來一個道童，把門開了，一問認識說：楊大爺，雷叔父，陳叔父，由那裏來？道童趕緊行禮，楊明說：你師父可在廟裏？道童說：在裏面，楊明說：你到裏去，回稟一聲，說我三個人來看望他的。道童說是：三位伯父，叔父先到裏面坐，楊明同雷鳴陳亮進去，小道童把門關好，這殿中北房是大殿，東西各有配房二間，把三個人請到西配房，一打簾子，三個人進去，見這屋中，甚是乾淨，靠西頭一張竹頭几，擺着老子道德五千言，頭一張八仙桌，兩邊有太師椅子，迎面掛着一軸大挑條山，畫的是四仙出洞，兩旁有一幅對聯，寫的是：

怕事忍事不生事，自然無事，平心守心不欺心，何等放心。

三個人落了座，陳亮說：楊大哥，你看這廟裏，極其清雅，院中栽松種竹，清氣飄然，這鶴軒裏到狠潔淨，真是別有一洞天，說着話，小道童出去烹茶，只聽外面有脚步聲音，口念：無量壽佛，口中又信口說道：

尋真誤入蓬萊島，青松不改人自老，探藥童子未回來，落花滿地無人掃。

只見籬板一起，孔貴由外面進來，這個人是五短的身材，頭戴青緞道冠，身穿藍布道袍，白襪雲鞋，面皮微紫，燕尾鬚濃眉大眼，一進來說：原來大哥二弟三弟來了，由那裏來？雷鳴說：差一點你我弟兄不能見了，孔貴說：雷二弟，這話從那裏說起？楊明瞞了雷鳴一眼，陳亮一睜雷鳴，孔貴說：楊大哥，陳三弟，你我弟兄知己的朋友，有什麼話瞞我呢？雷鳴說：楊大哥，老三，不必瞞我，反正我不說華雲龍拿鏢打僧們，楊明一聽說：你這是不說，要說該怎麼說呢？孔貴說：華雲龍怎麼回事？楊明咳了一聲說：孔二弟，你問陳老三，叫他說說，陳亮這才把華雲龍在臨安，怎麼採花殺人，盜玉鐲鳳冠，怎麼在趙家樓採花，怎麼鏢傷三友，多虧濟公搭救，已往從前之事，細說一遍，孔貴一聽說：好華雲龍，真是忘恩負義，我要是前三年的皮氣，當時下山，拿刀找他去，當初要不是楊大哥，給撒綠林帖，三十六友結拜，誰認得華雲龍是誰？楊明說：孔二弟，不便提了，你我談別的，孔貴吩咐童子，檢素菜，預備酒，當時童子把裏間桌椅排好，四個人來到屋中吃酒談心，正喝着酒，外面童子說：了不得了，廚房有了火了，四

人一聽，趕緊奔到後面一瞧，廚房窗戶紙着了，趕緊拏花盆裏水撲滅。孔貴要打小道童不留神，楊明說：「孔二弟，你別打童子，你聞有硫黃味，你我是做什麼的，這分明是調虎離山計，你我到外面去，四個人來到外面西配房，剛才坐下，就聽床下咕嚕咕嚕一響，彷彿肚子裏腸響。」楊明說：「孔二弟，你養狗哪？」孔貴說：「沒有。」楊明說：「我聽床底下有腸鳴之聲，拿燈來照照。」正說着話，由床下往外一躡，正是華雲龍。楊明伸手拉刀，不知賊人由何處而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蓬萊觀四英雄談心 密松林猛豪傑受騙

話說楊明、孔貴、雷鳴、陳亮四位英雄，把火救滅，復又來到前面西配房，聽床下有一陣腸鳴之聲，剛要拏燈照，只見華雲龍由床底下出來，書中交代：華雲龍自從樹林逃走，正往前跑，後面猛英雄萬里飛來，陸通追趕下來，口中叫喊：「好華雲龍球囊的，你鏢打楊大哥，我把你腦袋拿下來。」華雲龍回頭一看，嚇得驚慌失色，知道陸通是兩只飛毛腿，賊人料想走不脫，眼看就趕到了。華雲龍趕緊上了一個大樹，陸通他不會上樹，來到這裏說：「華雲龍你下來，我打你一百棍，就饒了你。」華雲龍一想，慢說打一百棍，恐怕打一棍就死了。陸通在下面直嚷：「你要不下來，我把樹打倒了，說着話，拿棍就打華雲龍一箇，他拿棍打的這個樹直幌，工夫大了，真許打倒了。華雲龍賊心生智，把英雄斃脫下來，說：「陸通，你聽，我要架雲，把英雄斃往西一捺，陸通本是渾人，拿棍就追過去。華雲龍往東跳下來，陸通沒瞧見賊人，只才逃脫了。一看天色已晚，華雲龍一想：「我奔蓬萊觀找矮脚真人孔貴，想罷，來到廟外，剛要叫門，自己心中一動，且慢，倘若楊明、雷鳴、陳亮在這裏，可了不得。莫若我暗中瞧瞧，探主意已定，擰身躍上房去，一見西配屋有燈光，華雲龍來到切近，暗中一聽，正是雷鳴、陳亮跟孔貴提起這件事。雲龍一想，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我一不做，二不休，用調虎離山計，將他幾個人調出去，我藏在屋中等他睡了，我全要把他們結果了性命。自己這才到後面，放一把火，把四個人調出去，賊人來到屋內，藏在床底下。焉想到天不由人，華雲龍肚子餓了，咕嚕咕嚕一響，被楊明等聽見，要拿燈照。華雲龍實在藏不住了，由床底下跳出來，給楊明跪下，雷鳴一瞧，眼就紅了，伸手拉刀，要結果華雲龍性命。楊明緊說：「雷二弟，不准，只可叫他，不仁，你我兄弟不可不義。」華雲龍向雷鳴跪着說：「小弟身該萬死，我也沒臉活着，兄長，你把我殺了罷。」楊明哈哈一笑，說：「我殺你做什麼，我同你也無冤無仇，你趁此請罷。」雷鳴又要拉刀，楊明只個人是大德君子，寬洪大度，到解勸雷鳴不可，叫華雲龍起來去罷。華雲龍立起身來也不走，無皮無臉說：「孔二哥，我餓了，你給我吃的。」孔貴心中有些不悅，也有些不肯，說：「酒也沒了，菜也完了，你要吃，叫童子來給你。」華二叔熬點粥，童子進來說：「華二叔好呀，我給你磕頭。」華雲龍趕緊上前攔住。童子說：「我再給你磕一個，你再來可放火來了。」山上沒有水，我師父還打我們，說我們不留神，說的雲龍臉上一紅一白的，小童出去，把粥煎好了，端上兩碗來。華雲龍一瞧，小米粥，熱氣

騰騰，端起來剛要喝，就聽外面打門甚急，叫：開門來，開門來，大眾一聽聲音，像是陸通。華雲龍一聽，嚇得驚魂千里，說：楊大哥你救我救到底。陸通他一聽見了我，就要把我腦袋揪了去。楊明說：他是個渾人，一見你也不容我說話，他就跟你動手，叫我怎麼救你，你去躲罷。華雲龍說：我在那兒躲？楊明說：你方才在那兒躲着，還在那兒躲去罷了。又來問我。華雲龍無法，又往床底下一躲。孔貴吩咐小童出去開門，道：童來到外面開門一看，正是陸通。書中交代：陸通被華雲龍所騙，說要架雲，捺起英雄鬚來。陸通追過去一看，衣裳掉在地下，裏面有一支鏢。陸通一聽華雲龍沒了，他說：只小子會地道，自己站了半天，天色已晚，剛往北一走，只見眼前黑呼呼的三尺多高，也沒腦袋也沒腿，衝陸通的一聲，陸通一聽說：這是什麼東西，擎棍過去，照這個一打，這個東西躡起來有一丈多高，落在陸通身上，把陸通碰了一個筋斗，嚇得陸通心中亂跳，爬起來就往南跑，剛向南一走，眼前一個三尺多高的，沒腦袋沒足，陸通掉頭往東跑，幸喜東面沒有，陸通往前飛跑，自己一想：沒處可去，忽想起蒼菜觀，只才順着山坡，來到廟門，叫開門，道：童一開門，陸通往裏就跑，跑到西配房中，楊明衆人一聽，見陸通顏色都改了。楊明說：陸通你打那來。陸通說：也不知甚麼，三尺多高，也沒腦袋也沒足，把我嚇了。楊明說：你坐下，我問你，你如見了華雲龍怎麼樣。陸通說：我見了他，把球囊的腦袋揪下來。楊明說：不可，若以後見了華雲龍，不准你無禮。陸通最聽楊明的話，自己哼了一聲說：要不是楊大哥說，我決不饒他。雷鳴向床下一指，伸了兩個手指，用手一比，是告訴陸通說：華二在床底下，叫他揪出來，把華雲龍摔死。雷鳴把手一比，陸通錯想了，暗桌上有兩碗粥，只當是叫他喝粥，喝完了，把碗摔了。陸通拿起粥來就吃，吃完了，把碗摔在地下，摔碎了。孔貴一聽說：只做怎麼了。陸通說：雷鳴叫我摔了，雷鳴說：你渾蛋。楊明說：陸通不准你打華雲龍，聽見沒有。陸通說：是了，華雲龍聽了明白，這才由床底下鑽出來，就給陸通作揖。陸通一聽說：你小子在這哪，要不是楊大哥說，我不揪你腦袋，我非得要你的命。華雲龍說：你別跟我一般見識，你把我的粥也喝了。孔二哥，我還是餓，怎麼辦。孔貴無奈，又吩咐道：童再給你華二叔熬點粥來罷。兩個道童就有些不願意，唧唧嚶嚶地兩個人去熬粥。這個把米裏搭一把沙土，那個就把鹹菜擎尿泡了，說給他愛吃，不吃工夫不大，把粥熬熟了，給華雲龍端過去。華雲龍一聞小菜，打鼻子裏就嗅見粥香，正是：

俄咽糟糠甜似蜜，飽飲烹宰也無香。

華雲龍剛要喝，就聽外面打門說：借光您哪。華雲龍在這裏沒有，華雲龍一聽，是濟公的聲音，嚇得驚傷六葉連肝肺，嚇壞三毛七孔心。雷鳴一聽，哈哈大笑說：華雲龍，這可跑不了了，你別聽和尚在前面叫門，你往後跑他。能後面等着，你往東他在東邊截着，往西他在西邊堵着，你不用打算跑。華雲龍說：衆位給我講講情，我先躲着，衆位給我求求和尙行不行。我給衆位叩頭。雷鳴是好人，見雲龍苦苦的哀求，說：你出去且躲，我們見了濟

公給你求情。華雲龍趕緊出去，躲在西配房北牆極角。陸通說：我沒見過和尚，我也躲出去。雷鳴這才叫小道童去迎接濟公。書中交代：濟公打那來呢？自從白天濟公由大柳林拿着楊明的銀子，回到酒館，柴柱二人等急了，見和尚回來，柴頭說：師父出恭，怎麼這半天？和尚說：把銀子掏出來，往桌上一擱。柴頭說：這是那來的銀子？和尚說：對你說工夫大得，等着有好處。跑堂一看，心說：這個和尚不老實，必是個賊。偷來的銀子，和尚給了酒飯。剛要走，就聽衆飯座有人說：二哥你聽，僧們龍游縣好幾任知縣，都是貪官，好容易陞來了這位吳老爺，真是個兩袖清風，愛民如子，沒想到南門外頭秀才，高折桂家，花園子鬧妖精，請了一位葉半仙捉妖，妖沒捉成，却把腦袋沒了。一無凶手，二無對證，北門外高家錢鋪門口，無冤無故砍死一個叫劉二混，也沒凶手。這兩條命案，知縣就擔不了，恐怕要革職。柴頭一聽說：師父你知南門外高家花園子死的這老道，跟北門高家錢鋪門口死的這個人，是誰殺的？和尚說：你兩個人少說話。少管閑事，豈不知

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不用管人家的事。柴頭碰了個釘子，三個人出了酒館。柴頭說：僧們住店罷，和尚走過好幾座店，都不住，來到一座德興老店，和尚進去。夥計說：三位來了，和尚說：來了，有上房麼？夥計說：上房有一位大師傅住着，你住配房罷。三個人來到東配房，和尚說：柴頭你猜，方才衆人說，本地那兩條命案誰殺的？柴頭說：方才問你，你又不說，我不問你，你又問我，和尚說：方才是茶館，莫談國事，這是店家，就同家裏一樣，可以講得。柴頭說：你說是誰殺的？和尚說：凶手殺的柴頭說：我也知道是凶手，凶手是誰？和尚說：凶手是殺人的那個。柴頭說：你這是開玩笑嗎？和尚用手一指說：你瞧，凶手來了，柴頭只聽外面一聲叫喊，往外一看，不知凶手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德興店班頭見凶僧 蓬萊觀濟公找淫賊

話說濟公同柴頭、杜頭三個人，在店中正提說龍游縣這兩條命案。柴頭問和尚：知道不知道？和尚用手望外頭一指說：你瞧，凶手來了。柴頭往外一看，聽外面一聲叫喊，阿彌陀佛，由外面進來一個和尚，身高九尺，頭大項短，披散着髮，寸着一道金箍，面如噴血，粗眉大眼，兩隻眼湖湖的放光，穿了青僧衣，肋下佩着戒刀。夥計就嚷：大師父回來了，酒菜都預備齊了。那和尚說罷了，說着話進了北上房。柴頭說：師父，你瞧這個和尚長的甚凶惡。濟公說：不用管他，他們要酒要菜，當時叫夥計要酒要菜，吃喝完了，濟公說：夥計，你給我說一聲，告訴住店的說：我們這東配房住着一位大師傅，兩位在家，別的屋中，不准啼啼咳嗽，要吵了和尚，和尚就到他們屋裏去。嗽一夜，夥計說：我不管這個事。濟公說：我不叫你自己說，我給你一塊銀子，掏出一塊銀子，有二兩多重。夥計一聽，說：和尚你真把銀子給我，我就說。和尚說：給你，我和尚有錢，就愛這麼花。夥計接過銀子去，就嚷衆位住店

的聽真，我們這東配房住着一位和尚，兩位在家人，和尚說：不叫別的屋裏，啼啼咳嗽，誰要一咳嗽，和尚上誰屋

裏去咳嗽一夜。濟公說：夥計，你回來，你說住店客人睡覺，老實點睡去，要在一個屋裏湊合，我和尚知道，也上他們屋裏湊着睡去。夥計說：這話我可不敢說，我怕人家打我。濟公說：你要說，我再給你一塊銀子。夥計說：你給我銀子，我就說。柴頭說：師父，你只是有銀子自用，和尚說：我願意這樣花，又給了夥計一塊銀子。夥計又給照樣說了一遍。旁邊屋裏住店的一聽，趕緊叫夥計給我搬房子。夥計說：做甚麼，住店的這個人說，我是癆病，愛咳嗽，我趁早躲開些兒好。夥計說：不要緊，你睡你的，我爲得幾兩銀子，這個和尚是半瘋，不用管他，說着話夥計到後面去。濟公同柴頭杜頭也睡覺。柴頭杜頭枕着包裹，和尚頭枕着茶壺，睡到有一二更天，和尚把茶壺也弄碎了，弄了一坑的茶，和尚就喊：了不得了，殺了人了，快救人哪。嚇得掌櫃的夥計全行起來，夥計跑過來一瞧，說：怎麼了，和尚說我丟出恭，夥計說：你要出恭，你怎麼嚷殺人嚇我們。和尚說：我要不這麼說，你們就不來了，我叫你起來，跟我出恭去。夥計說：你出恭有茅房，我不跟你去。和尚說：你給我打着燈籠，跟我去。出恭不叫，你白跟着，我給你五兩銀子。夥計說：真的，和尚說：我不說瞎話。夥計就把燈籠跟着，跟了和尚奔茅房。和尚說：你就在茅房外頭立着，把燈籠舉高的，不許探頭探腦往裏瞧。要一踏，五兩銀子，我就不給。夥計說：就是罷。和尚進了茅房，一使驗法，蹬牆出去，直奔蓬萊觀，走到樹林裏。見陸通正拿棍打華雲龍的英雄，和尚把僧袍把腦袋一朦，向陸通喊了一聲，把陸通跌了一個筋斗，三面截着，叫陸通奔向蓬萊觀，羅漢爺後面跟着，來到蓬萊觀門首，等陸通進去，裏面亂完了，和尚這才一拍門說：借光。華雲龍在這裏沒有，嚇得華雲龍央求衆人給講情，他同陸通躲在院內，楊明叫道：童掌燈，衆人出來迎接，一開門，衆人過來行禮，和尚哈哈一笑說：你們都在這哪。楊明說：是師父打那來。濟公說：我由龍游縣來。楊明說：師父請裏面坐，和尚點頭進了廟門。小道童把門關好，衆人圍着進來，到西配房，和尚一瞧，床桌上有酒有菜，就在靠北牆椅子上面向南坐下。楊明說：師父喝酒罷。斟了一盞酒，遞給濟公。孔貴就在和尚對面椅子上坐下，他本是矮子，向椅子上就一躡，和尚一抬頭說：這位道友貴姓呀。孔貴趕緊跳下來說：弟子姓孔，叫孔貴，人送小號矮脚真人。和尚說：坐下坐下，不要拘束。孔貴剛跳上椅子坐下，和尚說：道友，你出家有多少年了。孔貴又跳下說：弟子是半路上出家的，有七八年了。和尚說：坐下說話。孔貴又跳上椅子坐下，和尚說：廟內有幾位令徒。孔貴又跳下來說：四個童子，和尚說：別拘束，坐下坐下。陳亮一瞧，也樂了說：孔二哥你坐着說罷，你不知道師傅的皮氣，最好耍笑。聽你身材矮跳上去跳下來，這是成心要你做玩。濟公哈哈一笑說：好陳亮，我正耍海裏爛，給你說破了。孔貴說：師父，你我一家人，別耍海裏爛呀。師父喝酒罷。只時，外面華雲龍直央求陸通，給陸通叩頭說：陸賢弟，你把英雄斃給我罷。陸通本是肉眼佛心人，見華雲龍一磕頭，他就把英雄斃給了他。華雲龍說：陸賢弟，你蹲下來，我踏着你的肩頭，扒窗戶，我要悄悄這個顛和尚，甚麼樣。陸通說：你悄悄就下來，不然，我摔你球囊的。華雲龍說：就是，踏了陸通的肩頭，扒窗戶，賊人一扒北牆的窗戶，往裏一瞧，見和尚面向南坐着，華雲龍一想，我叫他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我一鏢把他打死，省得他拿

我想罷掏出鏢來。照定和尚後腦海就是一鏢。和尚一閃身。只鏢正打在孔貴的椅子上。嚇得孔貴跳下椅子說無量佛。無量佛。和尚說。呦。好東西。你要謀害和尚。陸通。你把他腿攢住。別叫他跑了。陸通在外面就答應。噯。攢住了。和尚站起來。往外就要走。孔貴趕緊攔住說。師父。你老人家要拿他。那裏都拿不了。何必在我這廟裏拿他。這要送常官。在我廟裏拿的。連我得跟着打官司。我就跟他是一黨。師父慈悲慈悲罷。楊明也說。師傅。你老人家今天看在我等的面上饒了他。孔貴已然認家。有好幾年了。別叫他受了連累。師父慈悲慈悲罷。和尚說也罷。既是你等大衆給華雲龍講情。我看在你等面上。今天我不拿他。陸通。你攢着雲龍的腿。把他隔牆摔出去。外面是山澗。把他摔到外面。滾下山澗。喂了狼罷。陸通本是個渾人。說甚麼聽甚麼。他就攢着華雲龍的腿。隔着廟牆往外一擗。也不知華雲龍摔死沒摔死。暫且不表。陸通把賊人摔出去。他這才來到西配房屋中。睜睛一瞧。見和尚一臉的坭。頭髮有二寸多長。破僧衣。短袖缺領。腰繫絨絛。疙裏疙瘩。光着兩只脚。穿着兩只草鞋。英雄上下直打量和尚。楊明說。陸通。你還不給師父行禮。陸通說。這不像師傅。濟公說。好東西。你說不像師傅。你請我樣兒不好。當時把僧袍往腦袋上一濛。衝他喊了一聲。唬的陸通往外就跑。楊明說。怎麼了。陸通說。好利害。楊明說。你進來快給師父叩頭罷。陸通只才跑向濟公行禮。濟公說。給你怕不怕。陸通說。怕了。師父別喊了。楊明說。師父喝酒罷。濟公喝了一杯酒。咳了一聲。楊明就問。師父怎麼了。和尚說。我瞧着你五個人臉上氣色不好。必有大凶危險。不出一個月之內。你五個人有性命之憂。楊明衆人一聽。大吃一驚。知道濟公說話必應。趕緊說。師父你老人家得救我們。和尚說。你們要聽我和尚的良言相勸。這一個月之內。你五個人別出蓬萊觀。可以趨吉避凶。要不聽我的話。一個月之內。要出了蓬萊觀。有性命之憂。我可不救了。你們可別說我和尚心狠。楊明孔貴說。就是我們一個月不出去。謹遵師父之命。師父在這裏可以住幾天再走。和尚說。我還有事情。少時就走。大衆說着話。天色大亮。和尚說。我要走了。我囑咐你們的話。可要記住了。大衆點頭。送濟公夠奔外面。和尚直到廟門。又諄諄囑咐一遍。和尚只才順山坡下山。剛一進城。來到十字街。只見由對面來了許多的官兵。有幾位班頭。鎖着兩個人。正是柴元祿杜振英。和尚按靈光一算。早已明白。不知柴杜二位班頭。因何被人鎖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丟公文柴杜被捉

說假話聖僧投案

話說濟公剛走到十字街。見許多的官兵衙役。鎖着柴元祿杜振英。書中交代。一支筆難寫兩件事。怎麼柴杜二位班頭。會被人鎖上呢。這其中有一段隱情。和尚由店裏起來說。出恭。柴杜二人在屋中等候工夫大了。不見和尚出來。柴頭可就說。杜賢弟。你咱和尚真是半瘋。把茶帶也弄碎了。洒了一坑的茶。把包袱也沾濕

了，杜振英說：「打開包袱，咄咄罷。」也許海捕公文也濕了，二人把包袱打開一看，果然文書濕了一個尖角，腳下油紙包着，日子多了，油紙磨破了，故此印進水去，二人把文書拏出來了，放在坑上，又等了半天，和尚還不進來。柴頭說：「僧們，咄咄去。」和尚又許出了岔子，二人出了東配房，來到茅房一瞧，見夥計拿着燈籠在茅房外頭站着發楞。柴頭說：「我們那位和尚出恭，還沒出完呢。」夥計也等急了，探頭往裏一瞧，和尚蹤跡不見。夥計說：「怪呀，怎麼會沒有了？」柴頭說：「怎麼啦？」夥計說：「我瞧着和尚進了茅房，怎麼會沒有了？」柴頭說：「是不是，和尚是走了？」杜振英說：「真是被你猜着了。」說着話，二人轉身往回走，只見由東配房他們住的屋裏，出來一個人，穿着一身夜行衣，擰身上房。柴頭杜頭一愕，這個時節要追也追不上。柴頭說：「快到屋裏瞧瞧。」去了東西沒有，二人趕緊來到屋中，一看，辦華雲龍的海捕文書沒有了，柴頭就嚷起來。夥計過來問：「甚麼事？」柴頭說：「我們丟了東西了。」夥計說：「這倒不錯，你們來了三個人，剩了兩個，反說丟了東西，打算說我們可不成。你打聽打聽我們這店裏，開了一年半年，都要怎麼說起來，我們的買賣就不用做了。」柴頭是真急了。夥計一吵鬧，掌櫃的也過來一問，夥計說：「他們來了東家，原本是龍游縣的三班總頭楊國棟，在本地很是人，無人不知。今天掌櫃的過來一問，夥計說：「他們來了三個人，有一個和尚，也不知那去了，他們兩個人，還說丟了東西。」掌櫃的一聽說：「好，這必是和尙把東西拿了走，他們活局子，誰能夥計，你問問住店的衆位客人去。」丟東西沒有，要丟了東西，跟他們兩個人要。夥計就嚷衆位住店的客人，「請到房裏去，東西沒有，要丟了。」趁早說：「各屋裏全點上燈。」夥計按着屋子問，裏面都答話說：「沒丟甚麼。」問到上房裏，沒人答話。夥計說：「上房的大師父丟東西沒有，連問了數聲，屋裏並不答話。」夥計一推門，門浮掩着，夥計進去一瞧，裏面屋子有燈光，夥計剛一掀簾子，呦了一聲，嚇的掉頭往外就跑。掌櫃的衆夥友一瞧，這個夥計顏色都變了。大衆就問：「怎麼了？」這個夥計連話都說不出來了。緩了半天說：「我的媽，嚇死我了。」大衆來到上房一看，見那個脫頭和尚的大腦袋吊在地下，死屍坐在椅子上，半倚半靠，掌櫃的一頭說：「別叫東配房那兩個人走了，這必是他們一同來的那個窮和尚，把這個脫頭和尚殺了跑了。」大衆一想，這話對趕緊來到東配房，就把柴元祿杜振英堵住，掌櫃的說：「窮和尚殺了人跑了，你兩人必知道，人命關天，我就不能了。」僧們是一場官司。柴元祿杜振英實不知情，那能應答。大衆一吵嚷了半夜，掌櫃的說：「衆位別叫這兩個人走了。」當時叫地保給縣裏送信。少時，該班頭役官兵都來了。劉頭說：「你們二位，打官司去罷。」嘩嘩一抖鐵練，把柴元祿杜振英領上。柴頭說：「衆位班頭，鎖我們因為什麼？」劉頭說：「你們二位不必分說，有什麼話到堂上去說。」柴元祿杜振英把公文丟了，本來着急，這又出了人命案，心中暗恨和尚。天光亮了，衆官兵衙役，拉着柴元祿杜振英，夠奔龍游縣去過堂。出了楊家店，剛走到十字街，濟公由對面來了，和尚一頭說：「好的，你們這兩個人，到底是暈天，亮還要把花把的瓢摘了摘了，不急付流扯活，可叫翅子審的鸚爪孫，把你們兩個浮住，這還得叫我跟着打官司。」柴頭杜頭一聽和尚這話，把眼都氣直了。書中交代，和尚說的是什麼話，這原本是江湖黑話，暈天，就是夜

裏把花把的瓢摘了，是拏刀把和尚殺了，不急付流扯活，叫翅子窩鷄爪孫淨住，說是不跑，被官人拿住，柴頭一聽說，好和尚，誰教給你這些話，和尚說：不是你們兩人教給我的嗎？官人一聽說，大師父是朋友，全說了，官司你打了罷，和尚說：打了，好朋友做好朋友，當下夥計散役過來，一抖鐵練，把和尚鎖上，拉着就走，這個散役說：和尚真是好朋友，和尚說：那是衝這一手，喝你的酒多不多，這個散役本是新當差的，一聽和尚要喝酒，他說：你走罷，你喝我的酒，你真是得了屋子想坑，和尚說：你這東西給臉不要臉，我和和尚衝你官司不打了，說着話，和尚一抖鐵練上了房，劉頭一跑過來打了夥計一個嘴巴，說：你這是把差事擠走了，你就得了，小夥計也不敢言語，劉頭說：大師父請下來喝酒，我請和尚說：我衝你官司不打了，說着話，和尚攬下來，說：劉頭貴姓呀？劉頭說：大師父這是存心，叫我劉頭，又問我貴姓，和尚說：你請我那喝，劉頭說：龍游縣衙門對過，有一座大酒飯館，甚麼都有，你想吃甚麼要甚麼，我決不吝惜，我那裏有賬，現錢我可沒有，和尚說：就是罷，說着話來到龍游縣衙門對過一賄路南的酒館字號，是三義居，和尚同衆人進了酒店，來到後堂落座，劉頭說：和尚你是好朋友，不能叫我們費事，你回頭把案全說了，和尚說：全說一點不留，劉頭說：南門外頭那案是你罷，和尚說：是我，劉頭說：北門外高家錢鋪門口那案也是你罷，和尚說：是我，有什麼話，吃完了再說，劉頭說也好，回頭吃完了飯到班房，你把案一說，一寫單子遞上去，就得了，和尚說：先吃，伙計過來，柴頭杜頭知道和尚這是沒安好心，要吃人家，伙計過來問：大師父吃什麼，和尚說：你們有什麼，伙計說：應時小賣，上等海味席一應俱全，和尚說：你給我辦一桌上等海味席五斤陳紹，伙計答應，當時擦抹桌案，菜碟擺好，酒盞熱了，乾鮮藥品冷葷熱炒，擺了一桌子，和尚說：柴頭杜頭你們兩個人不吃，請我吃，和尚又吃又喝，劉頭一聽，心說：和尚這是想開了，這幾條人命反正一定案，就得當時立斬之罪，見和尚吃了個酒足飯飽，叫伙計一算賬，共合十兩四錢，劉頭說：寫我的賬，這才帶領和尚柴杜二人一同來到衙門班房，劉頭說：和尚你說罷，南門外秀才高折桂的花園裏，請了老道葉秋霜捉妖，在法台上老道的腦袋沒了，是怎麼一段事，和尚說：我不知道，劉頭說：你這就不對了，方才你說南門外的案是你做的，怎麼又不認了，和尚說：我說的是南門外我偷過一個小雞子，人命案我可不做過，我沒有那麼大膽子，劉頭說：北門外高家錢鋪門口，無冤無故一刀之傷，膊脛連筋，那條命案是你呀，和尚說：不是，我在北門外，那一天在高家錢鋪門口，檢了一個大狸花貓，我偷了走，別的我不知道，劉頭說：你這可是不對，我沒問你偷雞偷貓的案，東門外楊家店殺死脫頭和尚，這總是你了，和尚說：那我更不知道了，劉頭說：你這時不說，回頭等老爺一升堂，用刑一拷，三推六問，你也得招認，那就晚了，和尚說：我真不知道，那也無法，衆班頭賂氣也不問了，有人進去回稟老爺，老爺當時傳壯皂快三班，立刻升堂，吩咐帶和尚，不知濟公上堂該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龍游縣日辦三案 一龍居耍笑凶徒

話說濟公來到衙門，工夫不大，老爺升堂，吩咐帶和尚。濟公來到大堂一站，見這位老爺，五官端正，一表非尊，我又不犯國法王章，這裏又沒有佛祖，我跪的是那個。老爺一聽說，你這僧人叫什麼，在那裏廟裏出家，和尚說：老爺要問，我乃是靈隱寺濟顛和尚。老爺可知道濟公的名頭高大，老爺一想，濟公乃是秦相的替僧，焉能這個樣子，心中有些不信。老爺說：你是濟顛，東門外楊家店內脫頭和尚被殺，你必知情，和尚說：我一概不知。老爺說：你既是靈隱寺的濟顛，來此何幹，和尚說：老爺要問，我是奉秦相諭，帶着臨安兩個班頭，出來辦案，捉拿臨安盜玉錫鳳冠的賊人華雲龍。老爺吩咐把兩個班頭帶上來，立刻把柴柱二人帶上公堂。柴元祿說：老爺在上，下役柴元祿給老爺請安，杜振英也給老爺行禮。老爺問說：你兩個人是臨安的班頭，柴元祿說：是下役在臨安太守衙門當捕快。老爺說：既是你們出來辦案，可有海捕公文，拿來我看。濟公說：老爺要問公文，是昨天晚上在店裏去的。老爺一聽這話，勃然大怒，說：沒這麼巧事，大概我抄手問事，萬不肯應，先把和尚給我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打完了再問。旁邊皂班一聲答應，過來就把和尚拉下堂去，和尚就嚷：我要捱打了，連嚷了兩聲，皂班說：和尚你嚷也不行，快扒下，別叫我們費事。正在這般光景，只聽外面一聲叫喚：千萬別打，我來了，說着話，由外面跑進一個人來，直奔公堂之上道：老爺千萬別打和尚，下役尹士雄。我認得這是靈隱寺濟公，知縣說：尹士雄你怎麼認的。尹士雄說：當初救徐治平徐大老爺，我在秦相府閣天樓盜五雷八卦天師符，我見過濟公一次。老爺打不得的，書中交待，尹士雄怎麼會在這衙門當官人呢，只因前者在臨安秦相府盜五雷八卦天師符之後，搭救了徐治平。後來徐治平連登科甲，榜下即用知縣，尹士雄去找徐治平，要跟徐治平去當差役。徐治平說：你是我救命的恩人，你跟我當差，我坐着叫你站着，我居心不安，要叫你坐着，又不成規矩，我給你薦舉一個地方去當差罷，就把尹士雄薦在龍游縣，吳大老爺跟徐治平乃是同窗知己的朋友，也不能錯待了。尹士雄就留下他叫他當八班的班總。今天尹士雄正在外面班房坐着，聽說着打濟顛和尚，尹士雄一想，要是濟顛和尚，我認識，我去瞧瞧去。故此這才來到公堂一看，果然是濟公。尹士雄趕緊一回稟老爺，老爺聽說，即忙下了坐位，上前說：聖僧千萬不可見怪，弟子是一時的懵懂，今請聖僧上坐，和尚說：老爺說那裏話來，不知者不為罪，知縣忙忙陪禮，說：弟子久聞聖僧大名，善曉過去未來之事，佛法無邊，現在弟子這龍游縣出了三條命案，都是一無凶手，二無對證，求聖僧你老人家給占算占算罷。濟公說：不用占算，老爺把文房四寶拿來，我和和尚給你寫出來，好不好。老爺一聽，趕緊取過紙墨筆硯，交與濟公。濟公背着人，在袖口裏寫好封好，和尚說：老爺，你把我這張字柬帶好，等着你到東門外楊家店，驗完了屍回來，那時轎子一落平，你打開我這張字柬，這三條命案，我都給你寫明白，可別早打開，如早打開，可不靈了。知縣吳老爺點頭，接過字柬一瞧，上面畫一個酒罈子，釘着七個鏹子，這是和尚的花樣。老爺把字柬收好，和尚說：老爺你派你的兩位班頭，楊國棟、尹士雄，跟我和尚辦案去，叫我

這兩個班頭暫在衙門歇歇，知縣答應，叫楊國棟、尹士雄跟聖僧去辦案。兩位班頭答應，跟着和尚下堂，一同出了衙門。尹士雄說：「聖僧一向可好？」和尚說：「好，沒有病。」尹士雄說：「楊大哥，我聽說嫂嫂不是病着麼？」楊國棟說：「不錯。」尹士雄說：「大哥，你給濟公叩頭。」聖僧慈悲慈悲，給我點妙藥靈丹，手到病除，無論什麼病，都能治的好。楊國棟一聽，立刻給和尚行禮，說：「聖僧慈悲慈悲，給我點妙藥靈丹，濟公說：『不要忙，丹藥到有，僧們先辦案去。』」緊，尹士雄說：「師父，那去辦案？」和尚說：「上五里碑，這兩個人一聽，和尚往前走三步，往後退兩步。」尹士雄說：「聖僧，你怎麼這樣走？」甚麼時候走得呢？快點走呀。」和尚說：「我要快走，你兩個人跟的上麼？」楊國棟說：「跟的上。」和尚邁步踢他，踢他就走。電轉星飛，這兩個人隨後就追。展眼之際，和尚沒影子了。這兩個人一想，快追罷。反正同到五里碑相見，兩個人一追，焉想到和尚藏在小胡同裏，等這兩個人追過去，和尚由小胡同出來，慢慢往前走，走了不遠，見路西裏有一聚酒館，掌櫃的姓孫，正拿筆寫花賬，到節下一算，說多少是多少，多寫兩筆，人家也不查細賬。掌櫃的翻着賬，擎着筆，正要往下寫，和尚邁步進去，說：「辛苦。」掌櫃的姓孫嗎？掌櫃的說：「我姓孫，什麼事？」和尚說：「你跟龍游縣的三班班總的楊國棟是拜弟兄，是不是？」掌櫃說：「不錯。」和尚說：「楊國棟的媳婦死了，你知道不知道？」掌櫃的一聽，吃了一驚，一看急筆往下一落，把賬上畫了一道黑圈，自己一睜，反把賬都鈎了。掌櫃的說：「和尚，你怎麼知道？」和尚說：「今天早起，楊頭到我的廟裏去，講接三齋口，他說五個和尚接三七個和尚放齋口，搭鬼面坐，我說七個人接三十一個人放齋口，搭天花坐，臨完了唱一齣四郎探母，代打臉掛鬍子，掌櫃的一聽，說：『你們廟裏鐵口真熱鬧。』和尚說：『熱鬧，楊頭告訴我說，叫我順便來給個信，故此我才來送信。』掌櫃的說：『大師父，勞駕，裏面坐，喝碗茶，吃盅酒罷。』和尚說：『好，我正想喝酒。』掌櫃的立刻叫伙計拿了兩壺酒，給和尚喝。掌櫃的說：『我跟你頭換帖，我不能不去。』回頭先到餚餚舖，定一桌餚餚，記我的眼，那幾個伙計說：『素日楊頭跟僧們都不錯，僧們大家送分公禮到布鋪，撕八尺藍呢，叫刻字舖做四個金字，要駕返瑤池。』大衆說：『就如此罷。』和尚喝完了酒，說：『我走了。』大衆還說：『勞駕。』和尚無故給人家報喪，誑了兩壺酒，出了酒店，慢慢往前走，來到十字街，和尚抬頭一看，見路南有一坐酒飯店，字號是德隆居，刀砧亂响，過賣傳菜，裏面酒飯坐擠不動，偏擠滿了。對過路北也有一坐酒飯店，字號二龍居，裏面一個飯坐沒有，掌櫃的坐在店內，衝跑堂，跑堂的坐着發愁，灶上空敲趕麵杖，和尚邁步進了二龍居，和尚說：「伙計，你這屋裏怎麼這樣乾淨？」伙計說：「大師父別提了，先前老掌櫃的在日，這屋裏的買賣，龍游縣是要算頭一家，誰不知二龍居？現在我們老掌櫃的去了世，我們少掌櫃的，可就差的多，真是買賣在人做，他一手買賣，就不好，又偏巧我們這屋裏的伙計出去，在對過開了一座德隆居，雖然說船多不礙江，可是人家那屋裏，一天比一天好，我們一天不如一天。昨天賣了八百多錢，大家吃了，今天還沒開張，我是這屋裏的徒弟，我打算賒口氣，多買點貨，跟對過比着賣，他賣一百二的菜，我賣一百，無奈我有心沒力。」和尚哈哈一笑，說：「你願意多賣錢，不願意伙計說，怎麼不願意？」和尚說：「你既願意，我有主意。」羅漢這才施佛法，大展神通，要在

二龍居招酒座，捉拿凶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聽閒言一怒打和尚 驗屍廠凶犯吐實情

手說濟公來到二龍居，聽伙計一說，和尚說：你願意多賣錢，不願意，伙計說：我願意多賣錢，可是你賤，沒有多少貨，就是幾斤肉，還有十幾斤麵，有一隻小雞子，酒也不多，就是有坐沒東西，怎麼多賣錢，和尚說：不要緊，有水沒有，伙計說：後頭有井，和尚說：有水就得有酒，你就打水當酒賣，我准保沒人挑眼，我能叫你當時賣一百吊錢，你叫掌櫃的搖搖算盤，叫灶上小勺敲大勺，我要兩壺酒，你就唱白乾兩壺，叫他們嚷賣，回頭就有坐，做飯館子的買賣，是要熱鬧才好，伙計也是窮急了，就依着和尚主意，告訴掌櫃的搖算盤，灶下就敲勺，捧趕麵杖，和尚說：來兩壺酒，伙計喊道：白乾兩壺，掌櫃的衆人全都答應，喊嚷賣呀，伙計剛把酒給和尚拿了來，外面進來了酒客，伙計一睜，認得是對過雜糧店的陳掌櫃，素常這位陳掌櫃，最惱渴酒的人，他屋裏的伙計，要一喝酒，被他知道就不要了，今天他自己剛吃完飯，在門口漱口，心裏一迷，進了二龍居，說：來兩壺酒，伙計知道陳掌櫃素不吃酒，就問他道：陳掌櫃今天怎麼也要喝酒，陳掌櫃把眼一瞪，說：我要喝，你管我麼，伙計碰了個釘子，給他拿了兩壺酒過來，陳掌櫃心裏一明白，自己一想：我剛吃完飯，我又不喝酒，怎麼心裏一糊塗，就要喝酒呢，自己再一想，既然要了，我倒嘗嘗酒是什麼味，他不喝酒的人，今天也喝上了，這個時節，又進來一個酒客，兩眼發直，手裏端着一個碗，買了三個錢的菲菜花，一個錢香油，他出來買東西，走到二龍居門口，心裏一迷，進來坐下，說：來兩壺酒，伙計答應，把酒拏過來，這個人忽然明白了，自己一想：我家的飯沒吃完，怎樣我進來要酒呢，自己正發愣，見外面又進來一個人，也端着個碗，裏面有兩塊豆腐，原本家裏等着做菜，走在酒店門口，自己不由的進來了，坐下就要酒，伙計把酒拿過來，這才明白了，回思家裏等着做菜，叫我買豆腐，自己說：幹甚麼進來要兩壺酒吃呢，這個說：我有酒菜花，你把豆腐擱在內拌着，替們兩個喝罷，我也沒打算成心來喝酒，這兩個人也喝上了三五成羣，直往裏走，忽見外面進來一人，手裏拿着五包菜，進來坐下，自言自語說：老二，給你一包，老三，給你一包，老四，給你一包，老五，給你一包，伙計來十壺酒，先來六個菜，你們哥四個想甚麼要甚麼，伙計一睜，見他一人，好像跟幾個人說話，也不知怎麼回事，書中交代，這個人原本是拜兄弟五個，他行大，請四位兄弟吃飯，定的是德隆居，那四個人進了德隆居，他一迷糊，彷彿聽見那四個人，都在這裏坐着，因此把酒菜要了，伙計給端了來，他這明白了，自己一想：這是二龍居，已然把菜要了，也無法了，即到德隆居一睜，那四個人等着他，還沒要菜，他把四個人叫過來，少時，酒坐就滿了，伙計也忙不過來了，人一多，酒都打完了，伙計一想：沒酒打涼水，當時到後面，打了一桶涼水，倒在酒罈子裏，拿酒壺灌了，就給酒坐拿過兩壺去，剛給拿過去，那位酒坐就叫伙計過來，伙計一想：不得了，必是給涼水，不答應了，伙計趕緊過來說：大爺甚麼事，這位酒坐說：你們

這酒怎麼改了。伙計說：許是打錯了。這位酒坐說：這個酒比先前的好的多。要是老賣這個酒，我就每天來吃。伙計一想真怪，怎麼給他涼水。他反說好。呢屋中酒坐，隨來隨往，擁擠不堪。只見由外面又進來兩個人，頭裏這人是青白臉膛，兩道短眉毛，一雙三角眼，鷹鼻子，俏下頰，兩腮無肉，穿着一身青，歪戴着帽子，肩披着大氅，後面跟定一人，也是兔頭蛇眼，龜背蛇腰。這兩個人一進來，眾酒客全讓，三爺四爺，這邊喝罷，這兩個人說：眾位別讓走進來，就在和尚後面一張桌子坐下。伙計一賠，是這兩個人，就一皺眉，知道這兩個人，素常淨講究，嘴上抹石灰，白吃。伙計無奈，過來擦抹桌案。說：二位要什麼酒菜。這兩個人要了兩壺酒，兩碟菜，喝上了。和尚一回頭，說：二位才來呀。這二人沒聽見，也沒答話。和尚把桌子一拍，說：我和和尚讓好朋友，不理我，這罷了。就憑你們兩個忘八，也在這裏充好朋友，不理我。我和和尚二十頃稻田地，兩座廟，都化在你們媳婦身上，把你們養活了。這回不理我，充好朋友。這兩個人也不知道，和尚是罵誰，也不能答話。眾酒飯客可都知道，和尚是罵這兩個人，眾人心說：教情這兩個人是忘八，不是好朋友，都拿眼睛睜着這兩個人，和尚直罵：這兩個人有一個說：我問問他罵誰呢。說着話，就站起來。那個說：老四，你坐下。和尚說：二十頃稻田地，兩座廟，都花了。花在你家裏，你去問他是嗎。這個說：別胡說。那時花在你家裏，這個說：你既不認得，你何必去問他。說着話，這個又坐下了。和尚說：我罵得是你，兩人一聽，這話真急了。站起來說：和尚你罵誰呢。和尚說：我二十頃稻田地，兩座廟，都花在你們家裏。你二人媳婦身上，今天叫我做衣裳。明天叫我打鐮子。你們兩人見我窮了，不理我了。這兩個人一聽，這話氣得顏色更改。說：好和尚，你認得我們兩個人是誰。只要你說出我二人的名姓來，就算你把二十頃稻田地花在我們女人身上了。和尚一聽，說：你叫抓天鵝，張福，行三。你家裏就是小兩口。你媳婦是白臉膛。今年二十五歲。你叫過街老鼠，李祿，行四。你家裏也是小兩口。你媳婦是黃臉膛。我花了許多錢，你還不知道。連你們家裏有幾床被，我都知道。這兩個人一聽，真急了。就要跟和尚動手。和尚說：要打，僧們外面街上打去。別連累人家的買賣。說着話，張福、李祿、同和尚三人出了酒店。張福、李祿就要揪和尚，和尚圍着這兩個人，邊灣，擰一把，搯一把。這兩個老揪不住，和尚張福實急了。掄拳照着和尚腦袋，就是一拳。正打在後腦袋上，直彷彿打在豆腐上。撲的一下，拳頭打在腦袋裏去。立刻花紅腦漿迸流。和尚說：你可打了我了。番身栽倒，蹬蹬腿，咧咧嘴。和尚絕氣身亡。張福大吃一驚，心說：好糟，腦袋，我一拳就會打碎了。本地面官人過來說：好，你們打死人了。張福說：是李祿打死的。李祿說是張福打死的。官人說：你們二人不用爭論，到衙門再說去罷。嘩啦一抖鐵練，把兩個人鎖上。剛要帶着走，就見由正東上，鳴鑼開道，說：閑人躲開。縣太爺轎子來了。書中交代，知縣是坐着轎子，到東門外楊家店去驗屍。帶着刑房，作來到楊家店。作找本地面官人，給預備五十斤酒，洗洗手。要一領新蓆，一個新鍋，地方姓干，叫干出身，趕緊跑來說：衆位頭兒，閉眼罷。驗完了，我必有個面子。作作說：就是你給預備半斤酒，洗洗手。當時一驗，作一報說：皮吞肉捲，生前致命，一刀之傷，並無二處。先生寫了屍格。老爺把店裏掌櫃的叫過來。

一問，這個和尚被誰殺死，你可知道。掌櫃的回老爺，昨日三更，不知被誰殺死。老爺問：他在這裏住了多少日子，幾個人住店。掌櫃的說：就是他一個人，住了二十三天。老爺說：你店裏幾個伙計，誰跟和尚不對，掌櫃的說：八個伙計，都在這裏，沒有跟和尚不對。老爺吩咐你且把死屍成殮起來，掌櫃的答應。老爺吩咐打轎回衙，作找地方問，怎麼樣地方說，你們幾位要麵，到對過每位吃兩碗，我來算作伴說，我只當是驗完是給我們幾吊錢哪，那知叫我們吃麵，我們也不吃，底下有事，僧們再說賭氣跟着老爺的轎子，一同回衙，剛走到十字街，官人過來說：回稟老爺，打死和尚了。老爺說：那裏的和尚，官人說：一個窮和尚，已然拿住兩個囚手，老爺吩咐轎子落平帶兇手，當時把張福李祿往轎前一帶，老爺一審問口供，焉想到又招出一條人命案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看字柬心服聖僧 追屍身路遇班頭

話說知縣吩咐把囚手帶過來，官人把張福李祿帶過來，知縣一看說：你們兩個人姓什麼，只個說，小人叫抓天鶴鷹張福，那個說，小人叫過街老鼠李祿。老爺說：你兩個人誰把和尚打死的，李祿說：是張福把那和尚打死的，我是勸駕來着，張福說：李祿打死的，老爺說：你只兩個東西混賬，到底誰打死的，李祿說：老爺不信，張福手上有血，他說我打死的，我手上沒血，老爺立刻派官人一驗，果然張福手上有血，知縣說：張福明明是打死的，你還狡賴，張福說：回老爺，和尚是我打死的，北門外高家錢鋪門口，一刀砍死劉二混，可是李祿殺的老爺一聽一愕，書中交代，怪不得和尚說他兩個人是忘八，原本張福李祿，只兩個人，是破落戶的出身，在外面做光棍，欺財主，無所不為，家裏每人娶了個好媳婦，只兩個人在外面盡交的有錢的浮蕩子弟，踏見人家一有錢，只兩個人就套着跟人家交朋友，沒有交不上的，愛吃的人，他就先請他吃，愛嫖的人，他也陪着嫖，日子長了，他就帶往自己家裏，叫他女人勾引人家，他作爲不知道，充好朋友，不是向人家借錢，就是向人家借當，他女人叫他今天打鐲子，明天又叫置衣裳，兩口子吃人家，怎麼劉二混會被李祿殺了呢，皆因劉二混有個本家，給了他幾百兩銀子，李祿見劉二混有了錢，他就把劉二混招到家去住着，吃喝不分，李祿的妻子，一勾引劉二混，劉二混也是年輕的人，焉有不貪色的，把自己銀子拏出來，吃喝穿帶，全是他的，後來劉二混把銀子都花完了，還在李祿家吃喝，李祿就往外攆，劉二混說：我把錢都花在你們家裏，我也沒處去，你叫走不行，你們吃我就吃，你們喝我就喝，李祿實沒有法子，也攆不出去，心中暗恨，劉二混這天張福跟李祿兩個人，在酒館內喝酒談心，只兩個是拜兄弟，彼此一類，誰也不瞞誰，李祿說：張三哥，你轉現在我家裏，只個劉二混，他吃我喝我，託住我了，我也攆不出去，實在可恨，我打算把他約出來，請他喝酒，拿酒把他灌醉了，我把他殺了，三哥，你給幫個忙兒，行不行，以後你也有用我的地方，我也不能含糊，張福說：就是罷，兩個人商量好了，次日把劉二混約出來，喝

酒。李祿暗帶鋼刀一把，兩個人拿酒一灌，劉二混、劉二混本來心裏又煩，酒吃多了，吃的酩酊大醉，不能轉動，人事不知。李祿由酒店把他搯出來，天有二更以後，張福跟着，走到高家錢鋪門口，見衆鋪戶都關去，四外無人，李祿素常跟高家錢鋪有仇，皆因換銀子，錢鋪給他要錢，他老說合的少，常常口角相爭。李祿一想，就把劉二混殺在他鋪子門口，叫他打一場無頭案的官司，想罷，立刻將劉二混放在地下，劉二混醉的人事不知，李祿拿出刀來，一刀竟將劉二混結果了性命，殺完了，同張福各回各家，兩個人因此更親近了，自打算這件事，人不知，鬼不覺，就算完了。馬想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今天張福一想，打死和尚，李祿往我身上推乾淨，心中一恨，這才回稟老爺，和尚是我打死的，高家錢鋪門口，一刀殺死劉二混，那可是李祿殺的，張福就把從前已往之事，如此這般一回稟，老爺聽明白了，這才問李祿怎麼殺的，李祿張口截舌，說是張福的主意，他幫我殺的，老爺說：你這兩個東西，混賬之極，來人先把他們兩個人押起來，本縣先驗屍，剛要吩咐作驗屍，忽然想起濟公那件字柬，和尚就叫我由東門外回頭轎子一落半，就看字柬，我到看看和尚的字柬，寫的是甚麼東西，想罷，掏出字柬，拆開一看，上寫是：

貧僧今日必死。老爺前來驗死。吩咐作莫相移。休叫貧僧露體。

知縣一看，暗爲點頭，果然濟公有先見之明，立刻吩咐作，不准脫和尚的衣裳，移動死屍，就驗腦袋上的傷，就是了，作作答應，過來看明白說：回稟老爺，和尚後腦海有二寸多長，三寸多寬的傷，傷了致命處，花紅腦漿迸流，老爺點了點頭，叫招房先生把屍格寫了，吩咐先用蓆將和尚蓋上，派地方官人看着，老爺這才叫官人押張福、李祿回龍游縣衙門，老爺走後，本地方面的官人，拿蓆把和尚的死屍蓋上，衆官人來到二龍居講堂櫃的這件事，吏不舉官不究，我們要一回老爺，由你只鋪子裏打的架，你就得跟着打官司，掌櫃的說：衆位沒這個事，來到我這裏喝酒，我也沒含糊，何況乎有事，將來這件事完了，我必有一分人心，叫伙計來給衆位打酒，炒幾樣菜，衆人坐下，地方說：劉頭你賄和尙腦袋，怎麼只一拳就會打碎了，劉頭說：我想着也怪，掌櫃的說：可惜只位和尚死了，是我們的財神爺，平常我這屋裏沒上過座，今天都是他招接來的坐，和尙要是不死，我每天管他兩頓飯吃，地方說：你別胡鬧了，我稍和尙傷，是怎麼樣死的，說着話，就跑出來一掀蓆，只見和尙朝他滋牙一動，嚇了往裏就跑，官人忙問：怎麼了，地方說：死屍朝我一笑，官人說：你別胡說了，已然死了，還能朝你笑，必是你眼迷，離了我睛去，這個官人過來，剛一掀蓆，和尚一番身坐起來了，拳手一摸腦袋說：哎，嚇，站起來往南就跑，地方官人就追，叫喊截住走屍呀，衆人一聽，走了屍，誰不躲遠遠的，都怕死屍撞得就要死，和尚一直出了南門，往東，剛到東南城門邊，往北一拐，見眼前一個人，身高不滿五尺，五短的身材，頭戴紫金帽，身穿紫箭袖袍，腰繫絲絛，薄底靴子，面皮微紫，凶眉惡目，耳兩絡黑毫，手中拿着包袱，和尚一看，心裏說：要辦龍游縣這兩條命案，就在此人身上，和尚自言自語說：只個龍游縣的地方，可不比外鄉村鎮，要是外鄉人，來到這兒吃東西，恐怕都不懂。

的。准叫人家恥笑。和尚說着話，趕在只個人頭裏走。這個矮子一聽和尚的話，心中一想：這龍游縣的地方，與別處不同，真是一處不到一處迷，是處不到永不知。我何不跟着和尚，他要進酒館，要甚麼，我也要甚麼，准不露怯了。想罷，跟着和尚走來，到東門關鄉，見和尚進了路北一座酒館，只矮子也進了酒店，見和尚脚一蹬板櫪說：「來呀，小子拿壺酒來。」跑堂的一呀，小子拿壺酒來。只個矮子一想：只地方許是只個規矩，他也脚一蹬板櫪說：「來呀，小子拿壺酒來。」跑堂的一說：「只到不錯，他不敢說只個矮子。」跑堂說：「大師傅，別只麼叫小子。」和尚說：「算我錯了，你給我來一壺酒，要有兩層皮有餡的來一個。」伙計心說：和尚連餡餅都不懂，伙計剛要走，只個矮子也說：「小子，給我來一壺好酒，要兩層皮有餡的來一個。」伙計一想：只兩個人到是一樣排場來的，趕緊給和尚拿了一壺酒，一碟一個餡餅，也給矮子一壺酒，一個餡餅兒，和尚拿一根筷子當中一扎說：「吃只個東西，不會吃，叫人家笑話。」和尚拿筷子一批，一口就咬了半個，只個矮子也拿一根筷子一批，剛一咬，連熱氣帶油，把嘴溢了，和尚連要了十壺酒，十碟餡餅，只個人也照樣要了十壺酒，十碟餡餅，和尚吃完，把十個碟子擎手一舉，只個矮子也一舉，和尚望下一落，彷彿要摔，只個人也往下一撒手，把十個碟子摔了，和尚沒撒手，見那人摔了，和尚哈哈一笑說：「冤家小子，只個一聽說好，和尚，你冤我那可不行。」和尚拿只十個碟子照那人臉上就砍，把腦袋也砍破了，這人當時氣往上撞，要跟和尚一死相拚，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濟公飯館打賊人 徐沛旅店遇故友

話說濟公拿碟子照這人一砍，只人真急了，要跟和尚動手，和尚往外就跑，只人隨後就追，伙計一睜，這是活三局子，兩個人吃完，把碟子摔了，裝打架，誠心不給錢，伙計隨後也追出來，後面就喊：「二位別走，給了酒錢，二十壺，二十碟餡餅，不給錢可不行。」和尚也不回頭，一直進了東門，只矮子隨後緊緊追趕說：「好和尚，無緣無故，你拿碟子砍我，我焉能跟你干休，你上天，我趕到你靈霄殿，你入地，我趕到你水晶宮，好歹把你趕上，和尚一邊往前跑，一邊嚷：『不得了，不得了，僧們兩人是一場官司，和尚說着話，跑到十字街，正碰見楊國棟、尹士雄，由正南而來，只兩個頭兒也是追和尚，直追到五里碑，也沒有追着，楊頭說：『僧們回去罷，二人復反往回走，剛走到南門，地方官人一睜，說：『尹頭楊頭，頭兒死屍沒有，』尹士雄說：『那有死屍地方說：『在我段上死了個窮和尚，』尹士雄說：『在你的地面上，我們還沒走到十字街，怎麼會頭兒見呢，』地方說：『不是只個死屍走了屍，跑出了南門，』尹士雄就問：『死的，是甚麼人，』地方就把抓天鶴、張福、過街老鼠、李祿，怎樣打死窮和尚，老爺驗了屍，怎麼派人看着和尚，走屍跑的話，從頭至尾一說，楊國棟一聽說，『不得了，濟公被人打死了，』尹士雄說：『你們不知道濟公神通廣大，死不說了，咱們一同回去罷，』地方官人，『只才同尹士雄、楊國棟一同回來，剛走到十字街，見和尚由正東跑來，地方一聽，說：『死屍來了，』尹士雄、楊國棟趕緊就問：『師父怎麼回事，』和尚說：『不得了，我們兩人是一場官司，別叫追我的那

矮子跑了。尹士雄楊國棟過去，就把那矮子截住。尹士雄說：「朋友別走了，你跟和尚打一場官司罷。那人說：『好我們是得打官司。』」尹士雄過去，嘩啦一抖鐵練，就把矮子鎖住。只矮子說道：「和尚打官司，也不能鎖我。」尹士雄說：「我們老爺有吩咐，在家人要跟出家人打官司，先鎖在家人，不鎖和尚。你走罷，拉着這人剛要走，後面酒店伙計趕到說：『別走。』」楊國棟一暗認識說：「劉伙計什麼事？」伙計說：「只位吃了十碟餡餅，十壺酒，和尚吃了十碟餡餅，十壺酒，兩人一打架，把二十碟都給摔了，酒錢也沒給。兩個人就跑出來了。」楊國棟說：「伙計，你且回去罷。」寫我的賬該多少錢？我給伙計一聽說：「既是楊大爺這麼說，我就回去了。」伙計轉身走了。和尚說：「咱們上衙門去打官司去。」地方官人過來說：「楊頭，你替我回老爺罷。」大師父又活了，我就不上衙門去了。楊頭說：「就是罷。」尹士雄拉着只個矮子，大衆往北走，走了不遠，路西酒舖內孫掌櫃跑出來說：「楊大爺，你煩惱。」楊頭一楞說：「我什麼事煩惱？」孫掌櫃說：「不是楊大奶奶死了麼？」楊頭說：「這話是誰說的？」孫掌櫃用手一指說：「就是只位大師傅給送的信。」楊頭說：「師父怎給我報喪來着？」和尚說：「我跟他鬧着玩，因他給人家寫花賬，孫掌櫃一聽說，好和尚你無故誑我，我把禮物都買了，還沒送去，你就賠我。」楊頭說：「得了，孫賢弟，你今受點委屈罷，只位和尚也不是外人，聽着我罷。」尹士雄說：「師傅，你怎麼說人家死了？」本來已經病着，和尚說：「一咒十年旺，就死不了啦。」楊國棟說：「師傅慈悲慈悲，給我一塊藥，和尚點頭，掏了一塊藥，給了楊國棟。這矮子就問：『這個和尚，是那廟裏的？』」尹士雄說：「你要問和尚，我告訴你。」和尚打官司，算你露了臉，增了光，只是靈隱寺濟顛和尚。這矮子一聽，呵了一聲說：「他是濟顛哪？」官司我不打了，說着話冷不妨一抖鐵練，擰身躡上房去。和尚說：「別叫他走了。」龍游縣只兩條命案，都在他一人身上。書中交代，只個人姓徐名沛，外號叫小神飛，也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盜，龍游縣的兩條命案，怎麼會在他身上呢？只其中有一段隱情。南門外高宅捉妖的那個老道葉秋霜，當初也是綠林人。後來在南門外三清觀出了家，他得了一部邪書，名叫陰魔寶籙，上面有煉邪術的法子，能煉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移山倒海，五行變化，點石成金，捉妖的法子，拘五鬼的法子，擒妖捉鬼各種的法子。只天老道正在廟裏煉工夫，來了一個僧人，乃是西川路五鬼之內的，姓李叫李兆明，外號人稱開風鬼，跟老道係故舊之交，來望着老道。兩個人一見面，各敘寒溫，葉秋霜就問：「李賢弟打那來？」李兆明說：「由西川來。」西川的綠林窩子，給人家挑了，我也無處投奔，老道就留下李兆明在廟裏住着。老道早晚練工夫，李兆明就問：「煉的是什麼工夫？」老道就說：「得了一部天書，能練各種法術。」李兆明說道：「兄，你教給我練練。」老道說：「你練不了，要練一天得磕一千頭。」李兆明一想，他這是不教給我，心中暗恨着。老道：「這天高折桂，請老道捉妖。」李兆明知道這件事，他暗中跟着老道在法台捉妖。李兆明就後一刀，把老道殺了，把只本書得在手內，他也沒回家。他就住在德興楊家店，沒事在店裏聽書。早晚練工夫，這天開風鬼李兆明在店門口站着，只見由東面來了一個人，乃是小神飛徐沛。一見和尚，趕緊過來行禮。李兆明就問：「徐賢弟打那來？」徐沛說：「我要到臨安逛去。」西川綠林的朋友都散了，我也無地可投。李兆明把徐沛讓到店裏一談話，徐沛

就問李兆明在這住着做什麼呢？李兆明說：我得了第一部天書，練工夫呢。徐沛說：你教給我練練。李兆明說：你要練也行，你得找一個幼女，天靈蓋來。徐沛說：找天靈蓋，練甚麼？李兆明說：能練千里眼，順風耳。徐沛本是渾人，他就出來找幼女，天靈蓋。遇見看坟的，他就問：只坟裏埋的什麼人？看坟的只當是他要偷坟掘墓，也不肯告訴。說：不知道。徐沛連問了好幾個，都不告訴他，他也問煩了。正在樹林發楞，歇着，由對面來了一個僧人，架着拐，是個瘋子。一見徐沛說：徐賢弟，你在這做什麼呢？徐沛一瞧，認識這個和尚，叫書癡僧。馮元志，也是西川路的江洋大盜，怎麼叫書癡僧呢？皆因白天架着拐裝瘋子，晚上上房飛檐走壁更玲便，他為是遮蓋，叫人家知道他是瘋子，不能做賊。今天一見徐沛，問：徐沛做什麼呢？徐沛把李兆明叫，他找女兒，天靈蓋，練工夫的話說了一遍。馮元志說：徐賢弟，你真實心眼。李兆明他是冤你，今天晚上我同你到店裏，把李兆明殺了，你就把天書得過來。好。徐沛說：好。馮元志他原本跟李兆明有仇，只叫借刀殺人，兩個人商量好了，一同到酒館，吃完了飯，天有二鼓來到德興店。馮元志巡風，徐沛下去，進了上房一瞧，李兆明正爬在桌上睡了。徐沛手起刀落，把李兆明殺了，把書得在手內，剛要往外走，就聽上房裏，殺了人了，嚇了徐沛一跳。濟公嚷殺了人，那就上房殺了人。後來聽和尚說：出恭去，上了茅廁。馮元志他巡風，聽屋裏說：公文濕了，他也不知什麼公文。見柴頭同杜頭出去找和尚，馮元志由房上下來，進屋中一瞧，是憲批柴元祿，杜振英，捉拿乾坤盜鼠華雲龍的公文。馮元志就把公文，揣在懷裏，由屋中出來上房，柴頭杜頭已不見。當時要追，也就把馮元志追上，賊人盜了公文，等徐沛出來，馮元志就問：怎麼樣了？徐沛說：我已把天書得來，僧們上那去。馮元志說：僧們上開化縣去，現在鐵佛寺金眼佛姜天瑞，姜大哥，撒綠林，帖傳綠林，箭，有西川路綠林朋友，好幾十位，在他廟裏，他要修夾壁牆地窖子，所為綠林人有了案，可以在他那裏躲避，是個扎足之地，咱們上開化縣去。徐沛說：也好。二人順大路望前走，走到一座樹林，見對面來了一個人，二人抬頭一看，真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不知來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小神飛夜刺開風鬼 濟禪師耍笑捉飛賊

手說：書癡僧馮元志，小神飛徐沛，二人正往前走，只見對面來了一個人，正是乾坤盜鼠華雲龍。馮元志徐沛二人趕緊上前，行禮說：華二哥，那裏來？華雲龍說：我由蓬萊觀來，好險，好險，險幾被陰通把我摔死。馮元志就問：怎麼回事？華雲龍就把已往從前之事，細說了一遍。馮元志說：華二哥，我告訴你一件事，叫你放心，我把拿你的海捕公文盜了來。華雲龍說：真的麼？馮元志就把殺李兆明，徐沛得天書，巧遇兩個班頭，在店裏，把文書怎麼盜來的話，對華雲龍一說。華雲龍只才明白說：你們二位上那裏去？馮元志說：上開化縣，你我一同走罷。現在鐵佛寺金眼佛姜天瑞，撒綠林，帖傳綠林，請了多少朋友，要一同修夾壁牆地窖子呢。僧們三個人，一同去罷。華雲龍說：也好。三個人只才一同走，只天來到開化縣鐵佛寺，一箇廟裏，廟外人煙稠密，三個人一打聽，問什麼事，有人說廟

裏鐵佛顯聖，口吐人言，三個人一直進廟，直奔後面一廳，就是金眼佛姜天瑞一個在廟裏，三個人給姜天瑞一行禮。馮元志說：姜大哥，衆位朋友那裏去了？姜天瑞說：衆位朋友都出去，分四路去做買賣，只裏還有幾位，叫他出來，給你三人引見。引見大家彼此行禮。姜天瑞說：三位由那裏來？華雲龍就把自己的事一說，徐沛也把自己之事一說。姜天瑞說：徐賢弟你得的什麼書，給我瞧瞧。徐沛就把書拿出來，交姜天瑞一瞧。說：徐賢弟這書你也用不着，我留下了。徐沛心中大大不悅，自己一想：我的東西，我還沒愛夠，我又沒說給他，他竟留下，實實可氣，心裏大不愿意，又不可說不給，惹不起姜天瑞，自己默默無言。華雲龍這時說：我要走，姜天瑞說：怎麼？華雲龍說：我心裏不安，怕濟顛和尚一來，一個跑不了，那時連累了你們衆位。姜天瑞一聽說：衆位朋友，那位到龍游縣去，把這濟顛和尚殺了，把人頭帶來，誰有這個膽量？替華二弟充光棍。徐沛說：我去。徐沛心裏有自己的心思，我到龍游縣不犯事便罷，犯了事，我先把他們拉出來，一個跑不了，他是暗恨姜天瑞，故此他說我去。姜天瑞說：好，徐賢弟你辛苦一趟罷。徐沛才由開化起身，這天到龍游縣東南城極角，碰見濟公和尚，一念道說：龍游縣這地方，不比別處，吃飯館不知這裏規矩的，花多了錢，還要被人恥笑。徐沛一聽，他原是個渾人，他才只跟和尚到酒鋪去喝酒，和尚故意要跟他打起來，跑到十字街，叫尹士樵把徐沛鎖上，徐沛先還要跟和尚打官司，只一聽是濟公徐沛一擰身，躡上房去說：官司我不打了，和尚說：別叫他走，龍游縣兩條命案，都在他身上。楊國棟、尹士樵一聽和尚只話，趕緊擰上房，打算要跑。馮想到和尚一手指手說：俺勅令赫，賊人要跑跑不了了，被尹士樵、楊國棟把賊人揪住，揪下房來。衆人一齊的奔龍游縣衙門，來到衙門，楊國棟進去，一回話說：濟公沒死，現在拿了一個賊人，聽候老爺審訊。老爺正審問張福、李祿的口供，一聽濟公沒死，老爺趕緊吩咐有請，立刻叫濟公、尹士樵帶領賊人上堂。老爺一聽說：聖僧請坐，下面賊人姓名甚名誰？徐沛也不隱瞞，說：回稟老爺，我叫小神飛徐沛，東門外楊家店脫頭和尚，叫開風鬼李兆明是我殺的，南門外老道葉秋霜是我殺的，我把他殺了，算他給葉秋霜抵命，沒我的事。老爺說：你滿嘴胡說，店裏和尚是你殺的，公文可是你盜了去？徐沛說：公文不是我盜的，是書癩僧馮元志盜的，他同華雲龍都在開化縣鐵佛寺住着，鐵佛寺還有許多綠林人在那裏，老爺一聽，也不再往下問，就吩咐將徐沛釘錄入獄。老爺說：聖僧，還求你老人家辛苦一趟，帶着我的班頭去辦案，將賊人拿來，和尙說：可以，老爺辦一套文書，我和尙帶楊國棟、尹士樵、柴元祿、杜振英四個人去，知縣立刻把文書辦好，交與楊國棟和尙帶領四位班頭出了衙門，一直順大路往前行走，和尙一面往前走，口唱狂歌，說道是：

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生總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來來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土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官也空，職也空，數盡孽障恨無窮，朝走西來暮走東，人生恰是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一場空，夜深聽盡三更鼓，番身不覺五更鐘，從頭仔細思量，便是南柯一夢中。

和尚說：「哎呀，阿彌陀佛，和尚剛才將歌唱完，只聽後面一聲，無量佛，大家回頭一看，來了一位老道，頭戴九條道巾，身穿一件古銅色的道袍，腰繫絲縵，白襪雲鞋，面如三秋古月，年過古稀，髮似三冬雪，鬢似九秋霜，海下一部銀髯，洒滿胸前，真是仙風道骨，跟着兩個童子，都在十五六歲上下，都是眉清目秀，髮挽雙丫髻，身穿藍布道袍，青色護領相襯，腰繫絲縵，白襪雲鞋，一個童子，抗着寶劍，挂着一個軋軋葫蘆，一個童子，抗着雨蓋，挂着一個包裹，老道一面往前走，口中念道：

玉殿瓊樓，金鎖銀鈎，總不如山谷清幽，蒲團紙帳，瓦鉢磁甌，却不知春，不知夏，不知秋，萬事俱休，名利都勾，高官駿馬，永絕追求，溪山作伴，雲月為儔，但樂清閑，樂自在，樂優游。

老道口念，無量壽佛，和尚回頭睜了一睜，老道走了不遠，和尚說：「哎呀，了不得了，我腰疼腿疼，肚子疼，腦袋疼，走不了啦。」楊頭說：「師父怎麼了？」和尚說：「我要死，不能走了。」尹士雄也不知道和尚的脾氣，也過來問說：「師父怎麼了？」和尚說：「我心裏發堵，嘴裏發苦，眼睛發努，柴頭說：對說話都亂了，這兩個人也不理和尚，在一邊蹲着生氣，和尚躺在地下，哎呦，哎呦，直嚷，那老道來到近前，說：無量佛，只位和尚是一個走路，還是有同伴的？」尹士雄說：「我們是一處的。」老道說：「和尚的病體沉重，我山人這裏有藥，柴頭說：道爺，你趁早別管，你走罷，你要一給藥吃，准一吃就死。」老道一聽說：「我這藥好，人吃一粒，能延壽一年，吃兩粒，能多活二年，吃三粒，能活六年，要死的人，吃我九粒藥，名為九轉還魂丹，能多活十二年，和尚要吃死了，我給抵償，柴頭說：我攔你不聽，你就給他吃。」老道吩咐把葫蘆拿來，倒出一粒藥來，其形似櫻桃，色紅似火，清香撲鼻，老道給和尚吃了一粒，和尚吃下去，嚷：「腸子燒斷了。」柴頭說：「是不是？」老道又給和尚吃了兩粒，和尚嚷：「肚子破了。」老道又給和尚吃了三粒，和尚說：「了不得了，心裏着火，肺肝全爛了。」老道把九轉還魂丹，都給和尚吃下去，和尚說：「不好要死，這句話說完了，和尚一張嘴，話說不出來了，只見和尚蹬蹬腿，咧咧嘴，咕嚕一聲，氣絕身亡，不知濟公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陳玄亮捉妖鐵佛寺 馬玄通路遇濟禪師

話說濟公吃下九粒藥，氣絕身亡，柴頭說：「道爺，你睜死了沒有，我說不叫你給他吃，你說吃死，你給抵償，老道嚇的驚慌失色，說：無量佛，無量佛，怪哉怪哉，柴頭說：你也不用念無量佛，你給治死，我能給治活了。」尹士雄說：「柴頭，你怎麼給治活呢？」柴頭說：「杜頭，你把酒都喝了罷，不用給和尚留着，杜頭說：快喝，只句話沒說完，和尚一番身爬起来說：「那有酒拿來，我喝點。」柴頭說：「你們睜好了沒有，和尚翻身站起來說：好老道，你給我要命丹吃，你別跑。」過去一把竟把老道脖領揪住，書中交代：「只個老道乃是天台山清宮東方太悅老仙翁的徒弟，在開化縣北門外，有一座北興觀，廟裏有一個老道叫陳玄亮，也是老仙翁的門徒，陳玄亮也是修道的，只天陳玄

亮在廟中一看，正北上有一股妖氣冲天。陳玄亮一想：我在這一方，豈能容妖魔作怪？我去找找妖精在那裏。把他除了，省得擾亂世界。想罷，帶了寶劍，往正北一找，找到鐵佛寺。一箇正是鐵佛在那裏口吐人言，說善男信女前來求藥，吾佛在此搭救衆生。每人給留下一吊錢，共成善舉，可以修蓋大殿，拏包藥去，可保汝一家平安。陳玄亮一箇，只股妖氣由鐵佛像裏出來，衆燒香人傳言說：本地臟症流行，一求佛爺就好。陳玄亮一想：只是妖精灑的災，我何不把他斬了，想罷，拉出寶劍，照定鐵佛只股妖氣一砍，焉想到由鐵佛嘴裏出來一股黑氣，竟將陳玄亮噴倒在地。當時渾身紫腫，不能轉動。早有人報與金眼佛姜天瑞、姜天瑞一想：陳玄亮無緣無故來壞我的事，莫若我把他搭到後面來，將他結果了性命，剪草除根，省得萌芽復起。想罷，剛要派人去搭，有人來回稟說：本處知縣鄭元龍來燒香，請見陳玄亮。老爺吩咐把老道帶到衙門發落。姜天瑞說：也好，讓知縣帶下去發落他罷。鄭老爺把陳玄亮帶回衙門，知縣平素知道老道是好人，一問陳玄亮怎麼回事，老道也還醒過來說：鐵佛寺乃是妖精作怪，我打算把妖精除了，沒想到妖精道行大，把我噴了，我活不活了。知縣說：你准知道是妖精，怎麼辦呢？陳玄亮說：只要我師傅請來，就可以把妖精捉住。知縣說：也好，立刻派人把老道抬回廟去。老道一想：渾身疼痛難挨，請師父東方太悅老仙翁，恐其道路太遠來不及，只才派童子去到龍游縣三清觀去，請大師兄馬玄通，告訴兩個童子，叫你師父帶着師父的九轉還魂丹，急速快來。兩個童子到龍游縣，請了馬玄通，夠奔北興觀，走在半路上，遇見濟公作歌：馬玄通沒賄得起濟公，老道心說：只個窮和尚，他也會說只修道的話，見和尚一病不能走，老道是一番好心，把九轉還魂丹都給和尚吃了，和尚到死了，柴頭把濟公誑起來，和尚一揪老道，尹士雄說：師父方才多虧只位道爺，給你藥吃，你才好了，和尚只才撒手說：只位道爺給我藥吃，老道說：不錯，和尚貴寶利在那裏，和尚說：西湖靈隱寺，上一字道，下一字濟，說言傳說濟顯就是我，馬道爺貴姓呀，老道說：你知道我姓馬，還問我貴姓，和尚說：你名字不叫玄通嗎？老道說是叫玄通，和尚說：你上那去，老道說：開化縣北興觀，和尚說：我也上北興觀，一同走罷。老道說：是叫玄通，和尚說：你上那去，老道走兩步行不行，老道說：行，你閉上眼，可別睜開，和尚就把眼一閉。老道一架和尚的胳膊，只聽耳輪中呼呼風響，走在半路上，和尚一睜眼說：了不得了，漏了風了，道爺你站站罷。老道惦念着師弟，趕路要緊，也不管和和尚落下一架，趁着腳風，直奔開化縣，剛來到北興觀廟門口，老道一箇，門口有一人躺着睡覺，老道近前一看，是濟公和尚，一番身起來，說：才來呀，老道說：我駕着趁腳風沒歇着呀，老道心中暗想：怪道只個和尚有些來歷，怎麼他到先來了，和尚說：道爺你走後，我出恭來着，把你的九粒丸藥都拉出來，你悄悄還給你罷。老道一箇藥，還是原就一樣，並沒改了顏色，自己暗想：好怪，把藥接過來，放在腰中，只才扣打廟門，時候不多，出來一個小道童，把門一開，說：師爺來了，我兩個師兄呢？馬玄通說：他兩個在後面走着就來，和尚請裏面坐，濟公跟着進去，一箇，只廟中正北是大殿，東西各有配房三間，小道童一打東配房鶴軒的簾子，老道同和尚進來，屋中是兩箇一明，一正當。

中有張八仙桌，兩旁有椅子，靠東牆有一張床，床上躺着陳玄亮，正是陳玄亮在那裏哼聲不止，一見馬玄通說，師兄來了，只位和尚是誰，馬玄通說，只是靈隱寺濟公，陳玄亮說，師兄可把九轉還魂丹帶來了，我被妖精噴了，馬玄通說，我帶了九粒丸藥，都給只位和尚吃了，他可又拉出來，陳玄亮說，好醜，馬玄通說，你俏顏色可沒變，陳玄亮說，我不吃，和尚說，我只裏有藥，叫伸腿瞪眼丸，你吃點，一伸腿一睜眼就好，和尚掏出一塊來，給了陳玄亮吃下去，工夫不大，就聽肚子裏咕嚕咕嚕一响，要走動，陳玄亮叫道，童童攙着出去，走動了兩次，立刻渾身腫消疼止，復舊如初，陳玄亮說，好藥，好藥，真是好藥，多蒙聖僧搭救弟子，實深感激，立刻向濟公行禮，連馬玄通都給和尚道謝，和尚說，只到不要緊，你只屋裏有味，薰鼻子，陳玄亮說，什麼味呀，和尚說，有賊味，兩個老道一聽這話，都覺詫異，書中交代，只屋裏床底下真有兩個賊人，在只裏藏着，兩個老道可不知道，皆因開化縣知縣，鄭元龍由鐵佛寺廟裏，把陳玄亮帶到衙門去，金眼佛姜天瑞，只打算是知縣把老道帶到衙門去，說他攪鬧廟場，把老道治罪，馬想到老爺派人把老道抬回廟去，早有人得了信，告訴姜天瑞，姜天瑞一想，知道陳玄亮的師父是天台上清宮東方太悅陳仙翁，姜天瑞怕陳玄亮捉妖沒捉成，必然要請他師父前來捉妖，壞了我廟中的大事，莫若我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遭殃，想罷，姜天瑞叫兩個朋友來，一個叫銅頭羅漢項水，一個叫烏雲豹陳清，這兩個人都都是綠林中的江洋大盜，在姜天瑞廟裏住着，姜天瑞今天把只兩個人叫來說，二位賢弟，我有一件事，求你二位辛苦一趟，項水陳清說，兄長何出此言，有用我等之處，萬死不辭，姜天瑞說，你二人帶上鋼刀，晚間夠奔北興觀去，把老道陳玄亮殺了，人頭給我帶來，項水陳清點頭答應，說，只有何難，候至天有掌燈之時，二人收拾好了，帶上鋼刀，出了鐵佛寺，施展陸地飛騰，來到北興觀，跳牆進去，暗中探訪，見陳玄亮出去，二人進了屋子，在床下一藏，打算等老道睡了，晚上行刺，馬想到馬玄通同濟公來了，濟公一說有賊味，項水低聲就問陳清說，你身上有味麼，陳清說，沒有，濟公在外面問了話，說，你兩個人沒了味了，滾出來罷，項水陳清實藏不住了，由床往外一攢，伸手拉刀，把兩個老道嚇了一驚，不知羅漢爺怎樣施佛法捉拿賊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顯神通捉拏盜賊 施妙術法鬪鐵佛

話說項水陳清兩個賊人，由床下往外一攢，伸手拉刀，意欲跟和尚動手，和尚用手一指，把賊人用定神法定語住，這時，簾板一起，由外躡進四個人來，正是柴元祿杜振英楊國棟尹士雄，書中交代，四位班頭，兩個小道童，走在道路上，馬玄通帶着和尚一施展趁脚風，把四個班頭兩個道童落下，柴頭就問道童是那裏廟的，小道童說，我們是開化縣北興觀的，柴頭說，方才那位道爺，是你們師父嗎，道童說，不是，是我們師大爺，柴頭說，我們那位和尚，跟你們師大爺，上你們廟裏去，僧們一同走罷，道童說，要一同走，怕你們四位跟不上我們，我們會

趁脚風，柴頭說，我們四個人會陸地飛騰法，你們二人慢着點，我們四人快着點，偕們一同走罷。道童說，就是六個人，只才一同順着大路，來到北興觀，到了廟門口，道童說，到了，等我叫門。柴頭說，不用叫門，我進去給你開，說着話，柴元祿、杜振英一擰身，躍上牆去，只兩個人，心裏有心思，爲是叫楊國棟、尹士雄、兩個人也跟着躍上牆去，只兩個人，也有心思，是要叫華雲龍的原差，不是無能之輩，焉想到楊國棟、尹士雄，只兩個人，也跟着躍上牆去，只兩個人，也有心思，是要叫柴元祿、杜振英、兩個小童進去，把門關上，衆人夠奔東配房，四位班頭一進來，正趕上，和尙把兩個賊人，人定住，柴頭、杜頭就問說，師傅，那個是華雲龍，和尙說，沒有華雲龍，楊頭、尹頭說，師傅，那個是盜公文的賊，和尙說，也沒有盜公文的賊，先把這兩個賊捆上，雖然都不是，也別放走了，柴頭、衆人，就把兩個賊人捆上，陳玄亮吩咐道童擺酒，四位班頭見過老道，彼此行禮，大衆落坐吃酒，和尙說，二位道友，天亮把只兩個賊人解到知縣衙門，告訴知縣，就提我和尙來了，要在鐵佛寺捉妖，替只一方除害，二位道友，可別明着把賊人送衙門，要明着解了走，只開化縣遍地是賊，不但把賊搶了走，還跟你們二位道友結了仇，就與你們二位有性命之憂，陳玄亮說，師傅，你給出個主意，怎麼辦，和尙說，你把兩個賊人，拿被包上，僱抗肩的搭着，以送供文爲名，就說廟裏給老爺送供文，老道答應，喝着酒，天已大亮，四個賣力氣的人進來，一聽兩個錦被包，直動不止，賊人悶的，很，焉有不動之理，抗肩的人就問，甚麼東西，老道還答話不出，和尙說，變蛋，抗肩的說，我們真沒聽見，過只個名目，和尙說，你們就不用管了，當時兩個老道跟着叫人抬着，奔知縣衙門，和尙說，柴頭，你們四個人，先到鐵佛鎮巡檢司，先去投文，就說我和尙隨後就到，四位班頭，夠奔巡檢司來，到掛號房一投文，巡檢司的老爺劉國紳，立時請四位班頭進去，四個人給劉老爺行禮，劉老爺一問，柴頭說，同濟公來到鐵佛寺辦案，把底裏根由一說，劉老爺說，原來是聖僧前來辦案，怎麼還沒來呢，柴頭說，少時就來，少時就來，到巡檢司掛號房，和尙說，辛苦掌櫃的，官人一聽說，大師傅，只裏沒有掌櫃的，只是衙門，和尙說，衙門沒掌櫃的，有甚麼，官人說，有老爺，和尙說，有舅舅沒有，官人說，你只是找打，和尙說，你告訴你們老爺，說我老人家來了，官人一聽說，和尙你是誰呀，和尙說，我是靈隱寺濟顛，找你們老爺，立刻叫人進去，一回桌，少時，劉國紳迎接出來，趕奔上前說，聖僧來了，請裏面坐，和尙說，劉老爺請，一同到了書房，四位班頭也在這裏，和尙來到屋中落坐，有人進上茶來，和尙說，劉老爺你拿你的名片，到鐵佛寺去，請那廟的和尙，就說有本處的紳董富戶，要給他修廟，把和尙請來問問，得多少銀子，你先把盜公文賊人，誣來，我和尙在裏面屋藏着，等他來了，我先把他拿住，然後再到鐵佛寺捉妖，劉國紳點頭答應，立刻派手下人，拿名片，到鐵佛寺去，交給家人一番話，家人到鐵佛寺去，請和尙，且說金眼佛、姜天瑞、自從徐浦上龍游縣走後，未見回來，他手下衆綠林的朋友，都出去做買賣，就留下乾坤盜鼠、華雲龍、書癩僧、馮元志、皂托頭、彭振、萬花僧、徐恆，只四個人，跟他看廟，今天華雲龍、姜天瑞沒在廟裏，只因小西村衆紳士富戶，內中

有明白人說：只開化縣八百多村，家家鬧臟脹病，勿論甚麼明醫，都踏不好，非得到鐵佛寺去求鐵佛才能好，只其中定有緣故，求鐵佛，貧家討藥，要一吊錢，富家討藥，要銀一兩，莫如把廟裏和尚找來，跟他商量，大家湊錢給他修廟，叫他給求求鐵佛，就許能除了災。大衆商量好了，派人去請和尚，姜天瑞同着華雲龍，夠奔小西村去，他二人剛走，巡檢司的家人來請說：現在衆紳士富戶，向我們老爺商量，要給修廟，請和尚商量用多少銀子，畫癩僧說：我去，立時他架着拐，同着家人來到巡檢司，讓到書房，劉老爺說和尚來了，馮元志向劉老爺打一問訊，濟公此時在東裏間屋中躲着，四位班頭在西間屋子躲着，劉老爺讓馮元志坐下，說和尚貴姓，畫癩僧說：我在家姓馮，僧名叫元志，劉老爺說：你出家幾年了，馮元志說：我是半路出家的，皆因腿子受了殘疾，就算是廢人，劉國紳說：現在有人要修廟，你那廟裏要重修，得用多少銀子呢，畫癩僧他本是個賊，那裏懂得修廟用多大工程，當時也說不出多少來，劉國紳說：你說不出來，我到約了一位行家和尚，給你見見，聖僧請出來，濟公一掀簾子出來，道：好東西，馮元志，你敢把我們公文盜去，我看你那裏走，馮元志一聽這句話，大吃一驚，打算站起身來往外要走，濟公用手一指，用定神法把賊人定住，濟公伸手，由賊人兜囊之內，把拿華雲龍的海捕文書掏出來，交柴頭說：柴頭，把公文拿去罷，柴頭接過來一瞧，果然不錯，和尚說：劉老爺你先叫官人把這個賊人鎖起來，暫把他押在你衙門裏，我和尚要上鐵佛寺前去捉妖，四位班頭跟我走，劉國紳立刻叫人把馮元志鎖上，押到班房去，且說柴元祿、杜振英、楊國棟、尹士雄四個人，跟着和尚出了巡檢司衙門，來到鐵佛寺，見廟門口真是擁擠不動，也有賣吃的，來趕廟會，也有賣要貨的，廟裏廟外，人烟稠密，來來往往，只些善男信女，來燒香求藥的人無數，只座廟是三座山門，全都大開，廟門口有兩根旗桿，廟裏面也有兩根旗杆，正山門上有一塊匾，上寫勅建護國鐵佛寺，和尚帶領四位班頭，進了東角門一看，正北是大殿五間，東西各有配房五間，大殿的東邊是四扇綠屏風，開着兩扇，關着兩扇，套着是第二層院子，只廟裏是五層殿，連東西跨院共有百餘間房子，頭一層大殿中間，就是供的那尊鐵佛，濟公抬頭一看，由正殿裏一股氣直冲斗牛之間，和尚說：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羅漢爺，才要施佛法，大展神通，要在大殿捉妖，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華清風古天山見妖

金眼佛一怒殺和尚

話說濟公帶領四位班頭，來到鐵佛寺，見大殿裏一股妖氣冲天，和尚一瞧，大殿頭裏，東邊一張桌，有人管三門帳，專收銀子，西邊一張帳桌，專管收錢，只見有一個婦人，在那裏燒香，約有二十以外的年紀，光梳油頭，髮亮如鏡，一臉的脂粉，打扮的不像好人，在那裏禱告說：佛爺在上，小婦人姚氏，只因我一個小親家，得了癩症，求佛爺慈悲慈悲，賞點藥罷，只要我親家好了，我給王爺燒香上供，鐵佛口吐人言說：姚氏，你可曾給王爺帶了一吊錢來，姚氏說：帶來了，鐵佛說：既帶了錢文，交在帳桌上，佛爺給你一包好藥，拿回去保你一家都好了，姚氏

說，謝謝佛爺，拿着藥，竟自去了。這姚氏剛走，只見外面又來了一個少婦人，由外面一步一個頭，磕着進來，書中代表，這個婦人姓劉，娘家姓李，在開化縣正南劉家莊住家，丈夫在外貿易，有數年不通音信，劉李氏有個婆婆，家中寒苦，就靠着做針指糊口，劉李氏賢孝無比，只因他婆母身得臧症，有一年之久，劉李氏聽說鐵佛寺佛爺顯聖，專治臧症，李氏一片虔心，由家中一步一個頭，走了一天一夜，才來到這裏，劉李氏一燒香說，佛爺慈悲，小婦人劉門李氏，家有婆母，臧症二年之久，求佛爺賞點藥，只要我婆母好了，等我丈夫貿易回來，必給佛爺燒香上供，妖精一睜，這臧症不是他洒的，他也治不了，說，劉李氏你可曾給佛爺帶了錢來，劉李氏說，我家中太寒，沒有錢，求佛爺慈悲，慈悲罷，鐵佛說，不行，佛爺這裏是一概不賒，沒錢不給藥，你去罷，劉李氏咳了一聲，心說，不怪人間勢利，連佛爺都愛財，可惜我這一片虔心，自己無法，轉身往外走，濟公一睜，知道這是一位賢良孝婦，和尚說，這位小娘子不用着急，我這裏拈了一塊藥，你拿回去，給婆母吃了就好，劉李氏把藥接過去，說，謝謝大師父，竟自去了，濟公邁步來到大殿，一睜這鐵佛，是坐像，一丈二尺的金身，五尺高的蓮花座，頭前擺着香爐蠟炬，許多的仙菓供素菜，和尚過去，伸手拈了一個蘋菓，一個桃，拿過來就吃，旁邊打磬的一睜，說，和尚你是那裏來的，捨菓子吃，和尚說，廟裏有東西就應當吃，你們這些東西，指佛吃飯，賴佛穿衣，算是和尚的兒子，算是和尚的孫子，這個打磬的一聽這話，氣往上沖，過來就要打和尚，和尚用手一指，用定神法把這人定住，和尚跳上蓮花座說，好東西，你敢在這裏與妖作怪，要害衆民，我和尚正要找你，結果你的性命，說着話，和尚照定鐵佛，就是兩個嘴吧，衆燒香的大家一亂說，來了個瘋和尚，打佛爺的嘴吧呢，四個班頭也站在外頭，暗着，就聽鐵佛肚子裏咕嚕咕嚕的一陣响，其聲似雷鳴，忽然山崩地裂一聲响，四位班頭踏鐵佛，一丈二的金身，連蓮花座往前一倒，竟把和尚壓在底下，柴元祿杜振英一剝脚，放聲痛哭，說，師父你老人家沒想到死在這裏，死的好苦，楊國棟尹士雄也深爲嘆息，說，可惜濟公是個好人，這一碰，准砸在地裏去，肉泥爛醬，楊國棟說，柴頭你也不用哭了，人是生有處，死有地，這也無法，僧們走罷，四個人正要走，只見和尚走了，了了，由廟外頭進來了，和尚說，柴頭，你們探喪呢，柴元祿也不哭了，說，師父你沒死呀，和尚說，沒有，好妖精，也打算要暗害我和尚，我非得要去找他去，跟他誓不兩立，柴元祿說，我們眼睛着把師傅壓在地下，怎麼你又打外來了，和尚說，沒砸着我，我一害怕，一蹣跚躡出去了，正說話，和尚就嘆了不得了，快救人哪，妖精來了，這句話沒說完，只見一陣狂風大作，真是

搜搜雲霧捲，唵唵過樹林，海翻波浪起，山滾石頭沉，塵沙迷宇宙，昏暗驚鬼神，這風真浩大，刮遍錦乾坤，一陣狂風大作，由半空落下一個妖精，竟把和尚圍住。

書中交代，是什麼妖精呢，這內中有一段緣故，凡事無根不生，金眼佛姜天瑞的師父，姓華，雙名清風，人稱九宮真人，專習左道旁門，乃是華雲龍的叔父，他在古天山凌霄觀參修，當初凌霄觀有一位老道姓黃，乃是正務參修之人，被清風殺了，他就沾了靈霄觀，這廟裏甚是殷富，廟後有一座塔名，叫烟雲塔，每逢下雨過去，由塔底轉

縫冒出烟來，起在半空不散，尤如浮雲一般，乃是廟中的古跡，常有貴官長者，富豪人家，去到廟裏住着，所爲暗這個烟雲塔的古蹟，焉想到自華清風接過廟來，這座塔也永不冒烟了。華清風心中暗想，怪道時常聽這座塔就見鳥兒在半空一飛，就飛到塔裏，只見進去，不見飛出來，圍着塔四面地下，淨是烏毛。華清風心中納悶，也不知塔裏有什麼東西，只天華清風無事，又去階塔，正在發愕，忽聽後面一聲：「無量佛。」說：「華道友，你做甚麼呢？」華清風回頭一看，見身穿亞青色道袍，腰繫絲絛，白襪雲鞋，面如青泥，兩道硃砂眉，一雙金睛，滿部的紅鬚，華清風一聽不認識，趕緊說道：「道友從那裏來的？」老道說：「華道友，你不認識我呀，你是我的房東，我在你廟裏住了半年了。」華清風說：「是是，道友請前面坐。」二人來到前面，鶴軒落坐。這老道說：「華道友，你真不認識我。」華清風說：「我實在不認的。」未領教道友貴姓，那道人說：「我姓常，我跟你有一段仙緣。」華清風說：「道友在那座名山洞府參修？」老道說：「我在盤古山。」華清風道：「常友參修多少年了？」老道說：「我告訴你罷。」文王出虎關，收雷震子，我親眼得見姜太公斬將封神之時，我去晚了沒趕上，你不用問多少年了。華清風心中有點明白，猜着大概必是妖精，兩人一盤道，果然常老道道德深遠，呼風喚雨，拘神遣鬼，樣樣皆通。華清風讓他吃就吃，讓他喝就喝，兩個人很是親近，日子長了，兩個人真是知己。只天華清風說：「常道，你我彼此至近，我暗暗你的法身行不行？」老道說：「甚麼？」華清風說：「我要暗暗你的本像。」常老道說：「可以，你要暗暗得星斗落盡，太陽未出之時，我可以叫你暗。」他們修道的人，最避三光，要被日月星光三光照，就怕要遭雷劫。你明天星斗一落，天似亮不亮，你開開後廟門，往正北看，我在北山頭等你。」華清風說：「就是罷。」當時吩咐童子擺酒，童子點頭答應，立刻擦抹桌案，杯盤連落把酒擺上，兩個人吃酒談心，開懷暢飲，直吃到日落黃昏。常老道說：「我要告辭。」明天天亮見華清風送到外面，拱手作別。華清風自己回來，心中暗想：「可知道，這個常老道是個妖精，不知是什麼妖精，打算到要暗暗，可以明白。」常老道走後，華清風告訴童子，到三更天就叫我，早點來，恐怕誤了。童子答應。華清風躺在床上，合衣而臥。童子等到三更以後，就把華清風喊起，他來到外面暗暗，滿天的星斗，華清風復反到屋中喝茶，等候到東方發白，出來一看，斗轉星移，那才來到後面，開開廟後門，正往北一瞧，華清風不暗則可，一暗嚇得儂儂打一寒戰，有一宗岔事驚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濟公鬥法金眼佛

雲龍二次傷三友

話說九宮真人華清風，抬頭往山坡一瞧，原來是一條大蟒，頭在東山頭，尾在西山頭，真有幾百丈長，有大缸風看的目瞪口呆，正在發愕，後面一聲：「無量佛。」說：「華道友，你可曾看見了？」華清風回頭一看，乃是常老道。華清風說：「看見了。」道友請廟裏坐罷，真是法力無邊。常老道說：「華老道友，你我道義相投，要有用我之處，我萬死不

辭華清風說甚好。兩個老道，朝夕在一處講道。這天姜天瑞來到凌霄觀，一見華清風，華清風說：你做什麼來了。姜天瑞說：我住的鐵佛寺，日久失修，我打算重修。奈工程浩大，獨力難成，我求師父給我個主意。華清風尚未答言，常老道答了話說：不要緊，你需用多少銀子。姜天瑞說：總得一萬兩銀。常老道說：你回去罷。明天在開化縣酒三天災，你貼上報單，就說鐵佛顯聖治病，不出十天，我能給你個十萬八萬的。華清風說：好。你謝過你師伯。姜天瑞就給常老道磕了頭。自己先回廟貼報單。常老道就在河裏井裏一噴毒氣，誰一吃水，立刻就得臟症。蟒精就來到鐵佛寺，充鐵佛說話治病。有錢人家求藥，要一兩銀子，寒苦人家要一吊錢。這開化縣所屬八百多村莊，無數人，都得一樣的病。妖精正然給聚錢，那想今天濟公來了，一打鐵佛的嘴吧，妖精已害怕驚走了。自己一想，這窮和尚把我趕走，我有何面目去見華道友。莫若我把和尚吃了，想罷一障風回來，顯出原形，由半空中往下一落，是一條大蟒，有三四丈長，把和尚盤住，抬頭要咬。和尚拿手一捏蟒的脖子，蟒妖不能動，睜着眼睛，着和尚，和尚睜着蟒，嚇得廟裏作買作賣的，燒香的善男信女，連四位班頭，全都跑出廟去。正在這般光景，外面一聲，無量佛，金眼佛，姜天瑞來了。書中交代：姜天瑞帶領華雲龍，奔小西村。一見衆紳士大衆，彼此行禮問道：爺貴姓。姜天瑞通了名姓，說：找我甚麼事。衆紳士大家說道：現在我們只這村裏，家家人人得了臟症，大概這是佛爺顯聖，所爲修廟，只要道爺給求佛爺，大發慈悲，我們村裏人都好了。我等情願湊銀給修廟，省得我們自己求佛爺去。道爺給代代勞，不知道爺意下若何。姜天瑞說：好辦。只要衆位肯施捨銀錢修廟，我可以求求佛爺，正說着話，外面有人進來回稟說：外面有鐵佛寺兩位和尚，一個叫皂托頭，彭振，一個叫萬花僧徐恆，來找道爺，有要緊事。姜天瑞一聽，一愕，趕緊告辭，帶華雲龍出來。一瞥見脫頭彭振，萬花僧徐恆二人，驚惶失色。姜天瑞就問：甚麼事。彭振說：了不得了。現在濟顛和尚來到廟裏攪鬧，你快去瞧瞧罷。華雲龍一聽，就要跑。姜天瑞說：華二弟，不要耽驚，待我去結果濟顛的性命。我將濟顛拿住，給你殺他報仇。華雲龍知道姜天瑞有能爲，自己跟着，一同來到鐵佛寺。姜天瑞一瞧，濟顛和尚，被大蟒纏住。姜天瑞伸手拉出寶劍，說：好和尚，你無緣無故來攪我，惡狠狠照定和尚脖脛就是一劍，和尚口中念唵，勅令赫。這一劍正落在蟒的脖脛上，撲吃一响，鮮血直流，蟒頭滾落在地。一溜黑烟，妖蟒竟自逃走。這一劍打去了百年的道行。濟公見蟒妖走了，說道：友我謝謝你，勞你的駕。姜天瑞說：好。濟顛，你無緣無故，壞我的大事，我焉能容你。和尚說：齋們二人到山後去，有話再說。好。姜天瑞說：好。三位賢弟跟我來。華雲龍彭振徐恆也跟着，一同出了廟後門，來到無人之處。和尚說：姜天瑞，你說怎麼樣。姜天瑞說：濟顛，你要知時達務，跪倒給祖師爺磕三個頭，叫我三聲祖師爺。山人有一分好生之德，饒你不死。如若不然，山人當時要結果你的性命。和尚說：好東西。姜天瑞你這廝，出家人不知奉公守分，窩藏江洋大盜，你還敢謔言惑衆，叫妖精陷害黎民，你所爲貪財，貽害衆人，所作所爲，傷天害理。上干天怒，下招人怨。見了我，和尙，還敢只樣無禮，就是你給我磕頭，叫我三聲祖宗，我和尙也不能饒你。姜天瑞一聽，氣往上沖，舉寶劍照

定和尚劈頭就剝，和尚滴溜一閃身躲開，轉在姜天瑞身後，和尚擰了姜天瑞一把。姜天瑞回頭用寶劍照和尚分心，就扎和尚一閃身躲開，滴溜溜圍姜天瑞轉彎，擰一把，摸一把，拉一把。姜天瑞真急了，擰身跳出圈外，說好和尚，我跟你誓不兩立，你只是自來找死，休怨山人。待山人拿法寶取你，說着話，由兜囊掏出一宗法寶，口中念念有詞，祭在空中，和尚一看，原來是一塊混元如意石，隨風而長，能大能小，隨風而落，就如泰山一般，照和尚頭頂押下來，和尚哈哈大笑，用手指只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這石子一溜，現了原形，有雞子大一塊石子，墜落在地，姜天瑞一看，氣往上沖說，好和尚，你敢破山人的法寶，待山人再拿法寶取你，老道又由兜中掏出一宗物件，往空中一拋，口中念念有詞，和尚一看，原來是一隻斑斕猛虎，搖頭擺尾，直奔和尚而來，和尚用手指說，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這老虎一道黃光，吊在地下，是一個紙老虎，姜天瑞見和尚連破了他兩宗法寶，當時姜天瑞站在那裏，口中一念咒，用寶劍一指，把脚一剝，只見半空中無數的石子，打將下來，和尚用手指，把僧帽拿下來一接，這石子全都吊在僧帽裏，和尚說，我今天不叫你，你知道，知道也不行，一招手，那帽子內石子，全倒出來，堆了一座山，和尚又用手照姜天瑞一指，說，唵嘛呢叭咪吽，姜天瑞一打戰，自己用手就打自己的嘴巴，和尚說，對，真打得使勁，打，再打幾下，姜天瑞自己所作的滿嘴流血，和尚說，該打，把鬍子掀下來，姜天瑞真聽話，自己就把鬍子掀下來，和尚說，姜天瑞你自己打的滿嘴流血，和尚說，該不悔過自新，我和尚此時就要結果你的性命，姜天瑞自己也明白過來，疼痛難挨，知道和尚利害，只才說，師父慈悲罷，我從此改過，決不敢了，和尚說，恐怕你口不應心，你得起個誓，我才放你，姜天瑞說，我再不改，叫我遭雷劫，打破天靈，頭破身死，和尚說，你去罷，華雲龍你往那裏走，華雲龍站着暗愣了，一聽和尚這句話，嚇得皂托頭，彭振萬花僧徐恆，二人就往南跑，華雲龍就往西跑，和尚就往西追，華雲龍真是急如喪家之犬，慌似漏網之魚，盡命逃跑，連頭也不敢回，好容易聽不見草鞋呱呱響了，自己這才站住，累得渾身是汗，遍體生津，一睜眼前，有一座廟，華雲龍打算到廟裏去躲避，剛來到廟的界牆，就聽廟裏有婦人喊，救人哪，好賊和尚，你敢搶奪良家婦女，你快把我放了，華雲龍一聽，心說，這廟裏和尚必不是好人，我進去瞧瞧，想罷擰身擰進院中一看，是北房三間，南房三間，西房三間，北房屋中一婦女喊，華雲龍在窗縫中往裏一看，是一個和尚，臉向裏，披下髮髻，打着一道金箍，有一個婦人，二十多歲，長的幾分姿色，和尚意欲霸占婦人，婦人直嚷，華雲龍一想，我冷不防由後面把和尚殺了，我把只婦人留下，就在廟裏一住，也到不錯，想罷拉出刀來，慢慢進去，冷不防躡進去一刀，竟將和尚殺死，人頭滾落在地，華雲龍一細瞧和尚，不是外人，賊人呀了一聲，不知和尚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施佛法暗度華雲龍

見美色淫賊生邪念

三說華雲龍由後面一刀，把和尚殺了。一睛和尚不是外人，乃是自己的拜兄。西川路五鬼之內的，雲中鬼鄭天福，華雲龍自己一睛，愕了半天，已然殺了，也無法了。人死不能復生，書中交代，只個賊人，一世也是沒做好事。這套濟公傳濟公爲渡世而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必然遇難成祥，賊官佞黨，淫賊惡霸，終久必有報應。做書人筆法，使看書人改惡行善，勸醒世人。比如忠臣義士遇着難，聽書看書的人，恨不能一時有救，爲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此乃人心公平之處，自古至今一理。鄭天福也是報應臨頭，臨死糊糊塗塗的就死了。華雲龍也沒暗明白是誰，一刀將賊人殺死。那婦人只當華雲龍是好人，趕緊說多虧了好漢爺搭救小婦人。我姓李，娘家姓劉，只因我住娘家，我兄弟劉四送我回婆家，騎着一條驢，走在這廟門口，不想遇見這賊和尚，他把我兄弟捆上，攔到西廂房，他把小婦人搶進來，意欲強姦。小婦人多虧你老人家，把這賊人殺了。小婦人回到家去，一家感念恩公的好處，華雲龍微微一笑說：小娘子你聽我告訴你，我殺的只個和尚，也不是外人。他叫雲中鬼鄭天福，是我的拜兄弟，我沒見明白，錯把他殺了。已經他也死了，你也不用走。僧們兩個人成其夫婦，把你兄弟一殺，僧們兩個人就在這廟裏住着就得了。這婦人聽了這話，也知不是好人。婦人就嚷：快救人哪。要霸占人哪。華雲龍說：你不要嚷，我就把你殺了。這婦人說：你把我殺了罷，殺了到好。華雲龍看這婦人，有幾分姿色，賊人淫心大動，捨不得說殺就殺。正在百般光景，只聽窗外哈哈一笑說：好華雲龍，你這廝做出這樣事來，可惜楊大哥撒綠林帖，傳綠林箭，給你慶賀守正戒淫花，你只廝人面獸心。我先結果你的性命。華雲龍一聽，拉刀擡出來一瞧，外面站定三個人，頭前這人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戴寶藍緞扎巾，身穿藍緞色箭袖袍，腰繫絲帶，薄底靴子，外罩一件寶藍緞大氅，面如赤炭，兩道重眉，一雙環眼，押耳兩綰黑毫，三綰黑鬚，飄洒在胸前。這個叫飛天火，祖秦元亮，第二個也是身高八尺，紫扎巾，紫箭袖袍，閃披豆青色英雄大氅，面似青呢，靑中透亮，兩道硃砂眉，一雙圓眼，押耳紅毫，滿部紅鬚子。這位叫立地瘟神馬兆雄，第三位穿白帶素，白臉膛，俊品人物。此人姓楊名順，綽號人稱千里腿，乃是威鎮八方楊明的伯叔兄弟。這三個人由曲州府回來，在道路本聽說華雲龍在臨安採花，做案。三個人想着這事也許以訛傳訛，想着楊大哥給華雲龍慶賀守正戒淫花，他焉能不做不遵王法之事呢。今天這三人正走在這古佛院牆外，聽廟裏有婦人喊嚷，救人，要姦人哪。三個人止住脚步，都是俠義英雄，專好管路見不平之事。楊順說：一位兄長，聽裏面有婦人喊嚷，救人，要姦人哪。這必是廟裏僧人不法，僧們到裏面瞧瞧。三個人擰身攔入裏面，暗中一探，原來是華雲龍要做傷天害理之事。秦元亮只才哈哈一笑說：好華雲龍，你做出這樣事來，華雲龍拉刀出來一看，羞惱變成怒，說：你三個小輩，敢管我二太爺的事。今天二太爺全把你們殺了。這三個人拉刀躡過去，就奔華雲龍。華雲龍心一想：他們倚仗人多，我非下毒手不可。想罷將刀一擺，擰身攔出廟來，只三個人那裏肯捨，隨着往外就追。馬想到華雲龍，就掏出兩支鏢來，見秦元亮往外一擡，腳沒落地，賊人抖手一鏢，正打在膀背之上，馬兆雄也往外一躡，賊人又一抖手，打在左肩頭。兩個人俱皆番身栽倒。楊

順一睛，眼就紅了，說：好華雲龍，你拿鏢打了我兩個兄長，我這條命不要了，跟你一死相拚，一擺刀照定華雲龍，搜頭就剝，華雲龍用手巾海底撈月往上一迎，楊順把刀往回一撒，照定華雲龍，心就扎，華雲龍一閃身，躲開，用刀照定楊順的脈門，就點，楊順把刀往回一撒，一偏腕子，照定華雲龍，脖脛就砍，楊順是真急了，一刀緊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華雲龍接頭就跑，楊順那裏肯捨，說：好華雲龍，那裏走，剛往前一走，華雲龍一抖手，說：鏢，楊順趕緊一閃身，見華雲龍一揚手，並未打出鏢來，楊順剛一楞，華雲龍又一抖手，說：鏢，這支鏢來，楊順未躲開，正中在華蓋穴上，楊順哎呦一聲，番身栽倒，華雲龍哈哈一陣狂笑，說：你這三個小輩，還敢跟二太爺動手，你們就這樣能爲，也敢稱英雄，今天只是你二個人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尋，休怨二太爺，狠心毒，結果你等的性命，說着話，華雲龍剛要擺刀過去，只聽對面一聲喊，好東西，華雲龍你在這哪，我和尙找你半天沒找到，你只可跑不了啦，華雲龍一看，來者正是濟公，賊人嚇得魂不附體，撥腿就跑，急如閃電，慌如流星一般，和尙隨後就追，不子不子，草鞋呱噠直响，華雲龍拚命逃走，到天黑，好容易聽不見後面草鞋响了，這才止住脚步，回頭看了看，和尙不見了，自己搯得力盡筋乏，渾身熱汗直流，見眼前一座樹林，華雲龍進了林子，靠着樹往地下一坐，咳了一聲，心中展轉，要不是自己胡作胡爲，何必鬧得如此，遍地言人，執拿，坐不安，睡不甯，沒有站足立步之所，自己心中一煩，靠着樹一陣心血來潮，雙睛一閉，渺渺茫茫，迷迷離離，似睡非睡，忽然往對面一看，見路北一座大門，掛着門燈，是一家財主的樣子，自己一想，我已越過了鎮店，又飢又渴，何妨到這家借宿一宵，求一頓飯吃，自己想罷，來到大門前，方要叫門，只見由裏面出來一位老丈，頭戴四楞道遙員外巾，身穿寶藍緞員外襖，腰繫絲絛，白襪雲鞋，面如三秋古月，慈眉善目，年過花甲，花白鬚鬚，洒滿胸前，一表非俗，華雲龍趕緊深施一禮，說：老丈請了，我乃行路之人，錯過店道，求老莊主方便，借宿一宵，賞我一頓飯吃，明日早行，那老丈抬頭一看，說：客人貴姓，同路有幾位，華雲龍說：我姓華，就是我自己，老丈說：客人請裏面坐，華雲龍跟着進去，到了客廳，這客廳朝南三間，屋中到很幽雅，老丈說：客人請坐，華雲龍說：未領教，莊主貴姓，老丈說：我姓胡，說着話，有人進上茶來，老丈款待甚恭，忽由外面進來一個家人，說：老員外，二員外生日，有許多親友，都等員外去喝酒呢，老員外說道：客人，我可不能奉陪，少時再談，吩咐家人給客人預備酒飯，務要小心伺候，家人說：是，華雲龍說：老丈有事請罷，老丈去後，立刻家人給華雲龍把酒菜擺上，華雲龍一瞧，各式蔬菜，都是他素常愛吃的，自己甚是喜悅，吃了個酒足飯飽，自己一想，這位莊主，與我素未會面，只樣厚待，心中甚感激，正在思想之際，聽外面有脚步聲音，外面說：老員外在屋裏沒有，華雲龍一聽，聲音婉轉，分明女兒聲息，也不好答話，忽見簾子一起，華雲龍睜睛一看，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女子，頭梳盤雲髻，耳墜竹葉環子，銀紅色女衫，銀紅色的汗巾，葱心綠縐綢中衣，窄小的宮鞋，真是蛾眉皓齒，杏臉桃腮，真比十成人材，強出百倍，華雲龍一睛眼就直了，心想：我出生以來，也沒見過這樣美貌的女子，只見這女子一掀簾子，啣了一聲說：是誰讓進來的野男子，也

不先說一聲，把簾子一擡，撥頭就走。華雲龍本是採花的淫賊，曾經蒼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的人。淫心一動，站起來就跟着這女子，直到後院，進了北上房。華雲龍也跟着來到上房，一掀簾子，那女子一睜，把面目一沉，說：「華雲龍，你真是胆大包天，你想想你做的事，有腦袋的沒有，你來，用手一指牆上。」華雲龍一睜，牆上寫的是他在秦相府題的那首詩。華雲龍心上暗想：「怪呀，這女子怎麼知道我是華雲龍？方要打算問，女子又用手一指說：『你膽濟顛來了。』」華雲龍一回頭，只見和尚脚步踉狂來到，賊人嚇的魂不附體，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遇張榮二人談心事 買鐵鏢淫賊見公差

話說華雲龍追到姑娘屋中，姑娘用手一指說：「濟公來了。」華雲龍一回頭，果見和尚來到，賊人嚇得打一寒戰，心中一明白，睜眼一看，還在樹林子坐着，原來是南柯一夢。書中交代，只乃是濟公的點化狐仙，要暗渡華雲龍，試探試探賊人的心地。到只般狼狽，能改不能，濟公原本是一位修道的人，出家人以慈悲爲門，善念爲本，有一番好生之德，不肯當時把賊人拿住，呈送當官，但能渡賊人改過自新。濟公就不拿他，焉想到賊人在夢中，仍然惡習不改。華雲龍一驚醒，嚇了一身大汗，方知是夢，只見滿天星斗，天約有二鼓以後，自己站起身來，往前行走，正往前行走，只見前面一幌身，有一個人，賊人心虛，趕緊把刀拉出來，二人來至切近，那人說：「華二哥，嗎？華雲龍一細看，不是外人，乃是黑風鬼張榮。華雲龍說：『張賢弟，你上那去？』張榮過來行禮說：『二哥久違，書中交代，張榮自從前者由楊明家裏逃出來，自己也是無地可投，他就到古天山凌霄觀去找華清風。華清風知道張榮跟華雲龍是拜弟兄，也不拏張榮當外人，就留他在廟裏住着。這天金眼佛姜天瑞由鐵佛寺逃走，就逃到凌霄觀去。一見他師父華清風，華清風就問：『姜天瑞爲何這樣狼狽，怎麼鬍子沒有了？』姜天瑞就把濟公在鐵佛寺捉妖之故，從頭至尾，述說一遍。華清風一聽，氣往上沖，說：『好濟顛，這樣無禮，我非得找他報仇不可。』從此記恨在心。姜天瑞把得着的這部陰魔寶籙，孝敬給華清風。華清風細細把陰魔寶籙一睜，他就決意要煉五鬼陰風劍，煉好了可以找濟顛給姜天瑞當道友報仇。要煉五鬼陰風劍，須得把五個人開腔摘心，用五個陰魂，才能煉得了。華清風就派黑風鬼張榮下山，誑五個人上山，可以煉五鬼陰風劍。張榮這才下了古天山，出來誑人。今天碰見華雲龍，二人彼此行禮。華雲龍說：『張賢弟，你在那住着？』張榮說：『前者我找你，到鳳凰嶺如意村去，住了幾天，想不到這個楊明，實不是朋友，我在他家住着，他慢不爲禮，還說了許多不在禮的話。』二哥，你知道我的脾氣，我如何受的了，我由他家出來，就在古天山凌霄觀住着。現在你叔父派我下山辦事，二哥，你上那裏去？華雲龍說：『現在我是無地可容，靈隱寺濟顛和尚拿我甚緊。』張榮說：『二哥，你我一同上古天山去，有你叔父九宮真人，也可以護庇你，也可以勸勸和尚。僧讚僧，佛法興，道中道，玄中妙，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歸到一家人。』他也

是出家人，一不在宮，二不應役，你犯了國家的王法，與他僧人何干，你同我去見真人，到可以有個安身之地。華雲龍說：去是可去，我先得買鏢去，我囊中一支鏢都沒有了，我全憑毒藥鏢護身，張榮說：你要買鏢，到前面興隆鎮買去，二人慢慢往前走，天光也亮了，來到興隆鎮，太陽高高的，張榮說：我就在村口等你，你去就來，華雲龍說：也好，進了村口，來到十字街，往東一拐，只見路南裏一座大鐵鋪子，字號舞岳齋，三間門面，西邊是欄橫，東邊是八卦爐，華雲龍抬頭一看，見鋪子門口，站着一位老者，頭戴藍緞四楞巾，身穿藍緞袍，面如重棗，粗眉大眼，花白鬍子，精神百倍，華雲龍一想，這必是掌櫃的，趕緊上前說：掌櫃的，你們這鋪子賣鏢麼？這老者上下睃了眼，華雲龍是穿白帶素，壯士打扮，老者說：不錯，賣鏢，尊駕買什麼鏢？華雲龍說：我要出風帆亮的鏢，有沒有？老者說：有到有，沒有出風帆亮的，壯士你裏面坐，你悄悄使的使不的，可以叫伙計現收拾，華雲龍點頭，跟着來到櫃房落坐，老者說：華壯士，你買幾支鏢，要多大分量？華雲龍說：八支爲一槽，六支爲半槽，十二支爲全槽，我買全槽十二支，還要一支爲鎮囊，要三兩二一，支老者說：是，我這樣還有現成的，或許分量大點，你要一槽鏢是六兩銀子，要出風帆亮，伙計現做得，加一兩銀子酒錢，華雲龍一想，幾兩銀子不算甚麼，說：價錢依你，我等着便，老者說：可以，拿了一支鏢來，華雲龍一睃說：分量大，老者說：華壯士，你等等，少時就得，一面叫小伙計去外面打壺茶去，僂們鋪子火沒着，你外頭打水去，附在小伙計耳邊說：如此如此，小伙計點頭走了，老頭陪着華雲龍說話，老者說：華壯士，素常作何生理？華雲龍說：保鏢，老者說：尊駕既是保鏢，我跟你打聽幾個人，你可認識？華雲龍說：有名便知，無名不曉，老者說：有一位南路鏢頭，追雲燕子黃雲，你可認的？華雲龍說：認得，老者說：北路鏢頭，美髯公陳考，病符神楊猛，你可認得？華雲龍說：那跟我自己弟兄，老者說：東路鏢頭，鐵棍無敵陳聲遠，西路鏢頭，鐵太歲周坤，神刀將李恆，尊駕可知道？華雲龍說：知道，老者說：中路鏢頭，威鎮八方大義士楊明，你可認得？華雲龍說：那更不是外人，老者說：這就是了，說着話，小伙計拿了茶來，給華雲龍斟了一碗，少時鏢打好了，老者拿進來，給華雲龍一睃，華雲龍說：鏢尖微沉一點，恐其打出去擺頭，老者說：華壯士，你試一試，我只後院裏有地方，要不合手，再叫伙計鏗鏗，華雲龍說：好，老者手裏擎了這支鏢，帶領華雲龍把後門一開，華雲龍一睃，這個後院地方甚寬闊，西南有五六丈一段長牆，靠南邊一個後門，週圍是院牆，也沒房子，地下都是三合土築的土基，是個練把式場子的樣式，華雲龍一睃說：掌櫃的，也能練罷，只個地方很好，老者說：我也愛練，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聽四外嘩嘩，嘩嘩有兵刀响，華雲龍一看，只見後門嗚嗚一响，把門踹了，進來兩個人，手中擎着鐵尺，頭前個人身，高八尺，頭帶纓翎帽，青布鸚鵡腰快靴，面似烏金紙，黑中透亮，兩道英雄眉，斜飛入鬢，一雙虎目，皂白得分，準頭端正，四字口，海下無鬚，正在少年，後面跟定一人，也是官人打扮，面如赤炭吹灰，紅中透紫，粗眉大眼，後面帶領無數官人，將門堵住，這兩個班頭一聲喊，好華雲龍，你往那裏走，你敢明夥打劫，劫牢反獄，今天你休想逃走，書中交代，華雲龍可並未在此地作案，只內中有一段緣故，興隆鎮歸常山縣管，只因常山知縣到

任未久，出了幾件逆案，南門當舖明火執仗，刀傷事主。東門外路劫，殺死事主少婦車夫，搶去銀兩首飾衣服。一無凶手，二無對證。老爺立刻把馬快班頭叫上來，兩位都頭，一位姓周名瑞，綽號人稱小玄壇，一位叫赤面虎羅鑣。這兩個都是飛簷走壁之能，老爺堂諭，派兩個班頭，急速辦案，給十天限，如將賊人拿獲賞一百兩，如逾限不獲，定要重責。周瑞羅鑣二人，領堂諭下來，每人帶了十數個伙計出來訪緝。只天正走在惡虎山，就聽山下一片聲喧，原來是常山縣馬家湖白臉專諸馬俊，同鐵面天王鄭雄由臨安回來，打着驢馱子，正走在這裏，只見對面跑來一人，說二位救命，那邊有劫路的了。馬俊說：你且跟我來，催馬向前，忽見對面躡出一人，身高九尺，膀闊三停，頭上青紫巾，身穿青綁身小襖，腰繫鈔包，薄底靴子，手擎鬼頭刀，面如刀鐵，一臉的白斑，押耳黑毛，短茸一部，剛鬚，只人把手中刀一順說：

此地我為尊，專劫過路人。若要從此走，須留買路銀。若無錢買路，叫你命歸陰。對面的眼羊孤雁，趁此留下買路金銀，饒爾不死，如要不然，要想逃命，勢比登天還難。不知鄭雄馬俊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蓬頭鬼劫徑遇英雄 華雲龍逃走逢故舊

話說鐵面天王鄭雄，見賊人一順刀，要買路金銀。鄭雄一看，這個人身軀高大，是個英雄的樣子。鄭雄很歡喜，心說這個人必是被窮所迫，我可以周濟周濟他，叫他改邪歸正，想罷，鄭雄趕奔上前說：朋友，我看你是個堂堂正正英雄，烈烈轟轟豪傑，必是被窮所逼，在此劫路，我周濟你二十兩銀子，你可以做個小本經營，千萬不可做賊為寇，你或是投親訪友，盤費不敷，你只管說，我還可以多給你，賊人哈哈一笑說：你休要跟我動舌箭唇鋒，給我二十兩銀子，今天大老爺既遇見你，你非把驢馱子東西都給我留下不可。鄭雄一聽，氣往上沖，說：你這斷太不知事務，你打算我怕你不成。今天我管教管教你，說罷，鄭雄伸手拉出竹節鞭，照定賊人頭就打。賊人一閃身，擺刀照鄭雄就剝，鄭雄往回一撒鞭，手急眼快，使了撥草尋蛇，往上一迎，嗆嚨一响，把賊人的刀磕飛了，趁勢打一鞭，竟將賊人打倒。鄭雄吩咐家人將賊人捆上，鄭雄打算打賊幾下，把他放了，叫他知道知道，不肯送他當官治罪，馬想到賊人破口大罵說：你們既把大老爺拿住，你兩個敢把自己名姓告訴我不敢，馬俊說：好賊人，你家大老爺怎麼不敢把名姓告訴你，我是馬家湖的姓馬名俊，綽號叫白臉專諸，告訴你，你便怎麼樣，你不服，你叫人找我去罷。賊人說：好，姓馬的，你看着罷。書中交代，下文書的裏面，有一羣賊，夜入馬家湖，馬俊幾乎一家被害，那就是報今日之仇。這是後話。今天把賊人拿住，正說着話，小玄壇周瑞，赤面虎羅鑣，帶領衆官人趕到，二位都頭一聽，認得是馬俊說，原來是馬大官人，拿住賊人甚好，現在南門外當舖明火執仗，搶去衣服首飾無數，已呈報到官，東門外路劫人案，老爺要這兩案，要的甚緊，派我等出來，你把賊人交給我們罷。馬俊

說也好，交給你們罷。又把那逃難之人叫過來，一問丟了什麼，那人說我胡德元，並未丟什麼，若非老爺，我命休矣，謝了馬俊等，自己去了。馬俊等也各自去。周瑞羅鑣叫夥計帶着賊回到衙門，往裏面一問話，老爺立刻升堂，吩咐把賊人帶上來。兩旁答應，立刻將賊人帶上堂來。賊人怒目橫眉，立而不跪。老爺在上面問道：下面賊人姓甚麼？賊人說我姓惲名芳。外號人稱蓬頭鬼。老爺說好，惲芳，南門外當舖劫案，你們共有多少人？趁此實說，免得皮肉受苦。賊人說我不知道。老爺說東門外路劫殺人，你等幾個人辦的？惲芳說我也不知道，不是我老爺說你在綠林幾年，做了多少案？惲芳說我沒做過案，這是頭一回。老爺一聽勃然大怒，把驚堂木一拍說：你這廝必是賊呀！見本縣竟敢言語支吾，大概抄手必不肯應。來人給我拉下去，重打八十大板。皂班答應將賊人打了八十大板，打完了，賊人並不哼哈，復又帶上堂去。老爺說惲芳你趁此說了實話，本縣可從輕辦理，你如不說，本縣三推六問，那時你也得招認。惲芳說我實是不知，你便把我怎樣？老爺一聽氣往上沖，吩咐看夾棍伺候。三根棒爲五刑之祖，往大堂上一捺，老爺吩咐把他夾起來再問。官人立刻把賊人夾起來。老爺一伸手，用了五成刑。賊人並不言語。老爺一伸手，用八成刑。賊人睡着了，用了十成刑。滑了槓，賊人終是不言。老爺無法，吩咐把賊人釘鐐入獄，連過了兩堂。賊人沒口供，馬想到第三天夜內，三更時，來了二百飛簷走壁，的江洋大強盜來到常山縣，劫牢反獄，把惲芳救走，拐走了七股差事，來到東門，殺死門軍，持刀押頸，要鑰匙開城逃走。知縣衙門就亂了。次日知縣把周瑞羅鑣叫上去，標下堂諭，限三天要這案。如拿獲着賞銀二百兩，三天如拿不着，必要重辦。馬快小玄壇周瑞跟羅鑣一商量，這件案真不好辦。周瑞羅鑣這兩個人原本是師兄弟，羅鑣是周瑞的父親的徒弟，這兩個人一商量，周瑞說：偕們兩個人到家去問問老爺，這個惲芳是那一路的賊？他老人家也許知道，叫他老人家給偕們出個主意。羅鑣說好，兩個人領着二十多個夥計，各帶兵刃，出了衙門，狗奔與隆鎮。周瑞他住家在興隆鎮的東村頭路北，他父親叫周熊，綽號人稱燕南飛。當年老英雄在鎮江住家，同一輪明月趙九州，鐵棍無敵滿得公，在外面保鏢，因閑事打了一場官司，打輸了。老英雄賭氣離開鎮江府，就在這與隆鎮落局，在十字街開了一座舞岳齋鐵鋪，跟前就是一子周熊，教了一個徒弟羅鑣。這兩個人在常山縣當紅差事。周瑞是三班都頭，羅鑣是班總。今天這兩個人帶着夥計，回到家中，一見老英雄周熊，周熊詰問：兒呀，你二人帶着夥計，來到家中甚麼事？周瑞說：爹爹有所不知，常山縣出了逆案了。周熊說甚麼逆案？周瑞說：這位老爺新官到任，交代尚未辦理清楚，南門外萬興當內，夜間明夥執仗，刀傷事主，搶去銀兩首飾，賊人逃竄，當舖呈報到縣。東門外路劫殺人，一無凶手，二無對證，人頭不見。老爺派我二人出來辦案，我帶着夥計下道，走到惡虎山，正遇賊人路劫，給常山縣馬家翻的白臉，專諸馬俊，把賊人拿住，我二人把賊帶到衙門。老爺一問，這個賊沒有口供，老爺把賊人入了獄，馬想到昨天夜內，來了幾百個江洋大盜，大反常山縣，劫牢反獄，把賊人救走，還走了七股差事，到東門砍死門軍，持刀押頸，要鑰匙開城逃走。老爺爲重事，紗帽都保不住了，堂諭給我二人三天限拿

不着賊人，必要重辦我等，要拿了這案，不但有賞，還成名，此不知是那路的賊，你老人家可有什麼耳信沒有？周熊說：救走的這個賊叫甚麼？羅鏞說：叫蓬頭鬼，周熊一聽說，這個賊我知道，這是西川路的賊，西川有五鬼一條龍，蓬頭鬼、輝芳、雲中鬼、鄭天福、開風鬼、李兆明、雞鳴鬼，全得亮，黑風鬼、張榮，一條龍是乾坤盜鼠華雲龍，你兩個人不用着急，在家等着，我出去探訪探訪。周瑞羅鏞點頭答應，老英雄燕南飛周熊，這才由家中出來，剛來到鋪子門口，正趕上華雲龍買鏢，周熊就心中一動，華雲龍要出風，軋亮的鏢，周熊心中暗想，使出風軋亮的鏢，是裝毒藥用的，天下沒幾個人，就是千里獨行馬元章，他傳授了徒弟威鎮八方楊明，楊明傳了個拜弟西川路的華雲龍，除此這幾個人之外，沒有要出風，軋亮鏢的，老爺這才一問，壯士貴姓？華雲龍說：姓華，周熊就知道是乾坤盜鼠華雲龍，周熊一想，大概劫牢反獄，必有他在內，就把他拿住，這案就破了，故此把華雲龍穩住了，叫小夥計去倒茶，向小夥耳邊說：你趕到家裏送信，就提乾坤盜鼠華雲龍在鋪子裏買鏢，叫周瑞羅鏞帶衆夥計來，把鋪子圍上，趕緊快來，小夥計聽的明白，點頭答應，把茶壺擱在水鋪裏，趕緊到家中，一送信，周瑞羅鏞正爲這案着急，一聽這個信，立刻帶人來，就把鋪子圍了，華雲龍也沒想到有人拿他，周熊把華雲龍誑在後院，因地方平坦，就好拿他，小玄壇周瑞赤面虎羅鏞，每人手擎一把鐵尺，重有二十四斤，把門堵了，蹣到院中，周瑞一聲，好華雲龍，明火路劫殺傷人命，劫牢反獄，殺死門軍，持刀押頸，要鑰匙開城，你真是膽大包天，我看你今天那裏去，華雲龍嚇得魂驚千里，也不知是那件事，二位班頭各擺鐵尺，往前夠奔，華雲龍看人多勢衆，自己不敢動手，急忙擰身往牆上就躡，老英雄周熊抖手就是一鏢，華雲龍沒躲開，正中在賊人的幽門，終日賊人探花，今天叫他嘗嘗鐵傢伙，這也是報應，小玄壇周瑞見賊人要逃走，趕緊喊嚷，外面伙計們，別叫賊跑了，衆官人各擺兵刃，阻住大路，大約華雲龍難逃活命，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五英雄送友古天山 惡妖道自鍊陰風劍

話說衆官人各擺兵刃，一截華雲龍，這些人如何截的住？華雲龍說：擋我者死，閃我者生，爾等讓路，擺刀往下，一躡，手中刀亂砍，官人殺開一條大路，賊人闖出來，往正北就跑，後面周瑞叫喊：千萬莫放走了他，衆人追拿，衆人隨後緊緊追趕，華雲龍跑的緊，後面追得緊，周瑞羅鏞帶領衆人飛追，華雲龍去不多遠，華雲龍跑的熱汗直流，腿也發了酸，實在跑不動了，後面仍自緊追，華雲龍又不敢站住，追上就沒了命，自己盡命往前跑，眼前一道沙土崗，約有一丈多高，華雲龍心裏說道：這土崗我要兩腿一發軟，上不去，一爬下可就沒了命了，自己來到土崗，用着力往上，焉想到土崗北邊有五個人，在那裏站着，乃是威鎮八方楊明，同風裏雲烟雷鳴，聖手白猿陳亮，矮脚真人孔貴，萬里飛來降通，書中交代，這五個人，怎麼會來到這裏呢？原本這五個人，在蓬萊觀廟裏住着，濟公叫他五個人，一個月之內，不準出廟，要一出廟，就有性命之憂，別人都能行，惟有陸通，他在廟裏不出

來，急得了不得，沒事他就拿着棍，在院裏練棍，以爲解悶，分爲三十六手左門棍，四十八手右門棍，莊家六棍，他自己就要開了，這天他正在耍着，一失手把花盆砸了，道童說：陸爺你別練了，要練到廟門口練去。陸通說：對，我上後門口練去。雷鳴說：我陪你去。偈們兩個人練去。楊明說：陸通別出去。濟公說：一個月不叫出去，出去有性命之憂，不可不信。孔貴說：廟門口又沒人在山上頭，有什麼要緊，叫他出去瞧瞧，免得他發躁。陸通就同雷鳴來到廟門口，一個練棍，一個耍刀，正練得高興之際，就見山上跑過一隻野貓來，陸通一瞥，拿棍就打。野貓往山下一跑，陸通同雷鳴兩個人隨後就追。道童瞥見，去告訴楊明，說：陸通同雷鳴追野貓下山去了。楊明孔貴陳亮不放心，趕緊帶上兵刀，追下山來。焉想到陸通雷鳴追這隻野貓，一直追下去有五十里之遙，只見野貓攢進一座坟窟窿裏，陸通追到這裏一瞥，說：好球囊的，你快出來，你不出來，我把你的窩拆了。拿着棍就要拆坟，這個時節，楊明陳亮孔貴趕到。楊明說：陸通你還不躲開，要叫人瞥見，說你偷坟掘墓，就把你拿住，快跟我走罷。正說着話，只聽正南上人聲喊嚷，說：別叫賊人走了。雷鳴往土崗一瞥，是華雲龍被官人追下來，雷鳴說：楊大哥，你聽華雲龍被官人追下來，偈們幫着官人，將他拿住，好不好。陳亮說：不用，偈們趁早躲開。依我說：不用多管閒事。楊明說：不要緊，我有主意。偈們不用明着過去拿他，跟他爲仇。偈們暗中拿石子打他，把他打躺下，官人就將他拿了。偈們也不必見面。雷鳴說：對，楊大哥會打暗器，你打的準，你打罷。楊明就拿一塊石子，在沙崗後，見華雲龍剛要上崗，楊明一揮手說：雲龍照打。這石子照雲龍打去，焉想到華雲龍身往旁邊一閃，這石子正打在小玄壇周瑞的華蓋穴。周瑞哎喲一聲，翻身栽倒。立刻哇了一口血吐出來。華雲龍趁着周瑞一躺下，賊人連躡帶跳，越過土崗，抬頭一看，是陳亮雷鳴楊明這五個人。華雲龍只當是楊明暗中救他，拿石子打官人。華雲龍趕緊過來，給楊明磕頭說：多蒙兄長搭救，要不然，小弟今遭不測。楊明也不好說我不是救你的，要幫官人拿你，只好隨口應承說：我救你到是小事，你快逃命罷。華雲龍說：兄長，你救我到底，我要上古天山凌霄觀，找我叔父九宮真人。華清風去，求兄長把我送了去罷。楊明說：你上你叔叔廟裏去，何必我送。華雲龍說：兄長有所不知，我叔叔皮氣太利害，要見了我，知道我外面做的這些事，必要殺我，求兄長送了我，給我講講情，我給兄長磕頭。楊明本是個熱心腸的人，見華雲龍苦苦哀求，楊明說：就是罷。我送了你去。陳亮雷鳴衆人，都不願意，又不好不跟着，無奈大衆一直夠奔古天山而來。相離此地，不過十數里之遙，衆人來到古天山下，陸通就說：楊大哥，你們去，我在這裏等着，我不去見華清風，見了他，還得給牛鼻子老道行禮，我不願意。我在裏裏等着，你一天不來，我等一天。兩天不來，我等兩天。總等楊大哥來了。偈們一同回去。楊明說：也好，你等着罷。四個人，只有華雲龍上山，來到廟門口，一叫門，道童出來，一開門說：華二哥來了，你好呀。華雲龍說：好，承問承問。師弟祖師爺在家，沒有道童說在家，衆人，只才一同進去，見廟中栽松種竹，清幽之極。正北是大殿五間，東西各有配房，道童帶領衆人，越過頭層殿，由第二層院子，出東角門，來到東跨院，這院中是北房三間，南房三間，東房三間，道童用手一

指北上房說，祖師爺在上房鶴軒裏，衆人隔着簾子，往裏一睜，見裏面有一張雲床，上面有黃雲緞子坐褥，在當中坐定一個老道，盤膝打坐，閉目垂睛，頭戴青緞九梁道冠，身穿紫緞色道袍，上綉金八卦，按着乾三連，坤六段，離中虛，坎中滿，當中太極圖，腰繫杏黃絲絛，白襪雲鞋，背後背着寶劍，綠沙魚皮鞘，檢銅什件，黃絨纏頭，面如生羊肝，押耳黑毫，海下一部黑鬍子，微有幾根白的，楊明陳亮雷鳴孔貴四個人，在外站着，華雲龍先進去，跪倒行禮，說：「叔父在上，小姪男給叔父叩頭。」華清風一翻二目說：「你這逆子，在外面胡作非爲，華氏門中，乃根本人家，出了你這現眼的逆子，你還有何面目，前來見我，說着話，伸手把寶劍拉出來，楊明一睜，生怕老道殺他，楊明趕緊邁步進去，說：「祖師爺，暫且息怒，饒恕他罷。」華清風擡頭一看，說：「你是什麼人？」楊明說：「我姓楊，叫楊明，華雲龍說叔父，這是小姪男的恩兄，威鎮八方，楊明、雷鳴、陳亮、孔貴也都進來，華雲龍說：「叔父，這都是我的恩兄，義弟，華清風一聽說，你這孽障，只就該打，既是你的恩兄義弟，爲何不早稟我，衆位請坐。」這位道友貴姓？」孔貴說：「無量佛，弟子叫孔貴。」華清風說：「這二位貴姓？」陳亮說：「我姓陳。」雷鳴說：「我姓雷。」華清風說：「衆位來此何曾？」楊明說：「祖師爺要問，只因我義弟華雲龍，他在臨安，闖下大禍，現在靈隱寺濟顛和尚，到處拿他，他無地可躲，我等把他送到祖師爺這裏，求祖師爺大發慈悲，將他收下，濟顛和尚，也許不能來拏他，就使來了，祖師爺可以勸勸濟公僧讚僧，佛法興，道中道玄中妙，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原歸一家人。」祖師爺可以庇護他，華清風一聽說，你等來把他送到我廟裏來，是怕濟顛和尚拿他不是？」楊明說：「是，華清風說：「你等敢是真心要救他，還是假心呢？」楊明聽這話，一愕，說：「祖師爺只話從何說起，我等要不是真心，爲何我等跟著送上山來？」華清風說：「好，你們既是真心救他，我跟你們幾位借點東西，肯借不肯借呢？」楊明說：「看是什麼東西，除非是腦袋在脖子上，長著不能借別的東西，都可以借。」華清風說：「我到不借腦袋，我要煉五鬼陰風劍，煉好了，能斬濟顛羅漢的金光，要不煉好，法寶濟公來拏他，我也不是他的對手，你們打算救他，把你們幾位的人心，借給我煉五鬼陰風劍，可以斬濟顛和尚，雷鳴一聽，他先惱了，張嘴就罵，好雜毛老道，滿口胡說，給臉不要臉，爺爺走了，楊大哥跟我走，楊明也是氣得顏色更變，說：「你們是叔叔，愛管不管，站起來就要走。」華清風哈哈一笑，說：「你幾個小輩要來走，馬能由得了你，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找進來，姜天瑞出來，把他等給我拿住，一句說出，金眼佛姜天瑞，由屋中出來，用袍袖一點指，口念，勅令，竟把這四位英雄，用定神法定住，要想逃走，比登天也難，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黑風鬼害人終害己

金眼佛殺人被人殺

話說姜天瑞，用定神法把四位英雄定住，華清風吩咐，去到西跨院，栽上五顆柏木樁，把香燭桌案應用東西，預備好了，山人要煉五鬼陰風劍，華雲龍立在一旁，竟自不言，楊明說：「好，姓華的，我們可是爲你來

的，你甯我等死，這到不錯。華雲龍聽楊明這話，他這才說：「祖師爺，你老人家慈悲慈悲罷，這都是我的朋友，你看我的面上，別殺他們。」華清風說：「華雲龍，你還給他等求，你打算他等是你的朋友，你可知在沙土崗姓雷的他，要幫著官人拿你，姓楊的說，他會打暗器，拿石頭原是打你，錯打了官人，你還在睡裏夢裏，楊明一聽，心說：「奇怪，我們說的話，老道怎麼會知道，真是神仙。」未卜先知，雷鳴是破口大罵，華清風立刻吩咐，把衆人捆着搭着，來到西跨院，見那裏栽著五根柏木椿，放着八仙桌，有香爐蠟鬥，香燭紙馬，五穀糧食，菜蔬，無根水，黃毛邊紙，硃砂白芨，筆硯等，一應的東西，都預備好了，就把四個人，往木椿上一捆，陳亮說：「罷了，沒想到今天死在這裏，哎呀，應了濟公的話了，他老人家說，一個月不可出蓬萊觀，要不聽話，有性命之憂，他救不了，這都是陸通不聽話，連累了，偕們幾個人，楊明說，事已至此，也就不必說了，雷鳴，陳亮說：「我們兩個人死了，到不要緊，上無父母，的牽纏，下無妻子的掛礙，孔二哥已然是出了家，死了萬事皆休，就是楊大哥死不得，家有白髮老娘，綠鬢妻子，未成了幼兒，你要一死，是母老妻單子幼，無人照顧，這一句話，勾起楊明心中一陣難過，咳了一聲說：「二位賢弟，到不便提這個了，一則生有處，死有地，閻王造就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二則你我弟兄，到是一件樂事，陳亮說：「怎麼要死到是樂事呢？」楊明說：「你沒暗見，閑書，想當初三國志，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劉關張結義之時，說：「不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尚且不能，現今你我弟兄，豈不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麼？」正說着話，華清風吩咐，給我拿過一個瓶來，我可以把他等的陰魂拘來，收在瓶內，姜天瑞說：「師父，你煉五鬼陰風劍，這是四個人，尚少一個人呢？」華清風一聽，豁然大悟說：「有禮有禮，山人一時懵懂住了，還少一個人，這不能煉姜天瑞說：「今可下山，再找一個人去。」華清風說：「何必找去，你把廚房吃飯那人添上，就得了。」書中交代，誰在廚房吃飯呢？乃是黑風鬼張榮，原是張榮在樹林子等着華雲龍去買鏢，等到工夫大了，不見華雲龍回來，正在心中焦燥，只見楊明雷鳴，陳亮，孔貴，陸通，這五個人，由正北往南跑，張榮大吃一驚，趕緊隱藏起來，生怕楊明暗見他，必要他的命，自己正在暗中觀看，見正南上官人，追下華雲龍來，雷鳴說：「要幫著官人，把華雲龍擎住。」楊明要拿石子打華雲龍，張榮在暗中聽的，明明白白，這小子怕被楊明衆人暗見，他先回到古天山來，一見華清風，提說華雲龍之事，要不然，華清風怎麼會知道，楊明拿石子打華雲龍，他又不是神仙，焉能未卜先知，都是張榮說的，此刻張榮正在廚房吃飯，姜天瑞來到廚房說：「張榮，現在祖師爺要煉五鬼陰風劍，少一個人，張榮說：「我給下山，去。」姜天瑞說：「你也不用去，祖師爺說了，把你添上就夠了，你少活幾年罷。」張榮一聽，嚇的顏色更變，說：「別把我添上呀。」姜天瑞說：「由不了你，用袍袖一指，張榮不能動轉，當時也把張榮搭到西跨院來，張榮口中直央求說：「祖師爺饒命。」楊明一睜，見是張榮，心中咬牙忿恨，自己一想，要不是出來找張榮，焉能離家在外，遇見這樣的事，楊明破口大罵說：「張榮，你這廝，人面獸心，我姓楊的出來，原爲找你這小輩報仇，沒想到今天在這裏會見你。」張榮只顧央求老道饒命，也不顧楊明罵不罵，張榮直說：「祖師爺饒命。」華

清風本是個惡人，並不理他，吩咐姜天瑞：「你看我用寶劍挑起來符一燒，抖起來符落到誰頭上，你先取誰的人心。」姜天瑞點頭答應，華清風把符畫好了，往寶劍尖上一粘，口中念念有詞，把符點着用寶劍一用，這道符正落在黑風鬼張榮的頭上，楊明一看說罷了：「我只要見着張榮一死，先死在我眼前，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只聽華清風那裏吩咐行刑，姜天瑞擎寶劍，照定張榮胸前就是一劍，只聽撲的一响，張榮胸中冒出五股氣來，是陰毒，損壞，狠，冒完了這五股氣，才往外流血，姜天瑞用凉水一澆，伸手把人心取出來，一睜，心中淨是小窟窿都爛了，沒有一個好心眼，把人心遞給華清風，老道用寶劍將人心一穿，口中念念有詞，寶劍一幌，就把張榮的陰魂招了去，裝在磁瓶之內，老道說：「急急如律令勅。」用手一指，張榮的陰魂不能出來，華清風就把第二道符點着，口中一念咒，用寶劍一抖，這道符落在楊明的頭上，楊明說：「三位賢弟，愚兄頭裏走了，你我弟兄在枉死城見罷。」雷鳴，陳亮，賸着難過，如亂箭穿心一般，華清風吩咐姜天瑞行刑，楊明把眼睛一閉，牙關一咬，姜天瑞伸手一解楊明的衣服，用寶劍照定楊明胸前就刺，只聽撲的一响，紅光崩濺，鮮血直流，姜天瑞的死屍栽倒在地，書中交代：姜天瑞拿寶劍殺楊明，怎麼他到殺死了，書有明筆，暗筆，伏筆，記筆，倒岔筆，驚人筆，這乃是驚人筆。姜天瑞擎寶劍正要刺楊明，焉想到由牆外躡進一人，正是萬里飛來陸通，人到棍到，竟把姜天瑞腦袋打碎了。陸通原本是在山下等候楊明，工夫大了，不見楊明回來，傻人也有傻心眼，陸通一想說：「我等楊大哥，回頭餓了，怎麼辦，沒地方吃飯，正在思想之際，由那裏來了個賣饅頭的，一睜陸通身，高九尺以外，猶如半截黑塔一般，旁邊格着一條鐵棍，賣饅頭的，只打算陸通是打槓子的，嚇的顏色更變，說：「大太爺要什麼，陸通把英雄筆往地下一鋪，說：「爺爺要饅頭，賣饅頭的趕緊就數，一五，一十，全數完了，一百零五個，把饅頭擱下，挑起擔子就走。」陸通說：「回來，賣饅頭人說：「大爺，你還要剝我的衣裳麼？」陸通說：「爺爺給你銀子，掏出一錠，有五兩，遞給賣饅頭的，他只知道陸通是好人，賣饅頭的說：「這些饅頭，用不着這許多銀子。」陸通說：「你滾罷，他才挑起担子走了。」陸通賸着饅頭，給風一吹，一乾皮裂了口，陸通說：「你樂了，先吃你，拏起來就吃，再一睜，又裂一個，他說：「你也樂了，該吃你，自言自語說：「他們來了，就夠吃的了。」陸通正在說這話，一睜和尚來了，還同着一個人，濟公說：「陸通，你還不聽賸去，你楊大哥給人害了，要開膛摘心，哪陸通說：「真的嗎？」和尚說：「真的。」陸通拿起鐵棍，大響，就往山上跑，饅頭抖了一地，也不要了，來到廟界牆，往裏一看，牆有八尺高，他身材九尺，探頭往裏一睜，果然把楊明捆上，陸通真急了，躡進去，手起棍落，竟把姜天瑞打的腦袋崩裂，華清風一看，眼就紅了，說：「好一個膽大的囚徒，竟敢把我徒兒打死。」陸通擺棍就跟華清風動手，華清風用手一指，把陸通定住，老道拉出寶劍，照陸通脖頸就是一劍，砍了白印一條，陸通哈哈一笑，說：「爺爺身上有金鐘罩，就是不告訴你，就把火燒，活埋，開水煮，這三樣不告訴你，你不知道，他本是渾人，說不告訴，全說出來，老道一聽，吩咐童子，把兩捆乾柴，將他燒死，給我徒報兒仇，童子立刻搬了乾柴，陸通一睜說：「這着真不好了，誰告訴你，楊明賸着，深為太息，說：「陸通是個渾

人肉眼佛心。一世不懂奸滑，怎麼會遭這樣慘報，可爲上天不睜眼。陸通也是真急了，口中直嚷：師父快來救命，只聽外面答話：來了，好東西，要燒我徒弟，徒弟不必害怕，大衆睜眼一看，乃是濟公，說來搭救衆人，不知羅漢爺從何處而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古天山華清風鍊劍 鐵佛寺濟禪師救人

話說華清風正要火燒陸通，濟公趕到，書中交代：濟公由古佛寺追走了華雲龍，和尚復反回去，掏了三塊藥，把飛天火祖秦元亮，立地瘟神馬兆熊，千里腿楊順，三個人的鏢傷治好，這三個人，給濟公行禮說：多蒙師父救命之恩，未領教聖僧尊姓大名，濟公通了名姓，只三個人說：師父搭救我等再生，我等銘感五中，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年相見，後會有期，我等必要報答，濟公說：你三個人去罷，我和尚還有事呢，三個人千恩萬謝，告辭去了，和尚復又到廟內，把劉四放開，叫李劉氏跟他兄弟回家，姊弟二人，謝了濟公去了，和尚叫本地官人報官，將古佛寺入官，另招住持僧人，濟公只才回鐵佛寺，來到寺裏一看，衆人正在埋怨和尚，要不是和尚把大蟒趕走，大衆雖花些錢，可以把賊症治好這一來，病人多的很，沒人治了，濟公在鐵佛寺一聽這話說，衆位不必埋怨，我可以在這廟內捨聖水，有病的，只管來吃，吃了包好，立刻派人挑了幾十担水，倒了十大缸，和尚插了十塊藥，放在水缸裏，大衆聞這水，有一陣清香，大衆傳出去，和尚捨聖水，果然有賊症的，來此喝口水就好，不但治賊症，百病都得好，開化縣的人民，沒有不感激濟公的，次日和和尚說：我可不能看着捨水，我還有事呢，這才回到巡檢司，叫四位班頭把馮元志送到開化縣，和尚來到開化縣，知縣鄭元龍，立刻迎接濟公，進到書房，知縣說：多蒙聖僧給我地面除害，搭救黎民，本縣實深感激，和尚說：那到是小事，知縣說：聖僧這是由那裏來，只個賊人，是怎麼一段事，和尚說：這個賊人，是盜公文的，現在龍游縣，還有一個賊，叫小神飛徐沛，跟那個賊是一案，我帶着這兩個班頭，楊國棟，尹士雄，就是龍游縣的原辦，求老爺辦一套文書，派幾個官人，把這個賊人，解到龍游縣去完案，知縣鄭元龍點頭應允，旁邊賊人馮元志，一聽這話，心中一動，心說：只要把我解了走，遍地是綠林的朋友，只要碰見，定可以把我救了，他是心中的話，和尚答應了說：好東西，你心裏到想的不錯，只要把你解了走，路上就有人奪了你去，我和尚更有主意，老爺，你叫人把黃土泥用水合了，把賊人的腦袋臉上都抹了，就給他留着眼睛鼻子，嘴出氣，省得有人認的他，知縣立刻辦了一角文書，派了四個解差，同尹士雄、楊國棟，把賊人解走，尹士雄、楊國棟，謝了知縣，又謝了濟公，這才押解起身，和尚領柴、杜二位班頭也告辭，知縣送出衙門，和尚拱手作別，柴頭說：師父，你老人家由臨安帶我二人出來，拏華雲龍，今天也拿他，明天也拿他，到如今也沒拿住，我們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指着只分差事度日子，這些日子，披霜帶露出來，到是拿他拿不了，和尚說：你兩個人，不用着急，跟我走，准把華雲龍拿住，二位班頭無奈，跟了和尚往前走，和尚說：了不得了，我這身上的虱子

太多了，咬的我實在難受，說着話，和尚用手一掏，掏出一把虱子來，由前頭掏出一把來，放在後身，由後掏出一把來，攔在前面。柴頭說：師父，還不把虱子捺了，還往身上放着，這有多髒。和尚說：你不知道，我給虱子搬搬家，他不服水土就死了。柴頭說：師父，別胡鬧了，一個人身上的虱子還不服水土，依我說，快捺了罷。和尚說：這虱子還得拿水飲飲他，說着話，眼前有一道河，和尚撲咚跳下河去，柴頭就知道和尚又要走，說：師父又要走啦，僧們那裏見。和尚說：僧們常山縣見，說完了，和尚一使臉法，柴杜二人，睜不見和尚了。兩個人抱着怨恨，往前走了，和尚見他二人走了，由水內上來，一直夠奔古天山來，正往前走，見眼前一個乞丐，抗着一個錢叉子，上寫：日吃千家飯，夜住古廟堂，不做犯法事，那怕見君王。和尚說：你上那裏去要飯吃？乞丐說：我去給人家念喜，和尚說：偈兩個人一同走罷。乞丐說：和尚，你去做甚麼？和尚說：我也給人家念喜歌去，這乞丐一聽說，人家辦喜事，你是個和尚，一去人家，不願意，和尚說：不要緊，和尚安口鍋，也比在家差不多，說着話，二人一同往前走，剛到古天山下，一箇陸通正然睜着饅頭，自言自語，和尚說：陸通，你還不睜睜去，你楊大哥在廟裏被人害了，陸通說：真的嗎？和尚說：真的，陸通拿起英雄筆就跑，饅頭滾了一地，和尚說：朋友，你把饅頭檢了去罷，乞丐一看說：和尚你不要麼？和尚說：我不要，你拿了吃去罷，和尚叫只個要飯的來，所爲怕是這些饅頭遭了，在山下捺着，沒人檢，所以叫要飯的把饅頭檢了走，和尚上山，剛到凌霄觀，就聽陸通那裏嚷，師父快來救我，和尚說：來了，立刻用手一摸天靈蓋，把佛光靈光，金光，三光閉住，和尚跳進去看，華清風正要點火燒陸通，和尚說：好雜毛，老道你敢無故害人，待我來拿你，華清風氣得哇呀呀，直嚷說：你是何人？和尚說：我乃西湖靈隱寺濟顛是也，你既是出家人，三清教的門徒，你就該戒殺盜淫妄，酒，你無故要殺害性命，我和尚焉能容你，華清風一聽是濟顛，老道睜眼一看，見和尚身量不高，體瘦不大，一臉的油泥，短髮有二寸多長，破僧衣短袖缺領，腰繫絨絛，疙裏疙搭，襠襠不堪，原是一丐僧，華清風心裏說：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是聞名，聽說濟顛乃是羅漢，要是羅漢，頭上必有金光，要是帶路金仙，頭上必有白光，要是妖精，必有黑氣，看他頭上一無金光，二無白氣，乃是凡夫俗子，他焉知道和尚把三光按住，老道說：濟顛氣死我也，和尚說：我氣死你，你死罷，老道說：濟顛你這廝好大胆量，屢次欺我太甚，我徒弟張妙興在五仙山祥雲觀，被你給燒死，你又無故攪鬧鐵佛寺，常道友給我托夢，說你打去他五百年道行，你又把我徒弟姜天瑞的鬍子，給揪了去，羞臊他的臉面，你還要捉拿我姪兒華雲龍，今天你還敢來管我的事，你豈不是飛蛾投火，自來送死，你要知事務，你跪給山人磕頭，叫我三聲，祖師爺，山人有好生之德，饒你不死，和尚哈哈一笑說：好老道，滿口胡說，你跪下，給我和尚磕頭，叫我三聲，祖師爺，我也不能饒你，華清風一聽，不由怒從心上起，氣向胆邊生，舉寶劍照定和尚，劈頭就剝，和尚一閃身，滴溜遠在老道身後，擰了老道一把，老道回頭，用寶劍照和尚，分心就扎，和尚閃身躲開，左手一幌，右手照定老道，就是一個嘴巴，老道氣得哇呀呀直嚷，和尚身體玲便，擰一把，捏一把，摸一把，拉一把，老道的寶劍，終到不了和尚的身。

上老道真急了，身子往圈外一跳，說：「好濟顛，你真是找死，你怨山人，待山人拏法寶取你，叫你知道祖師爺的利害。」說着話，由兜囊掏出法寶，就往地下一洒，老道口中念念有詞，用手一指說：「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展眼之際，只見平地忽起一陣怪風，怎見的有贊爲證。

無影又無蹤，捲楊花，西復東，江湖常把扁舟送，飄黃葉舞空，推白雲，過山峯，園林亂擺花枝動，吼青松，穿簾入戶，銀燭影搖紅。

一陣狂風大作，和尚一看，有許多獐猫、野鹿、兔鶴、狐羣，直奔和尚而來。和尚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這此野獸，一道黃光，顯出原形，都是紙的。老道一看說：「好和尚，胆敢破我的法寶。」老道口中一念咒，用手捏劍訣一指，只見來了許多毒蛇、怪蟒，要咬和尚。和尚哈哈一笑，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這毒蛇怪蟒，一道黃光全化沒了。老道見和尚連破了兩種法寶，老道真急了，要下毒手。當時把柴火點着，老道用咒語一催，展眼烈焰飛騰，三昧真火把和尚圍上，不知濟公如何破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僧道鬪法凌霄觀 弟兄送信馬家湖

說九宮真人華清風，點着火，用咒語一催，要燒濟公。焉想到和尚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勅，令三寶赫用手一指，這團火就奔老道去。立刻老道衣裳着了，華清風一閃，勢頭不好，趕緊擰身躡進烟雲塔去。和尚一念咒，這火越燒越旺，就把烟雲塔圍了。華清風鬚子也燒了，頭髮也燒了，衣裳也着了，火往塔裏直撲。老道直嚷：「聖僧慈悲饒命，弟子再不敢了。」濟公本是佛心人，一聽華清風央求，和尚趕緊用手一指，火就滅了。華清風由塔裏出來，架起趁脚風，竟自逃走。和尚並不追他，只才把楊明衆人放開，再一找，華雲龍早已逃走。廟裏就剩下四個小童，嚇的戰戰兢兢，和尚不忍傷害，說：「你等不必害怕，我且問你，廟裏還有什麼人？」道童說：「還有我二師兄劉妙通，他病着呢。」和尚說：「好，少時我給他治病。」楊明衆人，過來行禮，齊說：「多謝濟公救命之恩，你老人家要來，我等性命休矣。」和尚說：「楊明雷鳴陳亮，你三個人給我辦事去，我這裏有一信，你三個人送到常山縣馬家湖，找白臉專諸馬俊，交給馬大官人。明天可務必掌燈以前送到，別等落太陽送到才好。此關重大之事，你三個人勿論有什麼要緊的事，可別辦，先給我送信要緊。」楊明說：「是了，這點小事，我三人決不辦錯了。」濟公把書信交給楊明帶好，和尚說：「你們這就起身罷，在道路上，千萬別管閑事。」楊明說：「師父不必囑咐，我們必給送到。」立刻三位英雄告辭，由凌霄觀出來，順着山坡下了古天山，往前緊走，大約走了有數十里之遙，正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朗朗紅日在天，頃刻霧鎖雲漫，霹靂交加震動，蛟龍滄海何安，白雲童子擁出，霎時雨落人間，閃電雷鳴轟綿，天地連連染。

展眼之際，狂風暴雨，這三人緊跑，見眼前有一座小村莊，人家不多，三個人來至切近一箇路，路北一座大門，三位英雄無法，來到大門內避雨，打算等雨住了再走，焉想到越下越大，溝滿河平，平地水深數尺，山水响的可怕，展眼之際，天又黑了，三個人正在着急，由裏面出來一個莊客，說：三位快走罷，我們要關門了，楊明見外面雨尚未住，說：借光，請問這方有店麼？這個人說：沒有，過了只個小村莊，金家莊，那裏有店，楊明說：有廟沒有？只人說：也沒有，楊明說：我等是遠方行路之人，此刻下雨，又無客店，望求莊主，這裏可以方便方便，我等借宿一宵罷，這人說：那可不行，到不是別的前人，洒土迷了後人眼，前者有一位走在這裏，央求要投宿，我們莊主，還給他一分酬蓋，次日天沒亮，他連舖蓋都拐了走，還偷了好些東西，這不是燒紙到引鬼了，看你們三位，也不是歹人，可就怕我們莊主不敢留了，楊明看了實不能走，無奈說：尊駕說的只話，可也是難怪，不得不留神，我三個人原是江西保鏢的，誰想到今天趕上雨了，求莊主方便方便，我等必有一分人心，天下人交遍天下友，多人也不能一概而論，這人說：你幾位且候一候，我去回稟莊主，我也不能作主，說着話回身進去，少時出來說：三位，我家莊主有請，三個人立刻跟着進去，一箇是北房五間，東西配房各三間，一打北上房的簾子，三人進來一看，有一位老莊主，年過古稀，一部銀髯，頭戴寶藍緞員外巾，身穿寶藍緞團花大氅，見三人進來，老員外舉手抱拳說：三位壯士，請坐，方才我聽我的莊客說：三位是保鏢的，未領教三位貴姓，楊明三個人，各通了名姓，說：未領教老莊主尊姓，我等今天來此吵擾，老丈說：三位說那裏的話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小老兒姓金，名叫金榮，三位請坐，楊明暗了一箇，這屋裏很講究，都是花梨紫檀楠木雕刻的椅桌，牆上名人字畫，條山對聯，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擺着都是商彝周鼎，秦環漢玉，上譜古玩，家裏是個財主的樣子，有人送上茶來，金老丈立刻吩咐擺酒，當時家人擦抹桌案杯盤，連落擺上酒菜，金員外說：三位吃酒罷，老漢這裏可沒有甚麼好的，三位今天多受屈罷，楊明說：老員外說那裏話來，我三個人就感恩不盡了，說着話，大衆落坐吃酒，菜蔬也俱可口，衆人吃着酒，只見老員外面帶憂像，愁眉不展，雷鳴是個口快心直的，說：老丈，你這就不對了，你既讓我們吃，你就別心疼，你要捨不得，就別叫我們吃，老員外一聽說雷壯士，你只話從何而來，我要捨不得，早就不讓你們三位進來了，雷鳴說：我見你臉上帶着不願意，爲什麼呢，金員外說：三位有所不知，我面帶愁並非心疼這飯，我實有憂心之事，老漢今年六十八歲，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名叫巧娘，今年十九歲，尚未許配人家，老漢愛如掌上明珠，現在我女被妖精迷住了，病的不成樣子，聽我女兒說，這個妖精是女妖，我貼告白，打算請能人把妖捉了，情願謝銀五百兩，但是總請不到人，故我時刻爲此事發愁，雷鳴一聽說：這件事不要緊，我師父會捉妖的，金老丈說：尊駕的師父，是那一位，雷鳴說：我師父是靈隱寺濟公，我也會捉妖，老丈說：尊駕捉妖，是跟誰學的，雷鳴說：我跟江西信州龍虎山，由鐵冠老道張天師學的老員外一聽，心中甚爲喜悅，說：雷法官既會捉妖，回頭求你老人家，辛苦辛苦罷，只要把我女兒救了，我老漢必有一分人心，雷鳴說：不要緊，回頭我們上後面給你捉妖去，老丈立刻吩咐家人送

信叫姑娘搬出去，讓三位到姑娘屋中去捉妖。家人答應，少時來回說，姑娘搬出去了。老丈才讓着二個人來至後面，是北房三間，三人來到屋中一瞧，東裏間屋中，是姑娘的臥室，屋中有一陣香粉撲鼻。老丈退回前面去，楊明說：雷二弟，你瘋了，雷鳴說沒瘋了，楊明說：你沒瘋，你怎說會捉妖？雷鳴說：不要緊，我見只個老丈太慳吝，我一說會捉妖，你瞞他又添出許多雞鴨魚肉，先且飽餐一頓再說。妖精來了，你上房再走。楊明說：那如何使得？雷鳴說：不要緊，我在屋裏等着，妖精不來便罷，他要來了，就拿刀砍他，管他甚麼妖精。楊明說：也好，只要胆子正正的，凡事人心一正，百邪遠離，邪不能侵正。聖人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也許我的正氣把邪趕走。雷鳴說：對，人有十年旺，神鬼不敢謗。陳亮說：對，我在門後頭拿刀等着。雷鳴說：我在帳子裏一躺裝作姑娘，楊明說：我總耽心，我就在外間屋裏坐着罷。雷鳴說：楊大哥，你上西裏間睡去罷，你不用管。楊明就在西裏間坐着，也不敢睡。三個人等來等去，天有二鼓以後，就聽一陣風响，再一聽，外面有脚步聲音，似乎木頭底响，說：賢妹，你睡了，我特意來找你談話。妖精進了屋說：呦，生人味甚麼人敢在只屋裏。雷鳴一聽，要伸手拉刀捉妖，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三英雄避雨金家莊 猛豪傑正氣驚妖女

三說說雷鳴陳亮聽外面說生人味，雷鳴也不答話，拉出刀來，只見簾子一啓，是一個女子，剛要往裏進去，雷鳴三說說甚麼東西，掄刀就是一刀，只見一道火光，妖精竟自逃走。這一刀當真砍着了，只見地下有血，有黃毛，也瞞不出是狼毛，是狐狸毛，雷鳴這裏一嚷，老員外早有預備，同家人點燈了，過來一瞧，見地下有血，有黃毛，也不知是甚麼妖精，書中交代，只個妖精乃是黃鼠狼，有一千二百年道行。前濟公傳，有濟公九渡黃鼠女，就是只黃鼠狼，他仍然不改，今天被雷鳴砍了一刀，這一逃走，逃到立空山去，拜立空和尚爲師，到下文書裏有五雲老祖擺羣妖五雲陣，他也在其內，以報今天一刀之仇。跟濟公做對，這三個人總算是濟公的徒弟，此是後話，暫且不表。金老員外見雷鳴把妖精趕走，果然地下有血跡，當時謝過雷鳴大衆說着話，天光大亮，金員外拿出二百銀子，送給雷鳴，雷鳴不肯要，老丈執意相送，不收不行，這三個人無法，把銀子收了，三個人分着各帶六十餘兩，只才告辭，出了金家莊。雷鳴說：大哥，三弟，你瞞只到不錯，白吃白喝，一個人白得六十多兩銀子，楊明說：往後你再別辦只宗險事，倘若妖精精青臉紅髮，就許把你吃了，你有什麼能爲，也只是濟公他老人家暗中保護的，說着話往前走，相離常山縣不遠，眼前道旁有一道土崗，有幾棵樹，陳亮說：大哥，二哥，頭裏慢走，我要出恭。楊明雷鳴點頭答應，陳亮來到土崗下，蹲下出恭，焉想到後面來了一人，身高八尺，黑臉膛，頭挽牛心髮髻，穿着青布單衫，青中衣，靱鞋，手提鋼刀，由陳亮身後，照定陳亮就是一刀，陳亮正在出恭，瞞見了，又不能站起來，身子往前一扒，抬腿照賊人就是一腿，把賊人踢了一溜滾。陳亮只才趕過去把賊人按住，陳亮說：你只嘶，好生大胆，這

幸虧是我，你真不睜眼。這賊人口中直央求說：「大老爺饒命，陳亮說：你大概久慣爲賊，必有案，你姓什麼，那裏人，說實話，我便饒你不死。」賊人說：「我是鎮江府丹陽縣人，陳亮一聽他說是丹陽縣人，口音也像，陳亮一想是鄉親，只就有意不殺他。」陳亮說：「你是丹陽縣人，姓甚麼，在什麼村住？」賊人說：「我在陳家堡住，陳亮一聽心說：他在陳家堡住，我怎不認識？」又問賊人姓甚麼，在陳家堡那邊住，賊人說：「我在陳家堡十字街路北，我姓陳，叫陳亮，外號叫聖手白猿，陳亮一聽，氣往上沖，照定賊人，就是一個嘴巴，楊明雷鳴尚未走遠，也跑回來，楊明說：「老三怎麼回事？」陳亮說：「我蹲着出恭，他由背後把刀砍我，被我拿住，這還不算，大哥問他姓什麼，楊明說：「你姓甚麼？」賊人說：「我姓陳，叫陳亮，外號叫聖手白猿，雷鳴嘆味一笑說：「你小子冒充名姓，當着陳亮，你還叫陳亮，賊人啣了一聲說：「我可是瞎了眼，我可是丹陽人，我不姓陳，我姓宋，叫宋八仙，只因我知道有一位陳三爺是英雄，我故此充我老人家的名姓，你們二位貴姓？」楊明說：「我叫楊明，他叫雷鳴，賊人一聽說：「你就是威鎮八方楊大爺，你就是風裏雲烟雷二爺麼？」我可是瞎了眼，二位饒了我罷。」楊明說：「我給你幾兩銀子，你做個小本經營，別做賊了。」陳亮說：「大哥，別胡鬧了，亮清字把瓢給摘了就得，賊人說：「求求三位爺饒命罷。」三位上那去，楊明說：「上馬家湖，賊人說：「是了本會，風字萬，水多魚旺，董天汪鑽越馬肘局密，急付流扯活，對不對？」他說的這是江湖黑話，本會是本村，風字萬是姓馬，水多魚旺是銀子多，董天汪鑽越馬肘局密是晚上跳牆偷銀子，他這當只三個人，上馬家湖做買賣去，雷鳴一聽說：「這是誰教給你的這些話，踢了賊人一脚說：「你滾罷，賊人站起來，竟自逃走，只今天雷鳴陳亮跟那賊人一爲仇，下文書大鬧丹陽縣，陳家堡雙英雄搭救陳玉梅，幾乎雷鳴陳亮死在宋八仙之手，那就是賊人報今日之仇，這話休提，且說二位英雄放走了賊人，只才夠奔馬家湖來，到馬家湖天光尚早，一打聽馬大官人，是人人皆知，說在十字街路北大門，門口有孝廉方正，義重鄉里的匾，三個人問明白，來到十字街一瞧，果然不錯，上前叩門，由裏面出來一位管家，有三十多歲，很透和氣，說：「三位找誰？」楊明說：「我等奉濟公之命前來送信，找馬大官人馬俊面交。」管家說：「是三位在此少候，我到裏面通稟一聲，轉身往裏奔，馬俊正同鐵面大王鄭雄，在書房談話，聽家人到常山縣買東西回來，說常山縣獄裏收着一個賊，叫蓬頭鬼，俾芳，夜晚去了，有幾百個江洋大盜，劫牢反獄，把賊人救走，砍死門軍，持刀押頸，要鑰匙出東門逃走，馬俊說：「鄭大哥，你晚上把兵刃預備好，恐其賊人記恨前仇，來找我報仇。」鄭雄說：「不要緊，你我夜裏留神就是了。」正說着話，家人進來回話說：「回大官人，現在外面來了三個人，說是靈隱寺濟公派來投書信於大官人，要面交的。」馬俊說：「你到外面問問，是濟公特派那三位來送信，還是順便帶來的？」還是濟公花錢僱他們來呢？」問明白進來稟我知道，道：「管家點頭答應，馬俊這是爲什麼這樣問呢？原來馬俊乃是世路通達的人，要是濟公花錢僱的人，必須得多賞錢，要是託人順便帶來的，也另有一番的恭敬，要是濟公特地派來的，必須親自迎接，故此叫家人問明白了。」管家到外面說：「我家大官人叫我問這三位，是順便帶來的信，還是濟公叫三位特爲此事而來，還是濟公花

錢僱三位來的，楊明說：是濟公特派我三人前來下書，有緊要事情，管家立刻回到裏面說：回稟大官人，這三位是濟公特派來的，馬俊同鄭雄趕緊往外相迎，來到外面一看，見楊明頭戴寶藍緞壯士巾，寶藍緞大氅，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樑柱，四字方海口，一部黑鬚鬚，飄洒胸前，一表非俗，見雷鳴是紅鬚子藍靛臉，壯士打扮精神百倍，陳亮是穿白愛素，也是壯士打扮，俊品人物，管家用手一指說：我家大官人迎出來了，楊明一看，見馬俊頭戴粉綾緞武生巾，雙垂燈籠走穗，垂頭珠在兩肩頭飄擺，雙飄綉帶，上綉三藍花朵，身穿翠藍色窄領瘦袖箭袖袍，週身走金線，揞金邊，腰繫絲鸞帶，套玉環，佩玉珮，單襯衫，薄底靴子，閃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上綉大團花朵，三十已外的年歲，淡黃的臉膛，兩道粗眉，一雙虎目，準頭豐滿，未長鬚鬚，後面跟着一人，身高八尺，穿黑掛皂黑臉膛，粗眉大眼，虎背熊腰，馬俊先舉手抱拳說：三位虎駕光臨，有失遠迎，望乞恕罪，楊明三個人，也答禮相還，馬俊指手往裏讓，三個人往裏夠奔，進了二道門內，一瞧，是北房明三暗五，東西各有配房，家人一打北上房簾子，衆人來到裏面，馬俊讓楊明上坐，雷鳴陳亮也落坐，馬俊主坐相陪，家人進上茶來，馬俊說：未領教三位尊姓，楊明說：我姓楊，名明，雷鳴陳亮也各通名姓，馬俊說：久仰，久仰，三位由那裏來，楊明說：我等在古天山凌霄觀，遇見濟公禪師，特派我三個人，來給馬兄台送信說着話，把書信掏出來一看，上面畫着一個酒罈子，釘着七個罈子，只是濟公的花樣，馬俊打開書信一看，立時嚇的顏色改變，不知上寫何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奉師命投信馬家湖 賽專諸見字防賊盜

三三說白臉專諸馬俊，打開書信一看，立刻顏色更變，鐵面天王鄭雄就問：賢弟什麼事，緣何只般景况，馬俊說了不得了，兄長你看看，只是八句偈語，鄭雄接過一看，上寫的是：

爲救行人秉義俠，惹起是非亂如麻，羣賊大衆齊聚會，各逞強霸入官衙，
前來劫牢反過獄，今夜難免到汝家，馬俊若不速防備，全家老幼被賊殺。

鄭雄看罷說：濟公他老人家，未卜先知，賢弟你打算怎麼樣呢？馬俊說：這件事，可不大好看，鄭雄說：楊兄長，素常你們三位，做何生理，楊明說：我們在外面保鏢爲業，未領教尊駕貴姓，馬俊說：真是我也忘了，這是我拜兄，他姓鄭，名雄，外號人稱鐵面天王，楊明說：久仰久仰，馬俊說：楊兄長，你們三位既是保鏢，我今天有一事奉求，楊明說：甚麼事，馬俊說：你看濟公這封信，我前者得罪綠林的賊人，今天賊人要來殺我們滿門家眷，我這裏人單勢孤，求三位可以拔刀相助，不知意下如何，楊明接信一看，心中明白，自己忖度了半天說：馬大官人，這件事，我可不敢從命，又不知是那路的賊人，要是玉山縣的一路人，我要出頭，許我一攔就完了，倘若四川路的賊人，不但我管不了，他等認準了我，且要跟我報仇，馬俊一聽說，我久聞楊兄長是慷慨人，揮金如土，仗義疏財，在外面行俠作義，剪惡安良，故此今天才敢直言奉懇，不然，你我今天才算初會，也不敢求兄長分神，楊明說：在下也不

敢俠義自居，無非是常常愛管閑事。你我彼此一見如故，既是馬大官人不嫌，我可從命。但有一節，晚上你叫人預備照鍋烟子，我等把本來面目遮住，倘有認得的人，丟不下臉來動手。馬俊說是：「那到好辦，你我商量商量，怎麼預備。」楊明說：「你家裏可有多少家人？」馬俊說：「我家裏連常工佃戶打雜到更夫都算在內，共有百餘人。」楊明說：「好，你都把他叫來，我有話說。」當時馬俊叫家人去把家衆齊集。楊明一見，汰去幼弱，除去老者，選得六十人，都是年少力壯的。楊明向衆人說：「你們大官人得罪了綠林人，今天晚上有羣賊來，明火執仗，你等可願意齊心努力，護庇你家人，衆家人同聲一口說：「我等情願跟賊人一死相拚。」楊明一聽，知道馬俊平日待人寬厚，才能大衆同心。楊明說：「你等把內宅收拾出來，叫夫人老太太小姐俱搬出空房去，別要點燈。後院有多少房，馬俊說：「後院也是四合房。」楊明說：「既然如此，你等各執兵刀，在南屋裏藏着，點上燈，拿門扣上，聽外面我一喊，你等可各抄兵刀齊出，不用你等拿賊，只仗你等助威。」家人各自點頭答應。楊明說：「馬大官人，你同鄭爺在北上房收拾好了，把兵刀預備在手底下等候。我三個人，在東配房屋裏，西配房鎖上，馬俊一聽，楊明調度有方，心中甚是佩服，立刻叫家人安置。當時吩咐擺酒，大衆吃喝完畢，天已掌燈。馬俊只才帶領楊明衆人，來到內宅，衆家人皆在南屋裏，馬俊同鄭雄在北屋裏收拾坐落，把兵刀放在手底下。楊明雷鳴陳亮，都用鍋烟子，把臉抹了，在東配房屋中一坐，開着門，往外階着，等有一更以後，忽見由房上躡下一個人來，頭上是透風馬尾，身上穿三叉通口寸的夜行衣，過身骨鈕寸絆，胸前羅漢股絲緞，面拉蝴蝶扣，皂緞子兜襠褲，藍緞襪子，打花棚腿，倒納千層底魚鱗靴鞋，手中拿着一口刀，跳下來，東張西望，見東配房開着門，賊人邁步就要上台階，楊明抖手一鏢，正打在賊人嘴裏，雷鳴趕出來一刀，就把賊人殺了。也不知賊人是誰，剛把這個賊一殺，就聽見北房上有人說話，了不得，偈們合字給人把瓢摘了。賊人說：「好馬俊，你敢跟我們綠林中作對，今天將你家中，刀刀斬盡，劍劍誅絕。」合字上，只一句話，北房上也是人，南房上也是人，東西房上也是人，衆賊人往下一跳，就聽見北房上有人說：「敵李泰，過來就奔東房，東房楊明看見，只才一聲喊，嚷好賊，竟敢明火執仗，跳出房外，到院內一看，四角房上賊人不少，雷鳴陳亮二人也出來站在院中，只見過來一個人，名叫李泰，一擺雙刀，照楊明一剝，楊明雷鳴陳亮三個人香爐脚脊背，楊明見李泰把刀一剝，楊明一閃身，使了個撥草尋蛇，竟把賊人殺死。旁邊又過來一個賊人，叫銅背猿李祥，只個賊，很有名的，賊見李泰一死，擺刀照楊明劈頭就砍，楊明真是手急眼快，海底撈月，用刀往上一迎，賊人把刀剛往回一撤，楊明一偏腕子，照賊人脖頸就砍，賊人縮頸藏頭，大閃身剛一躲開，楊明跟進身一腿，踢在賊人腰上，賊人翻身栽倒，楊明趕過來一刀，將賊人結果了性命。楊明一連殺了四個，忽從對面又來了一個，也是一身夜行衣，楊明一看黑臉，是夜行鬼郭順，楊明一想，是郭賢弟，不可跟他動手，既有他在內，我趕緊把他調出去，問他爲什麼跟羣賊來打羣架，我可以給說合說合，想罷，楊明一捏嘴，一聲胡哨，這是鳳凰嶺如意村的暗號，果然賊人也一捏嘴，一聲胡哨，楊明頭裏走，賊人跟着也出來，來到村外，楊明說：「對面是夜

行鬼郭賢弟，現有恩兄楊明在此，書中交代。楊明錯認了人，只個賊不是郭順，乃是白蓮秀士。揮飛，他拿鍋烟子抹的臉，故此是黑臉膛。揮飛一聽是楊明叫郭賢弟，賊人一想，了不得，只是楊明，我要動手，不是他的對手。我要一跑，他必拿刀砍我，莫若我先下手的爲強，想罷，掏出囊沙迷魂袋，照定楊明一捺，楊明聞見一股異香，說：「揮飛，只句話也沒說完。」翻身栽倒。賊人哈哈一笑說：「楊明你就是只等的英雄，待我結果你性命。」忽聽後面有人嚷：「合字只個交結我殺，揮飛說，何必你，趕上去提刀就刺。」只聽撲哧一響，紅光崩現，鮮血直流。這個時節，就聽樹林內有人說話說：「哎呀，好快呀，給殺了。」阿彌陀佛，來者乃是濟公禪師。書中交代，濟公從何處而來，只因和尚跳下河去洗虱子，說常山縣見柴杜二位班頭，又恨又氣，連夜夠奔常山縣而來。天有已正，一班頭到了十字街，只見路西酒舖門口，站了一個人，身高八尺，黑臉膛，頭戴鸚鵡翎帽，青布靠衫，皮挺帶，青布快靴，有兩個人扶着。柴頭說：「杜賢弟，你看只個班頭好樣子。」這位班頭是小玄壇周瑞，前者追拿華雲龍，被楊明打了一石子，當時就吐了口血，羅鑣忙把周瑞扶到家用去。燕南飛周熊一瞧就急了，說：「我只大的年紀，只有一子，羅鑣你到衙門去給他告假，羅鑣去後，焉想到老爺不信，說：『我這地方，丟了這樣大案，他要告假，我要悄悄他，是真是假，羅鑣無法，到家裏叫家人扶着周瑞，來到衙門。周瑞一見老爺，叩頭說：『下役追賊，被賊黨拿石子打了，現在大口吐血。』」老爺一驗，果真被了傷，周瑞一連又吐了幾口血，老爺只才賞了二十兩銀子，賞十天假，叫他調理。有人扶周瑞出了衙門，走在十字街酒店門口，周瑞要歇歇，有許多朋友，同他說話，忽見酒店內出來一人，頭上粉綾緞六瓣壯士帽，粉綾緞箭袖袍，手中拿着包裹，三十多歲，白臉膛，周瑞一看是華雲龍，趕忙說：「夥計們快拿，他是華雲龍，只人微然一笑說：『你拿誰呀？你養病罷。』賊人往北就走。」柴元祿杜振英聽的明白，一瞧果然是華雲龍，當時二位班頭，拉出鐵尺，要捉拿華雲龍，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楊明助友戰羣賊 揮飛志捉鎮八方

話說小玄壇周瑞正在小酒店門口，站着歇歇，有許多的朋友，都問他怎麼病了。周瑞說：「我只因捉拿乾坤盜三鼠，鼠華雲龍，被賊人的餘黨，用石子暗中傷了我，打的吐了血，衆朋友一個個都說，慢慢養着，別受累了。」周瑞這人，最好交友，平素的朋友最多，常山縣認得周瑞的不少，正在說話，忽見酒店內出來一人，正是華雲龍。周瑞趕忙說：「夥計快拿，別叫華雲龍跑了。」柴元祿杜振英一看，果然是華雲龍，二位班頭過去截住說：「朋友，你別走了，這場官同你打了罷，我叫柴元祿，他叫杜振英，我二人由臨安出來，披霜帶露，所爲拿你，你在臨安，做了多少案，杜振英說：『華雲龍，你還叫我們費事麼？你跟我们走罷。』賊人一瞧二班頭，微然一笑說：『你二位是奉命拿華雲龍的原辦，柴頭說：『不錯，賊人說：『我可是華雲龍，你們二位，就這麼一說要拿我，我到願意跟你走，我有一個朋友，他不答應。』柴元祿說：『你的朋友在那裏？』賊人說：『遠在千里，近在目前，說着話，把刀拉出來。』柴元祿說：『好賊

人你敢拒捕麼？賊人說：我看看你兩個人，有甚麼能爲，你要贏得我手中這口刀，我就跟你去打官司。柴杜二人說：好，你比我比並比並，伸手拉出鐵尺，照賊人擡頭就打，賊人擺刀相迎，柴杜見賊人只口刀，上下翻飛，門路精通，只二人拿不了，柴頭心說：這賊人果然武藝高強，怪不得在臨安做案殺人，盜了玉鐲鳳冠，今天要不是我兩個入，就死在賊人之手，柴元祿心中暗恨和尚，早也不分手，偏巧這個時候分了手，就遇見華雲龍動了手，柴元祿說：杜頭，你甯和尚可恨不可恨，這時節他也不來了，杜振英說：濟公此時來了可不好，這兩個人話未說完，只聽半空中說：我來了，我下不去，要摔死，柴頭一睜，見濟公在藥鋪的冲天招牌上站着，也不知道怎麼上去的，大衆都抬頭說：了不得，和尚要摔死，書中交代，濟公打那裏來，原來濟公在五仙山凌霄觀，給陸通孔貴醫了病，叫這兩人走了，然後來找華雲龍，到了東跨院，見屋中病了一個老道，劉妙通，濟公給他治病治好，叫劉妙通看廟，和尚只到常山縣，到十字街，見柴杜二班頭，正跟賊人動手，和尚一使驗法，上了冲天招牌，柴頭說：師父快下來拿賊，和尚在上面說：我也不要命了，我就往下跳，大衆都說：和尚定要摔死了，焉想到和尚往下一落，腳離地還有二尺，大衆說：只個和尚真怪，柴頭一睜說：師父快念咒拿賊，和尚說：我把咒腦袋忘了，賊人此時一擺兵刃，打算要逃命，正往上一躍，和尚說：我的咒又想起來了，唵，勅令赫，賊人腳剛落到房檐上，彷彿有人揪住賊人背脊，把賊人按住，扔下房來，正吊在小玄壇周瑞的面前，周瑞過去，將賊人按住，柴杜一睜，暗恨和尚這樣的好差事，單叫病人拿住，有心過去就鎖，又怕人家不答應，二位班頭，只才上前說：朋友辛苦，我叫柴元祿，他叫杜振英，我二人是臨安太守衙門的馬快，奉堂諭捉拿華雲龍，你把賊人賞我鎖了罷，小玄壇周瑞，真是寬宏大量，並不爭競說：二位，你們鎖罷，柴元祿只才抖鐵練，把賊人鎖上，和尚說：你們兩個人大喜呀，拿了華雲龍，回去一銷差，得一千二百銀賞格，柴頭說：師父不喜嗎，和尚說：你們二位大喜，這一拿着華雲龍，回去得一千二百銀子賞，柴頭說：師父你不喜嗎，和尚說：你們一位大喜呀，和尚一連說了五遍，柴頭說：師父走罷，別說了，和尚說：你們先到衙門去，我還要出恭，二班頭押解賊人，來到常山縣衙門，往裏一回稟，知縣立刻坐堂，柴杜二人，帶賊人來到公堂，柴頭給知縣請安說：下役柴元祿給老爺行禮，杜頭也報名請安，柴元祿說：回稟老爺，下役在臨安太守衙門充馬快，現奉太守諭出來捉拿臨安盜玉鐲鳳冠之賊，乾坤盜鼠華雲龍，今在本地面，已把賊人拿住，前來回稟老爺，知縣馮老爺說：你可有海捕公文，柴頭說：有，立刻把公文遞上去，知縣一看，不錯，只才問道：下面賊人可是華雲龍，賊人說：我姓華，叫華雲龍，老爺問：你叫什麼外號，賊人說：我叫乾坤盜鼠，知縣說：你在臨安做的什麼案，賊人說：我在尼姑庵因姦不允，殺死少婦，砍傷老尼，在泰山樓因口角，傷人民，在秦相府盜玉鐲鳳冠，粉皮牆題詩，都是我做的，知縣說：你題的什麼詩，賊人說：題的是藏頭詩，頭一個字是乾坤盜鼠，華雲龍偷，知縣說：你在我地面南門外搶當舖，明火執仗，東門外路劫，殺傷人命，在我衙門劫牢反獄，搶去蓬頭鬼，揮芳，扔去七股差事，這大概必有你呀，賊人說：我並沒在只本地做案，只些事，我一概不知，老爺一聽，勃然大怒，說：大

概抄手問事，你不肯應，拉下去，給我打，賊人說：老爺，我一個有幾條命案，已然把臨安城所做的事情都招出來，我也是死罪，這本地我並沒做案，你要叫我承認，那可不行。老爺，你打算叫我一個人承認起來，省得你把我面上面搗案，你打算保住你的紗帽，對不對？你要叫我給你打一安案，你說明白，那也可行。老爺一聽，氣得鬚眉皆豎，說：你這廝，必是個慣賊，我不打你，你是不肯直招的。老爺正要打賊人，這時節只見由外面脚步踉蹌，濟公禪師趕到，柴元祿一暗說：回稟老爺，濟公來了，知縣立起身來迎接一暗，和尚後面帶了一個人，兩眼發直，直奔公堂而來，書中交代，濟公由十字街，跟二位班頭分手之後，和尚隨後也夠奔常山縣而來，正走到衙門口，和尚抬頭一看，見衙門對過，有一座酒舖，是一條龍，和尚一暗，有一股怨氣，直冲霄漢，和尚一掀簾子進去，見櫃裏坐着一人，有四十多歲，一臉的橫肉，長得凶眉惡眼，和尚說：掌櫃的，借枝筆墨使使，掌櫃的說：做甚麼，和尚說：我喝酒，借筆寫字，掌櫃的把筆遞給和尚，和尚在手心寫了幾個字，寫完了旁邊坐下，要好酒兩壺，一碟菜，旁邊有人說：今天濟公長老，在十字街拿賊，你沒暗見麼？那人說：沒暗見，這個人說：我暗見了，和尚身高一丈，頭如麥斗，赤紅臉，穿着黃袍，手拿一百零八顆念珠，真是羅漢的樣子，他人又說：你別胡說了，濟顛僧是酒醉瘋癲，一臉油泥，破僧衣，短袖缺領，頭髮長長才是呢，用手一指說：就跟只位和尚彷彿，那人說：你怎麼知道，只個說：我跟濟顛有交情，和尚答了話說：你認識他，何時認識的？那人說：去年春天，我在臨安見過，一同吃過飯，和尚說：去年春天，你不是在鎮江府做買賣嗎？只人一想，怪呀，他怎麼知道我在鎮江府做買賣，問他說：和尚你怎麼知道我在鎮江府呢？和尚說：我在鎮江見過你，正說着話，外面有人吆喝，好肥狗，誰要買？和尚一看說：賣狗，的，你只條狗，要多少錢？那人咳了一聲說：大師父要留下甚好，我們家裏三個人，我母親病的甚利害，家內實在當也當盡了，賣也賣完了，就剩這一條狗了，你要留下甚好，實給一吊錢罷，你只當行好，和尚說：不要，這人說：九百罷，和尚說：不要，這人說：八百你留下罷，和尚說：不要，賣狗的思想，好容易有個主顧了，也罷，算七百罷，和尚說：不要，這個人沒法說，六百罷，和尚說：不要，旁邊有人暗不過說：大師父，你到底多少錢才要，和尚說：我還一個價，你可別惱，那人說：不惱，和尚說：給你五吊錢，旁有人說：和尚是個瘋子，那賣狗的說：賣了，和尚說：你既賣了，掌櫃的給五吊錢罷，掌櫃的說：我憑什麼給五吊錢？和尚一揚手說：你暗就憑這個，掌櫃的一暗，嚇的連忙說：我給五吊，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常山縣柴杜拿賊犯 馬家湖濟公救楊明

話說濟公一揚手說：就憑這個要五吊錢，掌櫃的一暗，和尚的手心，嚇的顏色改變，忙說：我給五吊錢，立刻拿出五吊錢來，交給和尚，大衆也不知是怎麼樣事，和尚說：賣狗的，你把狗放開，我聽他叫喚一聲，就把五吊錢給你賣狗的說：一放開就跑了，他還是回我家去，和尚說：不要緊跑了算我的，那人就把狗放開，狗竟自跑

去了。和尚就把錢給了賣狗的。賣狗的拿了走了。掌櫃的說：大師父，我這件事，你可別說。咱們兩個人盡在不言中。我給你買菜去。和尚說：你買去罷。掌櫃的立刻買了許多菜來，給和尚喝酒。和尚說：這場官司我要不跟你打，屈死的冤魂也不答應。和尚手一指往外走。掌櫃的兩眼發直，就跟着和尚出了一條龍酒館。一直來到常山縣大堂。知縣站起來說：聖僧佛駕光臨，弟子失迎，望乞恕罪。聖僧請坐。聖僧帶來這個人，是做什麼的。和尚說：老爺派人先把只個人看起來。少時再問。老爺立刻吩咐，把這人看起來。手下官人答應。和尚說：老柴老杜二位大喜呀。拿住華雲龍，只一到臨安，得一千二百銀子賞。大喜大喜。柴元祿杜振英說：師父不喜嗎。和尚說：賊人你姓甚麼。賊人說：我叫華雲龍。和尚大笑說：你姓華有什麼便宜。說着話，和尚過去把賊人的衣裳一剝。和尚說：你們來看。這就是他的外號。柴杜二人一瞧，賊人背脊上有洋錢大小九個疤痕。和尚這一做，賊人說罷了。和尚你既認得我，我不姓華了。老爺說：你到月底姓甚麼。賊人說：我姓孫。叫孫伯虎。外號叫九朵梅花。我在惡虎山玉皇廟裏住着。我是西川人。玉皇廟裏有西川綠林人，在那裏嘯聚。南門外搶萬興當。明火執仗。是蓬頭鬼。揮芳率領有桃花浪子韓秀，有白蓮秀士揮飛，雙手分雲吳多少。低頭看物有得橫。恨地無環李猛，低頭看塔。疎清造月蓬程智遠。西路虎賀東風。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連。一共三十一個人。那天搶的東門外路劫。是我同無形太歲馬金川。我二人做的。前者只因蓬頭鬼揮芳，被官人拏來。他兄弟白蓮秀士揮飛，撒綠林帖。傳綠林箭。請了綠林的朋友，來劫牢反獄。共七十三個人。來把揮芳救走。拐走了七股差事。砍死門軍大衆。一同出的東門。把揮芳救回去。他的腿被夾棍夾壞了。他說：常山縣的老爺，是他的仇人。馬家湖的白臉專諸，是他的仇人。今天衆綠林的朋友到馬俊家去。殺他的滿門家眷。我跟揮芳是拜兄弟。他派我來殺官盜印。沒想到被官人拏住。華雲龍他也沒在玉皇廟跟這些人在一處。我可認識他。我打算替華雲龍打一妥案。沒想到和尚認識他。這已是已往真情實話。老爺吩咐把賊人釘錄入獄。官人答應。將賊人帶下去。柴頭杜頭此時氣大了。和尚說：你兩個不必着急。早晚我必給你二人把賊捉住。知縣這才問說：聖僧方才帶來那個人，是怎麼一段事故。和尚一揚手說：老爺你看。知縣一看，方才明白。立刻吩咐把那人帶過來。書中交代。這個酒舖掌櫃的姓董名叫士元。當初這座一條龍酒店的東家。姓孔。行四。跟董士元乃是拜兄弟。患難相交的朋友。董士元就是孤身一人。孔氏家中有妻子周氏。跟前有一兒一女。董士元幫着孔四照料買賣。後來孔四身染重病。病至垂危之際。就把董士元叫了家去。孔四說：董賢弟，你我弟兄如手如足。現在我不久於人世了。我一死，你嫂嫂帶着姪男姪女度日。無倚無靠。我只酒店就交給你照管。我死了之後，別要叫你嫂子凍餓着。能把孩子養大成成人。接了我孔氏門中的香火。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董士元說：兄長，你養病罷。不必耽憂。倘兄長要有不測。嫂子姪男姪女，我必然照應。說話之後，果然孔四嗚呼哀哉了。董士元幫着辦理喪事。將孔四埋葬。一條龍酒舖就歸董士元承管。他時常給周氏家中去送錢。周氏的女兒，名叫小鸞。年長十七歲。尚未許配人家。長得十分美貌。董士元本是

酒色之徒。自孔四死後，他就打算要占姑娘，時刻暗念在心。這天周氏帶着孩兒上姥姥家去，家內留下姑娘看家。董士元知道買了許多的東西到周氏家去，見家中就是姑娘一個人。董士元說出無理之話，伸手拉姑娘，意欲求姦。馬想到姑娘乃是貞烈女，見董士元一拉，姑娘急了，往後院就跑。後院有一口井，是澆花井，姑娘就跳下井去。董士元跑回鋪子，故作不知。周氏晚上回到家中，不見了女兒，各處找尋，並無蹤跡。直到三天，見井裏姑娘死屍飄上。周氏想着，必是姑娘澆花打水，失腳墜落井內，並不知是董士元，因姦不允，逼死姑娘。立刻把屍撈起，給董士元送信。董士元幫着買棺材，把姑娘埋了。他以為這件事，人不知，鬼不覺。馬想到今天跟我五弔錢的和尚，手中寫的是強姦逼死孔小鸞，故此董士元忙給五弔錢。他打算給和尚幾個錢，就把這件事瞞過。馬想到和尚用驗法，把他帶到衙門，老爺一睨和尚的手心，方才明白，立刻把驚堂一拍。老爺說：你這廝好大胆，因何強姦逼死孔小鸞，快實說來。不然，本縣要重辦你。董士元這時明白過來，一睨到了公堂，自己一想，我這件事，沒人知道，這可怪了，想罷說：老爺在上，小人叫董士元，我是買賣人，並不認識誰叫孔小鸞，和尚說這廝好大膽，你還不肯認，屈死的冤魂，已然在我跟前告了你。老爺用大刑拷打，他就認了。老爺立刻吩咐用夾棍夾起來，問官人就把董士元挾起來。董士元實在疼痛難禁，這才說：老爺不必動刑，小人願招。老爺說：你招董士元就把同孔氏交友，孔四託妻寄子，因姑娘美貌，他謀姦不從，跳井自盡，從頭至尾一說。老爺說：你這東西真是無倫無禮，做出這等傷天害理之事，立刻吩咐，先將他釘錄入獄，候把屍親傳來對質，再照例定罪。老爺退堂說：請聖僧書房裏坐。本縣還有事相商，來人擺酒伺候。手下人答應。知縣說：聖僧，今天晚上，有羣賊夜入馬家湖，倘若殺傷人命，在我地上，本縣也要就發。聖僧可有什麼高見，和尚說：這到小事，喝酒是小事，柴頭柱頭此時氣得傻了，和尚說二位大喜。柴頭說：不是華雲龍喜什麼，和尚說：你二人不必着急，回頭我帶別人去拿華雲龍，把賊拿來交給你兩個人，詠功受賞，好不好。你二人在這衙門等着，我和和尚絕不說瞎話。老爺：你派小玄壇周瑞，赤面虎羅鑣，選二十名快手伺候。少時叫他們等跟我到馬家湖拿賊。知縣點頭，立刻傳諭，小玄壇周瑞一聽派差上來，回稟說：下役已然蒙老爺賞假，現在大口吐血，不能跟濟公出去辦案。求老爺派羅鑣一人去罷。和尚說：周瑞你吐血，願意好是愿意死，周瑞說：愿意好，誰肯愿意死，和尚說：我給你一塊藥吃，試試看。周瑞說：好，和尚立時給了一塊藥，周瑞吃下去，少時間氣血化開，當時覺着好了。連說：好藥好藥，和尚說：你好了，同羅鑣帶二十名快手，在書房外伺候。每人要一根白鵝翎。聽我說走就走。周瑞答應。家人說：酒菜齊了，知縣讓和尚來到書房，和尚說：老爺只個酒我不喝。知縣說：聖僧要喝什麼酒，可以吩咐。和尚說：先把菜都拿下去，上一樣菜，叫手下人叫喚。老爺同聖僧在書房喝酒，大衆答話，伺候端菜。我和和尚要聽熱熱鬧鬧的。老爺說：是來人先把菜撤下去，上一個菜，大衆說了一遍。家人又把菜撤下去，往裏端一樣，說：老爺同聖僧在書房喝酒，你等端菜上來。大衆答應說：是。和尚這才落座喝酒。酒過三巡，和尚說：老爺，我變個戲法，你睨睨，我要做玉女臨凡，用手一

指下來幾個美女，彈歌唱舞，和尚又說：我要變平地抓鬼，說着話，和尚伸手往桌底下一抓，抓出一個賊人來，倒把老爺嚇的目瞪口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董士元欺心求聖僧 孔烈女被逼投古井

話說濟公說變戲法，平地抓鬼，一伸手，抓出一個賊人來，和尚說：老爺你暗抓出鬼來了，老爺立刻吩咐手下三人將賊人捆上，老爺一問賊人說：我叫無形太歲馬金川，前來殺官盜印，原是蓬頭鬼，揮芳派九朵梅花，孫伯虎，無形太歲，馬金川兩個人，一個殺官，一個盜印，馬金川受過異人的傳授，他有十二道隱身符，按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個時辰，貼在惱袋上，誰也看不見他，今天賊人來聽家人說，老爺同濟公在書房喝酒，賊人就奔書房來了，又聽見濟公說要變玉女臨凡，賊人要踏着學學戲法，他邁步進了書房，別人都暗不見有人進來，和尚可暗見了，賊人剛往桌底下要鑽，和尚一伸手，把他那道符揭下來，大眾才才暗見，把賊人捆上，老爺問明白，把賊人釘鐐入獄，和尚吃了個酒足飯飽，站起身來說：周瑞羅鑣，你等跟我走，衆班頭跟着出了衙門，一直奔馬家湖，和尚叫周瑞附耳，說如此如此，周瑞點頭，來到馬家湖村口，正聽見說：現有楊明在此，白蓮秀士揮飛，用囊沙迷魂袋，把楊明打倒，後面有人說：合字，只個交給我，揮飛說：何必你，我殺罷，趕上前，撲哧一聲，紅光崩見，鮮血直流，人頭落地，和尚說：好快，殺了麼，可是楊明並沒有殺死，乃是白蓮秀士揮飛，被小玄壇周瑞殺了，揮飛聽後面說：合字，這個交給我，揮飛回頭暗了一暗，見周瑞鬚邊有白鵝翎，故此賊人沒留神，今天來的只一羣賊，都是白鵝翎爲記，焉想到濟公也叫周瑞等插上白鵝翎，這叫魚目混珠，有這麼兩句話。

渾濁不分鱗其鯉，水清才見兩股魚。

小玄壇周瑞把揮飛殺了，和尚過來一暗，楊明躺着，人事不知，和尚叫周瑞找了一碗水來，捏了一塊藥，給楊明灌下去，當時楊明醒過來，爬起來一暗，說：原來師父來了，可了不得了，羣賊來到馬家湖，明火執仗，只個亂大了，和尚說：你到馬俊家去暗，亂子還大，楊明趕緊反覆回來，躡房越脊，來到裏面一暗，只見羣賊陸續，雷鳴，陳亮，鄭雄，馬俊，俱被賊人捆上，書中交代，楊明走後，馬俊等四個人，跟賊人動手，羣賊之中，也有能人，內中有皂托頭彭振，萬花僧徐恆，只兩個人在暗中暗着，先沒下來，要暗着馬俊家內有能人，只兩個就下來了，要沒有能人，再下來動手，暗中一暗，就是只四個人，來往動手，衆賊人拿刀，把南屋裏堵住，衆家人都沒敢出來，皂托頭彭振，萬花僧徐恆，暗明白，二人下來一施展邪術，把四個人拿住，羣賊把北上房屋中點上燈，羣賊大家落坐，桃花浪子韓秀一暗說：只兩個人，拿鍋烟子抹着臉，必是熟人，拿水來給洗洗，正說着話，外面楊明一聲叫喊，好賊人，真乃大胆，今有威鎮八方楊明在此，衆賊人一聽大亂，本來楊明的名頭高大，故此羣賊一亂，皂托頭

彭振說：衆位別亂，都有我呢。看我略施小術，保管來一個，拿一個，來兩個，拿兩個，只句話尚未說完，羣賊出來一瞧，見濟公一溜歪斜，脚步倉皇，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皂托頭彭振，萬花僧徐恆，也不吹牛了。他兩個人，先自逃生，羣賊都知道濟公在鐵佛寺，法門鐵佛，神通廣大，大衆焉敢動手，羣賊全往房上躡，濟公用手指，口念：唵，勒令赫，用定神法，定住了十六個賊人，楊明只才同濟公，到屋中把馬俊鄭雄雷鳴陳亮放開，馬俊立刻給濟公行禮，和尚說：不用行禮，你們先把這些賊人殺了，不殺也是後患，留幾個別殺，我是帶着常山縣的班頭，留幾個活口，交到常山縣去完案，雷鳴衆人，這才拿刀把賊人殺了十三名，留下三個賊人沒有殺，一問這三個人，叫桃花浪子韓秀，粉蝴蝶楊志，燕尾子張七，問明白了，把三個賊人捆上，和尚說：馬俊，你給我找一條好扁担，拿兩根繩子，馬俊說：做甚麼呀？和尚說：我去辦案去，把這三個賊人，交給常山縣兩位班頭，小玄壇周瑞，赤面虎羅鑣，天亮解到常山縣去，馬俊立時叫家人找了一條山榆木的扁担，兩條繩子，交給濟公，和尚拿着，出了馬家湖村口，一直往北，離馬家湖八里地，有個鎮店，叫八里鋪，和尚抗着扁担，來到八里鋪，天剛太陽出來，八里鋪這裏有個鬧市口，怎麼叫鬧市口呢？皆因早晨有幾個賣力氣的，都在這裏會齊，可不許外人來賣力氣，都是本地的自己人，在這裏担着肩着，和尚來到鬧市口，把扁担一放，往地就是一蹲，也不言語，旁邊這些賣力氣的，就問：大師父，你是做甚麼？和尚說：我是賣力氣担肩的，這人說：你要挑担上別處去，我們這裏不許外人在這裏賣力氣，和尚說：你們在這裏賣力氣，司裏有帖，府裏有牌，縣裏有告示，這人說：沒有，和尚說：既沒有，許你們賣力氣，不許我賣力氣，我偏在這裏定了，那人就說：你們不用理他，大概這和尚是半瘋，這個說：和尚，你在這裏罷，我不管好不好？和尚說：你叫我在這裏，我偏不在這裏，我走了，那人說：你哨，是半瘋不是？和尚往前走了不遠，一踏路西有一座大酒飯館，和尚邁步進去，就跑到後堂，走堂的心裏說：這個窮和尚，他也到這個大飯館裏來，一個菜，三百二，二百四，一頓飯，總共好幾吊錢，自己換換衣服豈不好？見和尚坐下，把扁担一放，跑堂的一瞥，只條扁担到不錯，山榆木的，值二兩銀子，心裏說：和尚吃完了飯，要沒錢，留他這條扁担也好，想罷，跑堂的說：大師父來了，要什麼酒菜？和尚說：你哨着辦罷，跑堂的說：你吃東西，怎麼我哨着辦？和尚說：你不是要留我這條扁担麼？你哨值多少錢？給我多少錢的酒菜？好不好？伙計說：沒有，我不要扁担，和尚說：你別騙我穿的破包子有肉，不在摺上，好主顧，不賒不欠，給現錢，是你們的財神爺，跑堂的說：是，大師父要菜罷，和尚說：你煎炒烹炸，把我配四個菜來，兩壺人參露，跑堂的說：人參露，可買一吊二百錢一壺，和尚說：不多，我們那地方，都賣兩吊四一壺，這還便宜一半呢，我今天得多喝兩壺，跑堂的說：是，立刻給和尚把酒菜拿來，和尚正在自斟自飲，忽聽外面一聲阿彌陀佛，聲音洪亮，簾板一起，進來兩個脫頭和尚，乃是皂脫頭彭振，萬花僧徐恆，這兩個賊人，由馬家湖逃走，先往北跑，一走山灣，走迷了，又往南跑，跑走半夜，天亮來到八里鋪，兩個人要喝酒，歇歇，剛一進來，聽見濟公，嚇的驚魂失措，就要跑，濟公用手一指，把兩個賊人定住，濟公過去，就打彭振嘴吧說：

好東西，我兩座廟，二十頃地的銀子，叫你二人拐走了。今天僭們是一場官司，濟公給每人打了十個嘴巴。衆人聽着說，這兩個和尚，怎麼只個窮和尚打他，也不言語。那人說：想必他們是沒禮，和尚由彭振兜囊裏，掏出有十幾兩銀子，由徐恆兜中，掏出有四十餘兩，和尚說：這是偷的我的銀子，還沒花完呢，和尚拿銀子給了酒飯賬，把這兩個人一捆，用扁担一挑，大家也沒人敢問，和尚挑着出了酒店，街市上走着都覺新聞，說一個窮和尚挑着兩個和尚，這是怎麼回事。濟公說：你們不開眼，這是我廟裏搬家，和尚挑着到了鬧市口，衆賣力氣的說：你們膽和尙攪了買賣，正說着，和尚來至切近，衆人膽着挑了兩個和尚，大衆納悶，濟公伸手把銀子掏出來，說：你們膽，他雇我挑到馬家湖，給了五十兩，你們誰去。一個人我給一兩銀子，挑到馬家湖，大衆一聽說，去。我們八個人，四個人倒換，兩人抬一個，和尚說：就是，大衆抬起來往前走，剛到馬家湖村口，就聽那邊有人喊：好老道，你敢把我們差事殺了，濟公快來，和尚抬頭一看，是一個老道，手拿寶劍，羅漢爺只才趕奔上前，要跟老道鬥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濟公火燒孟清元 賊道智激靈猿化

話說濟公雇人搭着皂托頭彭振，萬花僧徐恆，剛來到馬家湖村口，只聽對面有人嚷：好老道，你敢劫殺差事。濟公快來，和尚一看，乃是一個老道，截住小玄壇周瑞，一干衆人，書中交代，濟公夜內由馬家湖走後，小玄壇周瑞，赤面虎羅鑣帶領二十個伙計，一見馬俊，馬俊說：二位班頭，現有濟公的吩咐，這裏有三個賊，叫你們二位等候天亮，把賊人押回衙門，請老爺前來驗屍，還叫你們等他老人家回來，你們再走。周瑞羅鑣點頭答應，等到天亮，有常山縣衙門的二爺，騎着馬，來到馬俊家來打聽，原來知縣不放心，一夜未見周瑞等回衙門，又不知出了多少人命，總算是常山縣的地面，故此老爺派管家，到馬俊家來打聽，管家一見周瑞，周瑞就把夜內殺賊的話一說，管家說：周頭，你們快回去罷，老爺甚不放心，叫我來訪問，你等回去，老爺就放了心了。周瑞說：也好，我先押解賊人回去，馬俊說：周頭，你趕緊請老爺來驗屍，周瑞說：是，立刻雇了一輛車，把三個賊人，擱在車上，大衆班頭衙役，押解着出了馬俊家中，正走到馬家湖村口，只見對面來了一個老道，披散着髮，身穿藍緞道袍，白襪雲鞋，手中提着寶劍，長得凶惡，一部鋼髯，老道口念無量佛，把車輛截住，說：你們是做甚麼的。周瑞說：我們是常山縣的官人，在馬家湖拿着的明火賊犯，往衙門解，老道說：我聽聽拿住的賊，周瑞說：老道，你聽什麼，你是那的老道說，山人姓孟，叫清元，這個老道，原是華清風的二師弟，他在二狼山三清觀修行，只因前者，有古天山凌霄觀內的兩個小道童，逃在二狼山去，提說他師父被濟顛和尚燒跑，不知生死存亡，孟清元一聽說，好，那時我見着濟顛和尚，我有周天烈火劍，活活要把濟顛燒死，必要給我兄報仇，今天他上山砍木頭，有幾個做活的，是馬家湖的居民，到二狼山去做活，丟開閑話，說道：老道，昨天晚上，我們馬家湖熱鬧

了。白臉專諸馬馬俊大官人家中，鬧明火執仗，鬧的甚凶。聽說都是濟公和尚殺了，這個說是無心。老道却是有心。孟清元一聽濟顛和尚到馬家湖來了，我去找他，給我師兄報仇。老道把髮髻披散，帶了寶劍下山。老道走在馬家湖村口，碰見周瑞衆人，押解差事。老道說：我要聽聽，只三個賊人，都認的老道桃花浪子韓秀說。孟道爺救我罷。楊志說：孟道爺救我罷。張七說：孟道爺救我罷。孟清元一聽說你三個人待我有什麼好處，我救你們。老道跟楊志素常不對。孟清元說：楊志，你也有今日。楊志一聽說：老道，你少稱雄，我大老爺不怕死。打受了國法王章，再有二十年，我又二十多歲，你少說便宜話，趁此滾開。不然，我可罵你。老道一聽氣往上沖，拉出寶劍，竟將楊志殺了。周瑞一聽說：老道，你好大胆量，這是明火執仗的要犯，你敢給殺了。伙計們，把他鎖上，衆人正奔老道。老道用手一指說：前來送死。用定神法把衆人全都定住。周瑞正在着急叫喊，只見濟公來了。周瑞喊道：濟公來了。和尚說：來了。和尚用手一指，把衆人的定神法撤了。叫周瑞把彭振徐恆擱在車上，一並解到衙門去。給了挑担的八兩銀子。和尚過來說：孟老道，你認得我不得。老道說：你是誰。濟公說：我是靈隱寺濟顛。孟清元一聽說：我想是怎麼個濟顛。項長三頭，肩生六臂，原來是一個丐僧。今天你休想逃命。和尚說：孟老道，你不服，偈們兩個人到無人之處去說。老道說：好，立刻同着和尚，來到山口以外。和尚說：雜毛老道，你打算怎麼樣。孟清元說：好，濟顛，你把我師姪張妙興燒死，你又把我師姪姜天瑞置死，你把我師兄華清風燒死。不知生死，我特要找你報仇。今天你要認罪服輸，跪倒給我磕頭，叫我三聲祖師爺，我饒你不死。如要不然，當時叫你死無葬身之地。和尚哈哈大笑說：雜毛老道，你這斷不知奉公守分，無故前來找我，你跪倒給我磕頭，叫我祖宗爺，我也不能饒你。老道一聽，氣往上撞，擺寶劍照定和尚劈頭就刺。和尚滴溜走在老道身後，擰了老道一把。老道一轉身，和尚又捏了老道一把。和尚圍着老道直轉，擰一把，擰一把，擰一把，擰一把，擰一把，擰一把，擰一把，擰一把，口中念念有詞。當時三昧真火，平地一起，連山坡柴草都着了。一片火撲奔和尚而來。和尚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噯，勅，令，赫，用手一指，只片火光直奔老道，立刻鬚子也着了，頭髮也燒了，衣裳也着了。老道急忙駕趁腳風逃走。展眼衣衫都燒沒了，赤身露體。老道見前面一個石洞，打算要躲避躲避。剛來到石洞口，只見裏面有一個赤身露體的老道，正是華清風。孟清元一睜說：師兄，你怎麼只個樣子。華清風說：我被濟顛和尚燒的，師弟，你打那來，爲何只個樣子。孟清元說：也是被那濟顛燒的。華清風說：好，濟顛和尚，我跟他誓不兩立。孟清元說：你我不是他的對手。偈們老道，還有比你我強的。偈們三清教要算誰。華清風說：頭一位就是嵩松山雲霞觀紫霞真人李涵陵。第二就是天台山清宮東方太悅老仙翁崑崙子。第三就是八卦山坎離真人魯修真。第四就是梅花山梅花嶺梅花真人靈猿化。孟清元說：咱們找梅花真人去，求他老人家，給我們報仇。華清風說：赤身露體，怎麼去得。正說着話，只見由對面來了一個老道，挑着扁担，上面有兩個包裹，青布道冠，藍布道袍，白機雲鞋。面如古月，三絳黑鬚，華清風一看，不是外人，正是他三師弟尚清雲。只個老道，可不像他們，乃是正務參修，到處訪道。

學仙華清風連忙叫師弟快來。尚清雲一看說二位師兄因何只般光景華清風說我二人被濟顛和尚燒了跟我二人爲仇做對尚清雲一聽說濟顛和尚他乃是好人普救衆生大概必是二位師兄的不是華清風一聽勃然大怒說你是我師弟你不說幫我報仇反到說我不好我非得跟濟公一死相拚找他報仇不可尚清雲說二位師兄找濟顛我也不管不找我也不管我給二位師兄留兩身衣裳就是了說着話打開包裹留了兩身衣服立刻告辭尚清雲挑起扁担往前就走信口說道

紅塵白浪兩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處隨緣延歲月，終身安分度時光。休將自己心田昧，莫把他人過失揚。謹慎應酬無懊悔，耐煩作事好商量。從來硬弩弦先斷，未見鋼刀身已傷。惹事盡從開口舌，招殃多爲熱心腸。是非不必爭你我，彼此何須論短長。吃些虧處原無害，讓幾分時也不妨。春日才逢楊柳綠，秋風又見菊花黃。榮華總是三更夢，富貴還同九月霜。人爲貪財身先死，蠶因奪食命早亡。一付養身平胃散，三分順氣太和湯。休鬥勝來莫逞強，百年溷事戲文場。離合悲歡朝朝樂，好醜媸妍日日忙。行客戲房花鼓懈，不知何處是家鄉。

尚清雲唱着山歌竟自去了，他唱只段歌，所爲勸解華清風二人，焉知道他二人惡習不改，癡迷不悟，當時穿上衣衫，架起趁脚風，要到梅花山梅花嶺找梅花真人靈猿化，跟濟公爲仇，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一回 施佛法智捉蓬頭鬼 仗妖術煉劍害婦人

話說華清風孟清元，見尚清雲走後，兩個人把衣裳穿好，立刻駕起趁脚風，夠奔梅花山而來，來到洞外一裹走，一瞧裏面有一雲床，梅花真人靈猿化，在上面打坐，頭戴鵝黃道冠，赤紅臉，一部白髯，華清風孟清元跪倒行禮，說：「祖師爺在上，弟子華清風孟清元，給祖師爺叩頭。」梅花真人一番二目，口念無量佛，你兩個人來此何幹？華清風說：「我二人來求祖師大發慈悲，替三清教報仇。」世上出了一個濟顛和尚，與三寶滅三清，他跟我二人爲仇，無故把我徒弟張妙興燒死，又把我徒弟姜天瑞逼死，把我二人用火燒的，只個樣子，他說偈們三清教裏沒有人，都是披毛帶角，脊背朝天，橫骨叉心，不是四造所生，要滅三清教，實在可惡已極，求祖師爺大發慈悲，一來替我二人報仇，二則把濟顛除了，也給三清教轉轉臉，靈猿化一聽說，你兩個孽障，必是前來搬弄是非，無故濟顛焉能跟你等做對，必是你二人招惹了濟顛，華清風說：「祖師爺，你老人家倒不信，實是濟顛和尚無故欺辱三清教的人，靈猿化說：「既然如此，你兩個人下山，見了濟顛，你們跟他說，不用跟我們做對，叫他來見我。」我將他結果了性命，我不能下山去找他去，華清風說：「就是，師弟，你我去找濟顛去，說着話二人出來，剛一出洞門，只見濟公彳亍彳亍，脚步倉皇，直奔梅花洞而來，和尚說：「我來找你們的老道來了，叫他出來，我悄悄華清風一見趕緊

就喊：「祖師爺快出來，濟顛來了，靈猿化立刻由洞裏出來，抬頭一看，見和尚頭上並無金光白氣，襤褸不堪，原來是一乞丐，老道說：「濟顛僧我且問你，你為何燒死張妙興，置死姜大瑞，跟華清風二人為仇，和尚說：「你也不必說，因他等行兇作惡，早就該罰之有餘，你怎麼樣的老道，要跟我老人家怎麼樣靈猿化說，看你有多大能為，立時老道一撒肚子，一張嘴噴出一道黃光，和尚哎呀一聲，番身栽倒，當時氣絕身亡，靈猿化一驚，歎了一聲：「華清風，你二人無故搬弄是非，他乃是凡夫俗子，叫我作個孽，只一來不要緊，萬松山紫霞真人李涵陵九松山靈空長老眉羅漢來查山，必不容應我，老道頗為後悔，原來只個老道，不是人，乃是猿猴，在山中修煉多年，化去橫骨，口吐人言，李涵陵同靈空長老，是十年一查山，他必預備鮮桃美酒，給李涵陵靈空長老喝，他是一片恭敬之心，後來他要認李涵陵為師，李涵陵說：「不行，我們老道修行都是人，焉能收你猿猴，他苦苦哀求，李涵陵無法，說：「我賜你一姓，姓靈罷，靈空長老說：「我賜你一個名字叫猿化，故此他才叫靈猿化，平時他永不下山，在山中採草，配成丹藥，出去普救四方，到是正務參修，打算要成其正果，也跟李涵陵煉了些能為，今天把濟公噴倒，自己倒也後悔起來，怕將來李涵陵不答應，華清風見和尚躺下，他樂了，說：「祖師爺把寶劍給我，我殺他，孟清元說：「我殺他，靈猿化說：「不能叫你們等殺，我這就作了孽了，我將他置倒，非我給他丹藥吃，不能起來，一天不給他藥吃，輪一天，兩天不給他藥吃，輪兩天，永不給他藥吃，他就得在只裏躺死，只句話還未說完，和尚一番身爬起來了，靈猿化大吃一驚，說：「和尚，我沒給你藥吃，你怎麼起來了，和尚說：「我再躺下，等你給我藥吃，我到有心給你做個臉，等你給我藥吃再起來，無奈地下太涼，你也不認得我，和尚是誰，我給你消消，說着話，和尚用手一摸天靈蓋，口念：「唵，勅，令，赫，靈猿化再一睛，和尚身高丈六，頭如笆斗，面如蟹壳，身穿直裰，赤着兩條腿，光着兩隻腳，穿的草鞋，是一位活活兒羅漢，嚇得猿化跑進洞去，將洞門一閉，不敢出來，和尚也不去趕他，那華清風孟清元嚇的掉頭就跑，和尚也不追他，一直往東奔惡虎山，和尚來到玉皇廟內，蓬頭鬼，揮芳，正在盼望無形太歲馬金川，九朵梅花孫伯虎，殺官盜印，還不回來，衆人到馬家湖去，殺馬俊的滿門家眷，也不見回來，天光不早了，自己正在着急之際，和尚由外進來，說：「合字，揮芳一睛，是個窮和尚，不認識，揮芳說：「什麼叫合字，和尚說：「我也是線上的人，揮芳說：「我不懂，和尚說：「你只可不對，你不認得我，你兄弟白蓮秀士，揮飛，撒綠字，林帖，傳綠林箭，請我們來的，那一天劫牢反獄，有我由常山縣把你救出來，我還背了你二里多路，你怎麼忘了，揮芳一聽說：「我可實在眼鈍，那天黑夜景況，人也太多，我實沒睜出來，你叫什麼呀，和尚說：「我叫要命鬼呀，揮芳說：「你是要命鬼，你是那路的，和尚說：「我是東路的，揮芳說：「我怎麼沒聽見說過，你們頭兒是誰，和尚說：「我們頭兒是閻王爺，揮芳說：「我也不認的，和尚說：「你不認的，我領你去見見，昨日晚上，無形太歲馬金川，把印也盜了，九朵梅花孫伯虎，把知縣也殺了，我們大衆到馬家湖把馬俊全家老幼都殺了，大衆都得了金銀細軟，大衆商量着，要回西川，你兄弟白蓮秀士，揮飛，想起來說：「廟裏還有我們大爺，等着我們，誰去搯他來，大家都

不願意來，你兄弟就叫我說：要命鬼，你去到惡虎山玉皇廟內，把我哥哥摺來，偕們一同回西川，故此我只才來，他們大衆都在半路等着呢。你快跟我走罷。揮芳信以爲真，就說：要命鬼，你摺的動我麼？和尚說：摺的動你，別瞞我身材矮小，我有氣力，立刻和尚捲起揮芳，下了惡虎山，一直夠奔常山縣。揮芳說：要命鬼，你往那裏走，那是常山縣，要碰見官兵，你我二人就沒命了。和尚說：不是，你錯認了，說着話，來到常山縣衙門口。揮芳說：要命鬼，你怎麼攆我上常山縣衙門哪？和尚說：不攆你上衙門上那去，你捨了命罷。揮芳一聽說好，你是我的要命鬼呀，和尚說：對了，說着話，來到公堂。老爺正審問，桃花浪子韓秀，燕尾子張七，皂托頭彭振，萬花僧徐恆，老爺見濟公來了，趕緊說：聖僧請坐，和尚把揮芳放下落坐。周瑞說：聖僧方才同那老道，上那裏去了，和尚就把方才之事，述說一遍。老爺只才說：揮芳，你也有今日，你們劫牢反獄，共多少人？揮芳說：老爺要問，我也不知道，劫牢反獄，也不是我要他劫的，老爺又問：韓秀衆人，到馬家湖去明火執仗，共多少人？韓秀衆人俱皆招認。老爺吩咐將他等全行釘鐐收獄，一面給濟公道謝行禮。這時，只見由外面進來一個老道，兩眼發直，直奔公堂。周瑞一暗說：回老爺，只個老道，就是方才劫差殺楊志就是他。老爺吩咐：把他鎖上帶過來。老爺一拍驚堂木說：你只道人叫什麼？孟清元此時明白過來，既然到了公堂，方才由梅花山逃走，心中一迷，也不知怎麼來到衙門。老道一俱皆招認，老爺也吩咐一並入獄。柴頭過來說：聖僧，由臨安太守行禮求你，秦相作揖打恭求你，你老人家帶我們出來，拏華雲龍，今天也拿，明天也拏，龍游縣那一個樣的爲難案，你伸手就辦，只常山縣只麼大事也辦了，到是華雲龍，還拏不着，和尚說：你二人不必着急，跟我走，去拿，去要，拿不着，你二人就拿我，好不好？柴頭說：拿你做什麼？和尚立刻告辭，知縣說：聖僧，住幾天再走，和尚說：不用，省得他二人着急，我帶他們拿華雲龍去，只才帶領二位班頭，出了常山縣，往前正走，剛走到山裏，只見眼前樹林子中，楊明雷鳴，陳亮在地下躺着，華清風正要拿寶劍殺只三個人，和尚趕到，不知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二回 楊雷陳仗義殺妖道 十里莊雷擊華清風

話說濟公帶領二位班頭，正走到山內，只見華清風手舉寶劍，要殺楊明雷鳴，陳亮，書中交代：華清風由梅花山逃走，自己一想，非要把濟公殺了不可，他打算要煉子母陰魂劍，能斬羅漢的金光，要煉子母陰魂劍，須得把懷男胎的婦人，開膛取子母血，抹在寶劍上，用符咒一催，就可以煉成了。華清風自己想罷，一施展妖術，弄了點銀子，買了個藥箱，買了些丸散膏丹，打算到各鄉村莊裏，以治病爲名，好找懷男胎的婦人。華清風拿着藥箱，走在一座村莊，只見有兩個老太太，那裏說話，只位說：劉大娘，吃了飯了，只位說：吃了，陳大姑，你吃了，只位說：吃了，兩位老太太，一位姓劉，一位姓陳，只位劉太太說：大姑你請，方才走過去的，那不是王二的媳婦麼？陳

老太太說，是呀，劉老太太說，不是王二，他們兩口子不和美呀，怎麼他媳婦，又給他送飯去？陳老太太說，劉大娘你不知道，現在王二的媳婦有了身孕了，快生養了，王二也喜懼了，他自己種兩頃稻田，他媳婦給送飯去，現在和美了，華清風一聽，那婦人懷着孕，趕緊往前走，追到村頭一瞧，那婦人果然懷的是男胎，書中交代，怎麼的出來是男是女呢？俗語，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要是懷胎的婦人，印堂發亮，走路先邁左腳，必是男胎，要是印堂發暗，走路先邁右腳，必是女胎，華清風看明白了，趕過去一打稽首，口念，無量佛，只位大娘子，我看你臉上氣色發暗，主於家宅夫婦不和，娘子們最信服，只個，立刻站住，說道，爺你會相面麼？真真的對，可不是我們夫婦不和麼？道爺你，有什麼破解沒有，你要能給破解好了，我必謝你，華清風說，你把你的生日八字告訴我，我給你破解，只婦人說，我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人，華清風聽得明白，照定婦人頭頂，就是一掌，婦人就迷糊了，老道一掌，婦人的膊膊，帶着就走，村莊裏有人，踏見說，可不的，老道不是好人，要把王二的妻子拐去了，這們趕緊齊人，把老道拿住，活埋了，一聚人，老道駕着趁脚風，早不見了，華清風來到山內，找了一顆樹，把只婦人縛上，由兜囊把應用的東西拿出來，剛要煉劍，把婦人開膛，只見由那邊來了三個人，正是威鎮八方楊明，同雷鳴，陳亮，只三個人是在馬俊家，見事情已完，楊明說，我該回家了，恐老娘不放心，我出來為找張榮，張榮已死在古天山，我該回去了，雷鳴陳亮說，大哥，偕們一同走，馬俊給三個人道謝，拿出幾十兩銀子，給三個人做盤川，三個人也不好收，回送了銀子，告辭出了馬家湖，馬俊送到外面說，你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年初見，後會有期，彼此拱手而別，只三個人，正往前走，只見老道要謀害婦人，雷鳴是俠肝義膽，口快心直的人，立刻一聲喊，嚷，好雜毛老道，你在這裏要害人，待我拿你，華清風一看說，好雷鳴，前者饒你不死，今又來多管閒事，只可是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要找我，待山人來結果你的性命，雷鳴剛一擺刀，老道用手一指，竟把雷鳴定住，陳亮見老道要殺雷鳴，自己急了說，好華清風，我這條命不要了，跟你一死相拚，擺刀就砍，老道一閃身，用手一指，點，也把陳亮定住，楊明一想，罷了，今天當我三人死在老道之手，立刻過去一動手，老道又把楊明定住，老道哈哈一笑，剛要動手殺人，就聽濟公一聲叫，嚷，好東西，雜毛老道，你敢要殺我徒弟，華清風一溜，嚇的魂也沒有，立刻駕起趁脚風，竟自逃走，和尚不再追他，過來救了楊明三人，叫柴頭把那婦人放下來，和尚用手一指，點，那婦人也明白過來，大衆復反出了山口，只見來了許多的鄉人，來追老道，和尚說，老道已被我們打跑了，你們把只婦人送回去罷，衆鄉人把婦人帶了走，和尚說，楊明你回家罷，楊明立刻告辭，竟自去了，和尚說，雷鳴陳亮，跟我來，二人點頭，跟着和尚，來到十里莊，只裏有一座茶館，搭着天棚茶座，和尚說，偕們進去歇歇，歇歇，衆人點頭，和尚進了茶館，不在天棚底下坐，一直來到屋內落坐，陳亮說，師父你看天氣甚熱，怎麼不在外頭涼快，在屋裏有多熱，和尚說，你外頭人多，少時都得進來，屋裏就坐不下，陳亮說，怎麼和尚說，你坐着，說完了話，和尚來到後院，恭恭敬敬，朝西北磕了三個頭，陳亮心裏說，我自從認濟公為師，也未見他磕過頭，他在廟裏

也永沒燒過香，拜過佛，只是怎麼了，只見和尚磕完了頭進來，夥計拏了一壺茶過來，剛吃了兩三碗，見雲生西北，展眼之際，暴雨下起來了，外面吃茶的人，全跑進屋子裏來避雨，只見狂風暴雨，霹靂雷電，閃一個電，跟着一個雷，電光圍着屋子不住，內中就有人說：「僧們只裏頭人，誰有虧心事，可趁早說，莫沖累了別人。」和尚也自言自語說：「只個年頭，真是現世現報，還不霹他，等甚麼。」旁有一個人嚇的顏色更改，趕緊過來給和尚磕頭說：「聖僧，你老人家給求求罷，原來我父親有個瘋顛，我那天吃醉了，是打了我父親兩個嘴巴，聖僧給我求求，我從此改過自新，和尚說：你准改了，我給你求求，不定行不行。」說着話，和尚一抬頭，彷彿望空說話：「我給你求，要不改還要霹你，只人說：改，和尚說：不但要霹一個人，還有一個人，謀奪家產的，他把他兄弟擡出去，祖上的遺產，他一個人佔住，心地不公，也要霹他。」旁有一人聽了只句話，也過來給和尚磕頭說：「聖僧，你老人家給我求求罷，我到不是霸佔家產，只因有一個兄弟是傻子，我把他擡出去，只要聖僧給我求求，我把兄弟找回來，和尚說：我給你求，我給你求，我給你求，不定雷公爺答應不答應，說着話，和尚望空禱告了半天，和尚說：我給你求明白了，給你三天限，你要不把你兄弟找回去，還是要霹你，只人說：我准把我兄弟找回來，和尚說：隨你罷，大眾一聽，真是報應循環，了不得，紛紛議論，陳亮說：師父像華清風，只樣爲非作惡，怎麼這上天就不報應他麼，和尚說：少時他就現事現報，叫你瞧瞧，正說着話，只見由遠遠來一老道，大概要到茶館來避雨的樣子，正走到茶館門口，頭見一道電光，照在老道臉上，跟着一道火光，山崩地裂，一聲響，老道面朝北跪，竟被雷擊了，大眾一亂說：霹了老道了，一個霹，雨過天晴，露出一輪紅日，將要西沉，陳亮出來一瞥，認識是華清風，被雷打了，雨也住了，和尚說：雷鳴陳亮，我這裏有一封信，一塊藥，你兩個人順着常山縣大道，夠奔曲州府，離曲州府五里地，在五里碑，東村口外，有座廟，廟門口躺着一條大漢，你把我藥給他吃了，把這信給他，叫他照我書信行事，你兩個人在道路上，可別多管閑事，要一管閑事，可就有大禍，陳亮說：他們在那兒呀，和尚說：大概曲州府見你們到了曲州府，悄悄見甚麼事，悄悄在眼裏，記在心裏，可別伸手管是非，要伸手管，可就找不自在，雷鳴陳亮聽和尚說話，半吞半吐，也測不透，兩個人拿着書信，別了濟公，順大路行走，來到常山縣北門外，天色已晚，陳亮說：僧們住店罷，雷鳴說：好，立刻見眼前有一座德源店，二人進去，住的是北上房二間，喝吃完畢，陳亮睡了，覺天氣太熱，雷鳴出來到院中乘涼，店中都睡了，院裏還沒涼風，雷鳴一想：高處必有風，立刻躡上房去，果然涼快，雷鳴正打算要在房上躺躺，忽聽有人叫喊：殺人了，殺人了，雷鳴一想：必是路劫，立刻帶了刀，躡房越脊，順着聲音找去，找到一所院落，是四合房，見北上房裏間有燈光，在屋中喊叫：殺人了，雷鳴躡下去，濕破紙窗一瞥，氣的鬚髮皆豎，伸手拉刀，要多管閑事，焉想到惹出一場橫禍飛災，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三回

雷鳴夜探孫家堡

陳虎細問婦人供

話說雷鳴扒窗戶一看，只見屋裏是順北牆的一張床，靠東牆是衣箱立櫃，地下有八仙桌椅子，梳頭桌，屋中眼俊俏無比，地下站定一個二十多歲男子，頭挽牛心髮髻，赤着背，穿着單砍肩月白中衣，長得一臉橫肉，凶眉惡眼，左手按着婦人的華蓋穴，右手擎着一把鋼刀，口中說：你就是給我說實話不說實話，我把你殺了，那便宜你我一刀一刀把你剮了，就聽那婦人直嚷說：好二虎，你要欺負我，我只是燒紙引了鬼，我跟你有何冤何仇，你敢來持刀威嚇，雷鳴一消，氣往上冲，有心要進去，自己一想，我別粗鹵老三常說我，要眼尖，我去跟他商量商量，可管則管，不可管別管，想罷，擰身上房，仍躡到店內，來到屋中，一推陳亮，雷鳴說：老三醒來，陳亮說：二哥哥，我什麼事，雷鳴說：我暗見一件新鮮事，我因為天熱，我在院中乘涼，院中甚熱，我就上房去，可以得風，我剛要上房，就聽有人叫喊，殺人了，殺人哪，我只打算路劫，我順着聲音找去，找到一所院落，見一個男子，擎着刀，按着一聽，說：二哥哥，你就不對，無故上房，要叫店裏暗見，只算什麼事，再說只件事，要不知道，眼不見，心不煩，既知道，要不管，心裏便不痛快，你我去暗見，說着話，兩個人穿好衣服，一同出來，仍不去驚動店家，擰身上房，躡房越脊，來到只院中一聽，屋裏還喊救人，二人下去，陳亮扒窗戶一看，就聽有人說：好二虎，你要欺負死我，我只是燒紙引鬼，你還不撒開我，快救人哪，那男子說：你嚷，我就殺了你，拿刀背，照定婦人臉上就砍，一連幾下，砍的婦人臉上都血暈了，婦人放聲大哭，還嚷救人，陳亮一聽，不由怒從心上起，氣向胆邊生，當時說：二哥哥，跟我來，二人來到外間屋門一開，門開着，二人邁步進去，一掀裏間簾子，陳亮說：朋友請了，爲什麼半夜三更，拿刀動仗，只男子一回頭，嚇了一跳，見陳亮是俊品人物，見雷明是紅鬍子藍靛臉，相貌凶惡，男子立刻把刀放下，說：二位貴姓，陳亮說：姓陳，雷鳴說：姓雷，只男子一聽說話，俱都是聲音洪亮，陳亮說：我二人原是鎮江府人，以保鏢爲業，由此路過，今天住在德源店，在院中納涼，聽見叫喊殺人，我二人只打算路劫，出來一聽，在院中喊叫，我二人自幼練過武藝，故此跳牆進來，朋友爲什麼只裏拿刀行兇，只男子說：原來是二位保鏢的達官，要問我姓孫，叫孫二虎，我們只村莊，叫孫家堡，小村莊到有八十多家姓孫的，外姓人少，他是我嫂嫂，我兄長在日開藥店，我兄長死了三年，他守寡，你們暗他，只大肚子，我就要問問他，只大肚子，是那裏來的，因爲只個他嚷喊起來，驚動了二位達官，陳亮一聽，人家是家務事，只怎麼管，陳亮說：我有兩句話奉勸，天子至大，猶不能保其宗族，何況你我平民百姓，尊駕不必只樣，依我勸，算了罷，孫二虎一聽說：好，既是你不叫管我走了，你二位只在只裏罷，雷鳴一聽，只小子說的不像人話，雷鳴說：你別走，爲什麼你走，我們在只裏，只不像話，孫二虎看這兩人的樣子，他也不敢惹，趕緊說：你我一同走，雷鳴陳亮正要往外走，那婦人說：二位恩公別走，方才他說的話，一字也不對，陳亮一聽詫異，說：怎麼不對，這婦人說：小婦人的丈夫，可是姓孫，在世開藥鋪

生理，今年已故世三載，我娘家姓康，我過門時，就不認的他，後來才聽見說，就是只麼一個當家的兄弟，已經出了五服，平素我丈夫在日，他也不常來，只因我燒紙引鬼，我那一日在門前買線，瞥見他，十月的天氣，尚未穿綿衣，我就說：孫二虎，你怎麼連衣裳都沒了，他說：嫂嫂，我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分文的進項沒有，那裏能置衣裳，我見他說的好苦，我是一分惻隱之心，把他叫進來，有我丈夫留下的舊衣裳，給了他一包，還給他兩吊錢，我說叫他做個小本營生，焉想到他後來沒錢，就來找我借錢，我也時常周濟他，焉想到慈心惹禍，善門難開，一次是人情，兩次是例，後來習以為常，他就來勸我改嫁，我把他罵出，今天我的僕婦告了假，他無故擎刀來欺負我，問我肚子大，是那裏來的，我對二位大恩公說，我的肚子大，實在是病，他竟敢胡說，他又不是我親族兄弟，今天我家裏沒人，只有一個傻子丫頭，我只裏嚷，他都不來管，外面聽得有人答話說：大奶奶，你叫我怎麼管，說着話進來，陳亮一看，是個醜丫頭，一腦袋黃頭髮，一臉的麻子，兩道短眉毛，一雙三角眼，蒜頭鼻子，雷公嘴，一嘴黃板牙，其醜無比，陳亮說：孫二兄，你自己各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你我一同走罷，孫二虎說：立刻三個人出來，丫頭關門，三個人走到德源店門首，陳亮說：孫二兄，你進來坐坐，孫二虎說：你們二位在只店住，我走了，勞駕，改日道謝，陳亮說：不必道謝，你回家罷，孫二虎說：我還要進城，陳亮說：半夜怎麼進城，孫二虎說：城牆有塌了的地方，可以能走，說着話竟自去了，雷鳴、陳亮二人，仍不叫門，躡到裏面，到了屋中，陳亮說：只件事總算救了一個人，明天你我可得早走，恐怕有後患，雷鳴說：沒事，睡罷，二人安歇，次日起來，陳亮說：夥計，我們上曲州府，只是大道不是，夥計說：是，陳亮說：你趕緊快給我們要酒菜吃完了，我們還要趕路，夥計答應，立刻要了酒菜，雷鳴、陳亮吃喝完畢，算還店帳，剛要走，外面來了兩個頭兒，帶着八個夥計，是常山縣的官人，來到櫃房說：辛苦，你們只店裏，住着姓雷的，姓陳的，在那屋裏掌櫃的說：在北上房，官人說：你們言語一聲，掌櫃的說：雷爺、陳爺，有人找，雷鳴、陳亮出來，說：誰找，官人說：你們二位姓雷姓陳呀，陳亮說：是，官人說：你們二位，只場官司打了罷，陳亮說：誰把我們告下來，官人說：你也不用問，現在老爺有簽票，叫我們來傳你，有什麼話，衙門說去罷，掌櫃的過來說：衆位頭爺什麼事，跟我說說，都有我呢，只二位現在住在我店裏，他們有什麼事，如同我的事，衆位頭兒先別帶走，官人說：那可不行，現在老爺有簽票，我們不能做主意，先叫他們二位去過一堂，該了的事，必歸你了，你候信罷，雷爺、陳爺跟我們走罷，雷鳴、陳亮也不知甚麼事，只兩個人，本是英雄，豈肯畏刀避刑，怕死貪生，勿論甚麼事，也不能難買難賣，陳亮說：掌櫃的，你倒不必擔心，我二人又不是殺人的凶犯，滾了馬的強盜，各處有案，只個連我二人也不知那兒的事，必是旁人邪火，你只管放心，無論天大的事，也不能連累你店家，掌櫃的說：我到不是怕連累，能管的了，焉能袖手旁觀，既是二位要去，衆位頭兒多照應罷，官人說：是了，雷鳴、陳亮立刻跟着來到衙門，偏巧小玄壇周瑞，赤面虎羅錦，告了假沒在衙門裏，官人將雷鳴、陳亮帶到，往裏一回稟，老爺立刻跟着來到衙門，偏巧小玄壇周瑞，赤面虎羅錦，告了假沒在衙門裏，官人將雷鳴、陳亮氣得顏色改

變不知只場官司。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四回 孫二虎喊冤告雷陳 常山縣義士鬧公堂

話說雷鳴陳亮來到公堂，二人給老爺行禮。老爺說：你兩個人姓甚麼？那個姓陳，二人各自道名。知縣說：雷鳴陳亮，你兩個人跟孫康氏通姦有染，來往有多少日子？現在有孫二虎，把你二人告下來。雷鳴陳亮一聽，氣得面色更改。書中交代：孫二虎由夜內分手，只小子連夜進城，有人串唆他，用茶碗自己把腦袋砍了，天亮到常山縣喊冤。說雷鳴陳亮跟他嫂子通姦，被他撞見，雷鳴陳亮持刀行兇，拏茶碗把他腦袋砍了，現有傷痕。他在衙門一喊冤，故此老爺出簽票，把雷鳴陳亮傳來。老爺一問：跟孫康氏通姦，有多少日子？陳亮說：回老爺，小人我是鎮江府人，雷鳴是我拜兄，我二人初次來到常山縣。昨天才到德源店，只因晚上天熱，在院中納涼，聽見有人喊嚷，殺了人，救人哪？我二人原在鏢行生理，自幼練過飛檐走壁，只當是有路劫，順着聲音找去，聲由一所院落出來，我二人躡進院中一看，是一個男子，拿着刀要砍婦人，我二人進去一解勸，方知是孫二虎，要謀害他嫂嫂。我等平日並不認識他，把孫二虎勸了出來，不想他記恨在心，他說我二人同孫康氏有姦，老爺想情，我二人昨天才住到德源店，老爺不信，傳店家問再說。我等與孫康氏一不占親，二不帶故，並不認識。老爺可把孫康氏傳來訊問，再說我們是外鄉人，離此地千八百里，昨天才來，怎麼能跟孫康氏通姦？要在只裏住過十天半月，就算有了別事，正說着話，老爺早派人把孫康氏傳到，原來今天早晨，孫康氏正在啼哭，僕婦回來一問緣由，僕婦說：大奶奶別哭了，何必跟孫二虎一般見識，他乃無知的人，正在勸解，外面打門，僕婦出來一看，是兩個官媒，兩個官人，僕婦問找誰，官媒說：孫二虎把孫康氏告下了，老爺叫傳孫康氏去過堂。孫康氏一聽說好，孫二虎他把我告下來了，我正要想告他去。當時僱了一乘小轎，帶了一個僕婦，來到衙門下了轎。僕婦攙着上堂。知縣一看，見孫康氏臉上青黃，就知道他必是男人，久不在家，或者是寡婦，做官的講究聆音察理，鑒貌辨色。孫康氏在堂上一跪，老爺問道：你姓什麼？孫康氏說：小婦人姓孫，娘家姓康，我丈夫故世三年，小婦人居寡。老爺說：現在孫二虎把你告下來，說你私通雷鳴陳亮，你被他撞見，要說實話。孫康氏說：我並不認得姓雷姓陳的。孫二虎他是一個出五服的本家，也是我燒紙引鬼，就把已往從前之事，如此如此一說。老爺吩咐：暫把孫二虎雷鳴陳亮帶下去。老爺說：現在沒有外人，只都是我的公差，你只肚子，是怎麼一段情節？你要說實話。本縣我要存一分功德，我必定要娶你，你到底底是胎還是病？孫康氏說：回稟老爺，小婦人實在是病，老爺吩咐：立刻把官醫找來，當時手下的官人，立把官醫找來。老爺吩咐：當堂給孫康氏看脈，看看是胎是病，只個官醫，本是個二五眼的先生，當時一消脈，他回稟老爺：吾看他個喜脈，孫康氏一聽，照定官醫吓，啐一口，說你滿口胡說。我丈夫已然死了三年，我居孀守寡，那裏來的胎，你滿嘴放屁。官醫一聽說混帳，我說你是胎，必定是胎。老爺說：孫康氏我

且問你，你跟孫二虎在家辯嘴爲何，雷鳴陳亮來給你們勸架呢。孫康氏說：小婦人也並不認識姓雷姓陳的，皆因孫二虎要殺我。我叫喊救人，姓雷的，姓陳的，來了，我並不認識。老爺吩咐，把雷鳴陳亮帶上來，只兩個人上來，老爺說：雷鳴陳亮，你二人爲何無故半夜三更，跳在人家院中，去多管閑事。雷鳴說：我二人是爲好，見死焉有不救之理。孫康氏說：可恨，老爺說你恨什麼，孫康氏說：可恨只裏沒有刀，要有刀，我開開膛，叫老爺瞧瞧，是胎是病。雷鳴一聽說那一婦人，你真有只個胆量開膛，我這裏有刀，給你開開膛，要是病，必有人給你來報仇，要是胎，那可可是你自己明白，跟誰通姦作的，說着話，伸手把刀拉出來，往地下一捺，孫康氏就要拈刀，幸旁邊官人，手急眼快，把刀搶過去，老爺一見，勃然大怒，立刻把驚堂木一拍說：好雷鳴，你真是胆大妄爲，竟敢目無官長，咆哮公堂，在本縣公案之前，竟敢亮刀行兇，來人，給我打，說着話，老爺一抽籤，方把籤抽出來，只見籤上拴着一個紙包，老爺打開一看，勃然變色，呵了一聲，立刻點頭發笑說：雷鳴，老爺看你倒是一個直人，極其爽快，來人，快擺一桌酒，本縣賞給你二人去吃，少時本縣定要替你二人作主。雷鳴陳亮謝過老爺，立時下堂，來到配房，有人伺候，把酒席擺上，陳亮說：二哥，你甯了不得，老爺賞你我只酒席，必定有緣故，大概必是穩計，要擊你，我怕當時擊不了，雷鳴說：我全不懂，吃飽了再說。書中交代，陳亮真猜到了，老爺抽出籤上看上面字，寫的是：

雷鳴陳亮惡賊人，廣結天下衆綠林，前者劫牢反過獄，原爲憐芳係至親。

老爺看了只個字，心中暗想好怪，這字裏是那裏來的，當時要擊雷鳴陳亮，看看手下官兵，沒有一個有能爲的，故此以怒變喜，賞二人一桌酒席，用穩軍計穩住，暗派官人看着兩個人，一面趕緊遣人去把小玄壇周瑞，亦面虎羅鑣找來，可以擊雷鳴陳亮，老爺越想只四句話來的怪異，又一看雷鳴只口刀，跟馬家湖明火執仗賊人使的刀是一樣，更覺生疑，知縣一想，把蓬頭鬼憐芳提出，叫他認識，他要是不認得雷鳴陳亮，只其中必有緣故，他是認得，必是雷鳴陳亮跟他等是一黨，前者劫牢反獄，必有他二人，其實只件事，要真把憐芳提出來，憐芳跟玉山縣的有仇，他必說認識，賊咬一口，入骨三分，雷鳴陳亮跳在黃河也洗不清，凡事該因，老爺正要標監牌，就聽外面叫喊，陰天大老爺，晴天大老爺，我冤枉，冤苦了，我，老爺正要問外面甚麼事，喧嘩，只見濟公外面走進來，拉着一位文生，直奔公堂，書中交代，濟公由那裏來呢，和尚由十里莊打發雷鳴陳亮走後，帶領柴杜二位班頭，正往前走，只見眼前來了一乘小轎，走的至急，和尚一睜，說：哎呀，阿彌陀佛，你說這個事，焉能不管，說着話，和尚帶着二位班頭，跟着小轎，進了一座村莊，只見路北大門，小轎抬進去，和尚說：老柴老杜，你們兩個人，在外面等等，和尚來到大門裏，說：辛苦辛苦，由門房出來一位管家，說：大師父，你要化緣別處去罷，你來的不巧，你要頭三天來，我們員外還施捨呢，此時我們員外心裏煩着呢，僧道無緣，一概不施捨了，和尚說：你們員外，爲甚麼事情，煩你跟我說，管家說：你是出家人，跟你說也無用，你既要問，我告訴你，我們三少奶奶要臨盆，現在三天沒生養下來，請了多少收生婆，都不行，有說：保孩子，不保大人的，有說：保大人，不保孩子的，方才剛用轎子，把

媽媽接來，我員外煩的不得了，和尚說：不要緊，你回稟你們員外，就說我和尚專會催生，管家說：和尚你打了誰家，和尚道：產房催生，和尚說：你不明白，我有催生的靈藥，吃下去立刻生下，管家說：就是了，我給你回稟一聲，立刻管家進去，一回稟，老員外正在病急亂投醫，趕緊吩咐，把和尚請進來，管家出去說：我們員外有請，和尚跟着來到書房，老員外一瞧，是個窮和尚，立時讓坐說：聖僧，可能給催生的藥，和尚點了點頭，羅漢爺施佛法，要搭救第一的善人，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論是非砸毀空心秤 講因果善度趙德芳

話說濟公來到書房，老員外說：大師父寶刹在那裏，和尚說：西湖靈隱寺，上一字道，下一字濟，說言傳說濟顛僧，就是老員外，怎麼稱呼，老員外說：我姓趙，名叫德芳，方才聽家人說：聖僧有妙藥，能治催生，即下，聖僧要能給催生下來，我必當重謝，和尚說：我這裏有一塊藥，你拿進去，用陰陽水化開，給產婦吃下去，包管立見功效，趙德芳把藥交給家人拿進去，告訴明白，只裏陪着和尚說話，少時，僕婦出來說：老員外大喜，藥吃下去，立刻生產，你得了孫子，趙德芳一聽，甚為喜悅，說：聖僧真是神仙也，立刻吩咐擺酒，和尚說：我外面還帶着兩個跟班的，在門口站着，老員外一聽，趕緊叫家人把柴杜二位班頭，讓到裏面，家人把酒擺上，衆人入坐吃酒，趙德芳說：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聖僧跟前請教，和尚說：什麼事，趙德芳說：我實不瞞聖僧，當初我是指身為業，要人出身，瞞心昧己，白手成家，我掙了個家業，去年我六十壽做生日，我有三個兒子，三房兒媳婦，我就把我兒叫到跟前，我說：兒呀，老夫成立家業，就是一根空心秤，買人家的，能買二十兩算一斤，賣給人家，十四兩算一斤，秤桿裏面有水銀，前者我買了幾千斤棉花，有一斤多得四兩，那賣棉花的客人，賠了本錢，加氣傷寒死了，我就心中抱愧，現在我兒女滿堂，從此不做虧心事，當時把這秤桿砸了，我打算改惡向善，焉想到上天無眼，把秤砸了，沒有一個月，我大兒子死了，大兒媳婦改嫁他人，事情剛辦完，我二兒也死了，二兒媳也往前走了，過了沒兩個月，我三兒子也死了，我三媳婦懷胎有孕，尚未改嫁，聖僧你看，我不是修橋補路，雙睛眼，殺人放火子孫多，怎麼行善到濟惡報呢，和尚哈哈一笑說：你不必亂想，我告訴你，你大兒子，原是當初一個賣藥材的客人，你算計他死了，他投生你大兒子，來找你要賬，你二兒子，是給你收家來的，你三兒子，要給你沖下場，天大禍，不到年老，該得餓死，皆因你改惡向善，上天有眼，把你兩個敗家子收了去，你只是算第一善人，比如寡婦失節，不如老妓從良，趙德芳一聽，如夢方醒，說：多蒙聖僧指教，現在我得了個孫男，可能成立否，和尚說：你只個孫子，將來能給你光宗耀祖，改換門庭，趙德芳說：就是了，聖僧喝酒罷，喝完了酒，天色已晚，和尚同柴杜就住在只裏，次日天光一亮，和尚起來說：出恭，由趙宅來到了常山縣城內十字街，見路北裏有一座門樓，門口站着二十多人，吵吵嚷嚷，和尚說：衆位都在只裏做什麼呢，大衆說：我們等瞎病的，只裏許先生是名醫，一天就瞎二十

個門診，多了不賄，來早了，才趕得上呢。我們都早來等着上號。先生還沒起來，和尚說：是了，我去叫他去。說着話，邁步來到門洞裏，和尚就嚷：賄病的掌櫃的沒起來。有管家由門房出來，說：和尚你別胡說。賄病的那有掌櫃的。和尚說：有夥計。管家說：也沒夥計。只裏有先生。和尚說：把先生叫出來。我要賄病。正說着話，先生由裏面出來，和尚一賄，只位先生頭戴翠藍色文生巾，身穿翠藍色文生氅，腰繫絲絛，厚底竹履鞋。只位先生，乃是本地的醫生，名叫許景魁。今天才起來，聽外面喊叫賄病的，掌櫃的，故此趕出來。一賄，是個窮和尚。許景魁說：和尚甚麼事。和尚說：要賄病。許先生一想，給他賄賄就完了。只才走到門房來賄，來到門房，和尚說：我渾身酸懶，大腿膀硬。許先生說：給你診診脈，和尚伸着大腿，許先生說：伸過手來。和尚說：我只打算着脈在腿上呢。只才一伸手，先生說：診手賄，和尚說：不診手，腦袋你診罷。許先生診了半天，說：和尚你沒有病呀。和尚說：有病，許先生說：我看你六脈平和，沒有病。和尚說：我有病，不但我有病，你也有病。你只病，非我治不行。許先生說：我有什麼病。和尚說：你一肚子陰胎鬼胎。許先生說：和尚你滿口胡說。和尚說：胡說，僧們兩個人，是一場官司。說着話，和尚一把，把許先生絲絛揪住，就往外拉。大眾攔着說：什麼事打官司。和尚說：你們別管，拉了就走。誰也拉不住。和尚力氣大，一直拉到常山縣，和尚就喊：陰天大老爺，晴天大老爺，冤苦了我。官人正要攔阻，老爺一看是濟公，趕緊吩咐，把孫康氏等帶下去，說：聖僧請坐。知縣也認識許景魁，他到衙門看過病。知縣說：聖僧跟許先生什麼事。和尚說：老爺要問。昨天我住在趙員外家，我病了。趙員外見我病了，提說請名醫許景魁給我賄，就是他的馬錢太貴，一出門要六吊。一到關鄉就是十二吊。一過五里地就要二十四吊。我說我賄不起，我自己去罷。今天早晨，趙員外給了我五十兩銀子，我由趙家莊，自己走了二十里路，才進城到許先生家裏去賄門診。他就問我有錢沒有。我說：有銀子。我把五十兩銀子掏出來放在桌上。他把銀子揣在懷裏，他說我是有銀子折受的。把銀子給他，就沒病了。他叫我走，我要銀子，他不給我。因此我揪他來打官司。知縣一聽，只也大奇了。說：許景魁你爲何瞞味聖僧的銀子。許景魁說：回稟老爺，醫生也不致這樣無禮。我原本因家務纏綿，起得晚些。剛起來，聽外面有人喊我出來一賄，是只個和尚，他叫我賄病。我賄他沒有病，他說我有病。有一肚子陰胎鬼胎。他就揪我來，跟我打官司。我並沒見他的銀子。和尚說：你可別虧心。你在懷裏揣着呢。老爺不信，叫他解下絲絛抖抖。老爺說：許景魁你懷裏有銀子。許景魁說：沒有。老爺說：既沒有，你抖抖。許景魁果然把絲絛解下一抖，吊在地下一。個紙團。許景魁正要拈，和尚一伸手拈起來。說：老爺看。老爺把只紙團打開一看，是個草底子，勾點塗抹上寫是：

雷鳴陳亮惡賊人，廣結天下衆綠林。前者刖牢反過獄，原爲憐芳是至親。

老爺一看說：許景魁你只東西那裏來的。許景魁說：我拈的。老爺說：你早晨才起來，那裏拈的。許景魁說：院裏拈的。老爺說：怎麼只樣巧。和尚說：老爺把孫康氏帶上來，立刻知縣叫人帶孫康氏。康氏一賄說：許賢弟，你來

了許景魁說：媳婦你因何在此？老爺說：孫康氏，你怎麼認得許先生？孫康氏說：回老爺，我丈夫在日開藥鋪，跟他是拜兄弟，我丈夫病着，也是他賄的，我丈夫死，有他幫着辦理喪事，出殯之後，小婦人向他說：寡婦門前是非多，我有事去請你，你不必到我家來，他從此就沒來，故此認識，和尚又說：把孫二虎帶上來，孫二虎一上堂說：許大叔，你來了，老爺說：孫二虎，他跟你哥哥是拜兄弟，你何以叫他大叔？孫二虎說：不錯，先前我同許先生論弟兄，只因常找許先生借錢，借一吊給一吊，借八千給八千，我不敢同他論兄弟，我叫大叔，和尚說：把他們都帶下去，立刻把衆人帶下去，和尚說：單把孫二虎帶上來，孫二虎又上來，和尚說：孫二虎，方才許景魁可都說了，你還不說，老爺把他夾起來，知縣一想，只好和和尚替坐堂，立刻吩咐：把孫二虎一夾，孫二虎說：老爺不必動刑，許景魁既說了，我也說，老爺說：你從實說來，只才孫二虎從頭至尾，述了一遍，老爺一聽，只才明白，不知說出何等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六回

找醫生鳴冤常山縣

斷奇案烈婦遇救星

話說孫二虎聽說許景魁已然招了，他這才說：老爺不必動刑，我招了，原本我時常去找許先生借錢，他那一子家當，他帶一萬走，分給各族一萬，你還得一萬呢，你豈不是財主？凡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就向我嫂子一說，我就罵了我一頓，從此不准我再說這話，後來許先生常問我，說了未說？我一想，他媳婦死了，他必是要我，我就說：我給你說着，他就答應了，我仗着只件事，常去向他借錢，只天他說：二虎，你長跟我借錢，你到是跟你说，我說了沒有？我說：你死了心罷，我嫂子不嫁人，他說：他賄見我嫂子，門前買線，肚子大，其中必有緣故，他又說：二虎，我給你一口刀，你去問你嫂子，他這肚子大，是怎麼一段情節，你嫂子要說私通了人，你把他擡出去，家私豈不是你的？我一想也對，我只才拿刀到我嫂子家去，偏巧僕婦都沒在家，我正在問我嫂子，雷鳴陳亮把我勸出來，我跟許先生一提，他說：不要緊，他跟刑房杜先生相好，他叫我，我把腦袋拍了來，喊告他，暗中給托，准管保我官司打贏了，把雷鳴陳亮治了罪，只是已往從前真情實話，老爺叫招房先生，把供寫了，立刻連孫康氏、許景魁一並帶上堂來，叫招房先生當了大衆一念供，許景魁嚇得顏色改變，老爺把驚堂一拍說：許景魁，你是念書的人，竟敢謀奪孀婦，調唆人家的家務，你知法犯法，你是認打認罰，許景魁說：認打怎麼樣，認罰怎麼樣，老爺說：認打我要重重的辦你，認罰我打你一百戒尺，給你留臉，罰你三千銀子，給孫康氏修貞節牌坊，許景魁說：醫生情愿認罰，老爺吩咐立刻打了許景魁一百戒尺，當堂具結，派官人押着去取銀子，老爺說：孫二虎，你這廝無故妄告，持刀行凶，欺辱寡婦，圖謀家產，來人，拉下去打四十大板，照宋朝例，枷號一百日釋放，知縣這才說：聖

僧你看孫康氏這肚子，怎麼辦，和尚說，他只肚子是胎，知縣說，聖僧不要取笑，他是三年的寡婦，那裏有胎，和尚說，老爺不信，叫他當堂分娩，此胎與胎不同，老爺說，別在大堂分娩，和尚給了一塊藥，派官媒帶到空房去，牛產，官媒帶下去，來到空房，把藥吃下去，立刻生下了一個血胎，有西瓜大小，血蛋一箇，官媒拿到大堂，給老爺，和尚一掩面說，拿下去，知縣說，這是什麼，和尚說，此是血胎，乃是氣裏血而成，婦人以經血爲主，一個月不來，爲疾經，二個月不來，爲病經，三個月不來，爲經閉，七個月不來，爲乾血勞，這宗血胎，也是一個月一長，老爺只才明白，吩咐把孫康氏送回家去，知縣又問，聖僧，現在雷鳴陳亮，只一人又怎麼辦，方才在大堂之前，雷鳴咆哮公堂，亮刀行凶，我正要提揮勞，正值聖僧來了，和尚說，那一天我走時，在籤筒底下，留了一張字，老爺一看就明白了，知縣挪開籤筒一瞧，果然一張字，東，老爺打開一看，上面寫的是四句話。

字啓太爺細思尋，莫把良民當賊人，馬家湖內誅羣寇，多虧徒兒楊雷陳。

老爺一看，心中明白說，原來是聖僧的門徒，本縣不知，立刻先出革條，把刑房杜芳假公濟私，貪殘受賄，捏寫假字，以害公事，把他革了，只才派人叫雷鳴陳亮上來，老爺把刀還給雷鳴，賞給二人十兩銀子，雷鳴陳亮給師父行禮，和尚說，我與你們兩個人去辦事，你二人要多管閒事，陳亮說，要不是師傅前來搭救，我二人冤枉何以得伸，和尚說，你兩個人快走罷，雷鳴謝過了老爺，辭別了和尚，出了衙門，二人順大路往前直走，走到日落西沉，見日前有一座村莊，東西的街道，南北有店有鋪戶，二人進了一座店，字號三益，夥計把兩個人讓到北上房，打過洗臉水，倒過茶來，二人要酒要菜，吃喝完畢，因日間走路勞乏，寬衣解帶，安歇了，次日早晨起來，雷鳴一看，別的東西不短，就是褲子沒有了，雷鳴說，老二，你把我的褲子藏起來，陳亮說，沒有，陳亮一瞧，褲子也沒了，陳亮說，怪呀，我的褲子也沒了，二人起來，圍着英雄坐，心中一想，有心叫夥計，又不好說把褲子丟了，陳亮說，二哥，不用找了，叫伙計給買兩條褲子，不拘多少錢，伙計說，好，要買褲子到巧了，早起東跨院，有一個客人，拿出兩條褲子，叫我給當也可，賣也可，要二十兩銀子，我沒地方賣去，我請他有點瘋了，陳亮說，你拿來我們瞧瞧，伙計出去，少時拿了兩條褲子來，陳亮一瞧，原是他二人的褲子，兩個人拏起來就穿上，伙計一瞧，心說，只二位怎麼沒褲子，雷鳴說，伙計，只個賣褲子的在那屋裏，你帶我們瞧瞧去，伙計點頭，帶着雷鳴陳亮來到東跨院，正到院中，就聽屋裏有人說話，是南邊人的口音，說，唔呀，混帳東西，拿褲子給那裏賣去，還不回來，伙計說，就是只屋裏二人邁步進去一看，見外間屋靠北牆，一張條桌，前頭一張八仙桌，旁邊有椅子，上手椅子上坐着一個人，頭戴翠藍色武生公子巾，雙垂燈籠走穗，身穿翠藍色銅鑿腰係五絲絲帶，薄底靴子，白臉，矮品人物，粗眉大眼，雷鳴一瞧說，你只東西，跟我們兩個人玩笑，書中交代，只個人姓柳，名瑞，字春華，綽號人稱踏雪無痕，也在玉山縣三十六友之內，跟雷鳴陳亮，是拜兄弟，只個人雖係儒雅的相貌，最好談諧，柳瑞是由如意村出來，奉楊明的母親之命，叫他找楊明，他來到這北新莊，住了有幾天了，皆因風聞此地有一個惡棍，叫

追魂太歲吳坤、柳瑞要訪查訪查這個惡棍的行爲，要果是惡棍，他要給只一方除害，在只店住了好幾天，也沒訪出有什麼事。昨天雷鳴陳亮來，他暗見，故意要跟雷鳴耍笑。今天雷陳二人過來，柳瑞只才說：雷二哥、陳三哥，一向可好！上前行禮。陳亮說：柳賢弟爲何在只裏住着？柳瑞說：我奉楊伯伯之命，出來找楊大哥。陳亮說：現在楊大哥回去了，我們前天由常山縣分手，大概一兩天，就許到家了。柳瑞說：你們三位，怎麼會遇見陳亮咳了一聲說：一言難盡，就把華雲龍爲非作惡，鏢傷三友的事，如此如此一說，說畢，柳瑞一聽，咬牙忿恨，說：好華雲龍，真是忘恩負義，楊大哥撒綠林帖成全他，待他甚厚，他施展只樣很毒之心，我那時見了他，我必要結果他的性命。陳亮說：不必提他了，你只上那去。柳瑞說：我聽見說此地有個惡窟，我要訪訪。陳亮說：我二人一同出去訪去。三個人一同來到上房，吃了早飯，一同出去，出了村口，往前走不遠，只見眼前有一人要上吊，口中說：蒼天！蒼天！不睜眼的神佛，無耳目的天地，罷了罷了，陳亮三個人一瞥，見只人頭戴藍綢四楞巾，藍綢子劍髦，不到四十歲，三個人趕過去，陳亮說：朋友，爲何上吊？看尊駕並非濁人，所因何故？你說說。只人咳了一聲說：我生不如死。三位要問，從頭至尾一說，三位英雄一聽，氣往上沖，要多管閑事，焉想到又勾出一場是非，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七回 雷鳴陳亮雙失盜 踏雪無痕訪賊人

話說雷鳴、陳亮、柳瑞三個人一問，只人爲何上吊，只人說：我姓閻，名叫文華，我乃是丹徒縣人，我自幼學而未成，學會了丹青畫，只因年歲荒亂，我領妻子曹氏、女兒瑞姐，來到只北新莊店中居住，我出去到人家畫畫，度日。那一日走到吳家堡，有一位莊主，叫追魂太歲吳坤，他把我叫進去，問我能畫什麼，我說會畫山水人物，花木翎毛。他問我會畫避火圖不會，我說也行，他叫我給他畫了幾張，他一聽愿意，問我要多少錢，一工，我要一吊錢。他說：我明天到店裏找你去。次日他就騎着馬來了，我店中就是一間房，也無處躲避，他進來就暗見我妻子女兒，我女兒今年一十七歲，長的有幾分姿色，焉想到他只見，暗懷不良之心，他向我說：叫我開一座畫兒鋪，他借我二百銀子，我一想很好，就在只村裏路北，開了一間門面的畫鋪，字號古芳閣，後面帶住家，我就給他畫了許多畫兒，開張有兩個多月，昨天他騎馬來，到我鋪子，拿着一匣金首飾，一對金鑰子，說寄存在我鋪子，回頭拿，我想只有何妨，他昨天晚上也沒來拿，我把東西鎖在櫃內，今天早晨他來取東西，我開櫃一瞧，東西沒了，鎖鑰並未動，他立刻反了面，說我昧起來，叫手下人打了我幾下，把我妻子女兒搶了去，他說做押賬，拿東西去贖回，不然不給我，我實不是瞞心昧己，我又惹不起他，故此我一回想，死了就罷了。陳亮說：你別死，你同我們到你家去，我們自有道理。閻文華點頭同了三個人，來到古芳閣，陳亮說：你把應帶的東西收拾好了，今天夜裏，我去把你妻子女兒搶回來，給你金銀你逃走，不行。閻文華說：三位要能把我家口找回來，我情願離開。

此地柳瑞說：你等着，三更天見，三個人復又出來，到吳家堡一看，只所莊院甚大，四面占四里地，牆上有雞爪釘，周圍有護莊濠岸，上栽着垂楊柳，南莊門大開，裏面有幾個惡奴，頭前有弔橋，後面有魚門，三個人探明白了道路，這才回店，到店裏要酒菜，吃完了夜飯，候到天有二鼓，店中都睡了，三個人換好了夜行衣，把白晝的衣服，用包裹包好，斜插式，繫在腰間，由屋中出來，將門倒帶，畫了記號，擰身躡房越脊，出了北新莊三里路，來到吳家堡，到了莊牆下，由兜囊掏出白鍊套鎖，帶在兜囊，三個人抬頭一看，見只所莊院，真是樓台殿閣，甚是齊整，三個人躡房越脊，各處哨探，到一所院落，是四合房，北房三間，南房三間，東西各有配房，北上房西裏間燈影閃閃，人影搖搖，五個人來到北房，珍珠倒捲簾，夜叉探海式，往屋中一看，順前檐的坑，坑有小桌，點着蠟燈，坑上擱着兩包緞衣裳，桌上有金首飾，銀首飾，珍珠翡翠首飾，坑上坐着一位婦人，有四十來往的年紀，旁有一個女子，不過十七八歲，長得十分美色，地下有四個僕婦，正然說：你不要想不開，在你們家裏，吃些個粗茶淡飯，穿些個粗布破衣，只要跟我們莊主，豈不享榮華富貴，我們勸你為好，你叫你女兒別哭了，抹點粉，我們莊主為你們不是一天的心機，你要把我們太歲爺招惱了，一陣亂棍，把你母女打死，誰來給你們報仇，莫說你們，就是只本地人，誰家姑娘媳婦長的好，太歲爺說搶就搶，本家找來，好情好理，還許給幾十兩銀子，要不答應，就是一頓亂棍打死，往後花園子一埋，只女子說：我情願死，活着跟我娘為人，死了一處做鬼，雷鳴陳亮聽的明白，一拉柳瑞說：跟我來，三個人跳下去，亮出刀冲進屋中，嚇得四個僕婦戰戰兢兢，柳瑞說：你們誰要嚷，先殺誰，僕婦說：太太爺饒命不嚷，柳瑞把這些細軟金銀，打了一個包袱，把兩個僕婦把嘴堵上，叫只兩個壯的僕婦，背起他母女來，跟了走，你們要一嚷就殺，僕婦只得點頭答應，柳瑞說：二位兄長，在此暗中少候，我先把他母女送回去，少時就來，雷鳴點頭，叫僕婦背了只母女，柳瑞拿着包裹，後面跟着，開了後花園子角門，一直來到古芳閣，柳瑞上前叫門，閻文華正在心中盼望，聽外面打門，出來一瞧，是柳瑞，柳瑞叫僕婦背進去，放開柳瑞說：本來要把你們殺了，你兩個人已背了一盃，就不殺你了，先把你兩個捆上，口堵上等，我回頭再放你們，才說，閻文華你趕緊帶你妻子女兒逃命罷，只一包緞是細軟金銀，我再給你二十兩銀子，你們快走，我還要回去殺惡霸，閻文華千恩萬謝，柳瑞說：你也不用謝，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年相見，後會有期，閻文華立刻帶領家眷逃走，柳瑞復回到吳家堡，找着雷鳴陳亮，三個人復又哨探，來到一所院落，見北大廳，五間屋，中燈光明亮，有八仙椅子，上手坐定一人，頭戴青絨四楞巾，身穿大紅緞箭袖袍，周身綉三藍牡丹花，面如油粉，兩道黑劍眉，一雙環眼，押耳黑毫，一部鋼髯，長得凶惡無比，手裏拿着一把摺扇，只個正是惡棍追魂太歲吳坤，他原先也是西川綠林人，因為發了一件邪財，自己來到只裏隱避，仍然惡習不改，在外面交結官長，走動衙門，殺男掠女，無所不為，雷鳴陳亮柳瑞，今天在暗中一看，就知道是惡棍，就聽惡棍那裏說：孩子們，天有什麼時光，家人說：不到三鼓，正說着話，只見由外面進來一個惡奴說：太歲，外面來了你的一位

故友：西川路的乾坤盜鼠華雲龍，來拜你老人家。吳坤一聽說，哎呀，華二弟來了，我正在想念他。孩子們們開莊門，待我前去迎接。雷鳴等，在房上聽的明白，少時就見把華雲龍讓進來了。書中交代，華雲龍自從古天山逃走，自己一想無地可投，有心回西川，西川沒有窩子了，有心回玉山縣，又怕楊明不能留他，自己悔恨當初做事不該很毒，到如今只落得遍地仇人。華雲龍此時坐如癡，立如呆，如同雷轟頂上時，飢不知飽，飽不知如熱鏢上蟻，自己信步往前走，忽然想起吳坤，聽說在吳家堡很有聲氣，他打算來躲避，可以安身，白天不敢來，怕有人聽見。故此晚上來找吳坤，叫家人往裏一回稟，吳坤把他迎接進去。雷鳴陳亮在房上一瞧，華雲龍又黃又瘦，不似從前。吳坤把華雲龍迎到屋中落坐，吳坤說：華二弟，從那裏來？華雲龍說：一言難盡，你我兄弟，自西川分手，倏經幾載，我在玉山縣，有威鎮八方楊明的引薦，交了幾個朋友，現在皆因我逃臨安惹了禍，鬧得無地可投。吳坤說：甚麼禍事？華雲龍就把秦府偷盜玉鐲鳳冠，泰山樓殺人，烏竹庵強姦，如此如此一說。吳坤說：你在我這裏住着罷，就即使有人來拏你，都有我呢。現在你有一個知己的朋友發了財，你不知道。華雲龍說：那位？吳坤說：在西川坐地分贓的鎮山豹田國本，現在曲州府大發財源，結交官長，走動衙門，手下人也多，財也厚，聽說跟秦相府還結了親，我知道跟你知己。華雲龍一聽說，我要找田大哥去，兄長可別多心，我到他那裏住煩了，再到兄長這裏來，現在我盤費缺少，吳坤說：不要緊，孩兒們到庫拏銀子，只個時節，雷鳴在房上一想，趁此機會，可以拿華雲龍一則給衆朋友報仇，二則交給濟公，以完公事，想罷才要伸手拏刀，捉拿淫賊，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八回 三豪傑偷探吳家堡 惡太歲貪色設奸謀

話說雷鳴陳亮一見華雲龍，氣往上沖，伸手拉刀，要下去捉拿淫賊。柳瑞一把手把雷鳴揪住，說：二哥三哥，打算怎麼樣？雷鳴說：你我下去，將華雲龍拏住，柳瑞說：二位兄長且慢，依我相勸，不必這樣。一則你我人力不多，他只裏餘黨甚衆，二則你我又不任官應役，就即便把華雲龍拏住，往那裏送？再說，你們總跟他當初神前一股香，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只可叫他仁，你我不可不義，他爲非做惡，自有濟公拿他，你我何必跟他爲仇？況且也未必拿的了他。陳亮一聽也有理，說：二哥不用管他，由他去罷。雷鳴也只可點頭。三位英雄，在暗中觀看，就聽華雲龍說：吳大哥，你給我點盤費，我先到田大哥那裏住些日子，我再來到兄長家裏住着。只要有你們二位，我就不怕了。吳坤說：也好，孩兒們開庫拏銀子去，管家吳豹，點上了燈籠，拏着鑰匙，出了大廳。三位英雄在暗中一聽，惡棍家裏還有庫，三個人一商量，在暗中跟隨，只見吳豹打着燈籠，由大廳的東箭道，往後夠奔，來到第二層院子，往東有一個角門，一進角門，只裏有間更房，裏面有個打更的，吳豹說：辛苦衆位，打更的一箇說：管家甚麼事？吳豹說：我奉莊主之命，來開庫拏銀子，莊主爺來了朋友了，打更的王二說：什麼人來了？吳豹

說西川路的乾坤盜鼠華雲龍二太爺來了。王二說：管家去罷，吳豹來到北房台塔，把燈籠擱在地下，拿鑰匙開門，把門開開了，回頭一瞧，燈籠沒了，吳豹一想，想必是打更的王二，跟我耍笑，自己復回到更房門口，一瞧燈籠在更房門口地下擱着，也滅了，吳豹說：王二，你們誰把燈籠給我偷來，衆打更的說沒有，我們去衆也沒出屋子，誰拏你的燈籠？吳豹說：你們不用不認，沒拏燈籠怎麼會跑到這來，說着話又把燈籠點上，復反夠奔北房，焉想到只個時節，雷鳴陳亮柳瑞，早進了屋子，三個人來到屋中一瞧，都是大櫃，轉身出去，把門帶上鎖，銀子見吳豹來了，三個人趕緊藏到東裏間屋中櫃底下，吳豹進來開櫃，拏了兩封銀子，轉身出去，把門帶上鎖，上三位英雄也在櫃裏，每人拏了兩封銀子，想要出去，一瞧門已鎖上，用手一摸，窗都是鐵條，牆前都是用鐵葉子包的闌板，雷鳴陳亮一摸，說：這可遭了，出不去了，柳瑞急中生巧說：不要緊，立刻柳瑞一裝貓叫，打更的聽見，說：管家回來，你把貓關在屋裏了，吳豹一聽，復反回來說：這個狸花貓真可恨，他是老跟腳，說着話，用鑰匙又把門開開，在外間屋用燈籠一照，沒有，吳豹進了西裏間，三位英雄由東裏間早溜出去，上了房，柳瑞又一學貓叫，打更的說：貓出來上了房了，吳豹只才出來，把門鎖上，夠奔前面，三位英雄在暗中觀看，家人把銀子拏到大廳，交給華雲龍，賊人立刻告辭，吳坤一直送到大門以外說：華二弟，你過幾天來，愚兄只裏恭候，華雲龍告辭去了，吳坤邁步回家，剛一進大門，馬想到柳瑞早在門後藏着，冷不防照賊人一刀，竟把吳坤結果了性命，家人一陣大亂，柳瑞早擰身躡出來，家人次日報官相驗，再拏兇手，那裏拏去，柳瑞把惡棍除了，三位英雄，就回了店中安息，次日早晨起來，柳瑞說：二位兄長，上那去，雷鳴陳亮說：我們上曲州府給濟公辦事，柳瑞說：我還要訪幾位朋友，你我弟兄分手，改日再見，三個人算還店帳，由店中出來，不表柳瑞，單說雷鳴陳亮，順大路夠奔曲州府，剛來到五里碑，東村口外，只見路北有一座廟，門口站着一條大漢，穿青皂掛，形色枯槁，站立不穩，口中賊叫着：天蒼天，不睁眼的神佛，無耳目的天地，沒想到我落在只般景況，雷鳴一瞧，認識說：原來是他，二位英雄趕奔上前說：二哥爲何這般景況，只大漢一瞧說：你兩個是牛頭馬面，前來拏我，雷鳴說：你是瘋了，我二人是雷鳴陳亮，只大漢說：你二人不是牛頭馬面，是黃旛童子，接我上西天，陳亮說：二哥，你不認識人了，我二人是雷鳴陳亮，只大漢心中一明白說：原來是雷鳴陳亮二位賢弟，痛死我也，說完了話，翻身栽倒，不能動轉，陳亮趕緊到村口裏，有一家門首叫門，由裏面出來一位老者說：尊駕找誰，陳亮說：老丈，借我一隻碗，給我一口開水，那廟門口有我一個朋友，病的甚重，我給他化點藥吃，老丈說：原來如是，那大漢是尊駕的朋友，他在我們只村口外病有好幾天了，頭兩天，我還給他送點粥吃，只兩天，見他病體甚重，我們也不敢給了，尊駕在此少候，我去拏水去，說着話，回身進去，端出一碗水來，遞給陳亮，陳亮拿了來，把濟公那塊藥化開，給那人灌下去，少時就聽他肚腹一响，氣引血走，血引氣行，當時五臟六腑，覺得清爽，去了火病，當時翻起身來，說：陳雷，二位賢弟，由那來，陳亮說：郭二哥好了，書中交代，只個人不是別人，他姓郭，名順，外號人稱小崑崙，又叫夜行鬼，當年也在玉

山縣三十六友之內，自己吞破了綠林，拜東方太悅老仙翁爲師，出家當了老道，在外面雲遊四方，要贖一身之冤孽。馬想到來到只五里碑病了，自己在外面化緣，手中又無錢住店，就在這廟門口躺着，頭兩天，村口還有人給點吃的，只兩天病的沉重，都不敢給了，怕他死了担不是。今天雷鳴陳亮來給他治病治好，郭順這才問二位賢弟從那來，陳亮說：由常山縣濟公特派我二人來救你，現有濟公一封信，交給你，叫你照信行事。郭順接過書信一看，這才明白，當時向北叩頭，謝濟公救命之恩。說二位賢弟，盤費富餘不富餘，陳亮說：有，郭順說：我到臨安去給濟公辦事，雷鳴陳亮給郭順一封銀子，郭順說：二位賢弟受累，改日再謝，告辭竟自去了。且說雷鳴陳亮，上很清潔，二個人找了一張桌坐下，跑堂的過來說：二位大爺喝酒麼？陳亮說：喝，跑堂的說：二位要喝酒，樓下去喝罷。陳亮說：怎麼今天，天樓上不賣座呢？跑堂的說：今天只樓上，有我們本地三太爺包下了，二位請下面去喝罷。雷鳴一聽，只話把眼一睜，說：任憑那個三太爺，今天二太爺要在只樓上喝定了。跑堂的說：大爺別生氣，凡事有個先來後到，比如你老人家要先來坐下，我們就不能再賣給別人。陳亮說：二弟，不要粗魯，你我樓下喝也是一樣。雷鳴才同陳亮，復反下了樓，來到後堂，找了一張桌坐下，伙計趕緊過來，揩抹桌案，說：二位大爺要什麼酒菜，陳亮說：你們只裏賣甚麼，跑堂的說：我們只裏應時小賣，煎烹燒烤，大碟小碟中碟，南北碗菜，午用菓酌，上等高麗海味席，一應俱全，要什麼都有。二位大爺，隨便要罷。陳亮說：你給煎炒烹燴配四個菜來，兩壺女貞陳紹，菜只要好吃，不怕多化錢。伙計說是，立刻給要了，少時把酒菜端上來。陳亮就問伙計貴姓，跑堂的說：我姓劉，二位大爺多照應點。陳亮說：我跟你打聽一件事，只樓上三太爺請客，是你們安西縣知縣的兄弟，稱呼三太爺是嗎？伙計說：不是，陳亮說：要不然，必是一位年高有德，是一位好人，大家以三太爺呼之。伙計說：不是，陳亮說：怎麼叫三太爺呢？伙計說：二位大爺，不是我們本地人，不知道詳細，我看看要沒來，我告訴二位大爺說罷。他往外一看，沒來，劉二過來說：我跟你說，陳亮說：你說罷。伙計低言對陳亮如此如此一說，二位英雄一聽，氣得三尸神暴跳，五靈豪氣騰空，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九回 五里碑醫治小崑崙 曲州府巧遇金翅鵬

話說雷鳴陳亮一問跑堂的，只個三太爺是何許人，跑堂的說：二位大爺要問，只三太爺，是我們本地的惡霸，在本地結交官長，走動衙門，本地沒人敢惹，家裏打手有一百八十個，陳亮說：只個三太爺，姓什麼？伙計說：姓楊名慶，外號人稱金翅鵬。陳亮說：他們必是親哥三個，還有大太爺，二太爺嗎？伙計說：不是親哥們，聽說是異姓兄弟，大爺叫鎮山豹，田國本，二爺叫鷓子眼，邱成，雷鳴陳亮聽明白，正喝着酒，只見由外面進來一個管家，歪戴着帽子，閃披着大氅，進來說：掌櫃的，菜齊了沒有？三太爺少時就來，掌櫃的說：齊了，請三太爺來。

罷雷鳴陳亮往外一看，就知道只個人是個惡奴的樣子。少時，外面又進來一個惡奴，說：「三太爺來了，跑堂的趕緊按着告訴桌上，衆酒座站起來。」三太爺來了，伙計一說，衆飯座全都站起來，伙計一告訴雷鳴陳亮，也叫這二位英雄站起來。三太爺來了，陳亮說：「三太爺來，我們怎麼站起來？」三太爺替我們給飯眼麼？伙計說：「不給，陳亮說既不給，我們不能站起來。」伙計說：「我可是爲好，你們二位要站起來，可了不得。」雷鳴說：「我自有人以來說，老沒找着了不得，今天我到要暗暗了不得怎麼樣？伙計怕惹事，叫衆客人在頭裏站着，擋着他們。」雷鳴陳亮又要暗暗惡霸什麼樣，不站起來，頭裏擋着，不見二位也只好站起來。見外面進來三個人，頭前兩位都是藍紬四楞巾，藍綢子銅鑿，象底官靴，都是拱肩梭背，只兩個本是本縣的刀筆先生，一位姓曹，一位姓盧，後面跟着只位三太爺，是身高七尺，頭戴寶藍道遙員外巾，身穿寶藍緞寬領闊袖袍，週身繡團花，足下薄底靴子，打扮的文不文武不武，三十多歲，黃尖尖的臉膛，兩道細眉，一雙三角眼，明露著精明強壯，暗隱着鬼計多端，不是好人的樣子。雷鳴一看說：「老三，原來是這小子，當初他也是西川路的賊，怎麼此時會這麼大勢利？」陳亮見惡霸衆人上了樓，把伙計叫過來，陳亮說：「只個三太爺來爲什麼都站起來，莫非全都怕他？」伙計說：「告訴你罷，他跟秦丞相是親戚，慢說鄉民就是本地知府，也不敢得罪他，他要稍不願意，給秦丞相一封信，就能把知府撤調了。」陳亮一聽，這還了得？又問伙計：「你這三太爺在那裏住？」伙計說：「由我們這鋪子往北走，到北頭住東，一進東胡同路北大門，門口八字影壁，就是他那處，房子很高大。」雷鳴打聽明白，吃喝完畢，給了酒飯帳，出了酒鋪往北，到北頭往東一拐，果見路北大門，二位英雄探明白了道路，就在城內大街找了一座店，字號是「懋魁老店」，坐西朝東，二人來到店中，找了北院西房，伙計打洗臉水倒茶。陳亮說：「二哥，你看這惡霸，大概必是無所不爲，今天晚上，偕們去暗暗探探。」雷鳴點頭答應。二人直候到天交二鼓，店中俱各安息。二位英雄，這才把夜行衣換好，收拾停當，由屋中出來，將門倒帶，畫了記號。當時擰身躡房越脊，展眼之際，二人來到惡霸的宅院，躡房越脊，在暗中暗探來，到一所院落，是北房五間，南房五間，東西各有配房五間，北上房廊檐下，掛着四個紗燈，屋中燈光閃爍。雷鳴陳亮在東房後房坡往下，見屋中有兩個家人，正然擦抹桌案。只個家人說道：「偕們莊主爺來了朋友了，那個家人說誰來了？」只個家人說：「乾坤盜鼠華雲龍二太爺來了。」少時，偕們莊主陪着華二太爺，在只樓裏吃飯。雷鳴陳亮在暗中聽的明白，工夫不大，只見上房西邊角門，燈光一閃，有兩個家人，頭前打着燈籠，後面跟着四個人，頭一個就是華雲龍，第二個這人身高九尺，膀闊三停，頭戴鵝黃色六瓣壯士巾，上按六顆明珠，綉雲羅傘蓋，花貴魚長，身穿翠緞窄領瘦袖箭袖袍，腰繫五彩絲鸞帶，蛋青襖衫，薄底靴子，披一件鵝黃色英雄大氅，上綉三藍富貴花，再往臉上看，面如白粉，兩道劍眉，一雙環眼，裂腮，押耳黑鬚，額下一部鋼髻，這個就是鎮山豹田國本，第三個穿白愛素，黑臉膛，乃是鴿子眼邱成，第四個穿藍掛絮，就是金翅鵬楊慶，四個人一同來到北上房屋中，落座，就聽田國本說：「華二弟，自從你我分手，條經四載，愚兄念你非是一天，你在臨安做的那點小事，你要早到我

這裏來，給臨安秦相寫一封信，把海捕公文追回去，把和尚追回去，早就完了案，你不來，我那裏知道你的事。華雲龍說：「兄長在這裏，我那裏知道。」我新近聽見追魂太歲吳瑄吳大哥說：「我才知道兄長在這裏住着，我這有兩件東西送給兄長留着罷。」田國本說：「甚麼呀？華雲龍說：「我在秦相府得的奇幻玲瓏透體白玉鐲，十二掛嵌寶垂珠鳳冠，這兩件東西，是價值連城，無價之寶，可就是沒處買去。」田國本說：「賢弟，你先帶着，等我生日那裏還有舊日綠林的幾位朋友來，你當了衆人，你再給我，也叫他等開開眼。」我弟兄認識多年，也不枉我常誇獎你，我常跟朋友提你武藝超羣，做這樣驚天動地之事，你在我這裏住着，我給秦相一封信，管保叫你官司完了。華雲龍說：「兄長怎麼跟秦相有往來？」田國本說：「賢弟，你不知道，我跟秦相是親戚，慢說你這點小事，告訴你說前任知府不合我的意，我給秦相一封信，就把知府調了任，現在只個知府姓張，自他到任，我去拜他，他不但不見我，反說了些不情理的話，我又給秦相寫了一封信，我們是親戚，給我寫了回信來，叫我查他的劣跡，再給秦相寫信好參他，我前者報了一回明仗，實對賢弟說罷，我只家裏誰敢來，明仗原本我自己做的，那幾個綠林的朋友，晚下來虛張聲勢，我寫了一張大失單，交到知府衙門，叫他地面出這個案，他一個拿不着，我就可以叫他挪窩，我還想起一件事來，後面看花園的那老頭，也是無用的人，邱二弟，你摘他的瓢，給知府送禮去，鷓子眼邱成點頭出去，這個時節，有家人來回稟，現有造月篷程智遠，西路虎賀東風回來了，田國本吩咐有請家人出去，工夫不大，帶進兩個人來，一個穿白愛素，一個穿藍掛翠，來到大廳，彼此見禮，田國本說：「程賢弟，賀賢弟，二人回來了，劣兄煩你二人，到臨安西湖靈隱寺，去把廟裏方丈，知客，監寺等，全都殺了回來，行不行，程智遠賀東風說：「這乃小事，我二人立刻起身。」田國本說：「好，帶上盤費，你二人去罷，只兩個剛走，鷓子眼邱成，手提着一個血淋淋的一人頭，到大廳說：「兄長，你看殺了。」田國本說：「你拿包裹包上，給知府送禮去罷。」雷鳴陳亮，在暗中聽着，不知他怎麼給知府送禮去，陳亮說：「二哥們跟着，雷鳴點頭，只見邱成用包裹將人頭包好，施展飛檐走壁，來到知府衙門的三堂，把人頭包袱掛在房檐子上，竟自去了。雷鳴陳亮看的明白，一數由西往東數，第十七根房椽子，雷鳴說：「老三，俗們把人頭拿回去，掛在田國本家去。」陳亮說：「不用，師父說過，叫俗們記在心裏，看眼裏，不可多管閑事，你我回去罷。」二人只才回店，次日知府一起來，看見房檐上掛着包袱，叫人一數，由西往東數，第十七根房椽子上，拿下來，打開一看，是一個男子的人頭，知府嚇的驚慌失色，不知太守該當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一百十回 鷓子眼殺人頭送禮 張太守派班頭拿人

話說知府張有德叫人打開包裹，一看是人頭，知府勃然大怒，立刻派人，把安西縣知縣曾大老爺請來，知縣一見太守行禮說：「大人呼喚卑職，有何吩咐？」太守說：「昨天衙內，竟有賊人在我這三堂房檐下，由西往東房

椽子上掛了一個包裹，裏面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竟有賊人。這樣大膽，貴縣趕緊派人給我捉拿兇手，訪查係何人被殺，屍身究落在何處，知縣一聽連說是大人不便動怒，候卑職趕緊派人緝拿。太守說：貴縣要急速辦去，本府也派人緝捕，知縣點頭回衙，立刻把手下快班劉春泰、李從福叫上來，老爺吩咐：爾可即速給我拿賊，拿着我賞銀五十兩，拿着不着，我要重重責罰你們。劉春泰、李從福點頭答應，立刻下來，聚集手下眼明手快的伙計，同府衙的班頭，在十字街路西酒店會齊。大衆商量辦案，衆官人都來到酒店後堂，衆伙計就問：甚麼案？劉春泰說：在知府衙門三堂，由西往東數第十七根房椽子上，掛着一個人頭。老爺說了，辦着賞五十兩銀子，辦不着要重重責罰。衆伙計官人一聽，一個個緊皺眉頭，都說：這案不大好辦。衆人正在議論之際，就聽酒舖門口有人說話，說：都是你把包裹掛在由西往東數第十七根房椽子上，又有人說：不是你叫我掛的麼？衆官人一聽，剛才一愕，只見由外面進來一個窮和尚，同着兩個人，都是月白的禪褂，骨頭鈕子，左大襟，四隻鞋，四樣一隻開口僧，一隻山東皂，一隻踢死牛，一隻搬尖轆，衆班頭聽着這一僧兩俗，語音不對，而生可疑，說話有因，書中交代，來者非是別人，正是濟公帶領柴柱二位班頭，和尚由常山縣叫雷鳴、陳亮走後，和尚告辭回到趙員外家中，柴柱二位班頭正等急了，見和尚回來，趙員外就問：聖僧那裏去了？和尚說：我在外面躡着出恭，瞥見一個人，拿着錢搭鏈，直往外漏錢，我就後面跟着檢，直跟了有八里地，趙員外說：大概聖僧檢了錢不少罷？和尚說：我隨着檢，隨往懷裏揣，檢完了，我一摸懷，腰裏沒繫着帶子，隨着又都吊了，一個錢也沒落着。趙員外一聽也樂了，立刻吩咐擺酒，又留和尚住了一天。次日和尚要告辭，趙員外還要留，說：聖僧何妨多住幾天。和尚道：我實在有事，員外拿出五十兩銀子來說：聖僧帶着路上喝酒，和尚說：不要不要，拿着銀子怪重的。柴頭說：師傅不拿着，回頭僧們吃飯住店，又沒錢，依我說，拿着罷。和尚說：拿着你拿着，用包袱包起，柴頭就用包裹包好。和尚說：你們要拿華雲罷，你們兩個有甚麼能爲？柴頭說：我有飛檐走壁之能。和尚說：你們把這個銀子包袱，由西往東數第十七根房椽子，你要能給掛上了，我就帶你們拿華雲罷去。柴頭說：那算什麼？當時拿着包袱，一縱身，一隻手扒住房檐，一隻手把包袱掛上。柴頭說：師父，你道是第十七根不是？和尚說：走罷。柴頭說：把包裹拿下來呀。和尚說：別不害臊了，真拿人家的銀子，跟人家有甚麼交情，走罷。柴頭一想：你不怕餓着，我們豈不怕餓？堵氣也不言語。和尚告辭，趙員外送外，和尚帶領二位班頭，出了趙員外的莊，一直來到曲州府，走到酒店門口，和尚說：僧們進去喝酒。柴頭說：進店喝酒，有錢麼？和尚說：把包袱掛在由西往東數第十七根房椽子上，你又問我，柴頭說：不是你叫我掛的麼？和尚說：我叫你掛的，這是冤魂不散，神差鬼使，叫你掛的。柴頭說：什麼神差鬼使？和尚說：走罷，說着話，進了酒舖，坐下要菜。這時，安西縣與府裏的衆官人都看上了和尚，和尚吃的有八成飽了，和尚又說：你把包袱給掛在第十七根房椽子上，這回頭走不了。柴頭說：不是你叫我掛的麼？劉春泰越聽越是，只才過來說：朋友由西往東數第十七根房椽子的包袱，是你掛的。柴頭說：是我掛的。劉春泰說：好，這場官司你打了

罷。要分辦，和尚說不用說了。官司打了，我們可沒有飯錢。劉頭說：做錢我給。柴頭也不言語。就知道和尚不安好心，要吃人家一頓飯。直至吃喝完畢，一算賬，和尚吃了十兩零二錢。劉頭說：我給了三位，跟我們走罷。和尚說：好！大衆一同出了酒館，來到知府衙門。劉頭說：朋友，你說說罷。在三堂第十七根房椽子上掛的人頭，是殺的什麼人。屍身現在那裏。你可說罷。柴頭一聽說：甚麼人頭不人頭，我不知道。劉春泰說：方才在酒館，不是你說的。由西往東數，第十七根椽子上掛的包裹，是你掛的麼。柴頭說：不錯，我告訴你。我姓柴，叫柴元祿。他叫杜振英，我二人是臨安的馬快。只個和尚，是濟公。奉秦丞相趙太守諭，出來辦案。拏乾坤盜鼠華雲龍。昨天我們住在趙家莊。今天早晨，濟公問我們有什麼能爲。要辦華雲龍，我說會飛檐走壁。濟公叫我掛五十兩銀子的包袱，掛在由西往東數第十七根房椽子上。看看我的能爲。我掛的上掛不上，包袱是我掛的。可是銀子包袱，你要不信。我這裏有海捕公文，劉春泰一聽心說：只頓飯錢白花了。往裏一回稟。知府在京中見過濟公，知道濟公是得道高僧，趕緊吩咐，把聖僧請到書房，和尚一見太守，彼此各敘寒溫。太守說：聖僧從那裏來，和尚說：我奉秦丞相所託，帶着兩個班頭，出來辦案。拏拿乾坤盜鼠華雲龍。只個賊人，盜了秦相府的玉鐲鳳冠，在泰山樓殺死人命。烏竹庵因姦不允，殺死少婦，只個賊人。現在老爺的地面窩藏。知府說：在那裏，和尚說：在鎮山豹田園本家。知府一聽說：原來如是，我自到任，上任官就跟我說：本地有一個勢棍田國本，他跟秦相是親戚。上任知府，就是他盡惑秦相，給他調任。我自到任，他來拜過我一次。我一問：是什麼人，說是本地的民人。我說他是黎民百姓，無官職，不應無故拜官。我也沒見他。後來他家裏報明火執仗，我也不知是真是假。昨天晚上無故在我三堂房椽子上，掛了一個人頭。我想其中必有緣故。和尚說：不要緊，老爺只要把田國本拿住，只案就都有了。可有一節，老爺要派官人去拿，可拿不了。田國本房子也多外面一有信，打草驚蛇，賊就跑了。老爺你坐轎子去拜他，我和尚扮作老爺的跟班，把賊人穩住，我可以拿他。老爺說：聖僧扮跟班行得麼，和尚說道：行得。老爺把跟班的衣服，給我拿一身來，立時給和尚打了洗臉水，和尚一洗臉，本來濟公五官清秀，無非是臉上太黑，把僧帽揣在懷內，帶上皂緞色軟帕皂巾，穿上一件緞色皂銅鑿，把草鞋脫了，換上薄底靴子，打扮好了。知府一看很像。老爺自己換好了官服，吩咐外面打轎，柴元祿、杜振英、劉春泰、李從福，還有許多官人，一並跟隨。老爺上了轎，鞭牌鎖棍，及旗鑼傘扇銅鑼開道。一直來到田國本家門口拜會，家人進去一回。田國本正在大廳同邱成、楊慶華、雲龍說話。家人回稟說：現有知府來拜。田國本一聽一愕，說：衆位賢弟，前者我拜知府，他不見我，今無故他來拜我，恐是其中有詐。邱成說：兄長不必多疑，大概知府他知道兄長跟秦相是親戚，他前者不見兄長，他這是來陪不是。田國本一聽也有理，說：二位賢弟，在東西配房去躲着，要有動作，你二人再出來動手。華二弟你到花園子，擺桌酒，你喝酒去，待我見他。衆人點頭。田國本這才出來迎接知府，不知濟公如何捉賊，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知府定計拜賊人 濟公巧捉華雲龍

話說鎮山豹田國本聽說知府來拜，立刻由裏面出來迎接，到了大門外，一瞧見許多的官人跟隨，知府坐着大轎，田國本來到轎下，說：「公祖大人駕到，草民田國本接待來遲，望乞大人恕罪。」知府張有德立刻吩咐轎子撤抬杆，去扶手，當時下轎，知縣說：「久仰田員外大名，今幸得會，員外何必太謙。」田國本說：「大人請。」知府往裏走，濟公貼身隨後跟從，衆班頭都在二門外站住，濟公與知府來到大廳，田國本說：「大人請坐。」知府坐下，田國本並不讓讓，也坐下，相陪吩咐手下人獻茶。田國本說：「今天大人駕臨，有何貴幹？」知府說：「本府久聞員外大名，特來拜訪，藉此暢談，說着話，濟公站在知府身後，身子往隔扇上一靠，二目一閉，好似要睡。」田國本一瞧說：「大人尊管家必是熬了夜，身體困倦，何妨到外面歇歇去。」濟公借他這句話，一睜眼往外就走，知府也並不攔，和尚出了大廳，直奔花園，來到花園角門，探頭往裏一看，見花園齊整，暖閣涼亭樓台小榭，正北是三間花廳，乾坤盜鼠華雲龍站在花廳門首，正往角門這邊看，賊人原本在花廳裏擺了一桌酒，自己也喝不下去，終然賊人膽虛，心中盤算，知府無故來拜，其中必有隱情，自己一想，莫非前來拏我，心中實屬不安，站起身出了花廳，往外探頭，瞥見濟公是跟班的打扮，又洗了臉，華雲龍認不出來，點首叫濟公，華雲龍要問問知府帶多少火，做甚麼來了，華雲龍直叫：「二爺只裏來。」濟公也不言語，華雲龍一想，只個跟班的，不是聾子，定是啞子，賭氣也不叫了，進了花廳，濟公隨着來到花廳門首，用兩手把門一揸，說：「華雲龍，你這可跑不了了，華雲龍一聽，是濟公的口音，賊人嚇的亡魂皆冒，華雲龍說：「師傅，你老人家爲甚麼拿我？」和尚說：「我到不打算拿你，我要拿你在小月屯馬靜的夾壁牆，也把你拿了，再不然蓬萊觀降通攢住你的腿，我也就拿住你了。」華雲龍一想，是呀，這爲甚麼拿我呢？和尚說：「田國本到知府衙門去送信，叫我拿你來。」華雲龍一聽說，好，田國本狗娘養的，真是人面獸心，和尚說：「你就認了命罷，即用手一指，已把華雲龍用定神法定住，和尚轉身出來，來到二門，把柴元祿、杜振英叫進去，來到花園，和尚說：「這可華雲龍就拿住了，你們去鎖罷。」柴杜二人喜出望外，來到花廳一瞧，果然不錯，這才抖鐵練，把淫賊鎖上，和尚一伸手，由華雲龍兜囊把奇巧玲瓏透體白玉鐲十二掛嵌寶垂珠鳳冠，掏出來交給柴元祿，和尚說：「帶着走，拿田國本去書中交代。」田國本原本是西川坐地分贓的大賊頭，他自己因爲金銀也存足了，手下綠林人，在外面做的案也多了，田國本恐怕一人犯案，牽連大衆，自己攜眷逃至在曲州府，手裏有銀錢，就在這裏買房落戶，同邱成、楊慶三個人，在這裏隱遁，先前到是循規蹈矩，後來皆因秦丞相的兄弟，花花太歲王勝仙，來到曲州府取租錢，在曲州府打了公館，田國本去拜王勝仙，打算要走，王勝仙的門子，看王勝仙喜愛甚麼，見王勝仙古玩字畫、金珠，一概不愛，就是喜愛美女，除愛美女，別無所好，田國本一想，定了一個美女胭粉計，他花三千銀子買了一個歌妓，長得十分美貌，名叫玉蘭，田國本就把玉蘭叫到跟前，說：「玉蘭，我打算拿你。」

走個門子，把你給秦丞相的兄弟，不知你意下如何？王蘭說：員外有甚麼話，只管吩咐。田國本說：我明天請王勝仙來吃飯，你打扮淡粧素服，故意到廳房去，作爲找我，叫王勝仙暗見你，他要問我，我就說你是我妹子，在家守寡，他要願意，我把你聘給他，你也可以享榮華，受富貴，比跟我勝強百倍，我得一門好親戚。王蘭點頭，次日田國本就將王勝仙請來吃飯，正在廳房喝酒談話，玉蘭打扮好了，來到廳房門首，說：員外在屋裏沒有說話，一掀簾子，故意說：呦，這婆子，頭真可恨，這屋裏有生客坐着，也不告訴我，說罷，斜瞟杏眼，睜了王勝仙兩眼，放下簾子，回歸後面。王勝仙暗的眼都直了。這才問：田員外，這是你甚麼人？田國本故意咳了一聲說：這是我的小妹，他出閣不到一個月，丈夫死了，現在就在我家住着，到是我一塊病。王勝仙說：員外何不再給我個人家另聘呢？田國本說：沒有合式的主，我也不肯給。王勝仙也沒肯再往下說，吃完了飯，告辭，自己回了公館。王勝仙就對衆家人說：我自生人以來，沒見過這樣的美女，就是田國本，他的個妹子，實在貌比西施，旁邊有家人王懷忠說：太歲爺，我去跟田員外說去，就提你老人家續弦，大概他也願意給。王勝仙說：好，你若能給我說妥了，我給你二百兩銀子。王懷忠說：就是罷，立刻到田國本家，一見田國本，提說王勝仙求親之事，田國本正願意，就把王蘭給了王勝仙過門之後，田國本從此倚仗跟秦丞相的兄弟結了親，在本地無所不爲，結交官長，走動衙門，包攬詞訟，前任知府是清官，不合他的式，他給王勝仙一封信，王勝仙一見秦丞相，秦丞相攆子，把知府調開，只個知府張有德，又不合他的心，又給王勝仙一封信，王勝仙又一見秦丞相，秦丞相攆子，你怎麼個親戚，皇上家的命官，都不合他的式，焉能由他調遣。王勝仙碰了秦丞相的釘子，就給田國本寫回信，命他查知府的劣跡，再參他。田國本前次捏報明夥，這又派邱成送人頭，打算要把知府毀了，焉想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賊人也見惡貫滿盈，今天正在廳房陪知府談話，見柴柱二位班頭，鎖着華雲龍，同濟公來到廳房，田國本一見，勃然大怒，說：甚麼人膽大，敢在我這裏辦案，賊人站起身，竟欲動手。濟公手一指，把田國本定住，劉春泰趕進來一抖鐵練，把賊人鎖上。鶴子眼邱成金翅鵬楊慶，聽見一亂，攆出來，拉刀要拒捕，也被濟公用定神法定住，一併鎖上。知府吩咐，打道回衙，立刻押解賊人，一同回到衙門，老爺陸堂，吩咐將被告牌搭出去，少時就有二十多人，皆來告田國本，也有告他霸佔房產的，也有告他搶奪婦女的，也有告他因賬目折算田地的，種種不一。這個時節，安西縣曾大老爺派人來請濟公，到衙門去喝酒，和尚去後，知府訊問了衆賊的口供，暫爲看押起來，候濟公回來，再解了走。這曲州府街市上，吵嚷動了，都知道靈隱寺濟公拿了華雲龍，田國本大老爺二太爺三太爺，這一吵嚷不要緊，驚動了海洋大盜，一個叫追雲燕子姚殿光，一個叫過度流星雷天化，這兩個賊人，乃是玉山縣三十六友之內的，正在曲州府只裏住着，聽說華雲龍被濟顛和尚，拿到知府衙門去，姚殿光說：雷賢弟，俺們跟華雲龍金蘭之好，不知道便罷，既知道，你我不能不管，俺們或是劫牢反獄，或是把濟顛和尚殺了，給華二弟報仇，總得設法把華雲龍救出來，雷天化說：兄長言之有理，你我到外面探訪探訪去，兩個人由店裏出來，在街市閒遊，天光已然

點燈，只見由對面兩個從人，攙着一個窮和尚，從人說：師傅，你是喝醉了罷，和尚說：沒醉，我就是拿華雲龍的濟公和尚，有不服的，只管來對我，姚殿光一聽是濟顛和尚，賊人要伸手拉刀，替華雲龍報仇，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衆百姓公告田國本 一綠林行刺濟禪師

話說濟公由知縣衙門吃完了酒飯出來，兩個人攙着，正遇見兩個賊人，和尚自言自語說：我就是拿華雲龍的小，我二人明過去，未必是和尙的對手，莫如暗中暗和尙住在那裏，晚上去行刺，叫他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賊人這是心裏的話，和尚嘴裏就說：對，暗準了我和尙，我今天住府衙門西跨院內，要不服就去找我，兩個賊人一想，真怪，我們心裏的事，和尚給說出來，這個和尚許有點來歷，暗中跟着，見和尚進了府署，姚殿光、雷天化、探明白道路，二人回店，到店中吃喝完畢，候有二更以後，把夜行衣換好，由店中躡房越脊，來到府衙門，找到西院一明屋中有燈光，兩個人一看，和尚躺在床上臥了，姚殿光說：你巡風，我進去殺他，雷天化點頭，姚殿光剛在掀簾子進去，和尚一翻身爬起來，說：好東西，你往那裏走，賊人嚇的撥頭就跑，和尚隨後就追，這兩個人跑出院衙門，和尚追出府衙門，這兩個人直跑了半夜，和尚追了半夜，天光亮了，兩個人跑出了城，好容易暗後面沒人追了，眼前一個樹林子，靠左山坡，兩個人要歇息歇息，剛一到樹林子，和尚說才來，嚇的兩個賊人就跑，和尚用手一指，把兩個人定住，和尚說：我也不打你們，我也不罵你們，我拘蝎子把你們咬死，正說着話，只聽山坡一聲，無量佛，和尚一看，來了一個老道，頭戴如意道冠，身穿藍緞道袍，腰繫絲絛，白襪雲鞋，肋下佩着寶劍，面如童子一般，書中交代，這個老道，乃是鐵牛嶺避修觀，姓褚，名叫道綠，外號人稱神童子，他師傅叫廣法真人，沈妙亮乃是萬松山雲霞觀紫霞真人，李涵陵的徒弟，褚道綠是李涵陵的徒弟，他在避修觀出家，每逢早晨起來，他要在外面閑游，借天地之正氣，能精神倍長，今天閒遊，來至此地，姚殿光雷天化一聽，趕緊就喚道：爺救人，褚道綠抬頭一看，我爲甚麼救你們，你們是那的，姚殿光說：我二人是玉山縣的人，因爲我們有個拜兄弟，被這個和尚拿了，我二人要替朋友報仇，沒想到被和尚把我們制住，要拘蝎子咬我們，道爺救命罷，褚道綠一聽說：你二人既是玉山縣的人，有一個夜行鬼小崑崙郭順，你們可認識，姚殿光說：那不是外人，郭順我們是拜兄弟，褚道綠一聽，既是如是，這和尚是誰，姚殿光說：是濟顛，褚道綠一聽，呵了一聲，說：原來是濟顛，我由人找他，如同鑽冰取火，正要拿他，這到巧了，我風聞濟顛和尚在常山縣捉拿孟清元，雷聲華清風，火燒張妙與，害死姜天瑞，屢次跟三清教爲仇，我正要拿濟顛給三清教報仇，今天顛僧你可來了，和尚說：雜毛老道，你打算甚麼樣，褚道綠說：好濟顛，你要知道祖師爺利害，跪倒叫我三聲祖師爺，我饒恕你不死，和尚說：好老道，你跪

倒給我磕頭，叫我三聲祖宗爺，我也不能饒你，老道一聽，氣往上撞，拉寶劍照和尚劈頭就砍，和尚一閃身，滴溜轉在老道身後，擰了老道一把，老道回頭擺寶劍，照和尚就扎，和尚圍着老道直轉，擰一把，捏一把，插一把，統一把，老道真急了，說：好顛僧，真乃大胆，待山人用法寶取你，伸手由兜囊掏出一個扣仙鐘，只宗法寶，是他師傅給他的，勿論甚麼妖精扣上，就得現原形，老道往空中一祭，口中念念有詞，鐘能大能小，往下一落，眼睛把和尚扣在底下，褚道緣一看說：我打算濟顛，有多大能爲，原來是一個凡夫俗子，過去要救姚殿光雷天化，就聽身後有人說：老道，你敢多管閑事，老道回頭一看，是和尙，老道暗說：好，顛僧，我把他扣在鐘下，怎麼會出來了，老道立刻由兜囊掏出一根捆仙繩來，說：和尙，我知道我的利害，和尙一萌說：可了不得了，褚道爺，你饒了我罷，褚道緣說：和尙，你無故欺負三清教，我焉能饒你，說着話，把捆仙繩一抖，和尙沒躲開，竟把和尙捆上了，這個捆仙繩，也是勿論甚麼妖精捆上，就現了原形，褚道緣見把和尙捆上，老道哈哈一笑說：和尙，你叫我三聲祖宗爺，我放你逃走，如其不然，我當時把你捺到山澗裏，和尙說：我叫你三聲孫子，老道一聽，氣往上撞，當時夾起和尙，往山澗一捺，和尙一把揪住老道的大領，喇呸一下，竟把藍緞道袍撕下一半去，和尙落在萬丈深山澗之內，老道見和尙吊下去，自己咳了一聲說：我師傅叫我不無故害人，今天作了孽了，自己愣了半天，大概和尙吊下去已死不能復生，老道只才過來，把姚殿光雷天化救了，老道說：我已把和尙捺在山澗摔死，你兩個人去罷，姚殿光二人謝過老道，竟自去了，老道一想，不必回廟去吃飯，我就在眼前鎮店上，找個酒鋪要一壺酒，要一個溜丸子，要半斤餅，一碗木樨湯，就得了，想罷進了村口，只見路西是酒鋪，酒鋪門口，站着伙計，衝老道一指說：來了，老道回頭，睜後面並無人，老道也不知伙計說誰呢，自己來到酒鋪，找一張桌子坐下，伙計說：道爺來了，褚道緣說：來了，伙計也並不問老道要甚麼菜，擦抹桌案，拿過一壺酒來，一碟溜丸子，一碗木樨湯，半斤餅，老道一想，怪呀，真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老道說：伙計，你怎麼知道我要吃這個，伙計說：那是知道，老道說：罷了，你們這買賣要發財，少時吃喝完了，伙計一算，說：三吊二百八，老道說：溜丸子賣多少錢，伙計說：二百四，老道說：怎麼算，三吊二百八呢，伙計說：你吃了四百八，你師老爺吃兩吊八，叫你給算一處，老道說：誰是我師老爺，在那裏，伙計說是個窮和尚走了，吃兩吊八，不然，我們也不能叫他走，他給留下半件藍緞道袍，還有一根絲縑，他說：教你給錢，把縑子絲縑給你，老道氣得瞪着眼，說：你滿口胡說，他是和尙，我是老道，他怎麼是我師老爺，伙計說：方才和尙說：你當老道當煩了，要當和尙，認他做師爺爺，他說教你趕緊追，晚了他就不要了，你要不給兩吊八百錢，我們留這絲縑合縑子，也可賣出錢來，老道有心不要，又怕配去顏色不對，還得多花錢，老道無奈，把三吊二百八飯錢給了出來，要追上和尙，一死相拚，老道正往前追，對面來了一個走路的，說：道爺，姓褚不是，老道說：是呀，這人說方才我碰見一個和尙，他說是你師爺爺，叫我給你帶信，叫你快去追，晚了他就不要你了，老道說：你滿嘴放屁，是你師爺爺，這人說：老道，你真不講理，和尙叫我給你帶信，我好意告訴你，你又怎麼罵我呢，老道

也不還言，氣得兩眼發赤，就追和尚，追來追去，見眼前有井，有幾個人，在井台上打水，老道也渴了，要喝點水，剛來到近前，老道說：「辛苦賞我點水喝。」打水的人說：「道爺叫褚道緣麼？」老道說：「不錯。」這人說：「方才你師爺爺說了，留了話，叫你少喝罷，怕你鬧肚子。」老道說：「誰是我師爺？這人說窮和尚。」老道說：「那是你師爺。」這人說：「老道，你怎麼出口傷人，你別喝了。」老道說：「不喝就不喝，氣得老道要瘋，出門就跑。」剛來到一個村頭，老道正往前走，只見由村口裏出來二十多人，一個個擰着眉毛，瞪着眼睛，老道也不留神，焉想到這些人過來，把老道圍住，揪住就打，不容分說，不知所因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濟公法鬪神童子 羅漢制服沈妙亮

話說神童子褚道緣，正往前追趕和尚，由村裏出來二十多人，揪住老道就打，老道也不知所因何故。書中交代，濟公跑到這個村裏，有一個茶館子，喝茶的人不少，和尚來到這裏，說衆位快救我，大衆說：「怎麼了？」和尚說：「村外有一個老道，他在村外拿寶劍，要給村裏下陣霧，他說：『這村裏都生病，非他治不好，他好惡化三千銀子。』我一勸他，他惱了，他道我壞他的事，拿寶劍要殺我，大衆一聽說，這還了得，俺們把老道拿住活埋了，衆人這才跑出村來。一睹果有一個老道，手拿寶劍，兩眼發直，大衆過來，揪住就打，褚道緣直嚷：『衆位爲甚麼打我？』衆人說：『你來下陣霧，要害我們村裏人，不等你等甚麼？』老道說：『誰說的？』衆人說：『和尚說的。』老道說：『好，我跟和尚有仇，衆位別聽他的話，我是鐵牛嶺避修觀的，我叫神童子褚道緣，我正要找和尚，他在那裏？』僧們對對，大衆一同來到茶館，一睹和尚沒了，衆人說：『和尚那去了？』內中有人說：『和尚到隔壁給田二爺鵲瘋病去了。』老道一聽，恨不得把和尚拿住，千刀萬剮，方出胸中之氣，趕緊來到田宅門首，喊叫：『濟顛僧快出來，山人跟你一死相拚。』話說和尚原本在茶館子坐着，衆人去打老道，和尚說：『我和尚指着瞎病爲生，勿論甚麼痰症，我專能治，旁邊就過來一個人說：『大師傅，我們田二爺瘋了不是一天，見人就打，現在後面空房鎖着，你能治麼？』和尚說：『我一治就好。』這人說：『既然如此，你跟我來，帶着和尚。』來到院內，和尚說：『瘋子在那裏？』這人說：『在後院鎖着，和尚叫把鑰匙拿來。』和尚來到後面，把鎖一開，瘋子由裏面跑出來，來到門首，老道正叫和尚，瘋子出來，揪住老道要打，把老道按捺下，又踢又打，打完了，撒了老道脖子上一泡尿，好容易，大衆把瘋子拉回去，和尚說：『我這裏有一塊藥，回頭給他吃了就好。』和尚拿了點東西，由院中出來，只見大衆正勸老道回去罷，他是個瘋子，這有什麼法？老道猛一抬頭，見和尚在那邊站着直樂，老道一睹，氣沖肺腑，說：『好，和尚，你往那走，和尚撥頭就跑，老道隨後就追，追出村口，一睹和尚沒了，見眼前有三間土地廟，老道聽後有腳步的聲音，褚道緣繞到廟後一看，是一位老道，頭戴鵝黃冠，身穿袈裟道袍，水機雲鞋，面如三秋古月，一部銀髯，背後背着分光劍，褚道緣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師傅廣法真人，沈妙亮，褚道緣趕緊跑倒磕頭說：『師傅在上，弟子有禮。』他師傅不言語，褚道緣又磕頭說：『師傅在上，弟

子有禮，越磕頭越不言語。褚道緣也不知他師傅，因何證着眼不理他。磕了無數的頭，正在納悶，和尚由那邊過來說：褚道緣，你就是這樣道行。一個鷄蛋窩，你就磕一百多頭。明天給你個鴨蛋窩，叫你磕二百頭。褚道緣聽和尙一說，再一睜，是一個葦子挑着一個鷄蛋窩。褚道緣氣得顏色更變，伸手拉寶劍，和尚沒有了。褚道緣愕了半天，見天色已晚，自己夠奔三清觀。他師叔李妙清的廟，褚道緣來到廟內。李妙清說：道緣從那裏來？褚道緣一背訴前情。李妙清一聽說：不要緊。明天我同你找濟顛去。褚道緣坐着生氣，也不言語。李妙清叫他吃飯，他也不吃。自己賭氣睡了。次日李妙清尚未起來。褚道緣山廟中就出來，要找和尚一死相拚。出廟走來不遠，只見對面來了一個老道，頭戴鵝黃道巾，身穿鵝黃道袍，揹着分光劍。褚道緣一看，只當是和尙，又是用鴨蛋窩耍笑他。焉想到真是沈妙亮。原本沈妙亮自己化緣，化了一千銀子修廟，自己立過誓化緣的銀子，自己要妄用，必遭天雷之報。現在他使了二百多銀子，他恐怕應了誓，故要來找李妙清借銀子。補這項虧空。今天架着趁腳風來，見褚道緣來了，沈妙亮正要問徒弟上那去。見道緣把眼一瞪，說：好鴨蛋窩。你打算我不認得你。沈妙亮一睜說：褚道緣不是瘋了麼？褚道緣拉出寶劍就砍。沈妙亮用手一指，把褚道緣定住。說：你這孽障，真是無故找死。伸手拉出分光劍，要殺褚道緣。褚道緣這才明白，知道不是鴨蛋窩，真是師傅到了。趕緊說：師傅先別殺我，我有下情。沈妙亮說：好孽障，你爲什麼叫我鴨蛋窩？趁此快說。褚道緣當時把根本緣由一訴前情。沈妙亮這才明白。說：這就是了。你先跟我到你師叔廟裏，少時，有甚麼事再辦。褚道緣這才跟隨沈妙亮一同來到三清觀。一見李妙清，沈妙亮說：賢弟，你師姪跟濟顛和尚爲仇做對，受這樣的欺辱，你既知道，你爲何不勸道緣，知之不聞。李妙清說：昨天他住到我這裏，我今天早晨沒起來，他就走了。沒等我勸他，這也怨不上我來。正說話間，就聽外面喊嚷：呀，沈妙亮，李妙清快出來。沈妙亮一聽，只當是濟顛和尚來了。一同來到外面，一看見廟門首站定一人，頭挽牛心髮髻，身穿藍布褲襖。沈妙亮剛要問找誰，這人把眼一瞪，用手一指，說：好胆大沈妙亮，你化緣修廟，你對天明誓，不使這裏的銀子，今胆敢用二百餘兩。吾神特意請雷來擊你。沈妙亮一想，我的事，別無二人知曉。一聽這話，嚇的連忙跪倒說：祖師爺大發慈悲，弟子趕緊賠補。李妙清也當是神靈顯聖，趕緊跪倒說：你老人家是那位祖師爺？這人撲哧一笑說：李道爺，你不認識我了。我就是本村賣豆腐的老吳。李妙清方才明白說：老吳，你爲何來裝神仙？老吳說：我不是自己要來的，是有一個窮和尚，他花五百錢僱我來的。他教給我的話，叫我這樣說：正說着話，猛抬頭一看，見和尚來了。老吳說：只不是和尚來了。沈妙亮一看，原來是一個丐僧，襤褸不堪。說這就是濟顛和尚麼？褚道緣說：不錯。沈妙亮說：待我問他，和尚來到近前。沈妙亮說：顛僧，你爲何這樣欺我徒弟？着實可惱。你要說出情理來。我山人饒你不死，你要說不出理來。今天定然結果你的性命。和尚哈哈一笑說：沈妙亮，你這廝好說大話，你也不知和尚老爺的利害。沈妙亮一聽說：顛僧，好生無禮。我先拿住你。當時拉出分光劍，照定和尚就砍。和尚滴溜就躲開，真是身體玲便，圍着老道亂轉，擰一把，捏一把，搯一把，統一把。老

道真急了，口中念念有詞，就見平地起了一陣旋風，變出兩個，沈妙亮來，都是一樣打扮。這個照和尚就砍，那個照和尚就扎，和尚說好東西，沒搭窩就下了一個，老道還是寶劍砍不着和尚，老道又一念咒，當時化出四個，沈妙亮來，把和尚一圍，和尚亂跑，圍不住，老道四個變八個，八個變十六個，十六個化三十二個，俱是手拿寶劍，和尚一睜眼說，我可真急了，當時就抓了一把土，和尚就跑，沈妙亮收住驗法，隨後就追，和尚展眼跑遠了，進了一座村鎮，路西有酒樓，和尚進了酒館，上了樓，一看樓上坐着一個老道，頭戴九樑道冠，身穿藍緞子道袍，青護領相襯，白襪雲鞋，面如紫玉，粗眉大眼，花白鬚鬚，洒滿胸前，桌上擱着一個包裹，狼狽的樣子，也是剛才來，這個老道乃是戴家堡玄真觀的，姓鄭，名叫玄修，今天由此路過，要在這裏吃飯，和尚一上樓，瞥見老道，和尚說，道爺才來，老道說是大師傅才來，和尚說，道爺這邊一處吃罷，老道說，請請，和尚找了一張桌坐下，伙計過來擦抹桌案，黑漢爺眼珠一轉，計上心頭，要在酒館戲耍鄭玄修，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鄭玄修酒館逢和尚 沈妙亮聽歌識聖僧

話說濟公來到酒樓，找了一張桌坐下，伙計給擺上盃筷，老道就問道，伙計，你們這裏有素菜麼？我是吃素，伙計說，有，和尚說，我是吃葷，伙計說，葷素都有，和尚說，你先給道爺要一個燴麵片，我敬的，老道一想，我又不認的，和尚人家敬我菜，我也得回敬，趕緊叫伙計，給大師傅要一個燴丸子，我敬的，伙計答應，少時把菜給端來，和尚要了酒，又叫伙計給老道要一個醋炒豆芽菜，我敬的，老道又給和尚要一碗川丸子，和尚又給老道要一個炒豆腐，老道又給和尚要一個炮羊肉，和尚給老道要了素白菜湯，老道又給和尚要了一個炒肉絲，兩個人換着吃，和尚就叫伙計過來，和尚說，回頭道爺吃了多少錢，我給就是，伙計說，是了，老道聽見，老道吃完了，就叫伙計算帳，和尚吃多少錢，我給，和尚趕緊說，道爺別讓了，我給，老道說着話，就要解包袱，包袱裏有二百銀子，和尚說，我給，一把手把老道的包袱搶過來，和尚拿着下了樓，老道只當是和和尚熱心腸，下樓到櫃上去把錢給了，再把包袱拿回來，老道左等也不來，右等和尚也不來，叫伙計下樓瞧瞧，伙計回來說，和尚早走了，老道一想，和尚是騙子，把我二百銀子也拐了去，也沒給飯錢，還幸虧老道兜裏有散碎銀子，趕緊把飯錢給了，下了樓，就追和尚，剛追到村口，一睜眼，和尚正在村口地下，把包袱打開，銀子的成色，和尚自言自語說，這是高白，這塊是有成色，這塊太潮，不定好不好，老道鄭玄修一睜眼說，好，和尚，你拐了我的銀子，你還瞞成色，過來按住和尚就打，和尚就數着，一下了，兩下了，老道打了和尚五拳，和尚說，該我打你了，一擰老道的拐子，把老道翻在底下，和尚打了老道五拳，和尚就往下一躺說，該你打我了，老道又打了和尚五拳，和尚一擰老道的拐子，又把老道翻下去，叫老道打，老道不公，非等和尚把他翻下去，老道一聽說，我還不公，他吃了我一頓飯，把我二百

銀子拐出來我還不公道，衆人正要勸解，沈妙亮李妙清緒道緣趕到，沈妙亮說：和尚，我正然找你，你在這哪？我到問問你爲什麼欺負我徒弟，和尚說：他自己找的，無故多管閒事，我告訴你，沈妙亮連你也不行，我和尚是讓着你，沈妙亮說：和尚，你有多大來歷，和尚說：我有幾句話你聽聽。

昔日英名四海聞，殺妻訪道入玄門。涵陵賜汝分光劍，方入三清古道門。

沈妙亮一聽和尚這幾句話，自己一陣發愕，書中交代：沈妙亮當初原本是江西人，以保鏢爲生，名叫沈國棟，在外面威名遠震，長出外保鏢，家中妻子曹氏，兩口人過日子，這天沈國棟歇工在家，出去正在茶舖子喝茶，旁邊有兩個人談閒話，這個人說：世界上的事難說，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肖，如沈國棟在外面保鏢是個英雄，家中妻子做出那些鮮廉寡恥之事，可惜沈國棟那樣的英雄，叫妻子給毀了，這個說：你怎的知道，那個說：我有個親戚，跟沈國棟是近隣，我常到我的親戚家裏去，聽見說：沈國棟的妻子，太無廉恥，這件事要叫沈國棟知道了，準得出人命，那人說：也許不能知道，誰敢說這個話，沈國棟旁邊聽見，故作未聞，也不認識這兩個人，這兩個人也並不認識沈國棟，聞其名未見其面，沈國棟聽得心裏回了家，也並不提，這天沈國棟就要出外，曹氏就問得多少日子回來，沈國棟說：得兩個多月，有要緊的事，沈國棟由家中出來，就在附近有個小鎮店，離他家三里地，找了一座店住下，晚上有起更以後，自己帶上刀，由店中出來，暗中到家裏一探，並沒有動作，自己仍回店睡了，次日晚上有二更天，他又到家裏來一探，就聽他妻子屋中，有男女歡笑之聲，沈國棟把窗戶統了一個窟窿，往屋中一瞧，見他妻子，濃粧豔抹，打扮的鮮明，牀上擺着牀桌，桌上有酒菜，在旁坐着一個文生公子，長的俊品人物，沈國棟一瞧，認識是隔壁的孫公子，名叫祖義，號叫秀峯，家裏還是宦家，上輩做過教官，也是祖上無德，出這樣浮浪子弟，跟曹氏通姦，就聽他妻子說：這兩天他在家裏，我恐怕你來，叫他撞上多有不便，好容易他可走了，這趟得去兩個多月呢，這公子說：娘子，這兩天我詩書懶念，茶思飯想，恨不能你我朝夕在一處歡樂，才合我的心，曹氏說：你願意做長久夫妻，不願意，孫公子說：怎麼做長久夫妻，曹氏說：你給我買一包毒藥來，等他回來，我給他接風洗塵，把毒藥下在酒裏，把他毒死，你我豈不是長久夫妻麼，沈國棟聽到這裏，心中一陣難過，自己一想，至親者莫若父子，至近者莫過夫妻，真是夫妻同床，心隔千里，自己無明火，往上一沖，闖進屋中，竟將兩個人結果了性命，自己打算投案官司，三五天官司完了，自己一想，人生在世，猶如大夢一場，功名富貴，妻財子祿，一概是假，盡皆是空，莫若出家到好，這才拜紫霞真人李涵陵爲師，賜名妙亮，給他一口分光劍護身，現在沈妙亮已九十多歲，他自己的事，並無人知曉，今天和尚一說這四句話，乃是他的根本，沈妙亮見和尚也無非二十多歲，怎麼會知道這數十年的事，自己愣了半天說：和尚，你怎麼知道我的事，和尚把二百銀子給了鄭玄修，和尚說：我叫你悄悄我的來歷，用手一摸天靈蓋，露出佛光靈光三光，沈妙亮一看，原本是個知覺羅漢，老道連連打稽首，口念無量佛，和尚哈哈一笑，回頭便走，信口唱歌說道：

人生七十古來少，先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閒愁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用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白頭早，春夏秋冬彈指間，鐘送黃昏雞報曉，諸君細看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裏高低多少墳，一年一半無人掃。

和尚唱着山歌，來到曲州府，知府張有德一階說：「聖僧那裏去了？」我正派人各處去尋找聖僧，和尚說：「我碰了朋友，喝酒來着，老爺找我和尚甚麼事？」知府說：「我已然把華雲龍田國本等二人的口供問了，賊人俱皆招認，等聖僧來，我派人一同將賊人解到臨安去，和尚說：「好，知府派兩個頭目，帶十個兵，用差船走水路，把賊人木橈囚車搭上船去，和尚帶柴杜二班頭告辭，知府送到河壩，和尚上了船，立刻開船，和尚說：「二位班頭，這可大喜，把賊人解到臨安，上衙門領一千二百銀子賞，每人六百兩，柴頭杜頭也喜歡了說：「我二人多蒙師傅成全，大家談着閒話，船往下走着，一天走到小龍口地面，焉想到由水內來了四個江洋大盜，要搶劫木橈囚車，不知濟公如何攔賊，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金毛海馬鬧差船 濟公善救馮元慶

三說濟公同柴杜二位班頭，押解四個賊人船隻，正往前走，這天走到小龍口，濟公忽然靈機一動，就知道水裏來了賊人，和尚說：「我在船上悶的狠，我出個主意，釣公道魚罷，大眾說：「怎麼叫公道魚？」和尚說：「我釣魚，也不用網，也不用鉤子，你們給我找一根大繩子，我拴一個活套，往水裏一捺，我一念咒，叫魚自己上套裏去，我要釣一個百十多斤的魚，偈們大家吃，好不好？」大眾說：「好，就給和尚找了一根大繩，和尚拴了一個來回套，墜上石塊，捺在水內，和尚就說：「進去進去，大眾都不信服，和尚說：「拿住了，你們幫着往上揪，衆人往上一揪，果然狼沉重，揪出水來，一階不是魚，原來是一個人，頭戴分水魚皮帽，水衣水靠，魚皮岔油綢子，連腳褲黃臉膛，三十多歲，和尚叫人把他捆上，和尚說：「還有，又把繩子捺下去，果然工夫不大，又揪上一個來，是白臉膛，也是水衣水靠，書中交代，這是什麼回事呢？只因前者把姚殿光雷天化放走，這兩個人到陸陽山去約人，約了四個人，一個叫金毛海馬孫得亮，一個叫火腿江豬孫得明，一個叫水夜叉韓龍，一個叫浪裏鑽韓慶，知道押解華雲龍，衆官人必由水路走，叫這幾個賊人，在小龍口等候搶劫，探聽明白，船來到了，孫得亮孫得明先來奔船底，自己身不由己，就躡在套裏，被和尚拉上去捆上，和尚說：「你們這些東西，膽子真不小，姓甚麼，叫甚麼，做甚麼來了？」孫得亮孫得明各通了名姓，說：「我二人一時懵懂，被朋友所使來的，師傅慈悲慈悲罷，我二人情願認你老人家爲師，和尚說：「我要把你兩個人放了，還來不來？」孫得亮說：「再不敢來了，和尚說：「我要有事，用你二人行不行？」孫得亮說：「師傅要有用我二人之處，萬死不辭，和尚說：「既然如是，我把你兩人放了，你叫你們那兩個伙計也

元慶的被套內，有七十兩銀子。知縣一想，更不是別人了，必是他謀財害命，用嚴刑苦拷。馮元慶受刑不過，想情屈命不屈，必是前世的冤家對頭，自己說：老爺不必用刑，是我殺的。知縣問那裏的刀，馮元慶說：隨身帶的刀，知縣教他畫了供，就把案定了。往府裏一詳文書，知府趙鳳山是個精明官長，一啣口供恍惚，言語支離，這個案辦不下去，把知縣的詳文駁了。趙鳳山府批提案，要府訊，親自審問。知縣今天提出這案，坐轎叫官人押解上知府衙門。馮元慶的父母妻子都趕了來，他娘說兒呀，你怎麼做出這樣事來？馮元慶咳了一聲說：爹娘，二老雙親呀，白生養孩兒一場，孩兒不能夠在爹娘跟前養老送終了，孩兒那裏做這樣事，這也是我事屈命不屈，有口難分訴，嚴刑難受。我那時出來到雲陽市口，家裏給我買一口棺材，把屍首領回去就是了。他爹娘妻子一聽這話，心如刀絞，就一個個淚如雨下，衆人圍觀，都可憐這個時節。和尙過來，說他冤屈，你們把他放了罷。官人說：誰敢把他放了？你見知府去，叫知府放了。我們沒有那麼大膽子，旁邊有認識和尙的說：濟公你要打算救他，你見知府去，和尙說：我就見知府去，立刻和尙頭前來到知府衙門，一道辛苦。官人問：找誰？和尙說：你回稟你們老爺，就提靈隱寺濟顛前來。官人一聽，那敢怠慢，趕緊進去回稟。知府趙鳳山，由前者秦相府濟公帶兩個班頭出去拿華雲龍，直到如今兩個月有餘，渺無音信，心中甚為懸念。今天聽說濟公回來，趕緊吩咐有請：官人出來讓着，和尙往裏夠奔。知府降階相迎，舉手抱拳說：聖僧一路風霜，多有辛苦。和尙說：好說好說，一回來到書房落座，才獻上茶，手下官人進去一回稟，現有錢塘縣大老爺，把兇犯馮元慶帶到了。知府說：叫他少待，我這裏會客。和尙說：老爺陞堂罷。我和尙特爲此事而來。趙鳳山說：我的兩個班頭呢？師傅可將華雲龍拿住，和尙說：隨後就來。少時再說。這件事老爺先陞堂問案，我和尙要賄賂問供。知府立刻傳伺候，陞坐大堂，知縣上來行禮，說：卑職將馮元慶帶到候大人訊供。知府叫人給知縣搬了傍座坐下。知縣賄一個窮和尙，也在傍邊坐着，心說：我是皇上家的命官，民之父母，他一個窮和尙，也配大堂坐着。知縣有些不悅，他也不知濟公是秦相爺替僧。這時知府把馮元慶帶上來，知府說：馮元慶，東樹林圖財害命，可是你殺的？馮元慶說：老爺不必問了，我領罪就是了。知府說：你說實話，是怎麼殺的？馮元慶說：小人實在冤屈，縣太爺嚴刑審訊，小人受刑不過，自己又把前番被屈之事一說。知府一想，現有活佛在此，我何不求他老人家給分辯，想罷說：聖僧，你老人家，這件事如何辦法？和尙哈哈一笑，這才搭救良民，正曲直，捉拿兇手問根由，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趙太守明斷奇巧案 濟禪師開棺驗雙屍

話說趙太守審問馮元慶，問濟公怎樣辦，和尙說：老爺要問，馮元慶是被屈含冤。知府說：聖僧既說馮元慶是三話，屈枉殺人兇手，你是誰呢？和尙說：兇手好辦，我和尙出去就把兇手拿來。知府說：聖僧慈悲慈悲罷。和尙說：老爺可派兩個人好跟我去。知府派雷思遠、馬安傑，跟聖僧前去辦案。雷頭馬頭同和尙出了衙門，和尙說：我叫

你們鎖誰就鎖誰，叫你們拿誰就拿誰，雷頭馬頭說那是自然，說着話往前走，對面來了一個人，穿着一身重孝，手裏提着菜筐，和尚說：你幹甚麼去？這人說：我去買菜去。和尚說：你穿誰的孝？這人說：我穿我母親的孝。和尚說：雷頭過來，把他鎖上。雷頭過來，就把這穿孝人鎖上。這人說：你們爲甚麼鎖我？和尚說：你母親死了，你爲甚麼不給他放飯口念經呀？這人說：我沒有錢。和尚說：不行，僧們就打場官司罷。雷頭把他帶了衙門去。雷頭一聽和尚說的這不像話，也不知和尚是甚麼心思，也不敢違背，當時帶領這人就走。馬安傑就問：朋友，你貴姓？這人說：我姓徐，叫徐忠。在東城根四條胡同住家，我是廚行的手藝。雷思遠又問：你母親怎麼死的？徐忠說：緊痰絕老病復發死的。和尚說：你也不說實話，把他的孝衣白鞋脫下來，帶到衙門去，叫老爺問他去罷。來到衙門，先把他孝衣脫下來，帶着來到裏面，一回稟老爺，老爺立刻陞堂，把徐忠帶上來，和尚在傍邊一坐，老爺說：你姓甚麼？徐忠說：我姓徐，名忠。和尚說：你母親到底怎麼死的？徐忠說：緊痰絕死的。知府說：聖僧他到是怎麼一段情節，和尚說：他把他母親害死了。知府一聽一愕，說：徐忠，你要說實話。徐忠說：回老爺，我母親實在病死的。和尚隨一同來到徐忠家中，本地面官人衆街隣，都說：老爺胡鬧，明明徐忠他母親是病死的。衆人幫着入殮的。知府吩咐將棺材抬出來，徐忠說：老爺要開棺，驗不出傷來，該當如何？知府說：你這東西混帳，濟公活佛既說你母親有緣故死的，必有緣故，來開棺給我驗。立刻官人把棺材打開，刑房作作過來一瞧，見老太太死屍並無緣故，是好死的，連刑房作作，也都愕了，心說：我們老爺無故要開棺，這一來紗帽要保不住。知府問作作：死屍有傷沒有？作作癡呆發愕，知府也大吃一驚，和尚微笑說：徐忠，你還不說實話。徐忠說：我母親是好死的，老爺無故要開棺相驗，我有甚麼法子。和尚趕過來，照着棺材堵頭一脚，把棺材堵頭踹開了，由棺材裏滾出一顆男子的頭來。知府一看，勃然大怒，說：這人頭是那來的？和尚說：請老爺問他。徐忠嚇的顏色更變，說：老爺要問這個人頭，不是外人，是我兄弟，他叫徐二混。我兄弟他在錢塘街錢鋪打雜，那一天他晚上回來，拿着七十兩銀子，我兩個人一喝酒，他喝多了，我問他銀子那來的，他說：非是親弟兄，他也不說。他說他們錢鋪掌櫃的，那天晚上到通濟門糧店取銀子，他知道他拿了一把刀，在東樹林等着，他把韓掌櫃殺死，他把銀子得回來，我一聽怕他犯了事，把我連累上，我把他酒灌醉了，我把他殺了，我們老太太一着急死了，我就把我兄弟的腦袋擱在我母親棺材底下，我把他的死屍藏在坑洞裏，我以爲人不知鬼不覺，沒想到今天老爺查出來，這是已往從前真情實話。知府說：聖僧，這件事怎麼辦？和尚把天和錢鋪少東人傳來圓案，告訴他父親是他們鋪子打雜的徐二混殺的，立刻就說錢鋪少東人傳到說明白徐二混已死，叫他當堂具結。知府派官人押着徐忠起賊，又將他母親埋葬，把徐忠邊遠充軍。老爺同和尚回衙門，將馮元慶提出來，他本是被屈含冤，老爺當堂釋放，這件事臨安城吵嚷動了，若非濟公長老，誰能辦的了。這件奇巧案，知府把馮元慶放了，行文上憲，參了錢塘縣知縣段不

清、輕視人命、辦事糊塗、不堪委用、奉旨把知縣革了職、留下濟公喝酒、這才問聖僧、怎麼拿的華雲龍、和尚把已往從前之事一說、少時有人回稟、柴元祿杜振英將差事解到、知府立刻陞堂、給曲州府一套回文、賞了曲州府押解官人二十兩銀子、打發衆官人回去、柴元祿杜振英上來交差、將華雲龍拿住、窩主田國本、邱成、楊慶一並解到聽審、奇巧玲瓏、透體白玉鐲、十三掛嵌寶垂珠鳳冠、得回呈交、知府一看、並未傷損、就是鳳冠短了一顆珠子、立刻吩咐將賊人帶上來、手下人把華雲龍、田國本、邱成、楊慶帶上堂來、知府說、誰叫華雲龍、四個賊人、各自報名、知府說、華雲龍在臨安烏竹菴、因姦不允、殺死少婦、泰山樓白晝殺死秦祿、秦相府盜玉鐲鳳冠、粉壁牆題詩、俱都是你做的嗎、華雲龍說、是我、知府說、田國本、邱成、楊慶、你等窩藏華雲龍、可是不假、田國本一想、我滿招認也不要緊、只要我們親戚知道、必不殺我、賊人也都招認、知府吩咐暫把賊人釘錄入獄、和尚說、我要告辭、回廟悄悄、等明天秦相親審賊人之時、我再去、知府說、也好、聖僧請罷、和尚告辭、出了知府衙門、剛來到冷泉亭、正碰見夜行鬼小崑崙郭順、郭順趕緊給濟公磕頭、和尚說、郭順不用行禮、前者我叫雷鳴陳亮給你一封信、你可看見、郭順說、前者多蒙師傅救命之恩、我見着信、即來到臨安、白天住店、晚上天天在靈隱寺大殿房上隱扒、那天來了兩個賊、是造月蓬程智遠、西路虎賀東風、到廟中行刺、被我將賊人趕走、濟公說、好、你這上那去、郭順說、請我師傅去、和尚說、你見你師傅、給我代問好、郭順說、是、竟自告辭去了、和尚來到靈隱寺廟門首、門頭僧一睛說、濟師傅回來了、濟公說、辛苦衆位、我到後面悄悄老和尚、說着話來到廟內、見了見老和尚、自己回到自己住的屋內安歇、次日有秦相派人到廟中請濟公、和尚立刻來到秦府、秦相一見說、聖僧這一路風霜多受辛苦、我特意置酒給聖僧接風、和尚說、相爺一向可好、秦相說、承問承問、立刻來到書房、擺上酒筵、落坐吃酒、方吃喝完畢、有家人進來、回稟、相爺、知府押解盜玉鐲鳳冠賊人、來到相府外聽審、秦相立刻吩咐、請太守進來、知府來到書房、給相爺行禮、把玉鐲鳳冠呈上、秦相一睛、甚爲喜悅、寶貝失而復得、此乃大幸也、當時將賊人帶上來、秦相一問華雲龍、盡皆招認、秦相說、粉皮牆題詩是你親筆、華雲龍說、是、秦相還怕錯拿了、當面叫華雲龍拿筆把詩寫出來、秦相看他筆跡相符、秦相只才吩咐、知府把衆賊人仍帶回衙門入獄、秦相擬定、衆賊不分首從、一並斬首、連野雞溜子劉昌、鐵腿猿猴王通、一並出斬、在錢塘門外高搭監斬棚、這件事囑動了全城、這天晴熱鬧人擁擠、不動焉想到有兩個江洋大盜、聽說要斬華雲龍、這兩個賊人、也是玉山縣三十六友之內的一個、叫金面鬼焦亮、一個叫律令鬼何清、這兩個賊人、由北省回來、從臨安路過、聽說華雲龍要出斬、焦亮何清、也不知道華雲龍犯的何罪、要知道也就不管了、兩個人一想、我們跟華雲龍八拜之交、他在臨安打了官司、我二人既知道焉能袖手旁觀、焦亮跟何清一商量、二人各帶鋼刀一把、當時夠奔錢塘門外、要搶劫法場、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奉堂諭兼斬華雲龍 聽凶信一鬼鬧法場

話說金面鬼焦亮律令鬼何清、二人商量好了，來到法場。一看天光早些，差事還沒出來。二人一聽，劈面有一個酒舖，二人掀簾子進去。一看酒飯坐不少，跑堂的一看，這兩個人長得不俗，金面鬼焦亮是紫壯，紫紫的袖袍，繫絲鸞帶，薄底靴子，閃披寶藍緞英雄大氅，上綉金牡丹花，面似淡金，粗眉大眼，律令鬼何清是黃白臉，身穿翠藍褂，都是一表非俗。跑堂的趕緊騰了一張桌，讓兩個人坐下。要酒要菜，就聽眾酒飯坐，大家紛紛議論說：「這個華雲龍，在臨安鬧的地動天翻，在尼姑巷殺人，泰山樓殺人，秦相府盜玉鐲鳳冠，要不是濟公和尚給帶人出去拿，這個樣的江洋大盜，馬快馬能辦的了，焦亮何清一聽，是和尚拿的。二人低聲一商量，今天先劫法場，把華二哥救了，然後我們再找這個和尚，把和尚殺了，給華二哥報仇。正說着話，由外面進來一個窮和尚，大衆有認得的，就喚這個說濟師傅來了。那個說聖僧來了，和尚說衆位別喚我，我就是拿華雲龍的和尚。華雲龍就是我不服的就喚，這個說濟師傅來了。那個說聖僧來了，和尚說衆位別喚我，我就是拿華雲龍的和尚。華雲龍法場，然後跟這個和尚，看他往那廟裏去。晚上去殺他，和尚暗了一暗，在這兩個人的旁邊坐下，也要了酒菜。工夫不大，就聽外面哨熱鬧，一陣大亂，說差事來了，由北面一下車，兩個官人攙着一個頭一個就是鎮山豹田國本，都是細縛二臂，揸着招子，田國本狠不含糊說：「我在下叫田國本，閻王造就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生有處死有地，我乃堂堂正正，英雄烈烈，轟轟豪傑，死而無懼，雖然身受國法，狠不算甚麼。第二個就是鐵腰猿猴王，通口中直罵我姓王，名通，我也不是殺人囚犯，又非響馬的強盜，但我只因替兄報仇，要殺知府楊再田，沒殺成。他今天身受國法，王章我雖死，也是好朋友，死後我有陰魂，也把楊再田活捉活拿。第三個是野雞溜子劉昌，這小子垂頭喪氣，低着頭，心無緣無故被華雲龍牽連，不分首從，全都斬決，連自己此時魂靈都沒有了。第四個是邱成，第五個是楊慶，都比劉昌還強的，第六個是華雲龍，自己談笑自若說：衆位哨熱鬧人聽真，在下我就是乾坤盜鼠華雲龍，我自生以來，殺人也過了百了，我吃吃也吃過，我穿也穿過，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我今天身受國法，不過二十餘年，又長成這樣，頭裏衆朋友都是我的至友，應該活着一處爲人，死了一處做鬼。衆位比我年長，應當叫他衆位頭裏走，衆位朋友都是我的至友，應該活着一處爲人，死了一處做鬼。衆位比鬼何清聽差事到了，二人伸手拉刀，嚇的伙計往桌底下躲，就喊掌櫃的救命。焦亮剛把刀拉出來，一舉何清，何清未拉出刀來，和尚用手一指，一個掩，勅令赫，把這兩人定住，和尚頭裏站着，這兩人在後面比着不能動轉，就聽外面喊嚷：「好刀，華雲龍人頭落地，哨熱鬧人四散，和尚就往外走，說掌櫃的給我寫上，掌櫃的說：是了，濟師傅請罷，有徒弟楊猛陳孝留下話，你勿論多少錢，不跟你要到三節跟楊太爺去要錢，和尚說：掌櫃的，我跟你要点東西，給不給，掌櫃的說：要甚麼，和尚說：我要你們一個老倭瓜，掌櫃的說：你拿罷，和尚抗起一個倭瓜，出了

酒舖信口唱着山歌，說道：

堪嘆人生不誤空，迷花亂酒逞英雄。圖勞到底還吾祖，漏盡之時死現功。弄巧長如貓撲鼠，光陰恰似箭流。倘然使得精神盡，願把屍身葬土中。仔細思想從頭看，便是南柯一夢中。急忙忙，西復東，亂蓬蓬，辱與榮，虛飄飄，一氣化作五更風。百年彈破夢牢籠，夢醒人何在？夢覺化無蹤，說甚麼鳴儀鳳，說甚麼入雲龍。說甚麼，二王業，說甚麼五霸功，說甚麼蘇秦口辨，說甚麼項羽英雄，我這裏站立不甯，坐臥魔生，時開醉眼，運窮通，看破了本來面，看破了自在容，看破了紅塵滾滾，看破了天地始終，只等到五運皆空，那時問一性縱橫。

和尚唱着歌往前走，焦亮何清此時也能動了，自己尚不醒悟，要殺和尚，兩個人給了酒飯，從後面跟出來，和尚一直來到靈隱寺門首，門頭僧說：「老濟回來了，和尚說：『辛苦衆位，和尚來到門首，不往裏走，和尚說：『我在大雄寶殿西跨院西房山北頭數間，我在那屋裏住，誰要打算和尚，勸死和尚，就到那屋裏去，門頭僧說：『這是個半瘋，誰跟你有那麼大仇，和尚說：『反正你們兩人心裏明白，焦亮何清一聽，暗想這可活該，晚上省的我們找尋三人，見和尚進了廟，二人找了一座酒館，吃完了酒，找了一座店，等到天交二鼓，兩人把夜行衣換上，卓緞色軟帕包巾，身穿三叉通口夜行衣，過身扣好了骨銀寸絛，頭前帶好了百寶囊，裏面有千里火，自明燈，鑰匙一切應用的東西，卓緞子兜襠，襪子，打花綳腿，倒納千層底鞞鞋，把刀插在軟皮鞘內，二人出來，施展飛簷走壁，直奔靈隱寺，來到廟中，找到西跨院一看，各屋裏全都睡了，惟有北頭那一間西房，有燈光，二人來到窗外，把窗紙破一看，只見屋中一張床，一張桌子，屋裏甚麼也沒有，牆上有一個黃磁碗，半碗油，棉花點點着，廟裏有規矩，每人晚上管油的，只給兩盞匙油，今天濟公多要管油的不給，和尚說：『我沒在廟裏有好幾個月，你按大包給我管油的沒法，多添了兩盞匙油，見和尚手拿酒瓶，自言自語說：『生有處，死有地，我昨天晚上就沒做好夢，夢見腦袋吊下來，今天就許有賊，想子來殺我，焦亮何清還不解意，少時見和尚枕着倭瓜睡了，焦亮說：『我殺也，你給巡風，何清點頭，焦亮剛要開門，就聽和尚說好東西，好大膽量，焦亮嚇了一跳，又聽和尚說：『你要咬我呀，好大老鼠，焦亮一聽，和尚說：『老鼠呢？等了半天，聽和尚睡着了，焦亮又剛要開門，就聽和尚說：『好東西，你可真找死，打算要害我呀，焦亮嚇的心裏亂跳，又聽和尚說：『好大個蝎子，虧得我沒睡着，要睡着了，可了不得，焦亮一聽，心說：『真是怎麼巧，無奈又等到天交三鼓，聽和尚呼聲震耳，焦亮進了屋中，見燈昏昏慘慘，先把燈吹了，把包袱油紙往地下一鋪，伸手摸着短頭髮，手起刀落，竟把腦袋砍下來，擱在包袱包好，同何清這才上房回店，焦亮說：『你們去找楊明去，跟他講講理，華雲龍跟三十六友結拜，是楊明撒綠林帖，傳綠林箭，他的引見，現在華雲龍在臨安犯罪，他爲何不管，何清說：『也好，二人這才起身，兩人在道路之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這天來到江西玉山縣鳳凰嶺如意村，到了威鎮八方楊明的門首，金面鬼焦亮，律令鬼何清抬頭一看，二人呀了一聲，忽

然想起事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提首級尋找楊明 見魔怪一人遇害

話說焦亮何清二人來到楊明門首，見門前懸掛燈彩，焦亮忽然想起來說：何賢弟，今天我來巧了，今天是楊老伯母的生日，我還忘了呢。今天正應當來拜壽，何清說：對，二人來到門首，家人一聽說，原來是焦大爺何大爺，你快進去罷。廳房人不少呢，只等你們二位了。焦亮何清來裏面一看，人真正不少，有追雲燕子姚殿光，過度流星雷大化，千里腿楊順，千里獨行楊瑞，飛天鬼石成瑞，飛天火祖秦元亮，立地瘟神馬兆熊，金毛海馬孫得亮，火眼江猪孫得明，水夜叉韓龍，浪裏躑躅韓慶，鐵面夜叉馬靜，摘星步斗戴瑞，順水推舟陶仁，登平渡水陶芳，踏雪無痕柳瑞，一千衆人，都在這裏見金面鬼焦亮，律令鬼何清，二人進來，大衆齊站起來讓，彼此行禮。楊明說：二位賢弟來了，我想着怕你兩個人來忘了，還真沒忘了。焦亮說：我二人先給老太太拜壽去。楊明說：二位賢弟來到就是了，先喝酒，少時我替你二人說到就是了。焦亮何清二人坐下，楊明說：今天我們三十六從那裏來。焦亮說：由京都石成瑞說，京都可有甚麼新聞。焦亮說：有新聞，殺華雲龍。楊明一聽說，謝天謝地，焦亮說：楊大哥，華雲龍是你的引見，跟三十六友結拜，他不好，你應當管他。現在他死在臨安，身受國法，你怎麼倒說謝天謝地。楊明說：焦賢弟，你知道華雲龍所作所爲，不知道麼。焦亮說：不知。楊明就把華雲龍大鬧臨安，烏竹卷因姦不允，殺死貞節烈婦，泰山樓殺人，秦相府盜玉鐲鳳冠，趙家樓怎麼採花，大柳林怎麼鏢傷三友，怎麼夜入蓬萊觀，後又鏢傷三友的話，從頭至尾一說。秦元亮馬兆熊聽見提華雲龍恨不能生食華雲龍之肉。焦亮何清一聽說，了不得，我二人做錯了事了。楊明說：你二人做錯了甚麼事。焦亮說：大哥，你知道濟顛僧楊明說，知道焦亮說，我二人不知細情，替華雲龍報仇，把和尚殺了。楊明一聽說，濟公那是活佛，你怎麼配殺得了焦亮說：你不信，人頭在包袱包着帶來了。楊明說：你打開我瞧瞧。焦亮立刻打開一看，就愕了，原來是半個老倭瓜，上面有四句字，寫的是：

可笑焦亮與何清，誤把倭瓜當我僧。二人勉強行此事，難免當下有災星。

衆人一看，哄堂大笑。馬靜說：濟公乃是活佛，在我家毘盧寺捉過妖，你們如何殺得了。濟公說的話，準得應驗。說你二人有災，你二人還得趕緊躲避。焦亮說：我二人回家躲幾天，然後到靈隱寺找聖僧，給他老人家賠不是。大衆說：言之有理。衆人在楊明家熱鬧了兩天，過了壽日，衆人告辭，各分南北東西，且說馬靜同焦亮何清，一同奔小月屯。這天來到小月屯，有日色西斜之時，見小月屯裏家家關門閉戶，街上問一個人都沒有，素常不是這個樣子。馬靜說：這是怎麼了，莫非有甚麼緣故。三個人來到馬靜家門前一叫，門裏面何氏娘子出來問：誰呀。馬靜

說我尙氏一聽，把門開開道：你可回來了。小月屯住不的了，可了不得了。說着話，來到裏面。馬靜就問：怎麼了？何氏說：由你走後，天天到初鼓以後，由西來一陣風，也不知是妖是怪是鬼，嚷嚷喊喊，衝誰家門口一笑。第二天准死人，今天第七天，鬧了六天，死了六個人了。西邊本家馬大爺死了，第二天隔壁李大爺死了，故家嚇的到晚上，就不敢出來，連鋪戶都上店門不敢賣了。何清一聽說，那有這事，我就不信服。在外面行俠做義，老沒遇見過鬼，晚上我等他，他焦亮說：對，晚上也不管他是甚麼，僧們拿刀斬他。馬靜說：你二人別要胡鬧，何清說：不要緊，三個人說着話，吃完了晚飯，天有初鼓後，就聽由正西來一陣風，刮的毛骨悚然。何清焦亮二人拿刀往外就跑，只見由正西來了一團白氣，其形有一丈多，也猜不出是甚麼來。焦亮何清一聲喊嚷，好大膽妖怪，待我二人結果你的性命。說罷，擺刀就剝。這股白氣，照兩個人一撲，兩人跑回院中，踏在地下。人事不知，昏迷不醒。這個東西，衝馬靜對門一笑，走了。馬靜見這兩個人在院中叫之不應，喚之不語，如死人一般。天光亮了，聽對門街坊哭起來。當家人劉二爺死了，門口燒引魂車。馬靜正在着急，聽外面叫門，馬靜出來一看，是雷鳴陳亮馬靜說：二位賢弟，從那裏來？雷鳴陳亮說：我二人由曲州府上楊大哥家去。濟公拿華雲龍之時，我二人正在曲州府，我二人到楊大哥家去，聽說焦亮何清得罪了濟公，楊大哥叫我二人來陪焦亮何清，到臨安給濟公陪不是去。馬靜說：二位賢弟來此甚巧。焦亮何清被妖怪給撲了，二位賢弟辛苦一趟，把濟公請來，一則搭救這方人，二則求他老人家慈悲慈悲，救焦亮何清。雷鳴問說：怎麼回事？馬靜把二人讓到裏面，就把鬧喊喊，安城書中交代，和尙自拿了華雲龍衆賊出斬之後，和尙就在廟裏住着，沒事出去找本處幾個徒弟來吃酒盤桓。這天來了一個老道，到廟裏找濟公，門頭僧一瞧，這個老道，身高八尺，頭戴青緞九樑道冠，身穿藍緞子道袍，腰繫杏黃絲絛，白機雲鞋，背後背着一口寶劍，綠鯊魚皮鞘，鋼什件黃絨總子，手拿蠅拂，而似淡金，長眉朗目，高鼻梁，四出口，三縷鬚鬚，飄洒胸前，真正是太白李金星降世，一表非俗。這個老道，原是四明山玄妙觀出家，姓孫，叫孫道全，乃是褚道緣的大師兄。因褚道緣前者回廟病了，加氣傷寒，孫道全去請他，問師弟甚麼病，褚道緣說：昇濟顛和尚氣的就把我前番事一說。孫道全說：不要緊，我去找濟顛，把他殺了，給你報仇。褚道緣說：師兄當真敢去？我病就好了。孫道全說：這就是。當時孫道全起身，這天正來到臨安，住在錢塘門店裏。次日來到靈隱寺，一問門頭僧，濟顛可在廟內？門頭僧說：你找濟顛，不知他出去了，沒有他要出去，可不定三天五日。一月半月才回來，要在廟內，少時他必出來，等有人出來問問，老道等着少時，只見由裏面出來一個窮和尚，破僧衣，短袖缺領，僧帽在左邊腰裏掖着。老道說：你可是濟顛？和尙說：不是，我們師兄弟四個，胡顛，亂顛，混顛，濟顛，我叫胡顛。老道說：你把濟顛叫出來，和尙說：我喝酒，你給錢，我就給你叫去。老道抓給和尙兩把錢，和尙進去，等候工夫大了，好容易只見由裏面窮和尚出來，老道說：你給叫濟顛，怎麼不出來，和尙說：我不知道你

認錯了人罷。我叫混顛，你瞞我帽子在那掖着。老道一瞧，帽子在頭前掖着。老道說：你不是胡顛，和尚說：我不是胡顛，是我大師兄。他喝了酒就睡。老道說：混顛，你把濟顛叫來，和尚說：我不能白給你跑，你得請我喝酒。老道又給了兩把錢，和尚進去，直等到日色西斜，只見裏面出來一個窮和尚。老道也認不準了，說：你是胡顛，是混顛，和尚說：我叫亂顛，你找誰？老道說：我找濟顛，和尚說：我給你叫去，你請我喝酒。老道說：你不是混顛，是混說，你不聽我帽子。老道一瞧，帽子在後頭掖着，又給了兩把錢，直等到天黑，也沒人出來。老道賭氣回了店。今天又來，堵着廟門罵濟顛，正罵着，雷鳴陳亮來了，雷鳴說：毛種，你怎麼罵我師傅。老道一聽說：你是濟顛的徒弟。雷鳴說：是呀，老道說：好，我找不着濟顛，就是你罷。用手一指，用定身法把雷鳴陳亮定住。老道伸手拉寶劍，要結果二位英雄性命，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報弟仇靈隱訪濟公 搬運法移錢濟孝婦

話說孫道全拉寶劍，正要殺雷鳴陳亮，就聽廟裏一聲喊：嚷哈哈，好雜毛，休要欺負我徒弟。待我來跟你分個高低上下。老道一瞧，山廟中出來一個窮和尚，破僧衣，短袖缺領，腰繫絨條，疙裏疙瘩，頭髮有二寸多長，一臉油泥，光着兩隻腳，穿着兩隻草鞋，三分不像人，七分到像鬼。老道說：你是濟顛，和尚說：正是，然也，你別欺辱我徒弟。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和尚把雷鳴陳亮定神法撒了。雷鳴陳亮說：師傅，我二人由小月屯來找你來了，和尚說：你二人不用說，我都知道了，你兩個人頭裏走，我跟着。老道說：句話，我隨後就到，和尚說：老道，俺們兩個人，找沒人地方說去。老道說：甚好，和尚頭裏走，老道隨後跟着。展眼之際，和尚沒了，老道遍找找不着了，自己無奈，只可回店罷。老道又一想：盤費盡用了，想法子弄點錢，好吃飯住店，再訪查和尚。老道就在街上，買了二斤切羔，回到店中，把菜兒、豆子都挖了去，把切羔團成丸子，用飛金貼成衣子，用藥一燻，把丸子帶在兜裏。老道來到錢塘園找地方，賣一張桌子，他說：捨藥桌子，用一天一百錢，講明白了。老道拿着一個木頭盒，就在這裏一站，口中念道：符道乃梅花山梅花嶺梅道人，是也。正在洞中打坐，心血來潮，我拈指一算，知道這方有難，貧道腳踏祥雲，來至此處捨藥濟人。衆位要求方，勿論多少錢，攔在我這盒裏，我會給把藥取來。老道一念，就有許多人圍上，內中有好事人，拿二百錢，往老道這盒子一攔，老道把盒蓋一蓋，老道用手指一指，口念：無量佛，把盒子打開一瞧，錢沒有了，一粒藥在盒裏。老道說：衆位看見了這藥，是太上老君賜的，能治諸虛百損，五勞七傷，婦人胎前產後，男人五積六聚，勿論男婦大小，諸般雜症百病，一吃就好了。把藥拿回去，用陰陽瓦焙了，用紅糖沖服。大衆一瞧，錢攔在盒裏就沒了，藥就來了，看是神仙稀奇之事。凡世上人，都是少所見，多所怪。老道這是換數，他是搬運法，能把錢換在腰裏去，把藥換在盒裏來。大衆睜着一新鮮，這個也要討，那個也要討。老道說：衆位別瞞我這盒子小，能裝得三山五岳，大衆等不信，拿錢試試。攔一吊也沒了，攔八百也沒了，老道正在誑錢，捨

藥高興之際，那邊和尚來了，和尚遠遠一睜，心裏說：好雜毛老道，又在這裏詭人家的資財呢。拿切羔丸換錢，和尚遠遠睜明白，見眼前地下鋪着一張毛頭紙，上寫告白：四方仁人君子得知，小婦人張門吳氏，丈夫貿易在外，我家中婆娘病故，衣衾棺槨抬葬，手無分文，萬出無奈，只得叩求四方仁人君子，施惻隱之心，量力幫助，衆人扶湊，聚少成多，俾得將婆母可埋葬，以免屍骸暴露，歿存均感大德也。和尚來到近前一睜，許多人圍着看，並無一人給錢的。和尚說：你們有錢給他幾百，也是好事。傍邊有一個人，抗着五百吊，說：和尚，你別說便宜話，你給他幾百，我就給他幾百。和尚說：我給他，你敢跟我比着給麼？這個人說：就憑你這麼樣窮和尚，我不敢跟你比。我給他一吊，和尚說：我也給他一吊，和尚由兜囊一掏，口念：唵，勅令赫，掏出五把錢約一吊，都給了那婦人。那人說：我給給五百，和尚又一掏兜囊，口念：唵，勅令赫，掏出三百來，和尚又一掏，掏出二百茶，這串錢是大黃銅錢，拿紅絳穿着，和尚却掏出來。傍邊有一個人，睜見，呦了一聲，傍邊這個人，書中交代，姓張叫張大，他因爲手麻，本拿着二百兩文黃銅錢，今天同着他一個拜弟李二，兩個人出來閒遊。張大要出恭，把這二百錢交給李二拿着。李二見老道捨藥真奇怪，他要討藥，又沒有錢，就把這二百錢，攔在老道盒裏，討了一粒藥。張大出完了恭，一問錢，李二說：我給老道了，討了一粒藥，回家我再還你。張大說：花了花了罷，二人又來到這裏，頭熱鬧，見和尚捨錢，一掏把這串錢掏出來，張大也認識這串錢是他的，就問李二：怎麼這串錢跑到和尚腰裏去？李二說：真怪，這兩個人又跑到老道這裏，見有一個人，拿着五百錢討藥，把錢放在盒裏，老道一念：無量佛，錢沒了，這兩個人，趕到這邊來，來請神仙傳道，見和尚一伸手，唵，勅令赫，掏出五百來，果是老道方才討藥那五百，這兩個人正事也不辦了，又跑回老道這邊來，又見有一個人討藥，八百給老道，攔在盒裏，老道一撒盒沒了，這兩個人趕緊跑回和尚這邊來，又一睜，和尚一伸手，唵，勅令赫，果然在腰內又掏出八百來，惟有那些衆人，也不知道這兩個個人來回跑甚麼，直到天晚，老道一想，錢也誣的不少了，該回去了。老道說：衆位明天見罷。我山人今天不施捨了，大衆全散了。老道伸手一摸，銀兜內一個銅錢都沒有了。老道一愕，說：怪呀，張大李二兩個人，一笑說：沒了。老道說：好呀，必是你兩個人拿了去。張大說：我們又沒到你跟前，怎麼我們拿了去。老道說：你怎麼知道沒了？張大李二說：我們兩個人賺了半天了，你的錢都給一個窮和尚捨了棺材錢，你這裏進五百，那邊和尚掏出五百來。老道說：和尚在那裏，張大說：就在那邊。老道一想：這必是濟顛，我找他跟他拚命。老道剛要走，旁邊過來一個人，說道：爺別走，給貨桌子錢。老道說：我一個錢都沒有了，那人說：那可不行，你把盤刷留下做押帳罷。我給你押在對門紙鋪裏，明天拿一百錢來取盤刷。老道無法，把盤刷留下，氣得鬚眉皆豎，要找和尚一死相拚，急得直找和尚，蹤跡已不見。書中交代，和尚用搬運法，把老道的錢都搬運完了，都施捨給了這婦人，連別人給的湊了有二十多吊錢。和尚說：大娘子，你把錢拿回去買口棺木，先把你婆母成殮起來，你丈夫不過半個月，也就回來了。張吳氏給和尚磕了一個頭，竟自去了。和尚這才往前走，抬頭一看，一股怨氣直冲霄漢，和尚口

念阿彌陀佛。這件事焉有不管之理。我和尚一事不了，又接上一事。說着話，和尚抬頭一看，見路西裏酒舖新開張，字號雙義樓，門口滿掛花紅，高搭席棚，都是紅呢紅綢子，釘着金字，有財源茂盛，利達三江，如日之升，如月之恆，都是吉慶話。衆親友送的，和尚掀簾子進去一看，酒飯座滿了，擁擠不動，一點地方沒有，爲甚麼酒飯座會這樣多呢？只因貧賤吃窮人，今天新開張，減價一半，一百二的菜，賣六十二，四百的菜，賣一百二，故此都來吃飯。和尚一請沒地方，有一個胖子剛來，他一個人坐着，把腿擱在板橙上，一人坐兩人的地方，和尚過去也不言語，就坐在胖子腿上。這胖子說：和尚你不揮的荒，和尚說：我覺着狠柔軟，不揮的荒。跑堂的趕緊過來說：二位對坐着坐，胖子無奈，把腿拿下去，和尚坐下了。伙計說：大師傅要菜，可得候候。這位胖子爺也是剛來，要了一個南煎丸子，還得等着呢。和尚說：不忙，我也要一個南煎丸子，你先給我壺酒。我喝着，菜那時來那時吃。伙計說：就昇罷，要了一壺酒，和尚喝着，少時端了丸子來，乃是胖子先要的。伙計剛往桌上一擱，和尚就是一把抓了一個丸子，往嘴裏就塞。伙計說：這是胖爺先說的，不是你的。和尚說：他要的給他，由嘴裏吐出來，連痰帶吐沫，擱在盤子裏，胖子一驚，說：我不要了。伙計說：胖爺不用着急，我再給你，要少時又給端來。伙計說：這個丸子才應當是和尚要的哪？和尚說：這是我吃的，又抓了一把，胖子堵氣，鬆開和尚，在別的桌上另要去。和尚吃完了兩盤丸子，叫伙計算賬。羅漢爺施展佛法，大顯神通，要戲耍掌櫃的，焉想到又勾出一場人命是非，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雙義樓匪棍訛人 借還魂戲耍老道

話說濟公在雙義樓吃完了酒飯，叫跑堂的算賬。跑堂的一算，說：一共七百二十文。和尚說：不多，外加八十給三兩八百罷。伙計說：大師傅，謝謝，和尚說：給我寫上賬。伙計說：那可不行，今天新開張，一概不賒，減價一半，俱要現錢。和尚說：你敢不寫賬，俺們是一場官司。伙計一聽這話，自己一想：我何必跟他費話，我告訴掌櫃的，隨他意賒不賒，見罷。伙計來到櫃上說：掌櫃的，那位大師傅吃了八百錢，要寫賬，他說不給他寫賒，要打官司。掌櫃的抬頭一看，見和尚窮苦不堪，掌櫃的說：伙計，你不用跟和尚爭競，他是個窮人，我由困苦間過來，我知道窮人的難處。你告訴他，給他寫上，伙計過去說：大師傅，我們掌櫃說：給你寫上了。和尚說：要寫寫兩吊，找給我一吊二百錢。我帶着零花，我出來沒帶零花，伙計一聽說：掌櫃的聽見沒有，掌櫃的歎了一聲說：昨天我還沒飯吃，今天我開了這井，餛子，做了好幾萬銀子的買賣，這纔算上天有眼，今天我總算大喜慶的日子了，也罷。和尚是個出家人，我給他一吊二百錢，你告訴大師傅說：只當我捨在廟裏了。伙計立刻把一吊二百錢給和尚拿過來，和尚說：再給我，要一壺酒，要一個菜。伙計說：你不是吃完了再找呀。伙計又給要了酒菜，和尚又喝了，傍邊酒飯座就有無知的人，見和尚吃完了找錢，不找要打官司。掌櫃的找給他，必是怕打官司。這兩個人吃完了，叫伙

計一算，吃了兩吊，要找三吊，一共寫五吊，掌櫃的也給找了，俗語說的不錯，善門難開，善門難閉，傍邊又有三個人，吃了三吊五，給四吊，要寫十吊，找六吊，掌櫃的一聽可惱了，當時說：衆位，我開這個舖子，我說昨天沒飯吃，今天做了幾萬銀子的買賣，我可不是明夥路劫，偷來搶來的銀子，也不是挖着銀礦，方才和尚找錢，我知道窮人的難處，再說他是出家人，我只當施捨了，衆位到跟和尚學，吃兩吊找三吊，我想都是老街舊隣，很不好意思，到僧們這個小舖子來，說吃四吊，要找六吊，恐怕別處也不能這麼找法嗎？我可不是怕打官司，我也窮人出身，在這方也不是一年半年，衆位別欺負我，我不叫人欺負，那位要找，可趁早說話，這衆人一聽，全都愣了，正在這番光景，一撇簾子，進來一個人，說：掌櫃的，該我二百銀子，還不給我嗎？掌櫃的一聞，這個人歪着帽子，閃掖着六弊，五十多歲，黃臉，兩道短眉毛，一雙小圓眼，鸚鵡鼻子，裂腮額，微有幾根黃鬍子，上頭七根，下八根，這人姓姚，名鑾，荒山，素常就在外面說人，無事生非，今天聽說雙義樓掌櫃的怕打官司，吃飯倒找錢，這姚荒山想，要來說掌櫃的，一進門就說：掌櫃的，該我二百銀子，還不該給我麼？掌櫃的一聽，氣往上撞，過來照定姚荒山，就是一個嘴巴，罵想到這一嘴巴，姚荒山翻身栽倒，絕命身亡，衆酒飯座，一陣大亂，書中交代，這位掌櫃的，本姓李，名叫李興，當年在酒飯館跑堂，人也勤儉，又正在年輕力壯，狼務本分，做了幾年買賣，手中有幾百吊錢，就有人見他有錢，說李興，你爲何不說個親事，也可以生兒養女，李興說：我到打算安家，沒人給說，立刻就有人給提親，是穿婦老太太，有個姑娘，一說就說妥了，擇日迎娶過門，娶過來，岳母無人照管，也就跟着他，又過了兩年，生養了兩個孩子，未免他一個人一分手藝，家內四口人吃飯，所進不敷所出，偏巧有一位飯座姓趙，是財主，見李興很和氣，被家所累，趙老頭就問：李興，你一個人手藝，家裏夠用的麼？李興說：不夠，有甚麼法子？趙老頭說：我成全成全你，你找一地方，我給你五百銀子，你自己開一個小飯館，好不好？李興深爲願意，一想做買賣，比做手藝強的多，自己就在錢塘門外，開了一座小酒鋪，五百銀子成本，偏巧時運不濟，買賣作賠，累了趙老頭一看，買賣是不行了，這天說：李興，你到不必爲難，買賣做賠了，我也不要了，我送給你自已支持去罷，再弄好了，我也不要了，你關門，我也不管，李興也無法，自己把伙友都散了，就剩了一個小徒弟，李興自己掌灶，後院帶住家，一天一天對付着，這天忽然來了幾個人，騎着馬來到門首下馬，就問：掌櫃的，有清淨地方沒有？李興說：有，這幾個人下馬，少時來了幾頂轎子，衆人下轎進來，都是衣帽鮮明，狠闊，當時要酒要菜，帶着太平，平的都是十兩一個的馬蹄金，這酒分三百兩，那酒分二百兩，分完了，也沒吃多少東西，說：借掌櫃的光，掌櫃的忙了半天，給你五兩銀子罷，李興說：謝謝衆位大爺，衆人走了，李興一想，正沒有錢，有這五兩銀子，可以多買點貨，支持幾天，自己一擦抹桌案，一瞻桌上有個銀輻子，李興一瞧，裏面有十兩一錠，二十錠馬蹄金，是方才人家忘下的，李興拿到面裏去，他妻子王氏問：甚麼？李興說：飯座落下的二十錠黃金，王氏一看說：這可是財神爺，叫僧們發財，你快買香祭財神爺，李興說：做甚麼呀，這算僧們的了，我要留下，準得把我折磨死，誰找來，趁早給

誰王氏一聽說你窮的這個樣，偷還偷不到手，檢着還給人家，那可不行。李興說：由不了你，收起來，誰找來給誰。夫妻爲這件事，辯起嘴來，頭一天也沒人來找，次日天有正午，由外面進來一個騎馬的，是長隨的打扮，下馬進來，問掌櫃的，昨天我們管家大人在這吃飯，有個銀幅子，落在這裏沒有，我們大人叫我來問問。李興說：誰去的甚麼東西，你說我聽。這位二爺說：昨天在這裏吃飯，那是秦相府四位管家大人，因爲給相爺置墳地，剩了一千二百兩黃金，大都管泰安，二都管秦順，三都管秦志，四都管秦明，每人分二百兩，給裏頭丫頭婆子分二百兩，大衆三爺們分二百兩，昨天回去，短了一分，是個藍綢子銀幅子，十兩一錠，裏面有二十錠黃金，管家大人叫我問問，落在這裏沒有。李興忙到裏面，拿出來說：你對不對？這一爺一看說：罷了，你真不愛財，我告訴你，我們管家大人，不準知道去在你鋪子，丟也丟得起，你我每人十錠分了，好不好，你也發了財，我也發了財。李興說：那可不行，我要打算分，我就說沒有，我一個人就留下了。這一爺說：我是鬧着玩，李興說：我跟你給管家大人送了去罷。當時一同來到泰安家，一見四位大管家，李興一瞧，是昨天吃飯那幾位，把銀幅子拿出來，原物交回泰安說：你真不瞞昧，給你一錠金子，喝酒罷。李興說：貴管家大人，要沒這件事，我到要，有這件事，我不能要。泰安說：就是罷，你不要請回罷。李興自己兩手空空，回到家，一聽王氏正哭着，李興說：你哭甚麼，王氏說：我跟你這活忘八受罪，得了金子，你沒命要給人送回去。李興說：我實告訴你，野草難肥，胎瘦馬，橫財不富命窮人，我要這金子，到許我沒了命，兩口子爲這件事，打了好幾天架，過了有一個多月，就見西邊綢緞鋪關了，滿拆滿蓋，平地起五五二十五間，一所三層樓，說是開飯館子，磨磚對縫，油漆彩畫，無一不鮮明，都是大木廠的官木，李興一想，更遭了。這大飯館子一開張，我這小飯館，更不用賣了，見飯館子修齊了，高搭席棚，次日就開張。這天晚上，忽然來了小轎一乘，有一位二爺，拿着包裹，來到李興的鋪子，說：那位姓李，李興說：我姓李，這位二爺說：你換上衣裳上轎罷。我們四位管家大人，叫我來接你，李興說：我不去。這位二爺說：不去也得去。李興說：我去，走罷。這一爺說：你坐轎罷。李興說：我沒坐過轎子，叫他換衣裳，他也不換，跟着來到雙義樓，來到廳房一瞧，泰安秦順秦志秦明都在這裏，李興說：四位管家，找我甚麼事。泰安說：我們現在有一位引見官，託我們求相爺的事，給了五萬兩銀子，我們四個人這五萬兩沒分，想你是個朋友，給你開這座雙義樓，基地是八千兩，修蓋使了一萬二千兩，連這所房子置傢伙，連鋪子傢伙磁器都是江西定燒的，共用一萬兩，下餘二萬銀，在銀鋪存着，我們四個人，送給你的房子買賣，都算你的，我四人喜愛你心好，偕們今天磕頭換帖，如久後我們要窮了，你還不管麼。李興不答應也不行，立時預備三牲祭禮，磕了頭，一序年齒，就是李興小，把王氏也接來了。今天新開，所有送禮的，都是四位管家知會的，連本地紳商，大小官員，都來送禮賀喜，都衝着四位管家大人，有求相爺的事，先見管家，樓上滿是親友應酬賀喜來的人，樓下賣坐，故此和尚要找錢，李興說：昨天沒飯吃，今天自本自立，開這大的買賣，焉想到冤家路窄，姚荒山來說詐。李興一個嘴吧，他就死了，大衆一亂，李興道：這是我命小。

福薄，沒有這個造化。自己一想，打官司罷。這時，四位管家，早得了信，把李興叫上樓一問。李興說：「皆因他來說我，要二百銀子。我打他一個嘴巴，他就死了。」秦安說：「不要緊，賢弟，你只管放心。決叫你抵不了償。當時叫人把雷頭請過來，李興一看，這位雷頭好像五十多歲，四方臉，一表非俗。這位雷頭是錢塘縣八班班總。今天也來給賀喜。秦安給李興一引見，二人彼此行禮。秦安說：「雷二哥，這件事你給想法子了罷。勿論多大人情，都有我們哥四個。雷頭說是了當時下樓，一找本地面官人，本地面官人過來，雷頭說是劉三兄弟麼？劉三說：「雷頭少見哪？雷頭把劉三叫到無人之處，說：「劉三，這件事給他了罷。你過去就說：「你別說人了。前者你說錢鋪，我給了的，你別裝着玩了。你把死屍給架在大道邊，一報無名男子，吏不舉，官不究，叫掌櫃的給你弄三百吊二百吊的，你衝着我給辦罷。劉三一聽說，雷頭就說這話可不對。三百吊錢我移屍，這件事我担不了。要說交朋友都好說，要講三百吊錢，我可賣不着。雷頭說：「得了，只當你交朋友了。久後你有用我的時候，我決不能含糊。你衝着我給辦罷。劉三這才來到死屍跟前說：「你別要裝死人了。前者你說錢鋪，我給了你的。今天人家新開張，你別攪了我走。說着話就往起架。衆酒飯座，都知道是死了。正要架，就聽外面有人哭，舅舅呀，舅舅呀，你死的好苦。我外甥必給你報仇。衆人睜睛一看，來的那人，怎生打扮，有詩爲證：

頭戴四楞巾，却像從前眼中攢出，身穿青布襖，又好似煤窖內滾來。兩道粗眉，明露奸詐。一雙刁眼，暗隱禍胎。耳小唇薄，非人類，鼻歪項短，是奸雄。逢錢急寫借帖，天下無不可用之錢。遇傲便充賠客，世上那有難吃

之飯。挑詞架訟爲生理，坑崩拐騙是經營。

此人姓史，名丹，字不得，外號人稱鐵公鷄。素日專說人爲生。今日來到雙義樓，聽說打死人了。他一看，認識是他同伴之人姚荒山。他想要說人，故說是他舅舅。劉三也不敢攪了。雷頭過來一拉史丹說：「你跟我來，我有話合你說。二人進了雅座，外邊有人看着死屍，只見從外面進來一個道人，正是黃面真人孫道全。要找濟公鬥法，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541 212 0013 9758B



說小義俠著名篇長

集初傳公濟

冊貳書全

元拾幣國售實

費匯費郵加酌埠外

校者 范叔寒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發行者 新文化書社

分發行者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重版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新文化書社

